武俠世界

最後一劍（殺手傳奇故事之二） 西門丁・著

西門丁先生小休之後，再爲本刊執筆，是篇是繼「蝙蝠、烏鴉、鷹」後的又一篇殺手故事，秉承上篇風格，描寫殺手的殺戮生涯中，不忘寫其內心感受。

當殺手盡力完成任務之後，他即將最後一個目標解決時，僱主突然出現，殺手却將最後一劍送進自己的心窩……



第28年
25
$5.00

編者話

西門丁繼 ⌊ 蝙蝠 · 烏鴉 · 鷹 ⌉ 後的另一個殺手故事 ⌊ 最後一劍 ⌉ 今期刋出。是篇對一般殺手的殺戮生涯中的描寫和其內心中的感受，刻劃入微，表露無遺。⌊ 最後一劍 ⌉ 就是講述一個殺手在其盡力完成任務之際，當他將最後一個目標解決時，僱主突然出現，萬般無奈之下，殺手却將最後一劍送進自己的心窩……爲什麼？原來內裡蘊藏着一個令他難以言宣的秘密！本文對俠義倫理、兒女私情都有細膩的描寫，切勿錯過。

☆ ☆ ☆

馮嘉的司馬洛故事 ⌊ 水墳 ⌉ 今期終結，情節發展令你匪夷所思，峯廻路轉，眞相大白，下期另一個故事 ⌊ 黑嶺魔宮 ⌉ 接續刋出，敬希留意。

☆ ☆ ☆

暌別讀者已久的名作家隆中客，下期再度替本刋撰著一部巨型俠情脫俗故事 ⌊ 四騎士 ⌉，是篇是由一段武林秘辛、四個年輕少俠，男女情仇、江湖恩怨等等……結構而成，既有激烈緊張的打鬥，也有輕鬆香艷的穿插，故事結構嚴謹，過程緊湊，行文流暢，保証令你滿意。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 · 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25期
（總號141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五元 ·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最後一劍

殺手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　飛·圖

初步計劃成功

大明自成祖遷都北京之後，將元朝內城十一門，減爲九門，並嚴格規限每一門的作用，規定進內城的運柴薪車輛，只能由西城的阜成門出入，因此阜成門外便集中了許多柴薪店。

在衆多柴炭店當中，以連記的規模最大，夥計也最多，冬天大內柴炭消耗量極大，存量不足，便常向連記購買，因此連記內的夥記對紫禁城（俗稱大內）的內務惜薪司的太監們都頗爲熟悉。

官商早有勾結，且「交易」順利，因此內宮衙門的主事爲了避嫌，有時候也派小太監來下達。

正午，惜薪司的一名小太監喜安快步走進連記柴炭店，二掌櫃老梁是連老闆的內弟，老闆不在便由他主持店務，這時候見到他，連忙放下賬簿，推開帳房的門，道：「小公公請進！」一邊又往內喝道：「小岑，快送壺好茶過來！」

喜安二十五六的年紀，一對眼睛黑白分明，十分伶俐，甚得惜薪司內的諸主事喜愛，加上他哥哥家就在這阜成門外，公私兩便，也就常叫他跑腿了。

喜安道：「別客氣，我交代好一切便走了！」

「不急不急，喝一杯茶，花得了你多少工夫？」老梁將帳房的門「砰」的一聲關上。

那小岑是新來不久的夥記，跟喜安差不多的年紀，聽說是河南人氏，到京師討活的，連老闆見他有使不盡的氣力，人又勤快木訥，極對胃口，倒沒當他是新人看待。

當時小岑剛去吃午飯，聽見老梁的叫聲，連忙放下碗沏了一壺上好的碧螺春，端到帳房去，沒想到喜安巳忽忽出來了。

「小公公不喝茶？」

喜安道：「今日是俺大哥的忌辰，我請了半天假，再不回家要被嫂嫂怪了！」說着頭也不回地走了。

喜安爲人和藹，沒一絲「狐假虎威」之情，因此連記上下都跟他很熟，老梁道：「算啦，將茶放下，你去吃飯吧！」一頓又道：「嗯，對啦，吃了飯跟老熊送兩車炭進城！」

「那一家要的？」

老梁瞪了他一眼，道：「你沒看見小公公嗎？當然是內宮要的！」

小岑單名一個原字，他一貫地應了一聲，便返回後堂了。吃了飯，店內的夥計們便開始裝車，四個夥計，兩個拉兩個推，把兩大車炭送進內城。

住在內城的人，非富即貴，這裏王公大官府邸林立，還有那數不清的衙門，岑原和老熊等人推着車子，向城中間走去。內城的中間，便是俗稱的大內。走了一陣，遠遠便望見那暗紅色、高逾六丈的高牆，高牆之內，便是常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皇宮了。

大內只有四個門，一般人出入只能走後門：玄武門。炭車還未到玄武門，門外的錦衣衛便巳喝停。

老熊在連記巳幹了十多年，來過許多次，當下立即走前交涉。那個錦衣衛道：「車停在這裏等等！」

過了好一陣，才見玄武門走出一個小太監來，衆人認識他叫進福，跟喜安一般的職別，進福走過來，說道：「今日人都不能知到那裏去了，要請你們將車子推進去！」

岑原目光倏地一亮，他到連記三個月，還是頭一次交上好運，能到常人不能到的地方去一匝，可眞是祖上積下的德！

當下他頭一個應允，便推着車子隨進福過去。到那門前，實際上是座城樓，下面開了三個門，像他們這種人，只能走旁邊的小門，錦衣衛刀槍一舉，將車攔住，道：「檢查過後，方可進去！」

內宮是皇上皇后居住之所，出了紕漏，誰也吃不消，所以檢查得十分仔細，最後那名校官又叮嚀了進福一番。「你負責帶他們四個出來，少了一個，就要你的腦袋！」

進福唯唯諾諾，帶他們進門，入門之後是一條鋪着青石板寬闊的長街，長街上偶爾見到太監和宮女的影子，內廷的模樣，一點丁都看不到。

進福沿長街向西行，高牆對面，那就是長街的另一端，是一列長長的廊房，這裏便是御廚和太監的居所。進福叫人打開一扇門，道：「把炭卸下吧！」

那是座存放炭薪的倉庫，外面放着許多金缸，缸內蓄滿了水，預防失火之用。衆人將炭卸下。進福鎖上門，道：「多謝四位哥哥，這是公公給你們的一點小意思！」他塞了一點錢在老熊手中。

老熊忙道：「這怎好意思？要公公破費，咱們心中難安，您……」

進福跟喜安可不一樣，不耐煩地道：「你嫌公公賞賜太少？快走！」其實這也是太監們聰明的地方，說是賞與夥計推車的酬金，不如說是「遮掩費」，免得將與連記老闆勾結的事宣揚出去。

岑原道：「咱們這就走啦！」

進福笑道：「難道你還想到御花園玩賞不成？」岑原頗有空手進寶山的感覺，當下失望地跟着進福過玄武門。出了門，

他忽然發現護城河對岸後有人影閃動，待他定睛望去，又什麼也看不到。

× × ×

吃晚飯的時候，老熊縷述岑原的情況，大家都當聽笑話，哄笑起來。「小岑，你吃糊塗啦？你只是柴炭店的一名小夥計，也想到御花園遊玩？別做夢啦！」

小劉笑道：「要想進御花園也可以，把下面那傢伙——『喀嚓』就成了！」他邊說邊以掌代刀，往胯下一切，衆夥計們又哄笑起來。

岑原吶吶地道：「難道你們不想進去開開眼界？」

「別做夢了！」老熊道：「小劉，拿傢伙出來，拋幾把骰子！」

岑原將殘羹收拾起來，道：「你們玩吧，俺不玩！」

一個叫老馬的笑道：「你是不懂還是不玩？瞧你一個大男人，連幾個銅板也不敢賭！哈，這算是那門子人？」

小劉笑道：「算是太監，外表似是男人，內裏不是！」衆人又是一陣大笑。

岑原忽然將碗往桌上一放，粗着脖子道：「不是我不賭，而是賺那幾個銅錢沒意思，除非讓我做莊！」

衆人一怔，老熊瞪着一對大眼睛，道：「你做莊？好，俺讓你，你不做便是龜孫子！」

岑原拍一拍胸膛。「我做莊，誰不下注，誰是龜孫子！」他進房取了一個鐵盒出來，將盒內的錢全傾出來，除了兩錠五兩重的白銀，還有些碎銀和銅錢。「這是我全部家當，誰有本領，便全部拿去！」

老熊「哈」了一聲：「想不到你這小子還積了十多兩銀子！」那時候，一担大米，才七錢白銀，十多兩白銀實在不是小數！

衆人七手八腳將桌子收拾好，便去後院拋骰子，岑原第一次跟他們賭錢，可是手法十分純熟，而且運氣十分好，玩了十來局，衆人已將一半本錢全推到他面前去了。

岑原說道：「我敢拚身家，你們敢不敢？」

老熊忽將面前的吊錢全部推了出去，其他人都減少注碼，誰知岑原又拋了個四五六，全吃掉了。

老熊用力一拍桌子，道：「俺來做莊，你奶奶的，今晚實在邪門！」

岑原問道：「你還有本錢麼？」

老熊臉色大變，頓了一頓，道：「總之如果再玩，就不許你做莊！」

岑原哈哈笑道：「誰敢做莊，俺讓給他！」衆人臉臉相覷，都臉有難色。

忽然後門有人喊道：「沒人做，等我來！」說着後門已被人拍得砰砰亂响。

老熊道：「好像是喜安的聲音，小劉快開門！」

小劉將後門打開，果見喜安興沖沖地跑進來，道：「我來做莊！」

老熊道：「你來得正好，小岑平時不賭，今日一下場，便大獲全勝，你替咱們煞煞他的氣！」

岑原一笑讓開，却將兩吊錢拋到老熊面前。「熊大哥，你另拿去玩！」

老熊道：「好，我一定還給你！」

喜安只帶了十餘兩銀子在身上，但他似乎很有信心，道：「每注最多兩兩，來，誰先抓！」

岑原押了兩兩，伸手到碗抓起骰子一拋，一陣叮叮噹噹過後，竟又是個四五六！莊家只賠岑原和老熊，但仍大敗虧輸。

賭了一個更次，喜安不但把帶來的錢全輸光，還欠了岑原七兩銀子，這時小劉等人都意興闌珊。「夜了，早點睡吧！」

喜安搓搓雙手，道：「小岑，你跟我回家拿錢！」

「不急，下次見面再還未遲！」

「不，我又不是無錢，跟我走一趟！」喜安拉着岑原的手，道：「我嫂子家就在後面街，走一趟花不了你多大工夫！」

岑原只好陪他去，回頭道：「小劉，請你關門！」

時已快三更，長街寂靜無人，喜安打了個哆嗦，道：「來，咱們走快一點！」

當他倆走進一條胡同時，岑原忽然發覺黑暗之中瀰漫着一股迫人的殺氣，這種無形的殺氣，只有他這種人才能夠感覺得到，瞧那喜安根本毫無所覺，岑原一把將他拉住！

喜安愕然道：「什麼事？哈，你害怕我不還錢給你？告訴你，莫說七兩，七千兩我也還得起！」

「不是！」岑原吶吶地道：「我有點害怕……」

喜安「嘻」地一聲笑了出來。「嘿！男人也怕黑？」話音未落，岑原又將他拉後一步，喜安一怒將他推開，不料岑原反而一手，將他推在牆角，細聲道：「有人來！」

喜安一回頭，便見到前面不知何時已多了一位高大威猛的漢子，那漢子手中握着一把雪亮的刀，目光就像對着兩個死人般！

壯漢指着岑原道：「小子，與你無關的事，你爲何要挿手？喜安，剛才如果不是這小子將你拉開，你現在已經……哈！不過，沒人可以救得你！」

岑原忽然勇敢地將喜安拉到自己身後，問道：「你是什麼人？」

「林志標！喜安，你過來，等我殺了你！」

岑原頭也不回地問道：「喜安，你認得他？」

「我好像聽過他的名，他好像是東廠的二檔頭……」喜安連聲音也變了，「小岑，咱們快走吧！」

「他要對付的是你，你先走，我擋他一下！」岑原反手將喜安推開，雙眼望着林志標，「來吧！」

話音未了，林志標已一刀向岑原劈去！這一刀，又狠又疾，岑原赤手空拳，無從招架，只好向後倒退！

林志標獰笑一聲：「小子，你逃不掉

的！」他標前一步，第二刀再度劈出，這一刀比第一刀更快更狠！

岑原已找到刀勢中的空洞，正想出手，忽然他感受到屋頂上又來了一個人，刹那間改變主意，雙腳一頓，反後倒飛！

他一退丈餘，幾乎撞到喜安，就在此刻，屋頂上忽然躍下一個高瘦的中年漢來，那漢子落在林志標身後！林志標反應亦快，雖在狹窄的胡同裏，收刀轉身依然十分俐落。「誰敢破壞東廠的好事，報上名來！」中年漢子手腕一翻，掌中已多了一柄鋒利的長劍，道：「你不必問我是誰，我是來爲胡峯報仇的！」

「你……你是郭連城？」這一次輪到林志標害怕了。

大俠郭連城名動江湖，不認識他亦聽過他的大名，中年漢道：「你助紂爲虐，殘害忠良，別人的事我尚且要管，何況胡峯是郭某的內弟！」

林志標色厲內荏道：「郭連城，這裏是京師，就算你殺得了我，也逃不掉！」

郭連城顯然不將他的話放在心上，只道：「你們兩個快跑吧！」

岑原眼珠子一轉，道：「亂臣賊子得而誅之，在下助你一臂之力！」

林志標知道自己不是郭連城之敵，立定逃跑的主意，趁對方說話，雙腳一頓，突然拔身而起，不料郭連城早料到他會逃跑，身子斜飛而起，長劍向其雙腳絞去！

東廠人材濟濟，林志標身爲二檔頭，自亦有其過人之本領，郭連城長劍剛出手，他身子凌空，猛地吸氣曲腰向後打了個觔斗，隨即向岑原射去！

這一着却大出郭連城之意料，他恐岑原受其挾制，破壞了自己的計劃，連忙道：「小心，快退！」

不料岑原雙腳立定，淵停嶽峙，毫無退縮之意，林志標可不理這許多，揮刀便斬岑原的肩膊！這一刀他有極大的信心，不將岑原傷在刀下，亦可將其迫退，則自己仍有逃跑之機！

可是他如意算盤居然打不响，只見岑原上身向後一仰，單足立定，左腿倏地飛踢而出，直取林志標心窩！

林志標一呆，倉促之間，左臂一橫，將對方的腳格住，想不到岑原那一腿蘊藏的力量，實在不容小覷，他雙腳拿不住樁，蹬退了兩步。

說時遲那時快，郭連城長劍已自後刺至，林志標怪叫一聲，轉身揮刀盡力一擋。「噹！」刀劍相撞，濺起一蓬火星子。

郭連城功力深厚，除了九大門派掌門人之外，武林中難覓敵手，林志標只覺虎口發麻，鋼刀不由揚起！

就在此刻，岑原已緩過氣來，一拳擊在林志標的後背上，「蓬」的一聲响，林志標只覺五內氣血翻騰，一顆心幾乎從口腔中跳了出來，全身氣力亦在刹那消失。

郭連城左臂探前，食指已封住了林志標的暈穴，順勢將他抓在手中。「兄弟，你叫什麼名字？今日得你相助，郭某異日必報！」

岑原笑道：「大俠客氣，誰不痛恨東廠上下人等！至於賤名更不足掛齒！」

江湖上的禁忌甚多，郭連城也不便多問，道：「如此郭某多謝了！此處不可久留，兩位快走，切記！」言畢縱身躍上屋頂，踏瓦而去！

岑原目光在黑暗中一閃，回頭朝被嚇壞了的喜安一眼，道：「喜安，快走！」

× × ×

喜安原籍也是河南人氏，他進宮幾年之後，見哥哥在鄉間耕農，沒甚出息，因此給了他一點錢，讓他到京師做點小生意，誰想到生意剛能賺錢，便犯了急症死了，丟下一個老婆和一個兒子。

喜安因是太監，時不時回嫂嫂家過夜，也不用避嫌。他嫂嫂彭氏，年紀跟他差不多，中上之姿，手腳俐落，因孩子還小，又不便拋頭露面，便將生意賣給他人，在家裏照顧孩子。喜安心想自己今生註定孤家寡人，將侄兒當作自己兒子，有閒錢便拿回來，彭氏倒也不愁生活。

當下兩人回家，彭氏開門見喜安面色青白，吃了一驚，問道：「二弟，你身子不適？」

喜安忙道：「不是，剛才遇到……一個强盜，幸好這位岑大哥將他趕跑，要不……眞是好險！」

彭氏連忙斟了兩杯熱茶，向岑原行禮致謝，岑原連聲小意思，喜安喝了茶，驚魂甫定，拉着岑原道：「你跟我來，大嫂，您睡覺吧，沒什麼事！」

喜安關上房門，自櫃內取出兩錠五兩的白銀，道：「岑大哥你都拿去吧！適才不是你，俺早死了！」

岑原雙眼一瞪，道：「你這是甚麼意思？朋友理該互相帮助，你這樣便不當我是朋友了！」他掏出幾塊碎銀。「你如果還當我是朋友的，便將銀子收了！」

喜安也乾脆，一把將碎銀掃進櫃裏。「像你這種朋友去那裏找？改天俺請你喝一頓，你可不能不來！」

「這個倒不便推辭！」岑原一頓問道：「喜安，你跟東廠結了仇？」

喜安雙手亂搖，道：「俺這種小人物，還配跟東廠結仇？」

「那林志標爲什麼要殺你？」

喜安吸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道：「是呀，我既然與他們沒有衝突，林志標殺我作甚？」

「他不一定是要殺你，只是要迫你就範！」

喜安笑道：「我只是尙膳衙門的一名小太監，迫我就範有什麼作用？」

「你雖然只是一名小太監，但却是趙公公的親信！」

喜安目光一亮，道：「你說他們是爲了對付趙公公？」

岑原道：「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可能性，你一定知道許多趙公公的『缺點』！」

「笑話，趙公公有什麼缺點？」

「比喻收受連老闆的回扣，當然還有別人的！御廚一天要買多少東西，他每家

都收點錢，積年累月數目便不小！還有，也許趙公公得罪東廠的什麼人也未定！」

喜安臉色一變，道：「你說得倒也有道理！照這樣說，俺還是危險得很，你也知道，誰落在東廠的手中，能夠活着出來，怕也只剩半條命！」

岑原想了一下，忽然笑道：「這又未必，或許這只是林志標與趙公公的私人恩怨，別人不一定知道，再說也可能他自己想在趙公公身上撈點油水，郭連城是出名的大俠，為人既講義氣，且嫉惡如仇，林志標落在他手中，你大可以放心！」

喜安苦着臉道：「最好是這樣！」一頓又問：「岑大哥，我瞧你有一身本領，為什麼會在連記做小夥計？」

岑原嘆了一口氣，道：「不瞞你，俺有一筆血仇要報，在連記做夥計，只是在等候時機，至於仇家是誰，待我報了大仇之後，自然會告訴你，但有一點可以先透露的，如今我跟你是在一條綫上！」

喜安脫口道：「你仇家也在東廠？」

岑原「殊」了一聲。「輕聲一點，彼此心照即可！你對宮內的情況比較熟悉，將來我得請你帮忙，提供一點資料！」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只要力所能及，你放心！」喜安用力一拍胸膛。「俺喜安不是沒義氣的人！」

「那我就先謝你了！」

「你這樣說便不將我當作朋友了！」

喜安眉頭一皺，又道：「岑大哥，你見識較廣，你看我該怎辦？」

「你明早回宮，如果東廠沒人來找你，大概便沒什麼大碍，不過你最好跟趙公公商量一下，如果他確是與林志標有私人恩怨，嗯……」

喜安急道：「怎樣啦，你快說呀！」

「最好做一齣戲，叫趙公公將他逐出惜薪衙門，改到別處去，這樣別人以後便不會再來找你！」

喜安手掌在大腿上一拍，道：「好主意，就這樣辦！」

岑原道：「為防萬一，今夜我在這裏陪你，今晚上如果能夠平安渡過，危險便減少了一半！」

喜安感動之至。「岑大哥，我以後一定好好報答你！」

岑原把燈吹熄，在黑暗中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因為他初步計劃已經成功了。

半途殺出程咬金

喜安終於睡着了，岑原躺在他身邊，却睡不着，因他還要為下一步作出計劃。

岑原這個名字跟他的外表一樣，十分普通，可是他却不是個普通的人！

如果告訴喜安在他身邊的人，便是江湖上聞名色變的「鷹殺手」，相信他寧願落在林志標手中！

岑原只是一個化名，江湖上只知道有「鷹殺手」這個冷血殺手，並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別說別人，就連「鷹殺手」也不知道，因為他根本是無名無姓的孤兒。

他自小被一個神秘老人收養，並傳授各種殺人必備的工夫，那神秘老人稱他老五，而他也稱神秘老人為老頭！

老五（鷹殺手）每次在殺人之前都化了一個名，這岑原已是他第三十七個名，換而言之，他已殺了三十六個人。除了有人付出酬金，否則他除非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才會「免費」殺人。

鷹殺手殺人的代價自然不菲，不過所有的生意都由老頭替他接洽，對他來說這倒是更為安全，所以他樂得付出些佣金。

這次他化名岑原，混跡在連記柴炭店裏，自然有原因，因為老頭替他接了一宗大買賣，限半年完成，但對象却在大內，所以在限期之前，他務須混進大內。時間已過了一半有多，短期內再不能進大內，這宗生意便告吹了。

金錢的損失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聲譽，他做不成這宗生意，將來「身價」必因此而大降！

時間在黑暗中過得特別慢，可是老五的腦筋却越轉越快，他忽然信心百倍，因為老頭一直說他是武林有史以來，最好的殺手！

× × ×

夜，終於過去，危機亦隨着晨曦亦減輕了，老五伸手輕輕拍着喜安的大腿。喜安像一頭受驚的兎子般一躍而起。「什麼事？」

岑原故意露出疲態，道：「沒事，你該進宮了，而我亦要回去開店了！」

喜安臉上一紅，道：「岑大哥，你一夜沒睡？」

岑原微微一笑。「小意思，這裏有女人有小孩，不能不小心！喜安，昨晚的事，你千萬莫在老熊他們面前透露一點兒口氣，要是他問起，就說因為你輸了錢，拉我賭到天亮，你一共輸了二十七兩銀子，記住了？」

「記住了！」喜安跳下床道：「岑大哥，以後有空便過來吧，這裏就是你的家，改天我叫嫂嫂炒幾個小菜請你過來！」

岑原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你有甚麼消息就告訴我！所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

× × ×

岑原回店給小劉罵個半死，他二話不說塞了一塊碎銀給他。「我知道你昨晚等我，沒辦法，誰叫我的手氣太好！」

小劉目光一亮，問道：「我早料到是喜安那沒鳥兒的，輸了錢不放你走！小岑，你到底贏了多少？」

「不多，二十七兩白銀！」岑原笑得很開心，「我妹子明春要出嫁，正愁沒錢辦嫁粧，如今教喜安替俺籌備了，哈哈，我想辭職不幹了，早點回去也好讓老娘親高興一下！」

小劉問道：「你幾時要走？」

「還未決定，喜安還欠我十兩哩，等我收了錢再說。」

岑原還給店內的夥計每人兩吊錢，夥計們都替他高興，晚上買了酒都喝得醉薰

薰的，岑原以為喜安會來找他，不料等了半夜，却無踪影。

次日下午，喜安又來了，仍然要連記送兩車炭進宮，他臨行時向老五遞了個眼色。

× × ×

晚上老五又過去喜安家。「岑大哥，你怎地到現在才來？菜都快涼了！」

彭氏亦熱情地招呼，老五反而有點不好意思。「岑大哥，昨晚幸好你救了二弟，以後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喜安道：「快坐下，我特意買了一瓶高粱酒來慶祝一下！」

「要你破費，怎好意思？」對於老五來說，這幾年他替人殺人，賺了不少錢，什麼酒未喝過？不過他亦感覺到喜安和彭氏是眞誠感激自己的，所以這一頓飯吃得頗為愉快，彭氏還不斷替他佈菜和斟酒。

喜安忽然問道：「岑大哥，你還未成親吧？找到合適的對象沒有？」

老五微微一怔，笑道：「像我這種人不宜成家，我根本還未考慮過這問題！」

彭氏訝然地問道：「你有手有脚，五官端正，跟常人沒有兩樣，有什麼不適宜的？」

老五笑道：「我有我的苦衷，嗯，將來再說吧！」

彭氏道：「岑大哥，你有什麼苦衷？不如說出來，讓咱們替你想想辦法！」

老五不由轉頭望了她一眼，彭氏雙頰突然升起兩團紅暈，忙將目光挪開。老五心頭一跳，覺得她神態有點異常，忙道：「喜安，你不是有事要跟我商量嗎？咱們到房內說話去吧！」

喜安道：「不要緊，嫂嫂是自家人，就在這裏說吧！我已將昨晚的事全告訴她了！」

老五雙眼忽然閃過一絲難察的殺機，淡淡地道：「那你說吧！」

彭氏倒是知機地將桌上的殘羹收了起來，說道：「我去沏一壺茶來，替你們解酒！」

喜安道：「岑大哥，你眞神，我回去問過趙公公了，原來林志標的表弟以前在趙公公手下辦事，因得罪過趙公公，所以被趙公公趕掉！」

「哦？他何事得罪趙公公？」

「聽說將趙公公的一筆錢，從中取去，至於詳細情況公公不說，我也不太清楚了！」

「趙公公有何決定？」

「他依你之計，明天找碴子要將我趕掉！」

彭氏剛好自廚房出來，聞言急問道：「二弟，你不在宮內做事啦？」

「瞎扯！他替我調到宮內別的衙門去辦事！」

「那一個衙門？」

「宮內有二十四個衙門，誰知道？」喜安一頓又道：「明天就知道，刎急！岑大哥，咱們再來抓骰子！」

彭氏道：「玩一會兒就好，人家岑大哥明天還要幹活！」

× × ×

老五果然向連老闆辭職。連老闆有點奇怪。「小岑，我自信對你還不錯，你是不是嫌工錢太少？哦，我知道了，是錢老闆要請你過去的，是不是？」

老五連忙說道：「老闆，您誤會了，俺家裏還有一個老母，一個妹妹，妹子早兩年已經訂了親，只因沒錢籌辦嫁粧，所以俺才離鄉別井出來賺錢，俺妹子年底就要出閣，所以俺算算時間，也得回去籌備了！」

連老闆點點頭。「原來如此，聽說你最近贏了不少錢，眞是恭喜呀，甚麼時候走？」

「俺還得在京師籌點東西，嗯，看您啥時候放人，俺啥時候離開！」

「那好，你就幹到這個月吧，下個月開始，你有空的，便替我做短工吧！」

「謝謝老闆！」

老五依舊工作，只是晚上離開的次數多了，也密了。

過了幾天，彭氏過來找他去。「二弟來了，說有話與你商量！」

老五一到她家，便見喜安苦着臉，說道：「多謝你的好計謀，累我的屁股受罪哩！」

「怎麼一回事，你且慢慢說來！」

「那天俺回宮，趙公公故意罵我晚上不回宮，將我打了一頓，然後調我去服伺江娘娘！」

「那一位江娘娘？」

「她剛由貴嬪升為貴人，又再由貴人升為妃，如今聖春正隆，聽說她是翁公的親戚！」

宦官王振，因為曾教英宗讀書，其後英宗接位，權傾朝野，人皆稱其翁公而不名。

老五目光一亮，問道：「這位江娘娘為人如何？」

「看來頗好商量，她最近由儲秀宮遷往啓祥宮，因地方大了，所以要求皇上多派一名太監服伺她，所以今天我便過去了。俺告訴江娘娘說嫂嫂有病，她竟然恩准我離宮，明早才回去！」

老五不斷問他有關宮內的人事，尤其與喜安有關的，喜安知無不答，答無不詳，老五十分滿意，最後反而喜安奇怪了。「岑大哥，你問這許多事作甚？」

「我自然有我的道理，將來有機會再告訴你吧，你若有什麼消息，便請再告訴我！」

喜安道：「如今不同以前了，只怕難以再找到機會離宮，不過一有機會，我必出來找你！」頓了一頓，喜安又道：「我家只有一個寡嫂，一個孤兒，岑大哥如果有空，請過來看看寡嫂！」

老五含糊地應了一聲，便長身告辭了，他剛剛出到門口，耳際便隱約聽到彭氏在責怪喜安：「二弟，你這是甚麼意思，讓人誤會以為我想男人想得瘋了，有什麼好？」

喜安道：「嫂子，岑大哥是個好人，又有男子氣概，如果他不嫌棄的，我倒希望你們兩個……咳咳，你年紀還輕，用不着守寡，再說侄兒也該有個父親！」

彭氏道：「你這樣反要嚇壞人家，你年紀也不小了，這種事咱們能作主動嗎？再說我又不是什麼黃花閨女！」

老五暗覺好笑，萬料不到喜安會來這一招。他笑着離開，向連記炭店後房走去，當他將至連記後門時，忽然聽到一個輕微的呼吸聲，他全身肌肉立即綳緊。老五不愧是受過嚴格訓練的殺手，儘管他已作了準備，他表面上卻一絲也看不出來，這是他聰明的地方，假如他讓人知道他已有所準備，那麼襲擊的力量便會更大！

當他來至後門，伸手欲拍時，他已知道背後屋頂上跳下一個人來，因爲夜風大，衣袂聲十分响亮，老五突地轉過身去，目光一及，不由一怔，原來背後那人竟然是郭連城！

「想不到吧？」郭連城十分輕鬆。

老五卻十分緊張，未知是否自己在無意中露出身份來，但他臉上仍擠出笑容來。「那夜郭大俠大概已替貴友報了仇！」

「林志標這種人豈能不死？何況放了他對岑兄也有危險！」

老五又是一驚，問道：「郭大俠賁夜找上門來，未知有何指教？」

「不敢當，郭某有一事相請，可否請岑兄借一步說話？」

老五心頭又是一沉，澀聲道：「在下十分卑微，不值得大俠如此抬舉，大俠有以相教，何不在此明言？」

郭連城顯然亦是一怔，道：「岑兄不相信郭某？我是有事要求你相助的！」

「只怕在下辦不來！」老五微哂道：「連郭大俠都做不來的事，在下又怎辦得到？」

郭連城誠懇地道：「也許在下欲你相助的事，本也是你欲做的，那只不過是合作而已，對彼此都有利無害，岑兄何懼隨在下走一趟？」

老五估計他並沒有惡意，當下聳聳肩道：「既然承蒙郭大俠瞧得起，岑某何不從命？請帶路！」

郭連城立即轉身向前飛去，老五故意放慢腳步，與他保持一段距離，若無必要，他絕不露出自己眞實的本領，是故郭連城要停兩次等他。

郭連城對這一帶的地形似乎十分熟悉，他一口氣穿過幾條胡同，來至近郊，然後稍候老五，一起躍進一家四合院！

兩人尚未落地，已聞有人喝問道：「誰？」

郭連城道：「邵英雄，是我！」

只見黑暗中走出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者來，呵呵笑道：「這位便是岑英雄？」

郭連城道：「岑兄，我來給你介紹，這位便是河北大名鼎鼎的英雄『鐵爪草上飛』邵興武！」

老五忙道：「素仰素仰！」這倒不是一般的應酬話，事實上邵興武名動江湖不止是其武功，還有他的爲人，他除了有「鐵爪草上飛」這綽號之外，尚有「小孟嘗」之美譽！

邵興武精神矍鑠，身體壯實，鬢鬚灰白，配着一張國字形的面龐，看來更形威武，當下邵興武道：「老朽自郭大俠口中得悉岑兄之爲人，甚是欽佩，目下邪魔當道，像少俠這等不畏自身安危，維護友情的人，實鮮見矣！」

老五道：「林志標並非什麼了不起的高手，不足爲道，更不值邵英雄盛譽！」

邵興武道：「房內尚有好幾位英雄，請岑兄入內喝杯水酒！」老五一聽還有其他人，心頭又是一緊。

邵興武推開正屋的大門，只見裏面是座廳堂，正中安着一張八仙桌，已坐了四五個人，老五目光一掠，發現這幾個人都神閑氣定，太陽穴高高突起的高手。經郭連城介紹，由左至右是錢鹿金，稽秀山，鍾鼎和尚雲道長。

郭連城道：「錢兄是邵英雄的高足，亦是東道主！」

錢鹿金道：「岑兄請坐！錢壽，快上酒菜！」

俄頃，丫頭們送上八個菜二個湯，還有兩壺酒，錢鹿金道：「都退出去，未得召喚，不得進來！」下人退下後，他親自爲衆人斟酒，老五見他們神態肅穆，似有什麼大事待決，更是惴惴難安。

錢鹿金舉杯道：「來，錢某先敬諸位一杯！」

衆人一飲而盡，錢鹿金又請大家動箸，老五忍不住道：「請恕在下心急，可否請郭大俠先將目的告訴在下？」

稽秀山一身書生打扮，但大家都知道此人文武雙全，而且足智多謀，當下他抱一抱拳道：「岑兄，區區可否先問你一件事？根據郭大俠之描述，岑兄必有一身本領，未知爲何屈就於連記柴炭店？」

老五道：「這是基於私人的理由，請恕在下不方便說！」

尚雲道長接問：「那麼岑施主是出自何門何派，令師又是誰？」

「說來諸位也許不相信，在下連家師的姓名外號，甚至連擅長的武功名稱亦不知道，當然他老人家是有心隱瞞，在下身爲人徒者，亦不便追問！」

衆人一聽，不由臉臉相覷，因爲到此爲止，他們對岑原一點都不了解！

郭連城見場面有點尷尬，連忙道：「郭某相信岑兄弟的爲人，也相信他必有難言之隱！爲了表示咱們的確看重岑兄，郭某準備將咱們的計劃告訴他！」

他說至此，並不急於說下去，而是先看看其他人的反應，在座之人，有幾位對老五都不大滿意的，但看在郭連城的份上，不便反對，不過老五卻道：「郭大俠，在下不一定能幫到你們的忙，而且我自己亦有大仇在身，你最好別說，免得引來不便。」

但郭連城仍然道：「郭某相信你！咱們準備刺殺王振！」

老五再也忍不住，張大了嘴巴，一時問說不出話來！

郭連城笑問道：「岑兄認爲他不該死嗎？」

老五也知道自己失態，忙道：「王振殘害忠良，把持朝政，就連婦孺也知道他是奸臣，怎不該殺？只是在下一時間想不到而已！」

稽秀山道：「既然岑兄也認爲他該死，當然會加入咱們的行列！」

老五毅然道：「對不起，在下自己的事亦正密鑼緊鼓，請恕不能効命！」話音剛落，衆人已霍地站了起來，老五臉色微變，但仍鎮定地道：「在下的確有不能對人言之苦衷，而且在下可以發誓，絕對不會將諸位大俠的計劃洩漏出去！」言畢果然發下毒誓，衆人臉色方稍霽。

郭連城示意衆人坐下，道：「岑兄，可否由咱們協助你報仇，而你……」

老五截口道：「在下不肖，也不能影响諸位的正事，實不相瞞，在下的仇家是東廠中人，諸位如助我報仇，則難免暴露身份，增添刺殺的困難！如果在下助你們，亦將暴露身份，只怕大仇難報！何況我發過毒誓，必須手刃仇人！」

他見衆人臉上怒氣未息，方續道：「承諸位看得起，在下將自己的計劃押後，一個月之後，諸位如果仍不行動，在下便開始實行我報仇之計劃，岑原只能做到此爲止！」他長身抱拳道：「諸位盛情，在下心領了，只是料諸位要商量大事，在下既然不能參加，便不便留下來，告辭！」

郭連城强笑道：「雖然岑兄未能加入咱們，但你深明大義，寧願押後報仇日期，郭某等仍然十分感激！咱們便交你這位朋友！」

老五沉聲道：「交朋友少不免有來往，但在下有個請求，希望暫時大家不可來往！」

邵興武道：「老朽贊成！鹿金，代爲師送客！」

老五出了四合院，猛吸一口氣，他爲自己的生意做了幾個月的準備工夫，料不到半途殺出程咬金，看來須將計劃提前，否則功虧一簣，因爲僱主要他殺的人，也是人人欲誅之而後快的宦官王振！

假太監

王振權傾朝野，身邊有不少的高手，要殺死他談何容易？一個失算，還得賠上自己一條命！因此老五爲此花了不少心血，摸清楚了王振身邊每一個人的底細，但仍然有難以下手之感！

須知這個計劃必須一擊即中，且不能驚動旁人，方可全身而退，王振雖是宦官，但他家大業大並不住在皇城（大內），而在內城另築府邸，府內養了許多高手。

憑他的經驗和眼光，估計王府潑水難進，因此他才有計劃希望能在大內下手，因爲到大內，王振固然不便帶太多的保鑣，且會疏於防範，可是宮內還有高手如雲的錦衣衛，這也是他一直想不到良策解決的難題！幸而他運氣好，與喜安結交爲友，再加上在東廠林志標無形中之幫助，使喜安對自己死心塌地，他原本還有點猶疑不決，因爲假如無計全身而退，則殺死王振，亦無濟于事！

郭連城的突然插入，迫得他不得不提早動手，亦迫使他非冒險不可！

這一夜，老五躺在炕上，心中一直盤算着，未曾合過眼。

次日一早，由於店內生意好，許多夥計都送炭出去，這時候忽然有個管家模樣的漢子上門，向梁掌櫃要了一車炭。

老梁本來因爲知道老五辭了職，盡量不派他工作，這時候，因見店內無人，只好叫老五推車送炭，隨那管家去。

那管家一言不發，走前帶頭，沿途老五已有點奇怪，不料管家竟然停在錢鹿金那座四合院之外，門拍開之後，裏面走出兩個長工，將車拉了進去。

管家道：「請你跟我去領賞錢！」

老五略一猶疑，心想老梁必然認得這管家，估計錢鹿金欲對自己不利，也不會在今日動手，因此昂然隨他進廳！

不料廳中只有邵興武一個人，邵興武見到他將几上一個小布包提起送與老五。

「岑兄弟，這點小意思你拿去！」

老五不接，反問：「邵英雄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大伙們的一點心意，請你收下吧！」

老五知道他們還不盡相信自己，想了一下，終於伸手接了。當他伸出左手接布包時，邵興武目光落在其手腕上，神光暴現，老五發覺有異，連忙垂手，道：「多謝邵英雄，亦請你代向諸位英雄說一聲，請他們儘管放心！岑原並不是出賣朋友的小人！」

邵興武乾笑一聲：「岑英雄誤會了，咱們並無此意，只是郭大俠恐怕你暴露身份，希望你離開連記炭店，又恐你手頭不便，所以……哈哈，實在是郭大俠的一片好意！」

老五眼珠一轉，忽然將布包拋在几上，道：「請郭大俠放心，岑某的事，不用他擔心！」

話音剛落，耳房裏忽然走出一個人，正是稽秀山，只聽他冷笑一聲。「岑原，你眞狂呀，郭大俠的人情你也不領！我稽秀山最看不起你這種狂人，非教訓教訓你不可，否則你還不知道何謂山外有山！」

邵興武做好做歹地道：「稽英雄何須認眞，算了吧！」

老五心頭雪亮，含怒地向他抱拳道：「後會有期！」言畢轉身欲行，不料稽秀山已站在他身前。「稽兄眞不讓開？」

稽秀山自身上抽出一對鐵筆來，道：「你過得了稽某這一關，便任你來去！」

老五已經知道他們今日引自己來的目的是希望迫自己動手，以期由自己之武功路數，來了解師承，因此他亦另有打算，站着不動。

嵇秀山本以為他會搶攻，見狀只得解嘲地一笑。「既然你相讓，嵇某亦不客氣！」他踏前一步，左筆斜刺而出，老五雙腳微錯，已將這一招避開，但嵇秀山右手緊接着戳出。老五不想暴露身份，又擰腰閃開。

嵇秀山心想：「區區就不相信你可以一直不動手！」主意一定，立即展開攻勢，一招緊接一招，越攻越急，老五空手赤拳在筆影之中閃動，偶然方能攻出幾拳，但仍遏不住其攻勢，不過他輕身功夫好，嵇秀山一時之間亦未能得手。

不覺已鬥了六十個回合，老五忽施怪招，以手肘撞開筆杆，小臂一直，鐵拳直擊其胸！這一拳去勢又疾又猛，嵇秀山大吃一驚，忙不迭向後倒飛！

老五身子同時標前，但卻自其身旁飛過，奔出大廳，直向大門馳去，只聽邵興武道：「別追了！」

× × ×

老五經此一役之後，立即加緊了準備，過了幾天已是十月，他便向老闆請辭，老熊要送他出城。老五道：「不必，我還得去城內買點東西，假如家母有人照顧，明春三月間，我還會來京師討活，到時再來找弟兄們！」

老五在城西找了家客棧安頓下來，然後通知彭氏。彭氏倒是十分熱情，執意招呼他吃晚飯，老五道：「大嫂，孤男寡女，你不怕招來閒話？」

彭氏雙頰微微一紅，道：「嘴巴長在人家身上，能禁得住他不開腔？」

「那我就不客氣了！」

彭氏道：「你且坐一會兒，我去買點菜！」

老五塞了一塊碎銀給她。「你不收，俺就立即走！」

「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不料彭氏還未回來，喜安卻來了，他見到老五，驚訝地道：「岑大哥，是大嫂請你來的？」

老五白了他一眼。「你別想到歪路去，是我搬到興隆客棧住，來通知你嫂子，叫她告訴你的！你今次有什麼消息？」

「沒有消息，不過你要的大內地圖，俺替你弄來了一份！」喜安自懷內掏出一張紙來，上面果然畫了許多黑線，老五拉他到房內，邊看邊問，並在地圖上註明各處的名稱，然後又問了他一些有關江妃的事和其日常工作。

喜安一一答覆，老五問道：「你下次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不知道！」

「下次一離宮，你便到興隆客棧去找我，我有點事要託你，不過不許你洩漏出去！」

喜安認眞地道：「岑大哥，你放心，我這次連嫂嫂也不說！」他忽然露出一絲笑容，問道：「岑大哥，嫂嫂去買菜請你吃飯，好呀……一家人不用客氣，俺要走了！」

「你不留在家吃飯？」

「我是出來買東西的，順便拿錢給嫂嫂！」喜安放下一錠銀子便匆匆離開了。

未幾彭氏才回家，老五將銀子交給彭氏，為了自己的計劃能夠順利完成，吃了晚飯，他還跟彭氏聊了一陣然後辭別。

× × ×

自從他被迫與嵇秀山動手之後，老五心中便焦慮起來，生怕落在郭連城等人後頭，則好夢成空，搬離連記之後，老五悄悄訂製了一把鋒利的匕首，兩盒弩矢，另外還有些零零碎碎的東西。

他不敢四處溜躂，每日都在客棧裏等候，直至第六天下午，才見喜安匆匆求見，老五忙將房門關上，喜安問道：「岑大哥，你約我有何事？」

老五故意裝出不好意思開口的神態，乾咳了好一陣方道：「喜安，你今晚要回宮麼？」

「當然要！」喜安舉一舉手中的一隻盒子，道：「江娘娘叫我出來替她買的藥！唊，你知道不，這是暹邏的鱷魚肉干，聽說能治氣喘，娘娘要弄點皇上吃的！」

「你沒回家？」

「當然沒有，我還得趕着回宮哩，岑大哥到底是什麼事？咦，莫非你看上我嫂嫂？」

老五手指倏地往他身上戳了兩記，隨即伸手扶住他，輕輕將他放倒在床上，低聲道：「喜安，你莫怪我！待我拿了錢，再到你墳上多燒點金紙與你！」他邊說邊將喜安的內外衣全扒了下來。

× × ×

彭氏在家裏縫衣服，猛見喜安闖進來，便放針線，道：「二弟你回來了！我去買些你喜歡吃的菜！」

喜安放下一錠銀子，道：「大嫂，我如今服伺江娘娘，不同以前，以後出來看你的機會比較少，下次幾時能出來也不知道，這錠銀子你先收起來，我還得趕回宮中！」說着他頭也不回地走了。

這個喜安當然不是眞的，眞的喜安早已死了，老五仿製他的面譜，覆蓋在自己的臉上，以他的身份出現。

老五能夠成為最好的殺手，自然有其原因，除了殺人的本領之外，他還須學習許多有關的技倆，神秘老人本身十分博學，涉獵既廣且雜，由於他認為老五天賦好，是故將一身所學，傾囊相授！

製作人皮面具對殺手來說，乃重要的一環，老五當然亦學會，只是時間太短，那張面具最多只能保存一個月，也因此老五必須在一個月之內得手！

除了學習製作面具，還要學習模擬動作和聲線，這兩項工夫，老五亦掌握得十分好，儘管如此，當老五來至玄武門之前，他心頭還是一陣緊張，生怕被人發現破綻。

到了門前，錦衣衞大概跟他熟了，只含笑向他點點頭，老五道：「娘娘燉鱷魚肉給皇上吃！」

一個錦衣衞笑罵道：「你這小奴才，眞好運，讓你服伺江娘娘，不是便宜了你

，還不快進去！」

老五笑嘻嘻地自側門進去，喜安給他的地圖，十分詳細，一入門便轉右，不露一絲破綻，啓祥宮，在大內西二街，老五一口氣走至盡頭，便聽見裏面有個女人的聲音罵道：「喜安那小奴才怎地去了半天還不回來，敢情要討打！」

老五不知道這人的身份，不敢貿貿然應她，快步入宮，迎面見到一位宮女，正在階上踮腳瞻望。那宮女一見到他便罵道：「死喜安，你不知道娘娘趕着要那寶貝你給皇上享用麼？」

老五道：「蓮花，下次你去買吧，你知道我跑了幾家藥店才找到？不想倒霉得很，半路與人一撞，暈倒在地上，所以來遲了！」

那宮女正是蓮花，她撇撇小嘴，道：「你不用對我解釋，看娘娘肯不肯相信你的話！」

老五涎着臉道：「蓮花姐，你陪我去見娘娘好不好？唊！你瞧，我替你買了一盒水粉！」

蓮花含嗔道：「誰要你的東西！」話雖如此卻伸手將粉盒接去，低聲道：「娘娘在明間裏洗澡！」喜安一把拉她進去。

一進廳，又見到一位宮女在拭椅几，見到喜安低聲道：「娘娘生氣哩！」

果然明間內傳來一個嬌嫩清脆的聲音：「喜安，你給我說清楚，要不叫人拉你出去賞三十大板！」

老五連忙將對蓮花說的話，再說了一次，江妃冷冷地道：「天下間那有這般巧的事，叫我怎能相信！」

老五雙腳一曲，跪在門外，道：「奴才該死，但奴才所說的而且確是實情，而且娘娘對奴才恩寵有加，奴才辦事怎敢不力？」

江妃冷笑一聲：「人家說你口齒伶俐，果然不錯，不過你新來，大概還不清楚我的脾氣，蓮花，先將他關在後面那間黑房裏！」

老五還待說情，蓮花已向他連連打眼色，他只好磕頭道：「謝謝娘娘恩典！」

蓮花將他拉至宮後，低聲道：「娘娘不好服伺，你以後得小心！」她邊拉開門，邊將他推進去，然後上了鎖。

所謂黑房只因為沒有窗子，門一關上，便伸收不見五指，老五一屁股坐在地上，方知道地上居然故意弄得凹凸不平，不過老五卻不放在心上，他最害怕的是房內密不通風，時間一長，不難窒息致死。

過了一陣，雖然開始有點氣悶，老五來到門後伸手摸索，那門板十分厚實，但他相信假如他不顧一切後果，這度門實在難不住他，只是如此一來，不但殺不了王振，還得賠上自己的一條命！

他想了一陣，決定再等候下去，可是氣悶之感，越來越嚴重，只頓飯工夫，老五上下衣服已被汗水濕透，這時候，他信心忽然動搖起來，由於喜安也是剛接觸江娘，所以對她為人根本不了解，她如今聖眷正隆，弄死一個小太監，根本不算一回事！

到後來，老五也忍耐不住，他不能白白讓一個女人弄死，要死也得死在錦衣衞刀槍之下！正想用掌震開木門，忽然聽到一個沉重的腳步，老五心頭一跳，連忙躺在地下，佯裝暈倒。

俄頃，房門忽被拉開，老五微微睜開一絲眼縫，見進來的是蓮花，心頭略鬆。可是蓮花卻提着一桶水，沒頭沒腦地往老五頭上淋下！

老五虞不及此，不由「啊」地一聲叫了起來，蓮花喜道：「幸好你還未死！」

老五慢慢自地上爬上來，喘着氣道：「差一點就死了，是不是娘娘着你來放我出去？」

「你檢回一條命了，皇上今晚不來，所以娘娘准今晚我來開四次門讓你透一透氣！」

老五心頭一沉，忖道：「想不到這女人心腸比我還狠毒！」

蓮花回頭向後面看了一眼，道：「你快出來門口透透氣吧！」

老五萬料不到自己會被一個女人玩弄着股掌之上，實有點哭笑不得，當下乖乖爬出門外連吸幾口氣，結結巴巴地道：「蓮花好姐姐，今晚你一定要來，要不咱便永遠見不到面了！」

蓮花輕啐一聲：「唉！你別叫得那麼……難聽，要是給蘭花聽見，又要嚼舌根了！」

老五心頭一跳，忖道：「原來這宮女耐不住寂寞，咦，莫非她跟喜安有什麼隱情？」宮內之宮女和太監時有不正常之戀情，更有由皇帝或娘娘「配合」成雙的，稱為「菜戶」，太監娶宮女，當然是笑話，只不過聊勝於無，一旦結成「夫妻」財產便共同擁有了。

當下他伸手欲站起來，乘蓮花伸手扶時，順勢在蓮花身上摸了一把，蓮花輕嗔道：「快要死了，還忘不了佔便宜！」

老五心頭更加着實，笑嘻嘻地道：「就是快要死了，才不得不抓緊機會！」

蓮花將他推進房內，道：「快進去，我要回去覆命了！」

房門重新關起，老五躺在地上，暗暗計算如何利用蓮花的關係，使自己早日做成生意！

這一夜，蓮花果然來了四次，每次都讓他出來透足氣，還陪他聊好一陣子話，饒得如此，老五仍覺十分難受，心想假如眞的是喜安，若受此懲罰，有一半機會活不成，由此亦對江妃，有了較深的了解！

他在大內，尤其是在江妃面前，實在不能有一絲的錯失！

老五估計天已亮了，外面傳來一陣腳步聲，聽聲音，肯定不止一個人，他連忙躺在地上，佯裝不支暈倒，房門打開，只聽蓮花呼喚，老五不應，又聽蓮花道：「娘娘，他暈死過去了！」

「用水潑醒他！」江妃語氣帶點得意之色。「相信他以後辦事定不會馬虎！」

老五「醒」過來，輕輕地呻吟着，蓮

花道：「喜安，你還不快謝娘娘！」

老五忙跪在地上叩頭道：「多謝娘娘不殺之恩，奴才以後再也不敢偷懶了！」

江妃格格地笑着。「下次再犯，絕不饒你！念在蓮花向你求情，今日便讓你休息一天，明早再來聽使喚吧！」

老五又叩了一個頭，才爬了起來，江妃轉身而去，房內光線暗淡，借着門外的光線，只看見她一個側臉，果然國色天香，難怪皇上如此寵愛她。

喜安住在何處，老五倒是知道的，他裝出一副虛弱欲死的神態向玄武門走去，許多太監都住在那裏的，一列小廊房裏。

這時候太監們都去聽使喚去了，老五趁沒有人在，匆匆洗了澡然後上床睡覺。

待他醒來，已是吃午飯的時候，老五被人聲吵醒，忙下床吃飯，幾個小太監圍過來問道：「喜安，什麼時候玩幾把？」

老五道：「過幾天再說吧，江娘娘不好服伺，昨晚差點悶死我了！」衆人七嘴八舌說起來，老五這才將經過說了一遍。

「你們說我冤不冤？」

一個叫袭寧的小太監道：「俺早通知你，江娘娘不好服伺，嘿嘿，趙公公是故意給你吃苦頭的！」

「所以，以後你們還是少點來找我賭錢！」

那些小太監大爲敗興，都散去了，老五正想回房睡覺，忽見一個宮女鬼鬼祟祟走過來，定睛一望，原來竟是蘭花，蘭花走到一間廊房前，輕輕敲着門板，房門打開，是袭寧，蘭花立即閃了進去。

老五心頭一動，裝作散步，信步走過去，他見四周沒人標前一步，將耳朵貼在門板上，只聽袭寧低聲問道：「蘭花，你爲什麼對我這般好？」

蘭花嗔道：「難道你還不知道？你，你又不是死人！」只聽袭寧得意地笑着，蘭花又問：「聽說你哥哥去王大人那裏辦事，一定很得意了！」

袭寧道：「馬馬虎虎，翁公也不大好服伺，且他族人多，有什麼好處，也未必能輪到家兄。」

翁公那就是王振，老五心頭一跳，不由移動一下身體，將耳朵貼得更緊，就在此刻，忽聞蘭花喝道：「誰！」

喝聲中氣甚足，老五吃了一驚，急忙拔身飛起，腳尖落在屋脊上，翻落房後，同時立即向自己的寢室飛去，伸手震開窗子，翻進房內，至此他方有空向周圍看了一下，幸好並沒有旁人！

老五輕輕掩好窗扉，躺在床上裝睡，腦筋卻飛快地轉動着，他料不到蘭花也有一身武藝，而且可能還不在自己之下！

良機

次日一早，老五便到啟祥宮聽候差遣，蓮花和蘭花已經在打掃傢具，老五暗中注意蘭花，見她一切如常，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從外表看來，蘭花十分平凡，令人看不到一絲異常的地方，不過老五自己的外表亦十分普通，因此更加提防她，生怕再一次落在女人手中！

也許蓮花因爲有蘭花在旁，只淡淡地對喜安說了兩句話。老五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工作，只好涎着臉道：「兩位姐姐，我幫你們抹桌子吧！」

蓮花道：「不用了，你還是去向娘娘請安吧！」話音剛落房內傳來江妃的聲音：「不必了，蓮花，你打盆水服侍我梳洗，喜安奴才，你給我把地上打掃乾淨！」

老五連忙應是，他邊打掃邊注意蘭花的動靜，蘭花一直掩飾得很好，不過當她去搬動正中那張酸枝太師椅時，卻露出她過人的膂力來，老五再無疑問，心中不由忖道：「這蘭花一身武功料不是在宮內學的吧，那麼她投身宮中，必有圖謀……咦，她昨午問袭寧的哥哥，莫非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一想至此，他又緊張起來，可是他對蘭花毫無了解，沒法摸到她的底。

當老五打掃完畢，江妃料梳洗好，吃過早餐，便見她自房內走了出來，老五偷眼瞧了她一下，覺得江妃雖然貌比花嬌，但眉宇間有一股蕩氣，而蕩氣中還蘊藏殺氣，當下上前向她請安。

江妃道：「免了，蓮花，拿棋盤來，我再跟小奴才下一局！」

老五雖然不精於此道，但自信足可應付，難的是他不知喜安棋藝如何，一個不好，很易露出馬腳，可是這時候又不方便問蓮花，只好硬着皮頭坐在江妃對面。

江妃取白子，照例先下，老五每下一道棋，必先看看江妃的表情，以便由對方的反應來調整自己的「棋力」。不料江妃卻不耐煩了。「死奴才，你往日下棋可快得很，今日怎地全忘了？」

老五陪笑道：「一來是娘娘棋藝又有進步，二來奴才今日頭還有點暈！」當下將下棋的速度稍爲提高。

一忽，江妃又道：「咦，小奴才，你也有所進步呀！」

「這都是奴才自娘娘身上學到的！」

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江妃笑罵道：「小奴才油腔滑嘴，看我幾時再整治你一下！」其詞若有憾然，其心實則喜之。

一個上午下了兩局，老五都僅敗與江妃，未幾吃午飯，江妃道：「小奴才留下來吃飯吧！」三人服伺了江妃吃了飯，才一齊進膳，老五因爲心中有鬼，不敢胡亂說話，蘭花道：「喜安，你往日如出籠鳥，吱吱喳喳地說個不停，今日爲何變了一個人似的？」

老五忙道：「經過前晚那回事，我還敢胡來麼？」

「你這小膽，根本不像是喜安！」

老五心頭一跳，暗道：「莫非這女人看出破綻來？」

下午沒事做，江妃躺在床上看書，三人只好在廳裏聊天。蘭花道：「喜安，咱也來下一局棋！」

老五道：「改天吧！今日我的心情不好！」

蓮花卻咦了一聲。「那天喜安要與你奕棋，你不是說不會麼？」

蘭花不慌不忙地道：「那天我心情不好，所以故意騙他！」老五心中暗暗叫苦，知道昨晚自己偷聽她與袭寧說話，已被懷疑。

半晌老五方說道：「原來你時常騙人的！」就在此刻，一個御用太監走了進來，蓮花忙問道：「靖海，今晚皇上來不來呢？」

靖海道：「皇上要我來通知江娘娘！他稍後批了奏章便來，今晚在啟祥宮過夜！」他說完便出去了。

江妃的聲音自房內傳出來。「蘭花，你還不去燉鱷魚肉？」

蘭花應一聲去了，老五低聲問道：「蘭花今日怎樣啊，好像有意與我爲難！」

蓮花道：「也不見得，她一向都是如此！」

「她服伺江娘娘多久？」

「才兩三個月而已，以前她是在延禧宮聽使喚的，她脾氣有點古怪，你少理會她！」

「她跟袭寧那太監要好？」

蓮花瞪了他一眼，道：「你怎知道？」

「她孤僻得很，又不喜歡說話，應該不會！」

皇上來了！，快接駕！」她自己也走進裏面，道：「娘娘，皇上來了！」

江妃早已穿戴整齊，說道：「扶我出去！」

老五走下石階，跪在地上道：「奴才恭迎萬歲！」

皇帝才二十來歲，看來傲氣十足，但臉上的稚氣猶未除，「免禮！」他大剌剌地走進大廳，蓮花已扶着江妃出迎。

「臣妾恭迎聖駕，願我皇萬歲！萬萬歲！」

英宗忙道：「愛卿平身！」他親自將江妃扶起。「愛卿不比他人，以後不必拘謹也！」

「此乃臣妾應有之儀！」

英宗笑嘻嘻地道：「朕在後宮只求清靜，最恨又見到繁文褥禮那一套！」

江妃忙道：「皇上，臣妾聞人說鱷魚肉燉瘦豬肉，可以平氣定喘，特地着人搜羅了一點回來，燉與皇上服食！」

英宗龍心大悅，道：「愛卿如此體貼朕，朕亦有賞賜！袭寧，到養心殿，將几上那個錦盒拿來，愛卿，咱們進房，朕想聽你唱曲！」

老五還是頭一次見到皇帝，感覺上也不過如此，而有點失望。

未幾袭寧將錦盒取至，交與蓮花拿進房內，老五在廳裏跟袭寧閑扯，蘭花道：「喜安，娘娘要你明早將到翁公府裏去送禮！」

「爲何今晚不送！」

「聽說皇上御駕親征，翁公護駕西去，今晚兒忙着調兵遣將，恐怕不在府內！」蓮花壓低聲音說道：「那禮物是皇上賜與娘娘的，娘娘轉賜與翁公，十分珍貴，萬萬不能有錯失，否則你有十條命也活不了！」

老五道：「這個我自然曉得了，不用你叮嚀！」

蓮花道：「我已向娘娘請准，明天陪你一起去！」

正在此時，蘭花手捧盅兒出來，聞言道：「你們在說什麼？」

「沒有。」蓮花忙道：「蘭花，皇上已久候，還不快將鱷魚肉送進去！」

蘭花進去之後，老五又低聲道：「蓮花，莫將此事告訴她！」

蓮花眨着一對大眼睛，終於點點頭。

不久，宮娥將御膳送至，蓮花和蘭花服伺皇上和江妃進膳，老五和袭寧在啟祥宮內吃了晚飯，也就各自回去了。

老五恐怕露出破綻，不與那些太監胡纏，詐稱身體未復原，一早便上床，他萬料不到，一進宮便找到接觸王振的機會，這個機會來得太快太容易，他反而有點不知所措！

王振府內保鏢極多，他該不該在那裏下手？用喜安這太監的身份到王府，自然省事得多，起碼可以大搖大擺進入，也容易接近王振，問題是殺了人之後，如何離開？

他進去送禮，王振亦未必親自接禮，即使接禮，亦必有旁人在場，殺人時乃在衆目睽睽之下，殺了人後，做成了「生意」，不能享受成果，又有什麼意義？

老五躺在床上，左想右思，都難以作出決定，因爲錯過這一次機會，王振便會陪皇帝出征，此去也不知何時方能回來，可能永遠都沒有機會。

他輾轉難以成眠，遠處更樓已傳來三更，就在這時候，老五忽然聽到窗外有個衣袂聲，他心頭一跳，仍躺在床上，全身肌肉已經繃緊，隨時準備應變。

一忽，窗欞上忽然傳來「格格」的聲响，似乎有人在輕輕扣打，老五仍然佯睡，靜觀其變。

窗欞响了一陣，忽然靜止，老五正在奇怪，忽然窗欞又「啪」地一聲响，老五急忙閉上了雙眼，緊接着，他便聽到一個人輕輕躍進來的聲音，良久，依然沒有動靜！

明知有人潛進自己臥室，站在炕前，老五「醒」來則會露出學過武的底細，不「醒」來，則又隨時有生命危險！

「醒」與「不醒」固然難以委決，而靜候則更加難捱！利那間，老五決定繼續裝睡，表面上仍然安詳地睡着，連呼吸輕重也沒改變。

這是極端難受的事，但老五不愧是受過最嚴格訓練的殺手，居然給他混過了關，半晌，他發覺那人已經離開，但沒有關窗，老五依然佯睡，大約過了半柱香工夫才睜開一絲眼縫偷窺。

窗欞已經掩上，那人亦已去遠，老五想了一下，知道不會再有危險，便安然入睡。

次日一早，他又到啟祥宮聽候使喚，奇怪，當他到時，居然不見兩個宮女，儘

管他心頭嘀咕，仍到門外向江妃請安。不久即見蘭花捧了一盆清水進江妃房內，又過一回，尚膳太監送早點來。

蓮花一直不見，老五不敢多問，與蘭花服伺了江妃吃過早點。江妃道：「喜安，你代哀家去翁公府內送禮！」說着取出一個錦盒和一封封了朱漆的信。

老五問道：「未知奴才幾時去比較方便？」

「當然是現在，蓮花今日肚子不適，哀家着蘭花陪你去，路上不許躭擱，失了禮物或者信件，唯你是問！」

老五忙道：「奴才領旨！」

江妃又道：「還有，翁公如果有回話，叫他寫信！」

「奴才領旨！」老五出了啟祥宮，蘭花隨在他身後，他心中已認定昨晚到自己房內的人，必定就是蘭花，蓮花突然身子不適，可能是蘭花做的手腳，卻故意問道：「蘭花姐，你知道蓮花爲何會突然身子不適？」

蘭花淡淡地道：「我怎知道？你爲何這般關心她？娘娘不好說話，還是早去早回，別說廢話！」

老五心中暗道：「哼，給你三分顏色，你就開起染坊來，看老子將來不好好整治你！」當下兩人出了玄武門，向王府走去。

王振府邸建在王府大街，由後宮去王府大街說遠不遠，說近也不太近，蘭花由始至終不發一言，只亦步亦趨跟着老五。

看看已至王府大街口，蘭花忽然走快兩步，道：「喜安，你將娘娘要給翁公的信交與我！」

「這是什麼原因？你怕我會丟失？」

蘭花輕哼一聲，反問：「你道娘娘因何要我陪你來？」

「難道便是要我將信交與你？既然如此，爲何你到如今才說？」

蘭花冷冷地道：「因爲娘娘還不相信你！」老五想了一下，終於將信交給她。

蘭花又道：「好，現在繼續前進！」

到了府外，只見門口有一對大石獅，門簷下站着四位健碩的家丁，其中一個問道：「那裏來的？」

老五道：「是江娘娘派咱們來送禮給翁公的！」

那人又看了他倆幾眼方道：「跟着進來吧！」老五跟在他背後，這時候，他忽然發覺蘭花雙腳竟然微微發顫！

那家丁將他倆引進大廳，再由另一位老蒼頭帶他倆進來。至書房外，家丁將老五的來意稟報之後，裏面便傳來一個尖細的聲音：「叫他倆進來！」

這時候連老五也緊張起來，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到底殺不殺王振？他還未作出決定，書房房門忽然打開，開門的是位卅七八歲的男人，但瞧他的模樣，似亦是淨過身的太監，只是不穿宮服而已！

書房極大，對正房門的，是一列高高的書架，架上放滿整齊的書籍，王振是英宗的啟蒙老師，人雖不肖，卻有點學識，書房的左首窗前放着一張大書案，對面則放着幾張竹椅，但除了這開門者之外，竟無別人，老五不由一怔！

那男子問道：「你是新近派去服伺江娘娘的吧？」

「不錯，奴才叫喜安！」

那人示意老五將手舉起，然後伸手在他身上摸索了一下，見他身上沒帶兵刃，便叫他坐在竹椅上去。那人再轉身搜蘭花，老五望着她，只見她臉上肌肉綳得緊緊地。那人笑嘻嘻地道：「你害什麼羞？我以前也在宮內的！」

他在蘭花身上隨意搜索了一下，便讓她也坐在竹椅上。這時候，那人才道：「請翁公見客！」

老五又是一怔，俄頃，一個書架，忽然移開，自內走出一個身材高大，白面無鬚的中年漢來。

弄巧反拙

憑老五這幾天與太監的接觸，亦感覺到此人也是淨了身的，不用問必就是自己這幾個月來，爲他廢寢忘餐的王振！

王振眯着眼睛望了望老五，道：「某家好像見過你！」

老五與蘭花連忙長身報名。「回翁公，奴才以前在惜薪司聽使喚，因不容於趙公公，最近才調去啟祥宮服伺江娘娘！」

王振輕哼一聲：「趙通那老不死的，實在專橫，某家遲早要修整他一番！娘娘叫你們來送什麼禮物？」

老五揣出錦盒來，心頭又緊張起來，未能決定是否在此時此地動手，正想走前，王振已道：「喜信，將錦盒遞上來！」

那開門的閹人喜信恭應一聲，將錦盒接過，遞與王振。王振打開盒蓋，看了一眼，哈哈笑道：「你們娘娘將珍珠送與某家，豈不好笑？」

老五說道：「這是皇上賜與娘娘的，娘娘因見珍貴，所以轉贈翁公，乞翁公笑納！」

王振笑罵道：「你不用拍馬屁，某家與你們娘娘關係不比尋常，她絕對不會說乞翁公笑納！」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這時候，老五因見喜信站在王振身邊，而蘭花又高深莫測，因此已決定放棄在此殺人，是以退後一步，以免讓人生疑。

王振道：「喜信，替某家賞錢！回去請代某家多謝你們娘娘！」說着轉身欲進暗門。

蘭花忽道：「翁公，娘娘還有一封信，要奴婢親手交與翁公者！」

王振一怔，重新坐在書案旁邊，卻對喜信道：「拿過來！」

喜信立即走過去，伸手道：「請將信交與我！」

蘭花道：「但娘娘叮囑，一定要奴婢親手交與翁公的！」她將信緊緊揑在手中。老五何等精明，一看勢色不對，便估計蘭花有陰謀，他心念電轉。

王振又是一怔，笑問道：「你在娘娘那裏多久？」

蘭花道：「多久不成問題，問題是江娘娘交代的，奴婢不敢不依！」

喜信冷笑一聲，道：「只要翁公說可以，江娘娘絕對不會說不成；翁公反對的，江娘娘亦不敢贊同！」

蘭花雙手持信向前一遞，道：「那就勞煩你了！」待得喜信伸手接信時，她右拳倏地一沉，疾如閃電地在他小腹上搗了一記！

這一拳力量居然十分沉重，打得喜信退後了一步，蘭花即自他身旁飛過，直向王振撲去！

當蘭花拳打喜信時，老五已作好準備，隨手抄起几上的一隻茶壺，與此同時，蘭花已撲至王振身前，老五站起橫跨七尺，脫手將茶壺拋出，向蘭花之側面飛去。

王振做夢也想不到蘭花會行刺自己，一時之間嚇傻了，竟忘了躲避，幸好老五那隻茶壺及時飛至，蘭花不知就裏，身子微微一偏，再度攻擊，王振急中生智，連人帶椅翻倒地上。

蘭花左腳飛起，踢在椅背上，椅背折斷，椅子亦飛離王振的身體，撞在牆上，王振魂不附體，大呼救命！

老五絕對不能讓王振死在別人手中，更不能讓他死在自己的眼皮下，正想過去攔截蘭花，目光一掠，立即改變主意，驚慌地叫嚷起來，原來他見喜信已抽出一柄短劍，向蘭花刺去，喜信的身子，使他深信他有能力制止蘭花！

蘭花正不顧一切地向王振撲去，猛覺背後响起一股凌厲的金刃劈空之聲，她咬一咬牙，依然舉腳向王振胸膛踏下去！

千鈞一刻之際，也許王振命未該絕，忽然醒覺，擰腰滾開，蘭花再標前，喜信的短劍已遞至其腰側！

王振再一滾，已至老五腳旁，老五伸手將他扶起，這時候如果他要殺王振實在易如反掌！可是當他腦海裏剛閃過這念頭時，門外已傳來一陣急驟的腳步聲！

王振靠在老五的胸前，大聲叫道：「有刺客，你們快進來！」

房門「蓬」地一聲讓人撞開，自後湧進一大批人，這時候王振才長長噓了一口氣，走動幾步，癱倒在竹椅上！

蘭花武功之强，出乎老五的意外，喜信手中雖然有一把短劍，但一時之間，竟亦佔不到一絲便宜，不過一擊不中，蘭花武功再高，在王府保鏢大量趕至時，已無能爲力，霎時間她已中了幾劍！

王振大聲道：「賤人，是誰派你來刺殺某家的！」

蘭花罵道：「像你這種豬狗不如的亂臣賊子，人人均想啖你之肉，寢你之皮，是天下人派我來殺你的！」

王振怒道：「給某家慢慢弄死她，不可一刀了結，便宜了她！」

蘭花罵聲不絕。「王振，你這斷子絕孫的狗賊，今日姑奶奶雖然殺不了你，明天後天還有別人來找你算賬！」

老五見她悍不畏死，不由對她生了一絲敬佩之心，不料蘭花連他也罵上了。「喜安你這絕種的奴才，助紂爲虐，將來也不得好死！」

老五故意裝出一副害怕的模樣，囁嚅地道：「我，我……」

此時蘭花身上已受了多處的傷，一件上衣已裂開好幾處，連肌膚也掩不住，她自忖必死，因見喜信一劍刺來，不退反進，向劍刄迎了上去！

「唰」地一聲，劍刄全刺進其小腹，但蘭花臨死也在喜信胸膛上拍了一掌，只打得他嘴角沁血，鬆手踉蹌而退。

一個叫王照的家將道：「啟稟老爺，這賤人死了！」

王振驚魂雖定，但怒氣未息，兀自憤憤不平地道：「便宜了這賤人，將她的衣褲全褫去，拿到菜市口曝晒三天！」

老五雖是個殺手，聽了也覺得王振實在死有餘辜，不料這還不止，王振要下人當場將蘭花屍首脫得一絲不掛，再用腳在她身上多肉之處踐踏。看得老五居然有點後悔阻攔蘭花刺殺他！

太監雖然被去勢，但去掉「是非根」卻拔不清淫根，許多太監都有虐待狂，尤其是對女性，王振權傾朝野，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在其家鄉用種種手段，購買了大片田園，要什麼有什麼，就是做不了「大丈夫」，是故平日對府內丫環的手段已令人髮指，何況是對待一位女刺客！

王振踏了一番，怒氣才稍息，低頭往屍首上吐了一口涎沫，道：「這小賤人好一個人才，可惜死得早，要不某家倒肯跟她樂上幾晚！」

那些家將家丁卻哄笑起來，王振得意地道：「算她沒福氣，將她拉出去！看以後還有人敢來太歲頭上動土否！」

家將和家丁將蘭花的屍首拖出去，書房內只剩下王振、老五、喜信和王照四個人，直至此時，王振才想起老五這個「救命恩人」來，示意他坐下。「喜安，你這小子眞有出息！剛才若不是……咳咳，你對某家忠心耿耿，某家自不會虧待你！」

老五忙道：「翁公是朝庭柱石，又即將隨皇上出關攻打瓦剌，奴才敢不盡一點心意麼？萬一翁公有什麼閃失，豈不要遂了瓦剌也先那斯之心願！」

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王振哈哈大笑，半晌方道：「你這小子能言會道，江娘娘讓你服伺，某家放心得很！來人，拿一百兩銀子送給小喜安！」

王振平日出手絕不闊綽，但適才蘭花的話，卻提醒了他，他雖然權傾朝野，但樹敵太多，將來難免還有蘭花這種人，着實需要攏絡一些志士，方可保自己的安全，因此言畢又道：「喜信，你也去賬房領賞吧！照侄，等下替我好好地招呼喜安一下！」

喜信連忙稱謝，阿諛地道：「翁公受驚，要不要找個大夫來看一下？」

「也好！」王振說着長身，仍由那道暗門進去，書架迅即恢復原狀。

王照道：「喜安，請你隨我來！」老

五默默跟在他背後，絲毫不敢大意。

到了一座精巧的小廳，王照叫老五坐下，低聲對丫頭交待了一些話，然後陪老五聊天，老五有點緊張，恐怕露出馬腳，幸好他對宮內的事不大感興趣，只談些御駕親征的事，老五這才從他口中得悉，西北邊境實在不安靜，瓦剌日益強大，早存滅明之心。

未幾丫頭拿了一包銀子，還送上一些酒菜，菜雖是冷盤，但泡製和用料均上乘，至於酒就更是御賜的貢酒了。

王照道：「兄弟，你眞有口福了，某家是翁公的堂侄，跟隨他多年，總共也只不過飲過兩盞而已！」

老五忙道：「如此王兄何不一齊來，我一個人喝也沒意思！」

王照笑道：「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兩人吃了一陣，老五不想久耽，便長身告辭了，王照抓起那封銀子，道：「我送你出去。」

「如此有勞王兄了！」

王照送老五至大門口，將那封銀子塞在他手中，道：「兄弟小心服伺娘娘，以後好處還多着了！」

「還得王兄在翁公面前美言幾句！」老五取出一錠銀子塞在他手中，「這個給王兄買酒喝！」

王照也不客氣，假意略爲推辭一下便收下了，老五恐回去遭江妃責怪，匆匆而走，邊走邊思索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又須計劃下一步如何接近王振，最理想的，當然是希望他在出征前入宮找江妃，那時候下手，就比較容易全身而退！

正在思索間，忽聞一陣異响傳來，老五抬頭一望，不由一怔，幾乎叫出聲來，原來郭連城、邵興武和稽秀山三人不知何時已站在他前面，一字橫開，攔住去路！

幸好老五受過嚴格的訓練，迅速定下神來，顫聲問道：「你們是誰？京師之內竟然爲非作歹？」說着故意裝出一副害怕的神色，將那封銀子放在背後！

郭連城溫聲道：「你不用怕，咱們只是問你幾句話！你是不是由王振家裏出來的？」

老五稍頓方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稽秀山道：「不用問，一定是的，快將那封銀子拿出來！」

老五退了兩步，道：「你們都是好漢，爲何……爲何要做賊！」

邵興武道：「咱們只是看看而已，絕對不拿你的！」

稽秀山接道：「但假如你不先讓咱們檢驗過，咱們便不客氣了！」

老五仍然固執地道：「我是從翁公府裏出來的，你們待怎地？」

郭連城說道：「小兄弟，你還認得我麼？那天晚上在你家附近，林志標要截擊你……」

老五「啊」地一聲，道：「我記起了，岑大哥說你是位大俠！」

郭連城這時候也不謙虛，道：「不錯！岑原去了何處，你知道麼？」

老五心頭一跳，忖道：「他找我作甚，莫非他們懷疑我？」當下搖頭道：「我已很久未見過他了，聽說他回故鄉，說什麼他妹子要出閣！」

稽秀山冷哼一聲：「你相信他的話？你對他了解多深？」

老五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難道像他那種人還是壞人麼？」

稽秀山道：「我不說他是壞人！我問你，你何事去找王振？」

「咱們……咱們在宮內聽差的，身不由己……」

話音未落，稽秀山手臂一直，鐵筆已指着老五。「你少跟我來這一套，是不是江妃派你去找王振的？是不是你拉蘭花陪你？」

老五心頭雪亮：「原來蘭花是他們的人，這些人看來爲了殺王振，已花了不少心血！」當下身子又抖動起來，道：「有話慢說，好漢，請將這個殺人的傢伙收起來！」

郭連城忽然抓住他的衣領，提着他躍上屋頂，踏瓦而去，未幾躍下一個院子，再飛進一間臥室，老五一看房內的陳設，便知道這是客棧。

郭連城將他拋在床上，道：「不許亂嚷！」順手拾起那封銀子，那張包銀子的紙，蓋着一個朱砂印，刻着翁公庫存四個字，郭連城冷哼一聲：「這閹官眞是狂妄，自稱翁公！」

說話間，邵興武和稽秀山也趕到了，稽秀山說道：「你還未答區區剛才問你的話！」

老五吸了一口氣，說道：「不錯是江娘娘叫我去翁公府上送禮和送信的，本來是蓮花陪我去的，因爲江娘娘因我新進方調去啟祥宮，還不大相信我，所以將信交給蓮花，誰知今早蓮花拉肚子，所以蘭花自告奮勇隨我去送信……哦，原來蓮花拉肚子是她做的手腳！」

稽秀山道：「廢話少說，你們到王振那閹官家裏之後，又怎樣了？」

「有人帶咱們進去書房見翁公，進去的時候要搜身，結果就在書房裏見到翁公了！」

老五心中又忖道：「大概他們已知道蘭花被殺了，所以才會到王振家外等候時機！」

稽秀山又將鐵筆抵在他胸膛上。「到房內情況又怎樣，你再吞吞吐吐，區區便一筆取你狗命！」

「饒命，我說我說！」老五故意苦着臉道：「我到房內見王振坐在竹椅上，旁邊還有兩個人，大概是翁公的保鏢，我將錦盒呈上之後，他打開來看了一下，就大聲笑了起來，說未見過這麼大的珍珠，便叫我出房等候領賞！我出房之後，他又喚蘭花進去了！」

說至此，老五吸了一口氣，續道：「不久便聽見房內傳來一陣乒乒乓乓的响聲，又聽翁公叫嚷：『來人，快來捉拿刺客！』我幾乎被嚇傻了，不知裏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又見許多大漢撞開書房的門，衝了進去，奴才嚇得雙腳直抖，躲在一角不敢偷看！

「一忽，又聽見蘭花罵翁公是亂臣賊子，再一陣又聽見房內的人向王振稟報，說蘭花被打死了！

「王振叫人將她的衣服剝光，丟在菜市口示衆，未久，奴才見兩個大漢，抬着一個赤身露體的女人出來，好像是蘭花。

「又聽王振道：『將這小賤人的賞錢一併給喜安！』未幾，他堂侄王照便帶我到內廳，送我這包銀子！就是這樣！」

郭連城三人互相交換了幾個眼色，似乎不再懷疑老五。「郭大俠，蘭花是你們的朋友？她怎不私下向我透露一下？」

郭連城輕輕嘆道：「眞苦了她，她一家被王振害得死的死，散的散，委身入宮便是爲了找尋機會報仇，不想……唉！」

稽秀山卻瞪着老五，道：「喜安，假如蘭花向你透露一下，又有何作用？」

「如果她告訴我，我便會暗中通知她，不可輕舉妄動，因爲王振身邊有個叫喜信的，武功十分了得，他以前也在宮內辦事！」

「馬後炮！」稽秀山冷哼一聲：「大概她是不愼向你透露過口風，你暗中通知王　的，否則他們沒有準備，英姑絕不會失手！」

「英姑是誰？」

邵興武道：「便是蘭花！」

老五道：「我喜安若有一句謊言者，教我死無葬身之所！事實上蘭花一向跟人合不來，尤其我是新調到啟祥宮的，她又怎會將她的計劃告訴我？」

稽秀山怒道：「你這小太監油腔滑嘴，剛才又逞什麼義氣！」

老五道：「英雄們，俺與你們無冤無仇，請放我走吧！大恩大德，喜安務必緊記在心，日後必有所報！」

郭連城道：「放你也可以，不過我得讓你明白一件事，王振禍國殃民，上欺君，中害忠良，下刮民財，死有餘辜，希望你守口如瓶，不將咱們的事洩漏出來！」

老五忙道：「這個還用你吩咐麼？」

稽秀山道：「假如你對人說了，區區一定不放過你！滾吧！」

「多謝英雄！」老五自床上落下來，奪門欲走。誰知郭連城搶跨一步，攔在他身前，道：「把那包餅銀子帶去，咱們不要這種錢！」

「多謝！」老五大喜欲狂，轉身伸手去拿銀子，那銀子放在桌上，而邵興武則坐在桌旁，老五去抓銀子，手腕突出袖管，露出他腕上的三顆黃豆般大小的痣來！

邵興武忽然叫了起來：「他不是喜安，他是岑原！」

喪家之犬

老五一聽，大吃一驚，卻乾笑道：「老爺子眼花，將我看作岑大哥，豈不好笑嗎？」

邵興武一站而起，指着老五道：「老夫絕對沒有看錯，那天你到錢家，拋銀子時，老夫見到岑原腕上這三顆痣，跟你一模一樣！」

老五故作鎭定，哈哈笑道：「老爺子，手腕上有痣的人可不少哇！」

郭連城和稽秀山也滿臉驚詫難信，齊聲問道：「邵老你沒看錯？」

邵興武斬釘截鐵地道：「雖然手腕上有痣的人不少，但像你這三顆痣，成品字形，大小劃一，卻絕不多見！何況老夫因另有原因，對此印象特別深刻！」

稽秀山道：「如果他是岑原，那就有問題了！」

老五知道要糟，趁他說話分神，突然騰身縱起，腳尖落在橫樑上，雙臂運勁，向屋瓦拍去！

與此同時，稽秀山亦輕嘯一聲，拔空而起，人未至，筆先至，直戳老五腰腹。

老五無暇多作考慮，雙掌一沉，以掌緣，切開雙筆，同時頓腳一蹬，頭頂撞穿屋頂，一陣「嘩啦啦」的响聲中，他人已穿洞而出！

郭連城和邵興武也幾乎在此時跳起，郭連城左掌擊穿屋頂，亦穿瓦而出。

當他縱上屋頂，老五正飛向旁邊一棟平房，郭連城右手一掄，幾顆鐵蓮子如離弦之矢，向老五射去，而人亦同時橫飛！

老五雙腳剛站及屋頂，猛聽一陣風聲，知道不妙，忙不迭施展「移形換位」的上乘功夫來，可是依然慢了一步，讓兩顆鐵蓮子沾上身！

他只覺得後腰一陣疼痛，險險栽倒，幸好穴道沒讓射中，仍可提氣飛奔！

不過郭連城在武林中享有盛譽，豈是倖致的？只聽他暴喝一聲：「看打！」身子急飛而去！

「看打」兩字一入耳，老五忙不迭挪身一騰，這一來，去勢便慢了，此消彼長，郭連城已將距離縮短，長劍挾風，直往其後背刺去！

老五頭也不回，再扭腰一閃，這才轉過身來，可是郭連城劍法變得極快，手腕微沉，已改刺其大腿！

老五左手五指一招「手揮琵琶」，將劍撥開，郭連城左掌又至，印向老五的小腹！這一掌，老五雖然極力移挪身子，只因腰上有傷，行動受了影响，閃避不開，幸而他反應敏捷，急切之間，吸氣後退，這才卸去了一部分力，饒得如此，五內氣血亦一陣翻騰，幾乎站不穩！

郭連城道：「你若不曾做出什麼事情來者，何須假冒別人，又何須逃跑？」他嘴上說着，手中長劍，絕不稍慢。

老五雙臂在劍網中進退，爭取攻勢，嘴上道：「我絕對沒有違反當日在錢家的誓約，我另有苦衷，你何必苦苦相迫？何況蘭花的事，我根本不知道！我混進宮內另有所圖，要對付的也是亂臣賊子，與你們亦無衝突！」

郭連城長劍稍慢，道：「既然如此，

何不再到下面大家開誠佈公?」

「在下不慣與人合作，也不慣聽令於人，郭大俠好意心領了！」老五猛攻兩拳，抽身而退，不料此刻邵興武和稽秀山亦已趕至，截斷其退路。

稽秀山道：「郭兄不可信其言，此人那天在錢家，故意隱藏實力必有所圖！」

老五不由怒道：「姓稽的，你是什麼東西，竟然一再相迫?你道老子怕了你不成?」

稽秀山臉上掛不住，道：「你不怕區區，那最好！咱們便在此決一死戰！」

老五冷笑一聲：「你倒會撿便宜，若你是眞英雄者，一個月後，咱們在香山再決鬥如何?」

稽秀山目光一閃，冷笑一聲：「你打的如意算盤，郭大俠敦厚，可以欺其方，卻騙不了我！」

老五突然向他標去，雙拳連擊，這兩記全無招式可言，可是效力極大，更因此而無跡可尋，稽秀山竟被迫開兩步，老五一聲不說，自其旁掠去！

說時遲，那時快，邵興武突然出手，他素以「鷹爪」馳名，雙臂一展，右臂伸前，五指如鈎，落在老五的後背上。

老五只覺背上一陣痲痛，知道要糟，連忙吸氣標前，只聞「嗤」的一聲响，接着是一陣蝕骨的疼痛，原來邵興武已在其背上留下五道傷痕！

他去勢不變，又飛上另一棟平房，稽秀山三人在後面苦追，就在此刻，街上鑼聲急响，一陣腳步聲，自遠傳來，原來是客棧的掌櫃報了官！

稽秀山突然摸出三柄飛刀，脫手向老五拋去，由於鑼聲震耳，影响聽覺，待老五聽見風聲，飛刀已至背後，他亡魂喪胆之餘，盡力向旁一挪，只覺後肩一痲，一柄飛刀已刺進肉裏！

老五眞氣一洩，雙腳發軟，跌落一條胡同裏，肩頭觸地，刀刄入肉更深，他眼前一黑便不醒人事。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老五方微微睜開雙眼，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而且十分悶熱，耳畔只聽到一個「叮叮噹噹」的聲音。

「這是什麼地方?」此念一湧上老五心頭，他立即掙扎着欲起身，可是稍一動，腰背便傳來一陣徹骨的疼痛，他又再度暈死過去！

當他再有感覺時，一隻滾熱柔滑的手，在他腹部移動着，感覺有些異樣，他右臂一抬，手掌一抄，抓到了那一隻手，只聽黑暗中傳來一聲嬌啼，老五猛地一怔。

「你握痛了我！」那人用力抽不出手來，低聲道：「快鬆手，我替你上藥！」

老五心頭砰砰亂跳，脫口道：「你，你是彭氏?」

「彭氏?你不叫我大嫂了麼?」她果然是喜安的大嫂。

老五這才醒起來自己如今的「身份」，半晌方道：「大嫂，這是什麼地方?」

「一個安全的地方。」

「不是在家裏?」

「家裏還能呆得住麼?」

「我暈了幾天?」

「今日是第三天！」彭氏一邊替他敷藥，一邊道：「現在是晚上，喏，你怎地惹來這一身內外的傷?差幸那天我去收租，發現了你！」

這三天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但老五却知道他再也不能以喜安的臉目進宮了。彭氏先替他在小腹傷處敷了藥，然後又輕輕推轉他的身子，在他肩上塗藥。

「這藥是大夫開的?」

彭氏的聲音十分乾澀。「你不知道我娘家是賣草藥的?不知道我爹是跌打郎中嗎?」

老五連忙閉口，他雖然在喜安口中套取了許多資料，但却無一件是與彭氏娘家有關的，他再說下去，只會露出馬腳。

彭氏替他敷了藥，又端來一大碗豬肉熬的稀飯，慢慢餵他吃，那一碗稀飯下了肚，老五才覺得有了點精神，低聲道：「多謝大嫂！」

彭氏將碗收起，道：「這裏是內城，你不能出去，皇上要御駕親征，這幾天城內查得很嚴！不過，這話也是白說，沒十天八天的工夫，你怎下得床?」

老五吶吶地道：「是……小弟不會出去。」

彭氏轉身出房，將老五留在黑暗中，老五躺在床上思索，他有很多疑問，可是又不便問彭氏，最令他困擾的一個問題是：彭氏知道自己不是喜安否?

想了一下，他終於認爲彭氏還不知道，假如她知道躺在床上的人不是夫弟，而是殺害夫弟的人，她還會救他?還會服伺他?想到此，老五稍爲放心，但他此刻身負重傷，若果有敵人上門，則只有束手待斃之份兒，同時還得彭氏服伺。

過了一陣，彭氏又捧了一碗藥進來，道：「這是治內傷的，假如你相信我的，我便餵你喝，要不就將它倒掉！」

老五心頭又是一跳，道：「大嫂，你怎會說這種話來?我幾時不相信你！」

「那好，你喝吧！」彭氏搯了一羹慢慢餵老五喝，藥湯一入口老五便知道用料十分道地，便放心地將那碗藥喝了。「你好好睡一覺吧！」她收起碗便出房去了。

老五想了一下，覺得多想無益，便索性倒頭大睡。

到他醒來時，房內依然漆黑，他以爲天未亮，仍然躺着，却隱約聞到一股子藥味，過了頓飯工夫，房門方被人推開，外面投進一道猛烈的光綫，他才知道天已大亮了。

進來的人雖背着光，但從其身形看來，老五肯定是彭氏，這才放心。彭氏餵了他喝藥，一聲不吭出去了。老五以爲她去捧稀飯，誰知她去了許久，都不見回來，這時候，老五便開始吃驚起來，想掙扎下床，傷口又甚疼痛，怕再將血擠出來，老五只好躺在床上，聽天由命。

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見彭氏匆匆跑進來。「不好啦，官兵們要搜屋，這裏可呆不下去了！」

老五也害怕起來了，急道：「如今如何是好?」

彭氏雙手搓了一陣，道：「如今唯一的辦法，便是冒險出城！」

老五苦笑道：「只是我如今還走動不得！」

彭氏道：「我當家的以前做生意，買下一個店子，如今租與他人賣酒，這裏便是後居柴房，待我跟他們說一下，將你用酒車送出城去！」

老五從未試過如此狼狽，不由嘆息道：「我這條命全在你手中，隨大嫂你照着辦吧，只是……」

「只是什麼，你不相信我?」

「只是若果萬一連累了你，可要害你被殺頭，我可難以心安！」

「那就得看你有沒有良心了！」彭氏說了這句話，倏地快步跑出房去。

老五一怔，半晌方想道：「看這情況，她已知道我不是喜安，難道她還知道我是『岑原』?」他心頭一片惘然，第一次沒了主意。

過了一會，彭氏又匆匆跑進來，道：「行了，不過你得忍耐一點！」她將老五扶下床，再攙着他出房。

老五雖然常到花街柳巷，但此刻嗅到彭氏身上的體香，依然覺得一陣心醉，一時間竟將危險忘記！

院子裏停着一輛車子，車板上有一隻巨大的木桶，料是裝酒用的，彭氏道：「快鑽到車底去！」

老五不敢多問，忍住痛爬到車底下，原來車板底下有兩個鐵環，老五雙手雙腳各依附在一個鐵環上，彭氏再用繩子將他綁緊，由於車板四周有邊裙掩蓋，因此若非細心，也不愁被人發現。

彭氏弄好了一切，然後叫人將車子拉到外面，一邊上轅，一邊裝酒，弄好了一切，一個男人坐在軾上駕車，彭氏則抱着兒子坐在他旁邊，酒車便慢慢駛去了。

老五看見身子貼在車板上，看不到外面的情況，但自地上的人影辨出街上有許多官兵，也聽到官兵拍門呼人的聲音。

酒車走了一程，忽被一隊官兵截停。

「車上裝的是什麼東西?」

車夫道：「咱是百香酒莊的，送酒出城！」

「這兩個人是誰?」

「回軍爺，是小的渾家和犬子，因岳家在北城，順道送渾家一程！」那車夫答得甚是伶俐鎮定。

官兵喝道：「打開木蓋看看！」

東夫將桶蓋打開，酒香四溢，官兵爬上車板，伸頭一望，桶內的高粱酒，甚是清澈，一望見底，他見沒什麼可疑，便跳下去放行。

老五這才鬆了一口氣，車夫揮鞭，馬車迅速向北馳去。由於朝庭規定，所有酒車都該由北面的安定門出入，車夫自然不敢違反王法，由於北城地上的石板凹凸不平，馬車甚是顚簸，老五傷口受震動，痛得他滿頭大汗。

幸而不久即至安定門，官兵略爲搜索一下，便又放行，老五估計他們只是提防有刺客混進內城，欲趁英宗出征露面時對其不利，而不是爲了緝拿郭運城等人和自己，因此由城內出外的，檢查比較鬆懈。

馬車穿過那道厚厚的城牆，彭氏和老五才齊鬆了一口氣，但未至安全地點依然不敢停留，到了地壇那附近，老五忽然發現自己肩上的傷口因爲震裂，血水沁了出來，而且開始滴落石板上。

老五這一驚非同小可，又不敢叫嚷，恐怕別人聽見，急中生智，伸出一隻手來，用力敲打着車板。

俄頃，耳畔聽到彭氏道：「雄兒，快到了，你再忍耐一下，等下娘買幾個肉包子給你吃！」

老五知道她誤會自己的意思，心頭大急，忍不住道：「大嫂，你看看車後！」大概彭氏聽到他的叫聲，也發現地上的血，急道：「胡大哥，快將車馳到沒人的地方！」

幸而附近沒什麼人，車夫迅速將車駛到一塊靑草地上，將馬勒住，彭氏立即跳下車，鑽到車底，用刀割掉繩子，將老五放落。

老五滿身大汗，汗水淌過傷口，火灼般疼痛，喘着氣道：「不可再乘車了！」

車夫道：「不要緊，你坐上來，我再送你一程！」

老五道：「不行，給人發現，會連累了你，你們都走吧，我自有去處！」

彭氏道：「胡大哥，你快將車駛去，多謝您！你的大恩大德以後再報答你！」

那姓胡的車夫道：「那你們小心！」他將車駛去，彭氏扶着老五向一條小巷走去。

老五說道：「大嫂，我不能再連累你了！」

彭氏白了他一眼，道：「這時候再丢下你，豈非半途而廢！」她將老五扶至一個沒人的地方，用汗巾緊緊地紮住他的傷口，使血不再淌出來，然後又扶着他走。

老五咬咬牙道：「我雙腳沒傷，走得動，只是流血太多，少了點氣力吧！你母子走在前頭，我在後面跟着，如果有危險，你再通知我！」彭氏想了一下，終於答應，拉着兒子走在前面，老五望着她那苗條的身材，心中也覺得奇怪，爲何會替她着想，他老五是個殺人不眨眼的人，心腸比鐵還硬，一向可不是如此的！

他艱辛地走了一程，路上偶爾有人，見到他的情況，都投來奇異的目光，老五只當作沒看見，只不知彭氏要帶自己去何處，也不知還有多遠。

俄頃，忽見彭氏匆匆走過來，道：「前面有一隊官兵，快找個地方避一避！」

老五見胡同裏有個大木箱，便說道：「你母子到前面去，我到木箱後面避一避，萬一有事，你們儘管走吧，千萬不可管

我！」

老五剛在木箱後面藏好，那一隊官兵便在胡同口走過，這時候他忽然覺得自己好像一條狗，一條喪家犬！也在這刹那，他忽然後悔自己吃這一口飯！

以前只有他追殺別人，只有別人害怕自己，自己從未試過逃命的滋味，頭一遭嘗試，覺得滿不是味兒！

想着想着，他忽然坐在地上，再也不想走了，良久，忽然有一個女人的聲音道：「官兵走了，你走不動啦？」

老五抬起頭來，見到彭氏，不知爲何，他竟然流下兩行清淚。

樹欲靜而風不息

彭氏帶老五到一個遠親家借宿，她告訴那遠親夫弟被賊打，他們只歇了一夜，第二天彭氏又僱來了一輛馬車，將老五送到別處。馬車兜了一圈，往南馳去，直至一條小村，彭氏方下車，過了頓飯工夫，她又回來，打發了車夫扶着老五進村。

老五問道：「大嫂，這裏是什麼地方呢？」

「這裏離京城十三里，我賃了一間土房，咱們暫且住在這裏，待你傷好了之後再作打算！」

老五嘴上雖沒說什麼，心裏却感激得很，第一次發覺感情之可貴！

那棟土房頗小，只有一個小廳，一間房，灶房就設在天井裏，前面還有一棟石屋，便是屋主人住的了，那業主夫婦因爲兩個兒子都出外謀生，便將原來的那棟土屋賃與彭氏。

土房雖簡陋，幸而收拾得頗爲乾淨，床和椅桌都有，彭氏兒子梁小雄十分乖巧，走了半天也不叫餓。彭氏將老五扶上床，然後又去向隣居買米和鹹菜，待服伺了大小兩個人之後，她馬不停蹄又出去了。

不想彭氏去了許久都未回來，老五却懸念起她來了。忖道：「她不會出了事吧？」梁小雄則早已累了，躺在他身邊睡着了，睡得十分沉，十分安穩，就好像小鷄縮在母鷄的翅膀下睡覺那樣。

直至黃昏，彭氏才回來，老五忍不住問道：「你在那裏，去了這麼久，不怕我担心麼？」

彭氏在外面道：「我要辦的事可多着哩，既要替你採草藥，又要買吃的，穿的，明後天還得再去！」

晚上彭氏躺在椅子上睡覺，老五有點過意不去，叫她跟自己換個位置她却不肯，這之後幾天，彭氏又出了兩趟門，把家裏必須的東西全買全了，還買了幾張床板回來，在房內搭了個舖。

眨眼間過了七天，老五裂開的傷口，已重新合縫，在彭氏悉心的照料下，體力亦恢復了不少，已可以下床了。

這天做晚飯時，老五見彭氏坐在灶前，邊燒飯邊縫衣服，便主動替她燒火，彭氏雖然對他無微不至，却絕少跟他說話，一直到這天晚上，小雄已睡着了，她仍坐在燈前縫衣，老五忍不住問道：「大嫂，你不回京城了？」

「大嫂？你還叫我大嫂？」

老五吶吶地說道：「其實你都已經知道了？」

「你沒發現那天醒來時，身上那套太監的袍子已換上另一件了？你半夜尿濕了袍子，我替你換的！」

這話已說得十分明白，也許彭氏起初以爲他是喜安，嫂叔關係雖然令人尷尬，但一來他在暈迷中，二來他是受過宮刑的，因此便替他換衣褲，這一換當然便發現床上的男人不是太監，自然亦不是喜安。

老五猛吸一口氣，問道：「你既然已經知道，爲何還肯救我？」

彭氏背着他道：「你已問過幾個問題，該輪到我問你了，你將喜安怎地了？」

這話實在難以作答，但過半晌，老五還是老實地道：「大嫂，我對不起你，也對不起喜安……我將他殺了！」

彭氏嬌軀一震，幽幽地道：「其實我早猜到了，你故意跟二弟接近，必有圖謀，不過我要知道你的目的！」

老五訝然道：「你知道我是誰？」

「我替你洗臉時，見過的！不過岑原大概也不是你的眞名吧？」

老五第一次感覺彭氏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她冒險救自己一命，實不該對她有所隱瞞，可是這件事又實難開口。

他還在考慮如何開腔，彭氏已先他道：「其實我已等了你十天了，你眞令我失望，我一直當你是個眞正的男子漢，所謂大丈夫敢作敢爲，既然做了就不怕對人言。何況是我！大概我看錯了人！」

老五心頭一震，羞慚地低下頭去，道：「大嫂我的確令你失望……我不是不敢說，而是慚愧！天叫我爲你所救，夫復何言！大嫂，喜安是我殺的，只要你爲他報仇，我便立即死在你面前，絕不後悔！」

「你死了對我有何好處？」

老五身子又是一震，澀聲道：「你，你不替他報仇？」

「報了仇他便能活回來麼？」彭氏頓了一頓，又說道：「你還未答覆我剛才的問題！」

「殺了喜安是爲了混進宮內，希望能接近王振，而殺了他！」

彭氏似乎有點意外，訝然問道：「你與那奸臣有深仇大恨？」

「沒有……」

彭氏倏地轉過頭來，臉上綻開了笑容，露出兩排雪白的貝齒來，驚喜地問：「你是爲民除害？」

老五將臉埋在雙掌之中，低聲道：「也不是，我只是爲了錢，人家付錢僱我去殺他！」

彭氏呆了一陣，半晌方道：「這樣也好，起碼你殺了一個平常人，只是爲了去殺一個大奸大惡的壞人，王振可害了不少好人哪！」

老五嗚咽地道：「我也不是好人，根本不值得你冒生命危險救我！因爲，因爲

我爲了錢也殺過好人！」

房內忽然沉靜起來，良久才聽見彭氏幽幽地道：「我是瞎了眼……但教我救了你也是天意，天意如此我也不後悔，何況看你的樣子，你好像已經開始悔悟！」

老五突然覺得內心十分難受，恨不得讓人在身上捅上幾個洞。「我罪大惡極……大嫂，你殺了我吧！」

彭氏輕哼一聲：「我若要殺你的，還會救你麼？我沒了丈夫，本來指望夫弟養我以及犬子的，如今他死了……」

老五忽將身上的一張一千兩的銀票拿出來，道：「大嫂，我殺喜安，理該承担他的責任，這個請您收下吧，否則我心頭難安！」

彭氏又冷哼了一聲：「你以爲我不知道你身上有錢？我若要錢的，當日殺了你，既可爲二弟報仇，也可以得到你的銀票，還不會內疚，何須你給我！」

老五一愕，良久才道：「我知道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得到您的原諒，連我自己也不能原諒自己！」

彭氏忽然幽幽一嘆：「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了佛，不但別人會原諒你，連你自己也會原諒自己！」

老五心頭略鬆，道：「多謝大嫂……大嫂，你日後有何打算？不回京城了？」

「喜安出了事，我再回京城，豈不送羊入虎口？將來便在此處落葉生根了！」

老五忽然咬咬牙，道：「不管如何，大嫂母子的生活，我一定負責！」

「錢不能代表一切……」

老五心頭一跳，仔細回味她話中之意，彭氏又道：「你叫什麼名？」

「我是孤兒，無名無姓，教我武功的人叫我老五！」老五道：「大嫂，敢問芳名，日後也好相稱。」

彭氏聲音突然降低。「我在家裏排行第六，小名便叫六妹……夜深了，你快睡吧！」

老五忽然大着胆子，將她手中的針綫奪了下來，道：「你也不是鐵打的人，日間又做了許多事，也累了！還有，以後你不用去担水，這種粗重的活，由我幹！」

彭氏白了他一眼，道：「行啦，你再弄開傷口，還不是痲煩我？過幾天再說吧！」老五給她白了一眼，心頭却甜滋滋的，躺在床上還在回味着。

日子一天天地溜過，老五的傷勢也逐漸痊癒，已開始能够做些粗重的家計了，日間他常跑到遠處砍柴獵些小獸，晚上則教小雄認字，而他與彭氏的感情亦與時增進。

如此過了一個月，老五忽然覺得這種平靜的生活十分寫意，而且手頭有一張千兩的銀票，也足够一生使用了，只望這種生活能一直繼續下去。

另一方面，彭氏對他的吸引力亦越來越大，這天晚上，他終於忍不住，對彭氏道：「六妹，我有一件事與你商量……」

彭氏心思玲瓏，已料到幾分，但仍說道：「你傷勢已癒，爲何還不去賺你的銀子？」

老五垂下頭，低聲道：「那種錢不賺也罷，這個多月來，我無時不在後悔中，可惜命運弄人……」他將自己的身世和與老頭的關係告訴彭氏。「他將我撫養成人，强迫我學這學那，目的就是要我替他賺錢！」

彭氏溫聲道：「這也不全怪你，只要以後不賺那種錢就是，你自己被人追殺過，也該知道被人追殺的滋味！」

「六妹，我有個難以啓齒的事……」

彭氏雙頰倏地泛上兩團紅暈，道：「還有什麼難以啓齒的？」

老五吶吶地道：「假如你不嫌棄的，我……我想與你成親……」

彭氏倏地站了起來，背向着他，老五緊張地道：「你不答應？我……我自己也

彭氏與老五向姓胡的車伕道別•

知道配不上你，不要緊……我不會……怪你……」

彭氏急道：「你，你胡說什麼？我幾時……幾時說過你配不上我？」

老五搓着雙手道：「這個……是不是要找個媒人來說合？你放心，三書六禮一併做足！」

彭氏急道：「千萬不可，我賃房子時說過咱們是……是夫妻……因與兄嫂不和，所以另找地方居住的……」

這話再明白不過，老五心花怒放一把自後將彭氏抱住，嚷道：「六妹，我很高興！老五今生若有一絲負你的，便教我不得好死！」

彭氏滿面通紅，低聲道：「你不怕別人聽見麼？」

老五火熱的咀唇印在她頰上額上，道：「我眞傻，你今晚不說，我還不知道你的心意！」

彭氏羞道：「你們男人那個不是粗心大意的？」

老五心頭甜絲絲的。「原來喜安要替咱拉綫，你是同意的……」

彭氏忽然轉過身來，以手掩住他的嘴。「你胡說什麼？讓你這樣一說，我都成了騷蹄子了！」

老五再也忍不住一把將她抱上床，彭氏聲如蚊吶地道：「燈……」老五放下她，將燈吹熄。

彭氏在黑暗中，似乎不那麼害羞，輕聲在老五耳畔道：「照我看，咱們也不用鋪張，找一間大點的房子就行了！」

「沒問題，反正咱們的錢足夠吃喝一生的！」老五的手開始不老實。

彭氏喘着氣道：「你，你身子都好了吧？別又再弄壞了……」

老五笑嘻嘻地道：「早好了，我就是要證實給你看！」

半晌嬌喘中又傳來彭氏的聲音：「好人，我知道你身體好了，你留點氣力明晚吧！」

× × ×

老五終於在隣村買了一棟兩房一廳的房子，過幾天他們便搬過去了，他上了一次集，辦了好些傢俱，家裏應有的東西都有了，生活安定下來之後，又覺得無聊，他跟六妹商量過，到小鎭找到一個店子，做起買賣來。

兩口子十分恩愛，六妹常到店裏協助老五，到秋天，六妹懷了孕，便留在家裏，老五只好找個夥計帮忙。

未幾，鎭上的人都喧騰着，原來皇帝西征，五十萬大軍，已被瓦剌兵打得片甲不留，連英宗也被瓦剌捉去，京城之內一片夌亂，人心惶惶，大家都害怕瓦剌會入關，開始搶購食物糧米，老五這爿雜貨店，也添了不少生意。不過鎭上的人都慶幸王振在西征途中，被手下殺死，少了個殃國賊，這消息聽在老五耳內，平添不少感慨。

這天，生意正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彭六妹却匆匆跑進鎭了，老五見她挺着個肚子，憐愛地道：「叫您別來了，有了孩子，多點休息！」

六妹焦慮地問道：「小雄有沒有來找你？」

「他不在家裏麼？他才五歲，一個人怎敢進鎭？」

六妹更是氣急敗壞。「這就糟了，他不見了！」

「附近你都找過了？」

「找過了，中午也沒回家吃飯。」

「怎會這樣？」

「今早我見日頭猛，將柴拿到外面晒，不曉得他溜去那裏了！」六妹道：「五哥，怎麼辦？他可也叫你爹爹！」

老五道：「不忙，咱回去再找一找，也許這時候他已回家了！」他匆匆交代了夥計幾句，便拉着六妹回去了。

他倆一口氣走了五里路才回到家，大門鎖得好好的，老五拿鑰去開鎖，六妹却跑去隣居那裏。房內不見一個人，老五又翻出去，却見六妹帶着淚花奔回來。「沈婆婆說不見他回來過！五哥，你說他會不會讓拐子拐去了？」

老五連忙安慰她。「你別緊張，先在家裏等我，我出去走一走！」

他在周圍方圓幾里走了一匝，喊破了喉嚨，也找不到小雄，待他回家，天色已黑，灶頭還是冷冷的，六妹坐在廳裏發呆，老五吃驚地道：「六妹，你沒事吧？」

六妹將桌上一封信拿給他。「你自己看吧！」

老五連忙打開信來，只見上面寫着幾個字：不用找，小雄在我手中，日後再聯絡，知名不具。

「是誰送來的？」

「不曉得，適才我坐在廳裏，牆頭上忽然飛進這封信來，我追出去，什麼人也不見！」六妹忽然站了起來，拉住老五的衣袖，哭道：「五哥，小雄既是我的命根子，也是他們梁家唯一的香燈，我求你一件事，你一定要救他回來，你要我替你做牛做馬都行！」

老五扶着她坐下，道：「六妹，你到現在還不相信我？小雄既是你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兒子，不管如何，我一定會救他回來，只是連我也不知他落在誰手中！」

「這如何是好？」

「不要緊，他遲早會再來跟咱聯絡！」老五在她肩上輕輕拍道：「去燒飯吧，沒事的，我回鎭，把店子關上，暫時不做生意了！」

他摸黑進鎭，又摸黑回家，誰想到家裏時，連六妹也不見了，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如一陣風般衝出去，在村子裏，到處找了一遍，都沒六妹的芳踪，老五對着郊野，大聲嚷道：「稽秀山，我老五一定不放過你！」

他以爲退出江湖，不再賺殺人的錢，便可以過着平靜的日子，誰想樹欲靜而風不息，剛過了幾個月甜蜜平靜的日子，惡夢便降臨！

老五回到家裏，飯也不煮，覺也不睡，坐在廳裏等候對方再來聯絡，但陽光又洒滿大地時，那人仍無出現，只熬紅了他一雙眼。

老五夜內已打定了主意，立即鎖上門，趕回鎭裏，先去訂一柄劍，再到飯館裏飽餐一番，又買了許多吃的東西，然後再回家。

他知道對方擄走六妹和小雄，目的便是要打擊自己，他老五可不是省油燈，絕不能任由他宰割，他必須堅强地活下去！

要活下去，不但要有充沛的體力，還得保持最佳的狀態，因此一回家，他便先睡了一覺，晚上又爬下床，在院子內練劍。他已將武功丟廢了幾個月，這時候竟有生疏之感，甚至有些招式，使來力不從心，這才吃了一驚，深諳拳不離手，曲不離口之理。

次日開始，他白天便在房內練內功，晚上練劍練輕功，如此過了七日，仍沒有人來與他聯絡，這時候老五又担心起來：「莫非六妹寧死不屈，她已經……」想到此，心底衝起一股熱血，咬牙道：「稽秀山、郭連城，我老五與你們誓不兩立！」

他掛上劍，準備進京城錢家找他們，怎料一出門口，便又見到地上有一個大信封，他拾起撕開緘口，展開一閱，不由又怔住了！

他本以爲是郭連城和稽秀山等人查到他隱居於此，來找他晦氣，誰料竟不是那回事！

信上是這樣寫着：老五，你老婆和兒子都在老夫手中，他們活得很好，你大可以放心，專心在家裏練劍，你已丟棄武功太久啦，再鋒利的劍，長期不用也會生銹！你是個有爲的人，老夫絕不能讓你無聲無息地死去！

記着，你每天都得練劍，你成積如何，老夫一定知道，當你恢復原有的水準之後，老夫再來找你，但如果你自暴自棄，老夫便不客氣，甚至對你也不會客氣，我養你二十多年，老夫固然了解你，你也該了解老夫的爲人！耑此，知名不具。

「是老頭！」老五脫口叫了起來。「除了他再無別人了！」

不錯，除了那教他武功，並專替他接殺人的生意的「老頭」之外，還有誰養育他二十多年？

老五萬料不到，自己已替他賺了這許多錢，老頭還不放過自己！

他那裏知道，世間上本就有許多貪得無厭的人！很多人到老年會看破名利，甘於淡薄的生活，但有些人的慾望，却隨着年紀而增加，老頭就是這種人！

不管如何，老頭對老五恩重如山，情比海深，無論老頭要他做什麼事，他都沒有反對的理由！而他亦深知老頭的性格，他是個說得出，做得到，爲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人，所以老五不敢違命，每日苦練武功。

他練武不但只爲自己，更是爲了六妹，他可以死，六妹却萬萬不能死，所以他練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刻苦！

互逞心機

如此過了半個月，老五已恢復以前的水準，動作敏捷如同一頭豹子，兇猛如同獅子，但老頭仍不出現，他似乎還不滿意他的進度。

老五不由忖道：「他這次要我殺的是什麼厲害的高手？」他有了上次被人圍攻、追殺的經驗，再也不敢托大，練得更勤，直至他一劍刺出，已可洞穿七片桐葉時，老頭才出現！

老頭的出現，也出乎老五的意料，當他在灶房燒飯時，老頭的聲音便自廳裏傳過來：「老五，今晚多下一把米，咱們已有很久沒有一起吃過飯了！」

老五心頭一陣興奮，他期望這一天巳經太久了，但他亦知道絕對不能魯莽，因爲老頭是頭老狐狸，不好對付！是以他只淡淡地道：「你來了？家裏沒什麼好東西，你吃得下咽？」

老頭笑道：「這兩三年來你錦衣玉食慣了，尙且能下咽，難道老夫便不能？」

「我錦衣玉食才三年，而你則自我懂事以來，便過慣糜爛奢華的生活，我能習慣，你却不一定！」

老頭冷哼一聲，道：「你在怪老夫刻薄你？」

「不敢，我只是個孤兒，就像一頭野狗，有人抛一塊骨頭給牠，便乖乘搖着尾巴跟他回家了！」

「那還不是將你養得壯健如牛？」

老五道：「我根本沒怪你之意，這是你自己先找來的話題，我來替你賺錢，你那樣待我，我又怎敢怪你？」

老頭又哼了一聲：「說不怪，根本就在怪老夫，你道老夫年紀大了，便聽不出來，你懂得什麼？那是老夫故意的，否則怎會激發你的上進心？」

這倒是眞的，當年老頭便一直教導他，要想吃好的，穿好的，首要條件便是練好武功，武功練到高深處，便要什麼有什麼了，老頭的酒菜當引得老五垂涎三尺，也曾激起他苦練的決心。

老五送了一把柴進灶膛，便出廳，只見椅子坐着一個貌不驚人的老漢，身材矮瘦，鬢鬚半白，腰上束着一條布帶，粗布棉鞋，活脫脫是個鄉巴佬，老五當然知道這不是老頭的眞面目。

「你有什麼條件，明說吧！」

老頭呵呵笑道：「老夫早說你是個聰明人，不過莫急，吃飯時再慢慢地談！」他自灶下拿起一瓶酒和一包東西。「看看我買了什麼東西來，拿進去煮吧！」

老五拿起東西便進灶房，因他不能表現得太焦急，否則老頭的條件將更苛刻。

晚飯終於端上來了，由於老頭買來了好些鹵牛肉，鹵蛋什麼的，居然也擺了半桌子。老頭親自替老五斟了一杯酒，再爲自己斟滿，然後舉杯道：「老五，咱們喝一杯，祝大家重新合作愉快！」

老五道：「你知道我一定會與你再度

合作?」

老頭不以爲意，道：「是老夫說錯了，根本不用重新這兩個字，因爲咱們從未間斷過合作，你停了幾個月那是養傷，還有是新婚！哈哈，老夫還未賀你哩?來，這一杯祝你新婚愉快，夫妻白頭到老！」

老五道：「這還得你肯成全。」

老頭笑道：「其實主要是看你！」他喝了酒，舉箸吃菜，就像來做客的。「這牛肉不錯！你嚐嚐！」

老五喝了酒，吃了一口牛肉，却道：「怎地這牛肉有骨?」

老頭一怔，脫口道：「胡說，怎會有骨?」話說出口，才覺得上了當，便放下箸，道：「老五，老夫養你二十多年，敎曉了你一身文才武功，你就這麼忍心，丟下了我?」

老五道：「你如果不嫌此地方簡陋的，大可以搬來一起居住，我自信還有能力養得起你！」

老頭冷笑一聲：「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夫非山珍海錯不歡，非綾羅綢緞不樂，憑你那爿小店，養得起老夫?」

老五道：「這幾年我替你賺的錢，沒有三萬也有兩萬五，其實不用我養你，你足可以自食其力，搬來這裏，只不過大家作個伴兒而已！」

老頭臉色一變，冷笑一聲：「果然有出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你不但練成了武功，連嘴巴也練得鋒利無比，殺人不必用劍！」

「多謝你讚賞，老頭，彼此相知，大家何不開誠佈公?」

「好一句彼此相知！」老頭又喝了一杯酒，道：「很簡單，再替老夫殺幾個人，當作是替我賺點養老費！」

「你這話有語病，幾個?」老五道：「到底是幾個?確實的數目預先說好！」

老頭雙眼閃過一抹殺機，道：「那得看殺人的價錢了，你知道不，你殺不了王振，價錢已經跌了一半！」

「一半也够多的了，再替你殺一個，當作是我最後一次報答你養育之恩！」

「只殺一個人?你開玩笑?」老頭用力放下竹箸道：「你還有點良心沒有?」

「假如我連一點良心也沒有的，便一個也不替你殺！哼，你養我、敎我武功，不過是將我當作賺錢的工具而已，根本不必再拿道義良心來嚇唬人！」

「好，乾脆！但你不答應老夫的條件，老夫不放人！」

「女人可以再娶一個，反正我與她也不是三書六禮，明媒正娶！那孩兒，更與我無關係！」

老頭大笑。「老五，你年紀還小，有些事情是假裝不出來的?何況老夫在動手之前，已先觀察了幾天，你倆夫婦的感情，正合了一句老話：令人只羡鴛鴦，不羨仙！」

老五沉不住氣了，道：「老頭，你一個人用得了那許多錢麼?不如學我這樣洗手不幹，從此退出江湖。頤養天年吧！」

老頭冷笑一聲：「你說得倒簡單，你聽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句話沒有?你當然可以歸隱，但老夫要出面接洽生意，人家可不放過我！」

老五一怔，道：「你不會露出眞面目吧?」

老頭笑道：「這其中的關節一時也說不清，彼此若沒有一些關係，人家肯將三分一訂金付與你?而老夫若無把握追回其餘之三分之二酬勞，又怎會令你去殺人?老夫欲收手，但別人不肯，只要他們將老夫與你的資料公開，天下雖大，亦無咱們立足之處！」

老五想了一下，道：「你是通過某幾個人出去接洽生意，這幾個人你熟悉，而他們亦熟悉你！」

老頭嘆息道：「還是你最聰明，老六資質雖然不錯，仍大不如你！」

「老六?」老五恍然大悟，「原來我是你們訓練的第五個殺手，那其餘那四個了?」

老頭已知失言，但是仍鎭定地道：「他們每個都爲我幹了五年，老夫還能不放人?」

「未必！只怕他們都被人滅口了！」

老頭怒道：「老五，你說話請先計算一下後果，彼此都抓住對方的把柄，老夫又何須殺人滅口?再說你對老夫了解有多深?你連老夫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你只可以認得我的聲音，但老夫既能教你變聲，難道老夫便不懂?」他又冷笑一陣，「老夫要找你，容易得很，你要找老夫，比登天還難！」

老五嘴巴如被一團臭泥塞住，久久都說不出話來。

老頭道：「老六已快下山，將來老夫也用不着你了，何況老七亦已訓練得差不多了，老夫已擺出條件，答不答應就在乎你！」

老五迅速鎭定下來，提起酒壺替他斟酒。「老頭，假如我有心擺脫你的，憑我如今之經驗和謀略，你自己心裏明白得很，要找到我，必花九牛二虎之力不可！」

老頭乾笑道：「嗯，老夫目有我之辦法。」

「假如我跑到大漠或苗疆，我有把握可以做到無人能够找得到！」

這次輪到老頭閉嘴了，他喝了酒，半晌方道：「老夫親手訓練過不少人，你是最得我鍾愛的，你我雖無名份，但老夫仍不忍心親手毀了你！」

說到此，他故意頓了一頓才續道：「本來老夫是希望與你一直合作下去的，當然，等老六下山之後，你便改担任其他不危險的工作，現在看來是沒有希望了！」

這幾句話說來極爲誠懇，使老五心腸不由稍軟，半晌方道：「我已厭倦了這種生涯！」

「有時老夫也很羡慕你，有機會退出江湖，像老夫就不行了，所以我要吃最好的，穿最好的，道理便在於此！人各有志……老夫也不强迫你步我後塵！」

老五心念電閃，知道這時候再不「出擊」，稍後機會即逝，因此道：「我相信你說這幾句的誠意，現在我再將條件減一半，替你殺兩個人，但殺一個人之後，你便得先放一個！」

老頭考慮了好一陣，終於點點頭，道：「老夫答應你，希望咱們以後見面，還能像現在這樣坐着喝酒！」一頓接道：「你將刺殺王振失敗的經過告訴老夫！」

老五便一五一十將全部過程仔細告訴老頭。「本來我是有機會殺死王振的，但事後自己亦必死無疑，所以決定等待第二次！」

老頭想了一陣，道：「老夫讚成你的看法，我會想辦法替你向僱主解釋，並退回訂金！」

「這次你要我殺什麼人?」

「暫時還未知道，一有消息，老夫自然會告訴你！」老頭似乎已吃飽也說够了，突然長身而起，道：「你在這裏等我的消息吧！」

老五伸手一攔，道：「在我替你執行任務之前，你得讓我見一見彭氏！」

老頭笑道：「放心，老夫不但讓你跟她見面，而且還會讓你們歡聚一夜！我說過，我對你是特別的！」他推開老五的手，走了幾步又回頭。「不要跟踪我，否則你今生會永遠見不到彭氏和小雄！」

× × ×

老頭慢慢步出小村，一到村口，回頭一望，不見有人跟踪，他去勢突然加快，像一隻夜鳥一般，展翅而飛，眨眼間，竟然進入彭氏最早賃土房的那座小村內！

也就在那間土房子外面，老頭回顧無人忽然撮唇學夜梟叫聲，他連叫三遍，土房內忽然飛出三塊土團，落在老頭身邊。

老頭立即推開木扉閃了進去。只聽裏面有個蒼老聲音道：「有沒有人跟着?」

老頭笑道：「老夫若這般容易讓人跟踪而不知道，還能活到今天?」

「就怕你那位愛將，不甘老婆落在你手中！」

「正因爲他女人在老夫手中，他更加不敢輕舉妄動！」老頭道：「你決定了沒有?」

「你知道，貧……老夫只准成功，不許失敗！讓我再考慮一下，就怕他有了女人，將武功丟廢了！」

「就算他失手，對你也沒損失！」

那人冷笑一聲：「萬一他落在郭連城手中，以郭連城之爲人，他不會貿貿然殺人，而會慢慢地拷打，以期得到更多的資料！」

老頭訝然道：「你，你要殺的是郭連城?」

那人急忙道：「輕聲點，提防隔牆有耳！」

老頭乾笑道：「這種地方，這個時候，還有什麼人?」

老頭他這次可料錯了，他以爲老五不敢跟踪他，事實上，老五不但跟踪他，而且這時候他已到了土房外面，伏在窗下，偷聽裏面的談話。

× × ×

老頭離開老五家，老五並不急於跟踪，因爲他不怕讓他溜掉，而且跟得太急，反而危險！他先進房換了一套緊身的黑色夜行衣，然後出去。

夜風中，挾着一絲香味，他立即循着香氣跟踪下去，原來老五一早已有預備，他恐跟老頭談判破裂之後，便得動手救彭氏，而他又知道老頭什麼都好，就是鼻子不靈，所以剛才吃飯的時候，悄悄將五味素，傾了一點在老頭的褲脚和鞋子。

風中的香氣，帶領老五來到土房外面，而房內的人似仍一無所知！

當老五聽見僱主要老頭派自己去殺郭連城時，他亦幾乎忍不住喊出聲來！

郭連城不但名氣响，而且武功極高，老五可是見識過的！他實無把握擊倒郭連城，何況郭連城身邊尚經常有其他白道高手！

半晌又聽那僱主道：「若非要殺他，我怎會付出那麼高的代價?」

老頭道：「你知道，老夫收的價錢，遠遠不止此數！」

那人冷笑一聲。「貧……老夫亦要提醒你，你那愛將老五可是我找來的，當時我根本沒收你一點丁錢！」

老頭乾咳一聲：「若非如此，老夫又怎會答應只收你一萬兩銀子，郭連城起碼值三萬兩白銀！」

那人道：「廢話休說，一個月爲限，過期一天扣銀三百兩！這裏有三張一千両的銀票，是訂金！」

老五知道他們即將洽商完畢，連忙退到遠處藏起，俄頃，果然見到土房之內，飛出一道瘦長黑影，從身材上作判斷，此人既非老頭，自然便是僱主了。

老五心念只一閃，便決定不追他，因爲他此行主要是要跟踪老頭，希望找到他收藏彭氏的地方。

待得僱主去遠，老五再到土房外面，裏面黑燈瞎火的，老五沉吟了一下，以指醮口涎，戮穿窗紙，湊眼一望，什麼也看不見，幸好嗅到那股五味素的香氣。

老五心頭稍定，暗中計劃如何潛進去，忽然他覺得裏面沒呼吸聲，那麼老頭是在廳內?六妹和小雄呢?他們也在廳裏?

這念頭一息，另一個念頭又浮上他心間：既然老頭在廳內，那麼五味素香氣，又怎會這麼强烈?唯一的解釋是老頭人在廳內，而衣服却在房內！

老五心中大叫一聲：「不好！」當下立即冒險震開窗櫺躍進房內，只見老頭適才穿的那套衣服，放在床上，他扭開房門出廳。

星月滿天，廳內景物依稀可見，却不見有人影！

「老狐狸果然是老狐狸！他難怪譏笑我年輕！」老五有點自怨自艾。

就在此刻又一個念頭浮上腦海，老頭會否在自己家裏?假如他這時候去的話，則自己的動機全暴露了，而他會否對六妹

不利？」

這剎那，他好像跌落冰窖裏，半晌万猛吸一口氣，向家居的小村飛去！

到得村口，他又停住，忖道：「我現在進去，假如他還在的話，一切都輸給他了！」可是不回去日後亦難以向他解釋！

老五不愧聰明機智，他突然向村後跑去，就在村後兜圈子，一口氣跑了七八圈，再練了一會兒劍，然後施施然帶着滿身汗水回家。

當他打開鎖，推門進去時，黑暗中便傳來老頭的聲音：「你去那裏？」

「你怎樣又回來了？」老五不慌不忙地走到桌前，敲打火石，將燈點亮，道：「我到村後練劍和練輕功！」

老頭見他一套緊身衣褲，都爲汗水所濕，不由半信半疑起來，故意冷笑道：「老夫不是三歲小孩，哼，你跟踪老夫？」

老五拉了一張椅子，在他對面坐下，反問：「我跟踪你有什麼好處？我想在你手中救回六妹和小雄，不如去殺人還來得簡單！」

這話倒非拍馬屁，老頭不由信了道：「老夫相信你是聰明人，不會做傻事！」

「善疑之人，不一定好！你這樣快又再度回來，莫非改變了主意？」

「老夫來告訴你，你第一個要殺的人是郭連城，限期是一個月！」

老五「啊」地一聲叫了起來。「殺郭連城？我見識過他的武功，何況他身旁還有稽秀山、邵興武等人，實在沒有把握！如果你還念舊情的，便推了這筆生意，莫把我推上死路！」

老頭桀桀笑着。「你一向天不怕地不怕，如今胆量去了何處？都給了女人？難怪古語有云：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不能力敵，難道不會智取？」

「智取？哼，你以爲郭連城是呆鳥？除非你教我一條萬全之策！」

老頭道：「咱們之間沒這個規矩！行動是你，計劃亦由你自己訂，才能做到天衣無縫的境界！咱們乾脆一點，你到底接不接這筆生意？」

「一個月時間太短了，這一次我絕對不能再失敗……」話未說完，老頭已道：「你當然不能失敗，否則反而落在對方手裏，則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了！」

老五根本別無選擇，但他却故意想了好一陣，然後抬頭道：「好，我答應你，不過你亦要守諾言，放六妹回來一天！」

老頭想了一陣，道：「可以，不過你千萬莫冒險，否則會弄巧反拙。」他忽然站了起來，道：「你等候消息吧，其實我若是你的話，便絕不會冒險跟踪老夫！」言畢出門而去。老五關上大門，倚在門板上，覺得非常疲勞，跟老頭鬥心機，實在費盡了他的心思！

不爲錢而殺人

老五又去了一趟小鎭，花了一天的時間，才將那家小店賣掉，然後又買了許多東西回家，一到門外他便怔住了。

大門虛掩，他猛地將門踢開，叫道：「六妹，是你回來麼？」

只見房內奔出一個女人，可不正是彭六妹，彭六妹投進他懷抱，嗚咽地哭起來。「五哥，我好想你！」

老五心頭惻然，却强笑道：「今日是咱們的好日子，誰也不許哭！」

彭六妹連忙擦乾淚水，接過老五手上的食物，將之一股腦放在灶上，開始張羅晚飯。

老五心內又驚又喜又悲，百感交集，望着六妹，更覺難捨，他很後悔今早進鎭，否則便可以跟六妹多聚幾個時辰。

氣氛有點沉默，當六妹淘好了米，老五才道：「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午後便到了，我眞怕你不回來！」

「這幾天你還好？是誰送你來的？」

「還好。」六妹哽咽地道：「小雄也好……我今早被人送上一輛馬車，不知爲何便睡着了，待我醒來時，已躺在家裏的床上了！」

老五坐到灶膛前，垂下頭道：「六妹，我對不起你，都是我不好，才累你吃苦的！」

彭六妹强笑道：「既是夫妻，你再說這種話，我便要生氣了，何況這幾天咱母子也過得很舒適，五哥，你不要難過，我眞的不怪你！」

老五嘴角肌肉抽搐了兩下，道：「這幾天，你們母子住在那裏？」

「我根本不知道，那天你出去之後，我也無心燒飯，忽然有人進來，告訴我說你找到小雄了，當時我十分驚喜，不料那人的指頭在我腰上一戮，便什麼事也不知道……」

說到此，彭六妹喘了一口氣續道：「到我醒來，已躺在一張大床上，小雄就在我身邊，他們不准我出房，吃睡都在房內，吃的喝的都不錯，又有人服伺，只是整天沒事做，悶得慌，也担心你！」

老五捧腔道：「六妹，我也日夜掛念着你！」

「今早他們放我出來一天，與你會面，但又不許讓小雄跟着來！」六妹頓了一頓，問道：「五哥，你我是夫妻，他們將我母子擄去，一定是要迫你替他們辦事，是不是又要你殺人，你不要騙我！」

老五猛吸一口氣，道：「你猜得不錯，正是如此！」

六妹忽然又撲進他懷內，垂淚道：「五哥，你不要再替他們辦事，更不可再殺人，我害怕你再遇到危險，教我母子日後如何辦？何況……我腹內已經懷了你的骨肉！」

老五輕輕摟住六妹的腰肢，道：「六妹，你知道我不能不答應他們，你明白嗎？我不能沒有你！不過你放心，我一定會小心，不爲自己也爲你們母子！」

六妹淚如泉湧，伏在老五身上痛哭，老五心如刀割，伸手輕撫她的頭髮，道：「六妹，你莫哭，我已跟他們談好條件，

只須再替他們殺兩個人，以後咱們便可以長相廝守！快則兩個月，慢則半年，一切噩夢都會成爲過去！」

六妹漸漸收淚，道：「五哥，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你說，我聽你的！」

「千萬不可急，就算十年我也等你，總之你不能冒險！」

老五心裏苦笑，對象是郭連城，而且限期只有一個月，怎能不冒險？不過他當然不會將實情告訴六妹，溫聲道：「六妹，我答應你！不過你得答應我一件事，不管如何，你都要好好地活下去……」

話未說畢，彭六妹已伸手捂住老五的嘴巴。「不許你亂說！」

老五自懷內摸出一張七百兩的銀票，道：「六妹，這個你收下！」

彭六妹道：「你買了那爿小店，又花了不少銀子買房子傢具，這些給我，你用什麼？」

老五笑道：「我替他們殺人還有錢，而且我已將店子賣掉了！這張銀票你不收，我心難安！」彭六妹這才收下。

這一頓飯，燒了一個時辰才能開飯，由於昨晚老頭帶來的那瓶酒還未喝完，老五便拿出來，道：「六妹，今晚咱倆不將它喝乾，不睡覺！」

彭六妹亦十分豪爽，道：「好，你多喝一點！」想不到她酒量還不錯，那半瓶酒喝乾之後，他倆也吃飽了。

彭六妹要收拾，却讓老五一把抱起，道：「六妹，咱們上床吧！」

彭六妹溫順地道：「隨你喜歡，我已有好些日子沒盡做妻子的責任了！」

× × ×

一夜風流，老五和彭六妹都倦極而眠，直至日上三竿，彭六妹方醒來，她第一件事便是去灶房，爲老五煮午飯，錯過今日，也不知要到何時才再有機會。

待她煮好飯，老五才下床，抬頭一望，日已近午，分離的時間即到，他忍不住抱住彭六妹。「六妹，等下才吃吧！」

彭六妹知道他心裏想什麼，輕輕掙開，道：「五哥，咱們以後還有見面的日子否？而且我已有了孩子！」

老五微微一笑，將她放在椅上，道：「說得好，以後的日子還長哩！咱們吃飯吧！」

兩人剛吃飽飯，老頭又出現了，他乾笑一聲，道：「老五，咱們走吧！」

「去那裏？」

「向你提供資料！」

老五握一握彭六妹的玉掌，道：「六妹，你珍重！」

「五哥，你也要珍重，小心！」

老頭帶老五到了村口，忽然轉身道：「老五，我想還是在你家談話較方便！」

老五心知他只是引開自己，讓其手下帶走六妹，但心中仍希望可再見彭六妹一面，不過他失望了，老頭把一切都計算到很準確。

老五負氣地往椅上用力坐下，道：「你有話便快說吧！」

老頭正容地道：「老五，你千萬莫亂發脾氣，你這一次不是爲自己殺人，而是爲別人！」

老五冷冷地道：「爲你吹！」

「是爲彭氏和梁小雄，除非你不要他們，否則一定要愼重其事，比以前更有耐心，更加小心，要不連你自己的生命也保不住！」老頭厲聲道：「因爲你這一次的目標，比以前任何一個都强，甚至他武功比你還高！」

老五猛吸一口氣，力使自己冷靜下來。「好，你說吧，我仔細聽！」

「郭連城，今年四十八歲，正在盛年，武功和經驗都達高峯，他原籍荊州，家中有一子二女，二女均已出閣，兒子在家陪伴郭妻及其老母親，郭連城家學淵源，郭家劍法在荊州久稱第一，且他少年時邂逅一異僧，兼習少林達摩劍法和羅漢伏虎拳，根基更爲紮實……」

老五截口道：「這事不用你說，我亦已知道！我要知道的是他如今在何處！」

「邯鄲白虎莊莊主日定國是其姨丈，白莊主下月初金盆洗手，他必會去觀禮，前幾天就已起程，如果你打算在白虎莊下手，此時便須起程！」

「在何處下手，如今尙言之過早，不過我明早便會起程去邯鄲！」老五反問：「你還有什麼要交代？」

「你殺了郭連城往北行，老夫自會與你聯絡！」老頭自懷內取出兩張人皮面具來，道：「這個給你，還有你的劍，已替你放在房內！」

老五指着那張白臉皮的面具，問道：「此人是誰！」

「湖廣之『白面書生』傅通書，小有名氣，此人武功文才都不高，但好出風頭，此張面具製於九個月前，當時他離湖廣說北上遊歷，不曾成親，家裏只有一個叫傅英的叔叔，以劍爲武器，另一張則是一個普通的樵夫，山西人氏，與你應急時使用！」

老五收起面具，道：「老頭，請你善待六妹和小雄，否則我不會放過你！」

老頭面色一沉。「你說話越來越過份了，老夫養他們兩個人，花得了多少錢，再說你也知道老夫只對錢有興趣，對女人沒興趣！」他長身道：「好啦，老夫也得走了，你也得準備一下！」他走了兩步又回首道：「還有一事，忘記告訴你，老夫放了一匹青驄馬在樹後，給你代步用！」

老五頗不是滋味，老頭以前對自己也可沒有這般細心的，待自己有了退出江湖之心，他才改變了作風。

老五將馬拉回家，餵了草便躺在床上，他得先讓自己頭腦清醒一下，再考慮幾個問題。

× × ×

老頭送給老五的青驄馬，氣力悠長，甚適合長途跋涉，馬鞍馬鈴一應均全，而且還有一隻皮囊，一筒大型的弩箭，置於馬鞍側。老五對這個十分滿意，他在路上

已知白定國八月初三舉行金盆洗水大典。

白定國名氣大不如其外甥郭連城，甚至他還是沾了郭連城的光才有今日之地位，按說像他這種既少在江湖上走動，又怕事的人，大可以不舉行這種逐漸失去其效力的金盆洗手大典，只是他好出風頭，又怕死，花少少錢，對他來說，根本不成問題，而最重要的是可以再出一次風頭。

是以去參加大典的人並不多，加上時近中秋佳節，去的人就更少了。

老五在三日之後到邯鄲，先找了家客棧歇下，邯鄲是座古城 只是抵受不住歲月的侵襲，很多地方都已崩塌。而白虎莊却在城南三里處．老五在邯鄲走動．主要是要了解白虎莊的情況．以及估計觀禮的人數。

白定國只生四個女兒，全部已出閣，而他只收了一個義子兼徒弟，老五估計郭連城到白虎莊之後，一定十分忙碌，周圍也必定圍着許多人，難以下手，所以決定待大典過後才下手。

翌日已是八月初二，客棧內多了許多房客，一望便知是武林中人，老五戴上傅通書的面具，至飯館裏吃飯，喚了一罈陳年狀元紅，自斟自飲，這酒果然是佳釀，封泥一去掉，酒香便充滿飯館。

隣座一位滿臉于思的中年猛漢，大聲喚道：「小二，也給俺送一罈酒來，要他那個！」他伸手往老五桌上一指。

小二哈腰道：「爺，請您原諒，小店只剩下這一罈了，您要別的吧！」

那漢子道：「也罷，先給俺一壺試試！」小二忙送了一壺酒與他，那漢子只喝了一口，便將酒杯一摔，罵道：「你奶奶的，這也叫酒？跟水差不多！你這傢伙分明是狗眼看人低，以為大爺付不起酒錢，俺今日便拆了你這鳥店！」

小二急道：「客官，本店目前最好的酒，就只這些，請您原諒，不是小的看不起您！」

「那你不會出去買些好的嗎？」

掌櫃的忙道：「大爺請息怒，只因為白莊主要請客，城內稍好的酒，一早都教他訂購了！您也是要去白虎莊的吧，不信您去問一問白莊主！」

那漢子嘀咕道：「你奶奶的，這種事也問白莊主，叫俺把臉擱到那裏！」

老五心頭一動，忙道：「這位英雄何不過來同飲？反正區區一個人也喝不了這罈酒！」

那漢子道：「你我素昧平生，怎好叨擾你？」

老五哈哈笑道：「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區區還以為你是位爽快的漢子，誰知竟然看走了眼！」

「如此俺亦不客氣了！」那漢子把杯筷拿了過來，老五立即替他斟酒。「今日能在他鄉遇知己，快慰平生，尚未請教大名！」

老五道：「在下傅通書，區區亦請問英雄高姓大名，也好稱呼！」

「俺魯震東，隴西人氏！」大漢喝了一口酒，咂了一下，讚道：「好酒！」一仰脖將杯內之酒喝乾，老五亦乾了，轉杯示意，魯震東道：「痛快！」

老五又替他斟酒，道：「這醬牛肉也不錯，魯兄請嘗嘗！」

魯震東道：「俺也不客氣了！」他又喝又食，似甚饑渴，過了一陣才道：「傅兄弟，俺素在河北活動，好像未聽過你的大名……」

老五笑道：「魯兄怎會聽過？區區是湖廣人氏！」

魯震東粗中有細，訝然道：「你怎有河北口音？」

「因為區區自小失怙，與姑母生活，而姑丈却是河北人氏，所以也沾上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區區特地來河北遊歷一番！」

「原來如此，傅兄弟也是要去白虎莊嗎？」

「區區人微位卑，白莊主又怎麼會請我？」

魯震東道：「原來你還不知道白莊主的為人，他好客得很，家裏又有錢，何妨多你一個客人？」

「這個到底不大方便，再說區區也認識不了幾個河北的朋友！」

魯震東哈哈笑道：「剛才兄弟笑我不夠爽快，却原來你也婆媽！此事包在我身上，你明早隨俺一齊去白虎莊，魯某還認得幾個人，屆時替你介紹！」

老五心頭一動，心想到白虎莊走一趟，有利而無害，說不定還可以找到下手的機會，當下道：「既然魯兄担保，區區再拒之千里，便沒意思了！

魯震東將酒喝乾，道：「這才是好兄弟也！」兩人邊喝邊談，居然說得十分入港。魯震東道：「俺一向只與粗人來往，像你這種酸丁，說話從來不超過三句，想不到兄弟竟然與衆不同！來，咱們不將這罈酒喝乾，便不准離開！」

一頓飯下來，那罈酒亦已喝乾，魯震東道：「兄弟，俺自太行山趕來，一夜未合過眼，如今酒足飯飽，最好便是睡它娘的一大覺……」

老五忙道：「魯兄且去休息，小弟亦去買點 禮！」

「今晚某家作東，你莫與我爭！」

× × ×

次日一早，魯震東便去拍老五的門，兩人聯袂出城，直奔白虎莊。

那白虎莊佔地頗大，周圍種了許多棗樹，樹林裏拴了數十匹馬，兩人將馬交與看守人，便進莊了。

一到莊門便見郭連城和白定國的義子楊志鴻站在那裏迎賓。魯震東果然認識不少人，郭連城和楊志鴻都識得他，三人談了幾句，魯震東便道：「待俺來介紹，這位是俺的好兄弟傅通書！」

郭連城看了他一眼，道：「傅兄弟好生面，不知向在何處走動？」

「傅某是湖廣人氏，近因嚮往中原名山大川，沿途遊歷至此，有幸與魯大哥結為好友，若非魯大哥拉小弟來，傅某雖久仰白莊主大名，也不敢登門！」

楊鴻志忙道：「傅兄客氣，凡是道上的朋友，敝莊都無任歡迎，請到裏面先喝酒，待會兒，大典便開始！」

郭連城問道：「傅兄弟你鄉在湖廣何處？郭某乃荊州人氏，亦屬湖廣地界！」

「區區家居常德！」

郭連城道：「數年前，郭某曾路過常德，在那裏過了一夜！」

「可惜那時候，區區無緣識荊！」

「傅兄弟客氣，請跟郭某來。」郭連城親自引他們到廳內，裏面已坐着三四十個人，他交代了幾句，又出去迎賓。

廳內之人，魯震東所認識的倒有三分之一，他一邊與人寒暄一邊又為老五介紹，老五本來不想太過引人注視，只是魯震東一腔熱情，沒奈何只好四處應酬一下。

未幾，前來觀禮的各路英雄越來越多，廳內位子已坐滿，只好坐到院子裏去。

大典訂在午時，到午前，竟然有近百人到來，白定國喜得呵呵笑個不停。俄頃，下人將一隻銅盆放在桌上，又注了半盆水，堂倌大聲宣佈大典開始。

儀式雖隆重，但程序十分簡單，白定國說了幾句門面話，高呼若有人反對者請開口。連喊三遍，沒有人阻止，白定國將手掌放在盆中浸了一浸，再高舉雙手，至此儀式已經完畢，諸好友都鼓起掌來。

白定國拭乾雙手，便宣佈宴會開始，廳內的人都退到院子中，讓下人張羅椅桌。入席之後，老五自然坐在魯震東旁邊。魯震東酒量很好，人緣也佳，聲名更宏，廳內不時爆出魯震東的笑聲。

散席之後，許多住得遠的賓客都紛紛告辭，但白定國則不斷勸人多盤桓幾天，魯震東道：「傅兄弟，俺準備在莊內過一夜，順便跟舊友們聚一聚，你也在此過一夜吧，反正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俺今晚與你同床聯話！」

老五略為考慮一下，終於點頭答應。結果留在白虎莊的嘉賓，竟亦有二三十人，幸好莊內空置的房間頗多，不難安排。

晚飯酒菜依然十分豐富，賓主邊吃邊談，這一頓飯幾乎吃到二更，魯震東意猶未盡，與幾位好友在內廳喝茶聊天，老五怕露出馬脚，便先回房歇息。

白家下人服侍甚周，老五剛進房，便送上一壺茶，老五打發了他走之後，脫掉鞋子和外衣，便想上床，不料房門忽被人敲響。老五呆了一呆，終於拉開房門，只見門外站着一條漢子，竟然是郭連城！

老狐狸

郭連城嘴角輕哂，道：「傅兄弟還未休息吧？你不是不歡迎郭某吧？」

老五定一定神，強笑道：「那裏！」客房頗大，除了一張大炕之外，還有兩張椅子和一張茶几，老五拿了茶壺為他斟了一杯茶。「郭大俠請喝茶。」

「大俠兩字實不敢當，傅兄弟請莫客氣，你也請坐！」

兩人各自喝了一口茶，老五即問：「未知郭兄賁夜到訪，有何指教？」

郭連城眉頭一皺，道：「不知因何，郭某今日一直覺得不知在何處見過你！」

老五猛吃一驚，臉上仍不動聲息，含笑道：「郭兄今早不是說過曾在常德住過一夜嗎？也許那時候咱們朝過相，只是互不認識而已！」

郭連城濃眉再一皺，道：「應該不會……郭兄弟你未見過我？」

老五聽他這樣說，心頭稍安，道：「區區若有幸見過傅兄的，只會炫耀之，又怎會故意說未見過？依郭兄之見，你覺得在何處見過區區？」

郭連城雖然俠骨丹心，但聽了這句話，也如常人般，心頭甚是受用，笑道：「說來好笑，郭某自己也說不上來，只是有個淡淡的印象，也許我認錯了人！」

老五心頭大安，笑問：「郭兄就是為此事來探區區？」

郭連城乾咳一聲，道：「傅兄弟是否要回梓？」

老五心頭又驚起，他猜不到對方的心思，略一沉哼道：「區區還得去岳陽探個同窗，大俠因何問此？」

「郭某明天便得離此，因為須回家與家人團聚，打算與傅兄弟同行而已！」

老五正中下懷，喜道：「能與郭兄同行，得益必多，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郭連城長身告辭，老五送他出門，隨即關上門噓了一口氣。

魯震東直至四更才回房，老五裝作熟睡不醒，懶得理他。

次日一早，老五下床，魯震東仍酒醉未醒，郭連城歸心似箭，吃過早飯，便向白定國告辭，老五自然隨他離莊。

郭連城的馬匹長力甚足，不亞于老五的青驄馬，兩人放馬馳了半日，已跑了數十里。郭連城在路上甚是健談，老五裝出一副仰慕的神態，問他以前的英雄事蹟，避免郭連城有時間反問他。

郭連城似乎沒有提防他，但所謂人的名，樹的影，郭連城非比尋常，老五不敢貿貿然施殺手。本來他馬鞍側裝了一筒弩箭，可惜郭連城一直與他聯袂，角度射不到。

看看經已近午，前面有一座樹林，老五眉頭一皺，計上心頭，指着前面樹林道：「郭兄，咱們不如進林歇息一下，順便吃點乾糧！」

郭連城道：「由此再去七里，便有一座小鎮，那裏的小菜十分著名，到鎮上再吃吧！」

老五苦笑一聲，道：「實不相瞞，區區內急，想找個地方解手！」

郭連城說道：「那郭某就在這裏等你吧！」

「好！」老五雙脚一挾馬腹，催馬入林，未幾出林，再向郭連城走去，這時候弩箭已對着他，可是因為面對面，老五恐怕未能將他置之於死地，而功虧一簣，是

以仍然隱忍不發，希望將距離縮短在一丈之內，才按下弩箭機簧。

可是郭連城忽然道：「郭某醒起了，我好像是在京城內見過你，你好像……」

老五大吃一驚，此刻已不容他再猶疑，立即按下機括，刹那間，箭筒出口打開，五枝弩箭，直飛而出！

老五蓄勢以待，弩箭出筒，他人亦隨之自馬鞍上飛起，人在半空，長劍經已出鞘！

郭連城還沒有認出傳通書就是岑原來，他只是醒起傳通書的眼神，他最近在京師見過，須知任何面具製作如何巧妙，遮得了面龐，掩不住眼睛，而眼神更難偽裝，也幸好他剛抬起頭來，且雙方距離有三丈遠，弩箭突然迎面射至，郭連城一怔之後，大叫一聲，甩鐙拔身躍起！

「颼颼」連聲，五枝弩箭在其腳底飛過，馬匹慘嘶聲中，老五的劍已至，直指郭連城的心窩！

對老五來說，生死存亡全在此一擊！這一劍如果不能奏效，倒在地上的必然是他自己，他一死六妹母子也活不了，所以這一劍展盡其所能，眞個是雷霆一擊。

郭連城剛慶幸避過弩箭，見眼前劍光耀目，猛又叫了一聲，忙不迭吸氣曲腰，橫移，翻身，這四個動作一氣呵成，尤其是凌空施展，更覺難能可貴，可是依然慢了半步。

只聽「嗤」的一聲响，郭連城避開心窩，却避不開肩膊，劍刃過處，血光迸裂，郭連城雙脚落地，急忙忍痛抽出劍來，未及料理傷口，老五已落在其身前，他一言不發，乘郭連城喘息未定，又刺出第二劍。

郭連城擧劍一格，喝道：「住手！」

老五道：「今日有你無我！」他手上一緊，攻勢綿綿不絕，如長江水般。

「你眞的是岑原，爲何要殺我？上次在京師裏，彼此可能有點誤會，但並無解決不了的仇恨，何況咱們已查明，英姑的確不是你殺的！」

老五道：「廢話少說，我答應你，在你死了之後，一定完全會原原本本地告訴你！」

郭連城道：「你到白虎莊也是爲了殺我？魯震東與你有沒有關係，你假扮喜安有何居心。」

假如郭連城知道老五是個殺手，便不會犯這種錯誤，可惜他還以爲彼此之間有所誤會，而且他對這岑原的印象仍然甚佳，希望能藉此消滅老五的殺機，可惜他錯了！老五乘他說話分神，長劍倏地一沉，在他腿上戳了一個血洞！

郭連城怪叫一聲，單足跳後一步，嘶聲叫道：「你瘋了麼！」

老五獰笑一聲：「不錯！」他標前一步，長劍攻勢更急，郭連城身子已受了兩處傷，鮮血不斷自傷口溢出，這是千載良機，錯過今日，再無機會，老五咬咬牙，狠下心腸，立意將他斃在劍下。

郭連城尖嘯一聲：「郭某也未必怕你！」他收懾心神，全力應付，這時候他亦知道老五不會放過自己，因此極力搶攻，希望能平反敗局。

老五道：「你終於變得聰明了。」他游目一望，見附近沒有路人，便也不焦急，稍稍放緩攻勢，竟欲先將對方的體力消耗得七七八八，然後才施殺手，反正郭連城腿上受傷，要跑也跑不了。

可是，他亦小覷了郭連城的能耐，他近年來，聲譽如日万中，又豈是僥倖的？

他鬥了三十多招，發現自己體力消失極快，已知道今日大難難逃，因此存了必死之心，此念一定，便故意放鬆，一副氣力難繼之象。

老五哈哈笑道：「郭大俠你不如自殺吧，在下答應替你收屍就是，也免得再受痛苦。」

郭連城罵道：「你這衣冠禽獸，恩將仇報，豬狗不如的東西，要郭某自殺，簡直妄想，我恨不得啖你之肉寢你之皮。」

老五怒道：「你要提早歸西，俺何妨成全你！」當下加緊攻勢，將郭連城迫得連連後退。

郭連城呼道：「救命！救命！」

老五哈哈大笑：「鼎鼎大名的郭大俠，也會高呼救命，眞抬擧我！你別叫了，喊破喉嚨也沒有人來！」話雖如此，心裏到底有點顧忌，忙施殺着。

激戰間，老五一掌却切在郭連城的右臂上，郭連城連臂帶劍，不由揚了起來，老五長劍立即當胸刺出！

郭連城故意一扭，讓右臂迴過來，可是仍閃不開劍刃，讓其貫入胸膛，說時遲，那時快，郭連城長劍亦橫削而至！

這刹那，老五方覺得手太易，心頭一愕，急忙棄劍後退，與此同時，郭連城劍亦揮至，創不到老五的六陽魁首，急忙沉下尺半。

「噗！」老五雖然及時退開，但脅下已中了一劍。

郭連城蹭蹬兩步，喘着氣道：「算你……命大……我，我好恨！」

老五料不到會在這種情況受傷，怒不可遏，身子倏地飛起，凌空連踢三脚，郭連城水牛般大的軀體，如斷綫之箏，倒飛二丈，落在地上已不能動彈。

× × ×

老五割下郭連城的首級，將之放在事先預備的布囊內，囊內鋪滿了石灰，以免腐爛。他淸理了一下現場，將郭連城屍體拉進樹林，再料理一下傷口，換了衣服和面具埋好屍體，然後上路。

到黃昏，老五進入一條小鎭，買了些金創藥，到客棧內療傷，郭連城臨死那一擊非同小可，他在脅下那道傷口，深逾兩寸，幸好命大沒有傷及內腑，回想日間的情景，老五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深覺殺人實在不好玩。

他在小鎭呆了兩天，待傷口稍爲合縫，然後再上路，午前又返回邯鄲城，大概郭連城之屍體尚未被人發現，因此城內十分平靜。

老五一入城又買了包上好的金創藥，然後又找客棧，依然投宿在上次住的那個家興盛客棧，不料仍在此處遇到魯震東。

魯震東顯然與他朋友在一道，沒有見到他，即使見到因老五換了面具，也認不出來，但老五身子有傷，恐別人注目，急急回房上藥。

像他這種沒有半個朋友的殺手，身上有傷病時，心頭最爲難受，那主要是心理恐慌，因此他決定在那裏住幾天，讓傷口結了痂再上路。

到第三天，因爲藥已用罄，老五又上街買藥，沒想剛出了藥店，便有一個漢子驚喜地道：「五哥，想不到在這兒見到你，最近在那裏得意！」

老五見他面上戴着面具，估計是老頭所扮，爲安全計不敢貿貿然表露身份，淡淡地道：「談不上得意，你不見我上藥舖子麼？」

那漢子走近一步，低聲道：「老五，你受了傷？」

這次老五自其聲音中認出他是老頭，當下道：「我如今就住在前面，相請不如偶遇，待我先把藥拿回店，咱們再找個地方喝幾盅吧！」

老頭笑嘻嘻地道：「最近小弟窮得很，正想叨擾你幾杯！」當下兩人一齊回店，老五將門關上，老頭立低聲問：「得手了？」

老五指指床頭的布囊道：「在裏面，不能得手我早已死了，還能跟你說話！」

老頭諂媚地道：「老夫早說過，你是最好的殺……」他打開布囊，抓起那個醃乾了的首級，首級比原本的，已縮小了不少，但仍認得出是郭連城的：「好，好，眞有你的！」

老頭放下首級，重新將布囊綁好。

老五往房門後一站，道：「我已實行了諾言，輪到你了。」

老頭道：「老夫幾時說不遵守諾言，你的人老夫又沒有帶在身邊，如今怎樣給你？」

老五吸了一口氣，問道：「好，什麼時候你才肯放人？」

「你什麼時候回家？」

老五想了一下，道：「我後天起程，三日後必到。」

「在你回家後，一日之內，老夫便將人送到。」老頭又自懷內摸出一包藥來，放在床上。「老夫這一包傷藥，效果相信比你買的好得多！」

「謝謝，」老五似不爲所動，續問道：「第二次交易要我殺誰？」

老頭道：「暫時尚未知道，而且你現在受了傷，先治好傷再說吧！」老頭走前幾步，又道：「你的六妹和小雄很好，老夫回去便向她報喜。」老五只好讓開，老頭開門出去，臨走又道：「小心！」

老五關上門，想了一下，最後還是用老頭留下來的傷藥敷治。

× × ×

老五果然依時回家，老頭亦果然依諾交回一個人，但出乎老五意外的，他放的人是梁小雄，而不是彭六妹！

「怎會是他？」

老頭故作訝然。「之前咱們可曾說定，要先放那一個？」

老五怒道：「我不說你也該知道，那一個對我比較重要。」

老頭毫不退步，冷冷地道：「老夫不說，你也該了解彭氏的心情，你說留下小雄，她一個人肯出來見你麼，這個結果，你根本不用想也知道。」

這次老五無話可答，半晌方怒道：「你將他交給我，我有他拖累，還能替你工作？」

「這個問題不須老夫煩惱，相信你有辦法解決。」

老五氣得手指發顫，大聲叫道：「我要彭六妹，尤其我如今受了傷，更需要她的照顧。」

老頭想了一下，道：「老夫回去考慮一下，不過我勸你將目光放遠一點，不要爲眼前片刻歡愉，而誤了三個人一生幸福，這是老夫最後一次敎你！」他言畢便轉身走了。

梁小雄待他離開才哇地一聲哭出聲來，道：「爹，我要跟娘在一起。」

老五猛吸一口氣，道：「乖，將來咱們一定會永遠在一起的，你再忍耐幾天，來，咱們去燒飯，你帮爹燒火好不好？」

梁小雄揩一揩眼淚，抬頭道：「爹，那個人說得不錯，娘一聽見他要放一個人出來，便將我推給他了。」

老五一怔，刹那間，他似乎懂得了很多事，老頭不愧是頭老狐狸，他洞悉一切，包括每一種人的感情，所以他仍能好好地活着，世途艱險，人心奸詐，要想活得好是不是都要使自己變成老狐狸？

老五忽然痴了，他好像明白了很多事，又好像什麼都不懂。

老狐狸會否在自己替他殺死最後一個人後，放過自己？老五不知道，可是他已別無選擇，他一定會再替他殺一個人。

他不知道最後一個目標是誰，只希望倒在血泊中的不是自己。

最後一個目標

老五回家三天，他精神一直恍惚，心情也有如拉緊的弓弦，但是傷口已結痂了，再過幾天，痂一掉，一切便如以前了。他以前不是這樣的，甚至有時覺得自己恍如一尊石像，自從有了彭六妹，一切便作了極大的轉變。

他開始怕死了，他沒有後悔愛上彭六妹，因爲有了她，他才知道什麼是感情，什麼是生活，甚至才知道活着的意義。

原來一個人活着，不單止是爲了自己，也是爲了別人，假如世間沒有一個人對你產生這種作用，那麼這個人生死對他來說已無多大分別。

老五現在却不想死，甚至不想殺人，

因爲你殺人，人家也會殺你，他不能死，也捨不得丟下彭六妹，可是他偏偏還得去殺人。

這三天對老五來說可是一種折磨，使他失去了往日的神采，也使他痲木起來，所以當老頭來到他房門外，他才警覺。

老頭的聲音十分平靜：「不用緊張，是我！」

老五連忙跳下下床，攏一攏頭髮，又用力擦一下臉，讓自己看來沒那麼憔悴，可是老頭還是一眼看出來，老五不敢正視他，吶吶地道：「第二宗生意洽好了？」

老頭冷笑一聲：「你瞧你這副模樣，有生意也做不了！」

老五吸了一口氣，問道：「你今日來找我，到底所爲何事？」

「來看看你，」老頭忽然又嘆了一口氣，道：「老五，你要振作一下，這樣下去，十分危險。」

老五心底忽然升上一股衝動，大聲道：「你別貓哭老鼠假慈悲。」

老頭手掌一伸，攔他繼續說下去：「你別再說下去，老夫完全了解你的心情，我改天再來看你。」他慢慢轉身，老五雙脚一錯，攔在他身前，老頭冷冷地道：「你莫以爲老夫年紀大了，便殺不了你。」

老五怒道：「我正想跟你打一場。」

老頭搖了搖頭，道：「你不了解我，完全不了解，我跟你沒有太大的分別，假如說有的話，就是你比我幸福！」

老五怪笑起來：「我比你幸福？」

老頭認眞地道：「你比我幸福！」

他頓了一頓，又道：「當然，最低限度你可以退出江湖，而我却不能！你可以建立你的家庭，我却不能。」

老五冷笑道：「難道你也是受人的擺佈。」

老頭又搖搖頭。「你還年輕，很多事你都還未能明白，而且很多話，我都不能對你說。」他手掌倏地一翻一推，老五虞不及此，來不及招架，竟被他撥開兩步，老頭即自他身旁竄過。「過兩天我再來看你來。」

老五還待追下去，但當他目光觸及老頭的後背，心底突然升起一個感覺，老頭有一種說不出的寂寞，以前他從未發現，今日才驀地見到了，而且那種感覺非常明顯。

剎那間，他如遭電擊，身子一震，不由停住了脚，目送他離去，心中暗道：「我眞的不了解他？他到底是個怎樣子的人呢？」

當他接了第一筆殺人生意之後，知道老頭花在自己身上的心血，只是爲了替他賺錢之後，他對老頭巳再無好感，有時甚至討厭他，但奇怪這時候又覺得老頭十分可憐，就像他是位無助而孤獨的老人。

老五對他的確不了解，他確實還很年輕。

老五發了一陣怔，才突然記起小雄在外面玩，連忙跑出去，不見踪影，他心中暗罵一聲：「好狡猾的老狐狸！」他在村內村外找了一遍，始終不見小雄的影子，知道必是爲老頭帶走，也不再找，默默回家。

當他踏進家門，便聽見灶房內有响聲，心頭一跳，連忙跑過去，道：「小雄，你幾時跑到裏面來了？」

可是出現在他眼前的，却是彭六妹，六妹抿嘴一笑道：「瞧你，到現在連碗也還未洗！」

老五心頭的陰霾一掃而空，體內似通過一道暖流，傻乎乎地望着彭六妹，彭六妹雙頰一紅，輕聲道：「你看什麼？我臉上又不是長花！」

老五道：「比長花還好看！」他走前兩步，捧起她的臉，說道：「讓我再看清楚。」

彭六妹淚盈於睫，嗚咽地道：「五哥，你瘦了，他說你受了傷，好了沒有。」

老五點點頭，道：「你身子好麼，瞧，咱們的孩子把你的肚子也撑出來了！」他伸手在她腹上輕撫。

彭六妹伸手輕輕將他撥開，含羞地道：「你快做爹了，還不正經的！」

「咱孩子幾時才出來？」

「那有這樣快的？」彭六妹轉身去洗碗，道：「趁現在還未收市，還不快去買點吃的回來？」

「是！」老五喜孜孜地走出去，走了兩步又回頭道：「小雄是不是讓他帶回去了！」

彭六妹頭也不抬地道：「他叫我來陪你兩天，我本待不答允，他說我如果不來，怕你會……會瘋了……」

× × ×

彭六妹果然好像是一帖靈藥，老五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日子雖然過得甜蜜，但大家心頭都有一個疙瘩，盡管不提，可是兩天的日子實在太短，老五再也忍不住地道：「六妹，你要保重……」

彭六妹道：「你不必担心我母子，你給我的七百兩銀子巳足够咱們母子三人吃上二十年了，你自己要小心，千萬不要以我爲念……」

老五心如刀割，嗚咽地道：「六妹，我實在離不開你。」

彭六妹玉手掩住他的嘴巴，道：「你這樣教我如何放心？老頭對我說，假如你精神不集中，便殺……不了人，你要記住了，這是你最後一次殺人，以後咱們搬到遠處去，再也不幹這種營生！」

老五點點頭，道：「是的，以後我連劍也不沾手，該積點陰德！」

「老頭對我們很好，眞的！他好像沒有一個親人，很疼小雄……五哥，我問你，我回去，小雄回來你如何處置？」彭六妹見他答不上來，續道：「依我看不如還是讓他跟着我吧！現在咱們根本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怪造物弄人！」

「造物弄人……」老五神魂不附地道：「也許這算是上天對我的懲誡吧！」

「我走了！」彭六妹在他額上吻了一下，老五伸手握住她的柔荑，他心中毫無

一絲慾念，只想多望望她。彭六妹輕輕掙開他的手，道：「你再這樣教我如何能放心？」

老五猛吸一口氣，强忍悲愁，道：「我送你出大門！」到門口他又道：「六妹，假如我……回不來，你將這屋子賣掉吧，你帶着孩子搬到別處去！」

彭六妹白了他一眼，道：「不許你胡說，這裏便是咱家的基業，子孫數代都要住在這裏！」

× × ×

子孫數代都要住在這裏，多美好的將來，但老五却覺得這只是一幅美麗的圖畫。圖畫雖然美麗，却大多數不是眞實的！

× × ×

老頭又來了。他看了老五幾眼，道：「你氣色好多了，可惜眉宇間的殺氣巳不見，代之而起的是憂愁！」

「我要殺氣來何用？」

「對咱們來說，凌厲的殺氣，便是最犀利的武器！」

「這後一個要我殺誰？」

「待我帶你到一個地方，過了幾天再告訴你！」

別無選擇這四個字，迫使老五隨老頭來到一個幽靜的山谷。「老夫在這裏陪你一段日子……」

老五不等他將話說畢巳跳了起來。「一段日子？到底要多久？」

「老夫志在培養你的殺機，你幾時恢復了殺機，幾時便將任務交給你，否則只會害死你！你不希望由老夫來照顧你妻兒吧？」

老五身子猛地一震，目注老頭，老頭又嘆了一口氣，道：「小伙子，你比老夫幸福多了，你還有老夫替你着想，但誰來關心我？」

老五再一次覺得老頭的孤獨和可憐，遂問道：「不再殺人，便沒有活路？」

老頭聲音又變得堅定了。「不錯，一切都不能改變，他們人多勢衆，只要他們要對付你，天下雖大根本無你容身之所，而你就像一條喪家犬！不要再跟老夫討論這些，因爲老夫所知道的，所設想的都比你全面！由現在起，老頭會不擇手段，用各種各樣的辦法來偷襲你，以激你的殺氣，你要小心，這絕非開玩笑！假如你不幸死在這裏，總比死在人家劍下好！還有一點，這山谷只有一條山溪，沒有糧食，一切都須由你自己解決！」老頭說罷，便縱身向石後躍去，身子閃了兩閃便巳消逝。

老五尚未集中精神，巳聞一陣「沙沙」聲傳來 他心頭奇怪，連忙游目一望，目光一及，被嚇了一大跳，原來山谷草地上，不知何時出現了無數的蛇兒！

那些蛇既有大也有小，既有劇毒的，也有無毒的，老五不敢怠慢，立即抽出長劍，準備斷殺。

老頭這個方法，果然奏效，只有在危險之中，方能移轉一個人的思想，也方可迫出其求生之志以及凌厲的殺氣！

× × ×

老頭在五日之內，使用了十多種方法，考驗老五，使他無時無刻都在全神戒備之中，老五眉宇間的憂色巳不見，代之而起的是殺氣！

老頭在他肩上輕輕一拍，道：「老五，你果然沒有白費老夫的心血，如今我才放心告訴你最後一個要殺的人，他便是邵興武！」

「邵興武？」老五一怔，脫口問道：「這個僱主與上一宗的同爲一個人？」

老頭雙眼一凝，問道：「你怎把規矩忘記了？」一頓又問道：「爲何你有此想法？」

老五吸了一口氣，道：「也許這只是一種預感！有沒有限期？」

「有，九月廿日之前！」

老五又叫了起來：「九月廿日至今只十八日！不太匆急麼？」

「事主是在十多天前下訂的，可惜你那幾天精神不集中！」老頭語氣十分凌厲。「記着，你一定要在這個日子之前完成任務！」

「遲一天都不行？」

「不行！九月廿一日之後，邵興武家內便會有許多人，而你屆時根本沒有機會混進去！」

老五再問：「邵興武做大壽，還是辦喜事？」

老頭沉吟了一下方道：「都不是，十月初一江北武林在泰山推選武林盟主，他約了許多人到他家，然後一齊去泰山！」

「原來有人不讓他當盟主，不錯，郭連城死後他是有點希望的！」

「這個你就不必深究了！你聽着，邵興武家在開封城外！此人沒有兒子，但徒子徒孫頗多，至於他的武功，相信你甚清楚！老夫亦曾見識過，他掌上的功夫十分到家，但下盤似有破綻！」老頭稍綏又道：「其實你根本無須知道這些……」

老五忙問：「爲什麼？」

「因爲邵家的人多，而老夫又估計這些日子內他不會離開家內，所以你只能潛進去，而且只有一個機會！一擊不中，死的一定是你！老五，祝你好運！」

× × ×

由河北去河南開封，路途不短，這次老頭又沒有送馬給老五，因爲老五不敢躭擱，出了山谷，便跑進鎭裏，購買一切應備的物件。

九月初七，老五巳到開封，趁城門未關，急忙進城。他在城內休息了一天，次日方再出城，因爲邵興武家在開封城南的朱仙鎭上！

朱仙鎭距開封只有十數里路，老五不敢再使用傳通書的身份，扮成一位商旅，優哉悠哉地上朱仙鎭。

老五找到一家最大的客棧，包了一座獨立小院，他什麼都要最好的，以顯其身份。

吃過午飯，老五便在鎭上閑蕩，其實是在找尋邵家。邵家在朱仙鎭不是富豪，但邵老爺子的名頭响亮，連帶其徒子徒孫

亦吃香，提起邵老爺子四個字，朱仙鎮附近的人豈有不認識的！

邵家就在鎮中心，一座莊院，並不巍峨，但佔地頗大，而且出入的人亦多！門簷下掛着一塊牌匾，上書以武興家四個字，老五故意走近門口，裏面忽然躍出兩條大漢來。「閣下是誰，請先報上名來！」

老五抱拳道：「在下朱逢柳，行商路過寶鎮，因見牌匾上的字鐵筆銀鈎，是故走近欣賞一下，兩位大哥是莊上的人？」

「廢話！」其中一個道：「咱們還以為你是來探訪咱師父的！」

「師父？咦，莫非就是邵興武邵老英雄？」

「你認識家師？」

老五道：「在下怎有此榮幸認識令師？只是來到這附近，聞得路人都在提邵老英雄的大名……嗯，不知在下可否冒昧進莊拜訪令師否？」

一個漢子道：「對不起，家師在練功，這段時期不見客，而且每日都有慕名求見之人，家師若每個都接見，豈還有工夫辦其他事？你請吧！」

老五道：「打擾了！」他信步走去，兜了半個圈子，折到莊後，向四周看了一下，便回客棧了，晚上他偷偷溜到邵家莊後，躍上對面一棟大屋之頂，向邵家窺伺。只見莊內燈火通明，假山，朱柱之後隱約見到人影，看來邵家戒備頗嚴哩！

老五觀察了一陣，苦無良策混進去，又不敢貿貿然從事，只好返回客棧。次日起，老五每天都到邵家附近的酒樓吃飯，注視出入的人，但始終不見邵興武之面，日子一天天過去，老五不由焦急起來，因為根據老頭之說法，過了九月廿日，他根本沒有得手的可能性！眼看限期即將屆滿，仍無良策，老五不由坐立難安，須知他眼看歸隱有望，最後一次絕不能功虧一簣，何況還有彭六妹在等他！

造弄人物

邵興武看來可能在坐關，因此他雖然有小孟嘗之稱，但連日來幾個上門求助的人，都被其徒弟拒於門外。老五不由心中暗叫：「莫非天眞要亡我？」

九月十九日下午，老五忽然見到一個熟悉的人，身材高瘦的尙雲道長，尙雲道長在邵家附近走了一匝，然後上前求見。

尙雲的名氣雖然不如邵興武，但此人武功頗有獨到之處，而且如閑雲野鶴，少與人爭執，也因此黑白兩道的高手對他都頗有好感，邵興武更與他有深厚的交情，也因此邵興武的徒弟，並沒有阻攔他，相反將他迎進去。

老五心頭一沉，覺得困難又增加了，可是他絕對不能放棄，即使是銅牆鐵壁，他亦要試一試，所以他仍匿在邵家對面飯館，暗中監視。假如再無機會，他決定入黑之後，不顧一切，潛進莊內。

太陽開始西沉，老五忍不住呼小二過來：「小二，替我再加一壺酒，一碟豆腐干，一碟牛肉！」

小二見他坐了一個下午只吃了一點東西，臉色已不大好看，聽他點了菜，沒好氣地道：「客官稍候，一回便送上來！」

老五道：「且慢！」他自懷內摸出一塊碎紙來，拋了給他。「這個給你！再替我加一碟餃子！」

那小二登時換了一副面孔，哈腰道：「爺，小的進去替你拿！」

那小二剛去後，老五一抬頭，忽見邵興武和尙雲慢慢自莊內走出來，兩人言談甚歡。老五精神一振，拋下一塊銀子，溜出飯館，尾隨邵興武和尙雲之後。

耳內隱約聽到尙雲道：「邵施主，今晚一定要讓貧道作東！」

邵興武笑道：「老朽世代長於朱仙鎭，豈有你作東之理？」

尙雲道：「貧道每次來都由你作東，今日施主就不用與我爭，而且貧道聞說有人提議施主當副盟主，這頓就當作貧道預祝你成功，且今晚貧道要請你吃素食！」

邵興武笑道：「東道由你作老朽沒意見，但說到副盟主之事，千萬莫提，免得讓人聽了要笑掉大牙！」

尙雲呵呵笑道：「副盟主由施主担任，正是名至實歸。」

「老朽亦聞有人提議道長當副盟主，老朽舉手贊成！」

「貧道做慣閑雲野鶴，對此絕無興趣，老實說，貧道今晚請你出來吃飯，便是想跟施主商量一下！」

邵興武微怔，問道：「哦，未知道長何事要與老朽商量？」

「呶，素香齋到了，咱們進去邊吃邊談吧！」

老五來至素香齋素食舘外面，目送他們進去，他身子一轉，向旁走開，他知道他們這一頓飯，起碼會超過半個時辰，因此不急！急則亂，這是個黃金機會，他絕對不能失之交臂，所以得先冷靜一下，再好好計劃。老五兜了半圈，來至素香齋後面，這素食舘不大，只有一層樓，老五見巷內沒人，輕輕一躍，跳上圍牆，牆內是座小院，有個小厮正在洗碗，看來素食舘生意不大好，盆內的碗碟甚少，小厮很快便捧着碟子進入灶房。

老五輕輕躍下去，施施然走過去，後堂不大，他走出前堂瞄了一下，見邵興武和尙雲坐在正中一張小桌旁，邵興武背向着自己，尙雲對着後堂，當老五由後堂出來時，他恰好抬起頭來，與老五打了個照面，老五連忙低頭，又轉身入後堂。

恰好一個小二捧菜由灶房出來，老五對他一笑，小二自作聰明地道：「客官，茅廁在小院左首牆角處。」

「謝謝！」老五向小院走過去，這時候他已想到一個妥當的殺人辦法。

尙雲既然要慶祝邵興武被提名副盟主，所點之菜必多，如此他便有機會接近邵興武，他在小院耐心等候，終於見那小二又到後堂，便伸手向他招呼，那小二奇怪，走過來問道：「爺，您有，麼吩咐？」

老五先塞了一塊銀子與他，道：「俺想跟邵老爺子搭訕一下，待會兒你上菜時，由俺代勞。」

小二抓抓頭皮，道：「邵老爺子沒有架子，你想結識他，還不容易，等下俺替你介紹一下就是！」

老五道：「也好，到上他的菜時，您來招呼一聲，這個您收下！」

小二見那塊銀子足足有一両重，心花怒放地說道：「爺放心，此事便包在我身上，您請稍候，俺進灶房看看，菜燒好了沒有。」

「謝謝！」

就在此刻，尙雲道長忽然走進內堂，老五連忙低下頭，裝作剛小解完畢，在整理衣褲，偷眼一瞧，見尙雲走進茅廁，這才放下心來。

小二興冲冲地捧着一碟素菜出來，道：「爺，您的機會來了！」

尙雲到茅廁，老五無須分神提防他，他不由暗叫一聲：「眞是天助我也。」當下道：「小二哥，你過來瞧瞧，這是什麼東西。」

小二走後兩步，循老五手指望向牆角，老五一指戳在他的暈穴上，同時另一手接住了那碟素菜，他將小二塞在洗碗盤後，便捧着菜出去。

一到前堂便見到邵興武獨自一人正在自斟自飲，老五一顆心怦怦而跳，左手捧碟，右手垂在劍柄旁，隨時準備施殺手！

眼看已逐漸接近，邵興武仍毫無所覺，老五五指立即緊緊抓住劍柄，就在此刻，掌櫃忽然抬頭，目光一及，問道：「你是誰，因何由你捧菜？」

老五知道要糟，立即將劍抽了出來，恰在此時邵興武轉過頭來，老五左掌一翻一推，那碟菜便向邵興武拋去，同時伏劍標前刺去。

邵興武聽得掌櫃的聲音，轉頭只是下意識行動，根本沒料到有人會在此處襲擊自己，待得那碟菜迎面奔來，才吃了一驚，左掌在桌面上一按，拔身而起。

邵興武外號「鷹爪草上飛」，已說明其在掌上和脚上功夫之所長，可是老五隱忍幾天，無日不在計算他，豈容他逃脫？

那碟素菜一離手，他標前刺劍，邵興武肩頭一聳，便已料到他欲跳起閃避，是以雙脚及時一頓，斜飛而起，長劍往跳上半空的邵興武後背刺去。

邵興武行走江湖三十年，歷過不少風浪，自然知道對方既然存心偷襲，自然不會輕易罷休，故此，身子倉猝躍起之後，右袖便向橫樑拍去。

「啪！」袖管擊在橫樑上，他藉那一縱即逝的空隙，吸氣曲腰倒翻，反向老五那方飛去。

這一着看似危險，實則正合兵家之道，反其意而行之，往往能收意外之效，果然老五料不到他有此一着，長劍再度刺空，已無餘力使出第三劍。

好一個老五，殺氣已被老頭迫出來，反應比平常快捷許多，只見他左脚尖在右脚面上用力一點，隨即猛吸一口眞氣，淩空一個轉身，左手已將腰上的那柄匕首拔出，向邵興武拋射出去！

匕首一離手，老五又立即改使「千斤墜」，急降落地上。

與此同時，邵興武亦開始落地，他連遇兩次危難，都能化險為夷，正在暗暗高興，自己閉關兩個月沒有白費。猛聽背後金鐵破風之聲，又吃了一驚，忙不迭將上身向前一伏。

他反應不可謂不快，但仍然慢了半步，只覺肩頭一陣劇痛，知道受傷，不敢怠慢，順勢向內堂奔去，老五自然不會讓煮熟的鴨子飛上天了，仗劍窮追。

這些事寫來雖然繁復，實際其間不過是電光石火之一刹那，直至邵興武奔向大堂，大堂的食客才如夢驚醒，驚呼聲响成一片，幾個靠近門口，已撒腿溜出去，免遭池魚之災。

邵興武輕功雖好，但在走廊裏却施展不開，老五幾個箭步已經追近，他長劍三尺六寸，又戳向邵興武後腰！

「嗤」的一聲响，邵興武後腰又中了一劍，他勉力躍出小院，老五担心尙雲會自茅厠裏搶出來　誰料竟然不見踪跡。

邵興武驚怒攻心，喝道：「你到底是誰？因何要殺老夫？」

老五一言不發，縱身一躍，長劍盡力將其圍住，邵興武鬚髮俱張，轉身應戰。

老五所學之劍法，毫無花巧，一切以殺人為目的，狠辣急勁兼而有之，邵興武接戰，老五反而放了心，因為此處距邵家不遠，萬一讓他逃出去，便有功敗垂成之虞！可是邵興武亦非省油燈，他的鷹爪十分辛辣，火候緩急控制得恰到好處，老五一時之間，亦難得手。

老五只有一個機會，錯過今日，便永無殺他的機會，所以他攻得又狠又急，簡直不要命，就像與邵興武有十寃九仇般，另一方面他亦害怕有人去邵家報訊，若邵興武徒子徒孫趕到之後，莫說要殺邵興武，自己生命亦難保！

邵興武見他似瘋虎，心裏又驚又是奇怪，忍不住再問道：「老夫與你有仇？」

老五趁他說話分神，又在他脅下添了一劍，可是這一次邵興武反應極快，同樣在他脅下施了一爪，老五連衣帶肉被扯下了一片，痛得他悶哼一聲。

邵興武趁他手脚稍慢，立即倒飛，淩空一個轉身，向牆頭落去。

老五喝道：「那裏跑！」抱劍飛起，向邵興武後背刺去！

這一劍幾乎用盡了他全身氣力，劍尖激得空氣嘶嘶作响，這架勢，似乎連鋼板也抵受不住他這一刺！

邵興武脚尖剛落在牆頭，來不及使力，老五劍已至，千鈞一髮之際，什麼身份姿勢全然不顧，只見他雙脚一曲，像小孩子一般自牆頭摔下去，劍氣到處，他後腦的髮梢隨風飄起，在半空飛舞。

邵興武這一着十分狼狽，身子落地之前來不及飄身，直挺挺摔下去，幸好雙臂

來得及抵地，卸去了部分力，方不至於摔壞骨頭。

但老五又抱劍淩空飛落，直刺其後背。劍尖離後背不過半尺，猛見邵興武身子一歪，半轉着身，左臂一橫，血光劍芒絞在一起，他一條胳臂已跌落塵埃！

說時遲，那時快，邵興武的右臂亦在血光中暴探，抓的竟是老五的胸膛。

這一招老五本來可以閃得開，但濺起的血水影响，待他發覺，猛然後退，亦已稍慢。

「嗤！」老五胸前的一塊皮肉，連前襟全被扯了下來，血水如瀑布般湧出。

老五痛得呲牙怪叫，長劍一掄，向邵興武頭下劈去！

猛見邵興武雙眼直勾勾地望着自己的小腹，全不知危險！顫聲道：「你，你是文兒，你是文兒！」最後一句已像狼嗥，但神情却極之興奮。

老五猛覺一怔，他知道邵興武因何如此，因爲連他自己亦甚奇怪，他自小即問老頭，爲什麼自己小腹上有三個小疤，每個疤大小相同，排列整齊，成一直綫，分別在任脈的「下院」、「水分」和「陰交」三個穴道上！

老頭只含糊地謂，這是小孩時候治病留下的，刹那之間，老五猛然住劍，問道：「文兒是誰？」

「你是文兒，你就是文兒！」邵興武抬起頭來興奮道：「你是不是邵揚文？」

老五搖搖頭，長劍慢慢再舉起，邵興武身上幾處傷口，仍不停地淌着血，他毫無所覺，顫聲續道：「你右手手腕上，是不是有三個品字形的痣？」

老五猛地一怔，心頭怦怦亂跳，邵興武幾番發現他手腕上的秘密，令人詫異，他略一猶疑，忍痛伸手撕下右袖，露出腕上那三個痣！

刹那間，邵興武臉白如雪，身子如篩米般，不停地抖着。「你，你，你是岑原？你，你父親是誰？」

老五不答反問：「邵揚文與你有何關係？」

「他是我唯一的兒子，周歲時，突然被人抱走，十多年來，老夫無日不是打探其下落……」邵興武喘了一口氣，又道：「你父親到底是誰？」

老五痛苦地道：「我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自小由一位神秘老人撫養成人！」

「你是一個職業殺手？」

「不錯，江湖上談虎色變的『鷹殺手』便是我。」

邵興武身子抖得更加厲害，嘴巴嗡動，却發不出半點聲音來。老五吸了一口氣，道：「你死在我手中也不冤！」

「你不是邵揚文……」邵興武突然嘶叫起來：「你不是我兒子，絕對不是！」

這一叫恍如晴天霹靂，在老五頭頂上炸响，他最後一劍再也刺不出去！

萬一自己的確是邵揚文，豈不成了弑父之不孝子？霎時間，他握劍的手，亦猛烈顫抖起來。

邵興武全身的氣力，似一下子被人抽乾，淌在血泊中，仍不停地叨念着：「你不是揚文……你不是我的兒子……絕不會是……我邵興武平生做了不少好事，上天……上天不會這樣對付我……」

老五也道：「不是，當然不是！我一離開娘胎，父母便已死了！」

「唉！」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嘆息聲：「天下間，最一厢情願者，莫過於此！」

「誰！」老五急忙收攝心神，標前一步將劍抵在邵興武胸上，然後轉頭望去，只見小巷裏站着一個人，正是尚雲道長。

邵興武見到尚雲，又叫了起來：「道長，你剛才說什麼？」

「貧道說什麼，相信你們兩人都聽得清清楚楚，哈哈，一厢情願，何必要貧道再說一次？」尚雲道：「你還不下手？貧道已替你引開邵老兒的徒弟了！」

「貧道……」老五腦海裏靈光一閃，想起在小村土房外偷聽老頭和僱主交易的情景來，忽然明白了。「原來僱我殺邵興武的是你！」

尚雲臉色一變，似乎料不到老五會知道，當下冷冷地道：「你還不快下手，只要人家付錢，你管是誰僱你！對於一個殺手來說，心中除了錢之外別無其他。」

邵興武老淚縱橫，悲聲道：「你，岑原，你且慢……待我問他一句話，否則我死不瞑目！」

尚雲哈哈笑道：「你是不是要問我，一厢情願的意思。好吧，爲了讓你瞑目，貧道何不成全你？只怕你聽了之後，會含恨九泉！他就是你的兒子邵揚文！」

話音一落，邵興武和老五已同時怪叫道：「你胡說！」

「胡說？」尚雲指一指老五，道：「他是貧道抱走的，難道我還不知道？那天在京師之內，他暈倒在地，若不是貧道悄悄將他抱到百香酒莊後面，你們會找不到他？老五，你是聰明人，當然知道當時你暈倒，即使能避得過郭連城，稽秀山之耳目，避得過官兵的搜索麼？」

老五身體亦劇烈顫抖着，刹那間，腦海是一片空白，耳畔只聞邵興武喘氣問道：「尚雲妖道，老夫一向視你爲友，自信對你不錯，你爲何要用這種最殘酷的手段對付我！」

尚雲哼道：「你對我不錯？你知我爲何會出家爲道否？便是你將香雲搶去。」

「胡說，我娶香雲是經三書六禮，而且事前相過親，彼此同意，怎可說是搶？」邵興武道：「難怪你道號叫尚雲！」

「不管如何，我認識香雲在先，却被你捷足先登，貧道這口氣忍不下，不但恨你，更恨香雲那賤人！」

邵興武道：「香雲是賢慧女人，不許你罵她賤人！」說到此他因體力衰退，說得又急，而嗆咳起來。

「賢慧？貧道與她青梅竹馬，她曾經答應嫁給我的，却在我去投師學藝時，移情別戀！我才去了六年，她便嫁給你了，還算得上賢慧？嘿嘿，幸好上蒼有眼，教

她難產至死，哈哈，上蒼有眼！

邵興武罵道：「你這狼心狗肺妖道，老夫做鬼也不放過你！她嫁給老夫時才十七歲，六年前不過十一歲，怎能認眞？」

尚雲道：「貧道本來也不想叫你兒子來殺你，奈何貧道又不相信別人，而且這也有趣得很！老實說，如果無人提議你當副盟主，貧道也不會再找你麻煩！」

邵興武咬牙罵道：「狗道，原來你包藏禍心，口蜜腹劍，是個兩面三刀豬狗不如的東西！」

尚雲冷笑道：「你如今才知道已經太遲了！料你在黃泉路上亦不寂寞，郭連城已久候了，不多久，稽秀山也會去陪你？，你好福氣呀！」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老五腦子裏突然翻上蘭花刺殺王振的情景來，她爲了報父仇，吃盡苦頭，不將自己的安危放在心上，而自己則恰恰相反，千方百計要殺自己的父親，成爲豬狗不如的東西！

老五心頭如遭七首刺戮般疼痛，只恨不得橫劍自刎。尚雲目光一掠，道：「老五，你不要彭六妹了麼？邵興武雖然生你，却未曾盡過養和教之責，何須猶疑？」

邵興武又起了一陣顫慄，老五低頭望着他，內心十分矛盾，不殺邵興武，他遲早亦死，而六妹則可能永世再見不到，殺嘛，既知他是自己親生父親，這最後一劍如何下得手？尚雲踏前兩步，沉聲道：「你不動手，貧道動手，六妹便死定了！」

老五怪叫一聲：「你苦苦相逼，我，我好恨啊！」

邵興武突然翻起右臂，咬一咬牙，運勁於指，插進自己的心窩：「文兒……爲父成全你……」言畢經已氣絕！

老五悲嚎一聲。「尚雲妖道，我父子做鬼也不放過你！」他手腕一翻，倏地將劍刺進自己胸膛，隨即倒在邵興武身旁。

尚雲慢慢走前，冷冷地道：「你倆父子能死在一塊兒，也算是福氣！只可惜貧道不能親眼看你將最後一劍刺進邵興武老匹夫的心房！嘿嘿，你死了老婆，死了兒子，還有一個媳婦……」哈哈笑聲中，慢慢轉身過去。

天下竟有如此奸險的人，而且還披着俠義之外衣，難怪老頭不敢興歸隱之念！

老五自戕只爲六妹，臨嚥氣之前，耳際再聽尚雲妖道那句話，不知如何，心底突然升起一股力量，他那條垂下的左臂突然抬起！只聞一陣「嗤嗤」聲响，袖管裏飛出五枝弩箭來！

尚雲萬料不到老五還有此一着，由於距離近，又背着老五，待他聞得風聲，已來不及閃避，五枝弩箭全部射進他後背。

老五手臂重新垂下，尚雲如豹子般竄起，騰空一個轉身，驚呼道：「箭簇上有毒？」雙腳落地時，竟然站不穩，撲倒在水溝旁。

夜幕逐漸低垂，小巷之內亦一片昏黑，黑暗可以掩蓋大地萬物，却消弭不了血腥味！還有多少醜惡的事，要假借黑暗而進行？

（全文完）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局號：　　收據號碼：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主管：　　經辦員：

收款帳號：0013165-3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0013165-3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

手續費　次　元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二、本戶存款人此聯必須塡寫但請勿撕開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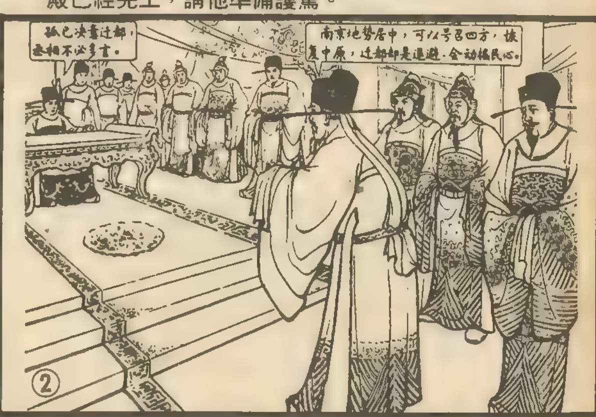
徐玉珊・編繪

楊再興(一)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為流傳，深為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為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1　岳飛、韓世忠擊潰了金兵七十萬，黃河南岸漸復安定，高宗趙構却懼怕金兵再來，要將國都遷往臨安。臨安節度使苗傅、總兵劉正彥奏來本章，說臨安宮殿已經完工，請他準備護駕。



2　丞相李綱出班力諫，趙構不聽。李綱見皇帝不納忠言，只圖目前安樂，氣憤之下請求辭官回鄉。趙構巴不得他快走，當下准奏。



3　這時岳飛早已回朝，聽說遷都，也上殿勸阻，陳說利害趙構依然不聽。岳飛因母親病重，離家日久，就請求回家探望。趙構也准了。



4　跟隨岳飛的衆將，也都請假回鄉省親掃墓。趙構一概照准，衆將紛紛離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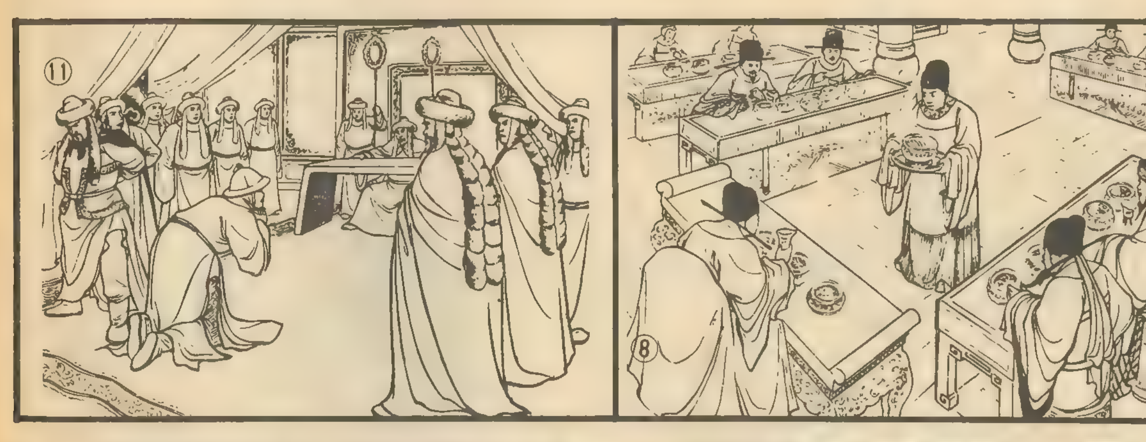
5　趙構聽信了奸臣的話，又怕韓世忠也來攔阻，就乘他還未來到，傳旨封他為成安郡王，留守潤州，不必來京。



6　一切佈置停當，這一天，趙構率領宮眷、百官，向臨安遷都，沿途車馬不絕。



7　臨安宮殿建造得十分壯麗，趙構見了滿心歡喜。



8　趙構因苗傅、劉正彥建造宮殿有功，封他們做左、右都督。改年號為紹興，大宴羣臣。

11　軍師哈迷蚩下跪，替兀朮求情，說從前多次交鋒，兀朮也曾打過勝仗，這次兵敗，實因岳飛足智多謀，並非兀朮怯懦，請求開恩赦免。



9　再說金兀朮率領殘兵回到金國黃龍府，見了他父親完顏阿骨打，下跪請罪。

12　阿骨打這才赦了兀朮，並責令兀朮從新練兵買馬，徐圖重進中原，再奪宋朝江山。兀朮謝恩回府。



10　阿骨打因兀朮兵敗，七十萬人馬損失一光，極其惱怒。



13　兀朮回國以後，念念不忘中原，仍要奪取，只是想到岳飛神威，不敢輕舉妄動。這天哈迷蚩來了，兀朮談起作戰失利的事，就問爲何從前屢戰屢勝，後來每戰必敗。



14　哈迷蚩說，從前得力是因有張邦昌等作爲內應；如果還用此計，臣倒物色了一個人，此人名秦檜，前科狀元，跟隨趙佶父子到此，可找他來略給些恩惠，叫他回國相機效力。



15　那秦檜夫婦自從被擄到了金國，同來的大臣，死的死、殺的殺，只有他再三哀求，阿骨打才將他夫婦趕到賀蘭山邊草營內，服侍看馬的小番。



16　後來這小番死了，他夫婦就流落在山下，住在一頂破牛皮帳房內，只靠王氏給另一些小番們縫洗衣服渡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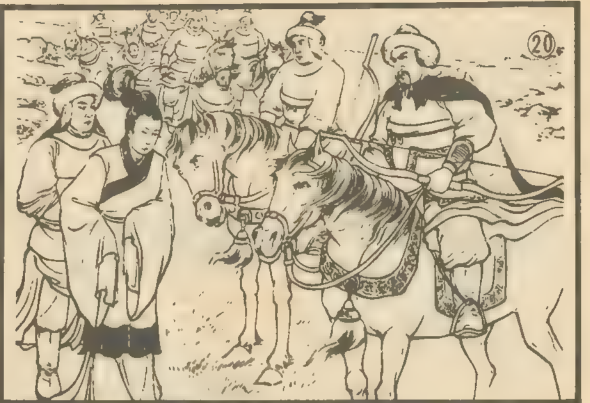
17　小番們見王氏貌美，有的和她勾搭上了，還送些牛羊肉給他們吃。秦檜明知這些事，却假裝沒看見。



18　這天，兀朮帶領着小番們，往賀蘭山邊打獵。



19　遠遠看見一個南方裝束的婦人，慌慌張張躲進樹林裏去。



20　兀朮覺得奇怪，就派人去樹林裏搜查。不一會，小番把那婦人捉了來。



21　兀朮命帶往府中審問。小番將她橫担在馬上，隨同回府。



22　兀朮進了內堂，叫那婦人來問話。婦人跪下說，她是王氏，隨丈夫秦檜流落在此。兀朮聽說秦檜有了下落，極爲歡喜。當時派人去請秦檜。



23　小番領命，來到賀蘭山下，見秦檜正在破牛皮帳房外面，蹲在地下，拾柴做飯。



24　小番過去喊了聲秦老爺，說是狼主有請。秦檜心裏疑惑，不敢多問，只得上馬隨小番到王府。



25　見了兀朮，秦檜立即磕頭。



26　兀朮讓秦檜坐下，說了些"仰慕大才"的話，就請他當個參謀。秦檜見王氏由後堂出來，兩人都覺羞愧，兀朮却哈哈大笑。



27　兀朮給秦檜夫婦換了新衣，還收拾出一間書房給他們住。秦檜夫婦每天受着優待，十分感激，把宋朝早已忘得乾乾淨淨，只圖自己的利祿，從此甘心事敵。



28　有一天，兀朮問："你們可想回家？"秦檜夫婦都說，在這裏很受用，不打算回去了。



29　兀朮故意說些人情道理引動他們，並說如想回去，一定想法幫助，還可到五國城向徽宗、欽宗討親筆詔書，以備回去後應用。秦檜聽出兀朮語意，滿口答應。



30　第二天，秦檜到了五國城，見了徽宗、欽宗，參拜以後，說明要回國去，請寫個詔書，做爲憑証。



31　二帝答應了，就由欽宗寫了個詔書，叫秦檜回國以後，務必設法接他們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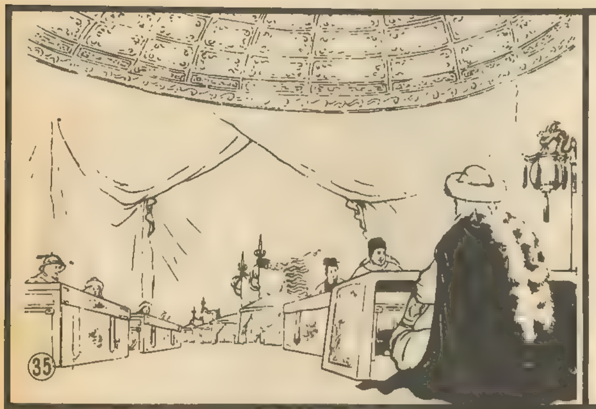
32　秦檜拿了詔書，回到兀朮王府。兀朮大排筵宴，給他夫婦餞行。



33　第二天，兀朮帶了文武官員，送秦檜夫婦回國。



34　一路上營寨不斷，都是爲了護送秦檜夫婦的。他二人更加感激。



35　這天離潞州不遠，兀朮在帳中給他們擺酒送別。兀朮說："回到中原，休忘了我。"秦檜道："若能執掌大權，一定將江山送與狼主。"



36　兀朮說："你起個誓，我才相信。"秦檜立即跪下說："我若忘了狼主的恩德，不把江山送給狼主，將來得背疽而死！"兀朮連忙將他扶起。



37 兀朮說："以後若有緊急的事情，可叫人來通知一聲，我一定設法照應。"秦檜夫婦才拜別上馬，往潞州去了。



38秦檜夫婦到了關口，向守關軍士說明來意。



39 守關軍士報與總兵。總兵親自問了來歷，然後放他們進關。



40 守關總兵因爲秦檜帶有二帝的詔書，就差了軍士送他們去臨安。



41 到了臨安，秦檜捧了二帝的詔書，在皇宮午門候旨。



42 趙構聽說有二帝的詔書，便宣秦檜上殿。趙構接了詔書，說秦檜保護二帝有功，封他做禮部尚書，王氏封二品夫人。



43 趙構原是一個貪圖享樂的皇帝，遷都以後只求暫時安定，不想收復失地。現在秦檜回朝，更是百般慫恿皇帝奢侈淫佚，趙構每天只是玩樂飲宴，不理朝政。



44 皇帝既然這樣，一些沒有心肝的文武大臣也樂得自己享受，老百姓們就苦到無衣無食的地步了。



45 朝廷這樣黑暗，一些有志之士紛紛聚衆起義，要求抵抗金兵，收復失地。老令公楊繼業的後人楊再興，聚集了幾千人，佔據了山東九龍山，聲勢最爲浩大。

46 官兵幾次征討九龍山，都被楊再興打敗。

47 兵部上了幾道本章，說楊再興勢大，無人敢擋。趙構驚慌失措，問衆官有何計策。太師趙鼎說，只有起用岳飛，才有辦法。



48 趙構怕岳飛不肯奉詔來京，回宮後悶悶不樂

（待續）

美蘇軍備競賽爭霸戰／羅唐納·文

黑幽靈戰機



列根總統傾全力發展的秘密武器．最成功的一種．就是「黑幽靈戰機」．因為它可以逃避雷達搜索．在空中飛行．能夠隱形，他以為必操勝券的戰機．能夠在太空或地球上空出擊　竟然遭遇到堅強的對手．同歸於盡　結果創造「黑幽靈戰機第二號」．再度出戰！

連續三次墜機發生慘劇

那是秋天的深夜　美國保密局長胡谷，進入總統府　謁見列根總統　同在密室交談。

列根總統緩緩的說：「胡谷　你眞好！當我感到心煩意亂的時候　你總是站在我的身邊　現時我有些困難　覺得無力應付　我不高興在別人的面前提及它　因為對方未必能夠替我分憂　消息散播到外邊去　影响我的聲譽　只有你是例外．我經常覺得你的頭腦極端靈活　與別不同，不單是守口如瓶，還有可能替我想辦法解開這一個結　故此我吩咐馬副官打電話給你，希望你抽出一些時間離開紐約．到華盛頓來，你已經來了，我不必講甚麼應酬的話了．索性單刀直入的談談黑幽靈吧。」

胡谷說：「總統　黑幽靈就是從F十五發展為F十九的最新型戰機　效能極佳，你為甚麼忽然對它担心呢？」

列根總統的眉毛往上一揚說：「很好，你也注意到這種新型戰機　我們可以談得更加徹底了．F十九戰機會得稱做黑幽靈　因為它眞的有如一個勾魂使者　它在高空出現時　看見它的人都會遭殃　它能夠深入敵人的後方陣地　任意投擲巨型炸彈　地面的高射炮沒法奈何它　至於敵方戰機　不堪一擊　因為他們沒有發現黑幽靈之前　已經被黑幽靈發射的激光槍擊落！一句話說　黑幽靈的特色非常多　從地面仰射的雷達網沒法偵查得到它的準確位置　甚至不知道它已飛到他們的頭上。」

「好極了！為甚麼黑幽靈有這種本領呢？」

「因為它全身塗上了一層膠質　那些膠質可以吸收雷達發射的音波！至於敵人的戰機飛入它的激光槍射程範圍之內，毫不知情．因為黑幽靈利用光綫互相遮掩的原理．在雲層之內隱形．既然敵機看不見它，它卻很快就偵悉敵機的位置，立刻進攻．當然是穩操勝券。」

列根總統說到這裏　順口問一句：「胡谷：你有沒有看見過黑幽靈呢？」

「看見過一次　那時它剛剛製造成功，放在太空總署的地下廣場之內．坦白點說．初時我看見它仍然不相信它是一種新奇的戰機　担心它飛不起來．更加沒有想到它有那麼多的神奇本領。」

「為甚麼你不相信它是戰機呢？是否因為它的形狀古怪呢？」

「是的　它的頭又長又細．下邊卻十分巨型　看起來有如鶴頸加在蝙蝠的身上，只是這一點．已經令我看了覺得它極不順眼　何況它整體有五千磅重呢？更加離奇古怪！即使是轟炸機以及戰機拼合的另外一種飛行物體，也是不必如此沉重的，恕我坦白的說吧．我一直都覺得它並不實用。」

「既然你有特殊的感覺．為甚麼你不對我說呢？」

「有兩個原因．第一點．我並非對太空科技有很熟悉的知識．我看不懂的飛行物體，可能別人看得懂，不敢隨便發表意見．第二點．它擺放在太空總署的地下廣場，只是容許美國軍政界高層人士參觀，目的是使他們對美國的星戰計劃有信心，可見它由太空總署監製　現時美國的國防部正在跟太空總署有些磨擦．國防部一直認為太空總署職權太大，如果我貿然開口指責它．暗中告訴我，可能令人對我發生誤會．以為我站在國防部那邊．故此我不敢多嘴．只是總統向我查問．我才把心裏想說的話講出來．儘管如此，它只是我個人的意見，可能是我看錯。」

列根總統哈哈大笑，說：「胡谷，你

太過謙厚了，我一向尊重你的意見的，說錯了也不要緊，最近黑幽靈連續三次墜毀，機師燒到變成焦炭，發生了這樣子的悲劇，你可能更加不想多嘴了，你說是不是呢？」

「是的，我所憂慮的意外變化，竟然變成事實。」

「胡谷，你有沒有想像到這一點呢？黑幽靈墜機的事件，經過我們深入調查，已經找到答案，並非那種戰機構造欠佳，而是機師的體質不能夠適應它，不能夠因為發生慘劇，就責備戰機的監製人卡樂博士。」

「總統，我忽然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忍不住要多口講幾句了，照我所知，所有機師俱是經過嚴格訓練認為他勝任愉快才准許他担任駕駛的，怎會連續幾次發生慘劇呢？」

「你有所不知了，墜機事件發生的幾個機師，並非新秀，他們全是做過太空戰機駕駛員的，還有太空作戰的經驗，不必懷疑他們的健康發生變化，至於墜機，只是由於戰機太過沉重，一升一降太過快速，血液衝上腦袋，變成爆血管，或者向上急升之際，腦袋缺少血液供應，即是大腦缺氧，非死不可！換過別個更加有經驗的太空機師也會發生慘劇！」

「原來如此，無怪你憂形於色了！」胡谷接口說。

「不，我覺得煩悶的　因，並非幾個機師之死引起，而是因為蘇聯方面的戰鬥局面向我挑戰，那一份戰書由對方的奧維諾夫交給卡樂博士轉交給我，好像穩操勝券，我不能夠太過樂觀。」

胡谷臉色一沉，很鄭重的說：「怕甚麼？北極熊有膽挑戰，我們站起來應戰好了，怕些甚麼？」

「不，如果對方向整個美國挑戰，我們當然要站起來迎戰，反之，他們只是向我一個人挑戰，我有權擺脫他們，我可以把它看做私事。」

「他們用甚麼一種方式逼你接受挑戰呢？如果你不肯接受挑戰，是否你逼於放棄星戰計劃呢？」

「是的，你真是聰明！他們確是妄想靠這一招逼我放棄星戰計劃！至於挑戰的方式，確是很別緻的，虧他想得出來！他們透過中間人向我提出這麼一個要求，認為我需要在他們佈置的一種戰局當中有所表現，才有資格談及星戰計劃，他們先行在埃塞俄比亞叫做千手山前面的空地，築了兩座細小的石屋，從空中俯瞰，就像是兩個很細的目標，兩屋相距一千碼，不會攪亂，在指定的一晚，我派出一個機師駕駛黑幽靈戰機飛到該屋的上空二萬呎，向它投下炸彈，越是飛得高，炸彈越大，命中率更弱，任由我選擇，它在空中任何一種高度，向下投擲炸彈，只要我的機師炸中石屋當中任何一座，就算結束我這一邊的戰鬥行為，另外一座石屋，由他們派人駕駛戰機俯衝轟炸，假如我接受這個挑戰，事後可以看得出那一方面的戰機更加出色。」

胡谷聽了，稍為思索，說：「總統，我看得出對方的醜惡行為，分明想借此擊落你派出去的黑幽靈戰機。」

「我也是這樣想，不過，照情形看，世界上沒有一種戰機能夠把黑幽靈擊落的，不管它在地球上空作戰抑或在太空作戰，難道他們不相信我發表過的談話，故意試一試黑幽靈的虛實嗎？」

「不，總統，並非我過份謹慎，認為黑幽靈戰機有可能被對方炮火擊落的，也許那些炮火從千手山那邊發射出來，只要他們密集射擊，不必看見空中有甚麼飛行物體飛過，就算它是隱形飛機吧，如炮火擊中，它就完了，這種情況的確是有可能發生的，不可不防。」

「我也考慮過，假如黑幽靈戰機在太過高的空中投彈，由於接近地面的風向飄搖不定，擊中石屋的機會不大，反過來說，機師奉命低飛投彈，則又有些困難，別說對方可以派人躲在千手山任何一處發炮偷擊，即使機師向下急衝投彈之後，隨即以極快的速度上升，這種情況也是不容易應付的，他可能因為腦中缺氧或者腦袋充血，以致喪生，跟最近的幾次墜機事件一樣，一句話說，我認為這種挑戰方式必有陰謀。」

胡谷一向足智多謀，想了想，說道：「總統，我很想知道你從卡樂博士手中接獲那一封向你挑戰的密函，距離今天大概有多少時間，它是一週呢？抑或是半個月呢？」

「胡谷，你是認為接信的時間有關係嗎？」

「大有關係。」

「那麼，讓我想想吧，它到了我的手，大概是二十天，不過，它必然擱在馬副官那邊有兩三天然後到達我的手中，至於卡樂，不見得他剛剛拆閱那一份密函立刻送給我看，起碼他會徵求專家的意見，認為他本人沒法應付，才把它送到白宮馬副官那邊，大概就擱了一週，把上述三段的時間加在一起計算，總數是一個月，胡谷，請告訴我，從我接信開始到今天為止，歷時一個月，在這個月內有何種重大的變化使你發生懷疑呢？」

「總統，你的確是貴人善忘，未必記得起三次黑幽靈墜毀的慘劇在何時何日發生，我卻記得很清楚，我在身邊的記事簿上面有很充份的紀錄，證明它全是在一個月之內發生的，由此可以反映出對方向你投下戰書的時期，根本上不知道有墜機的慘劇發生，他們可能真的有另外一種戰機的性能凌駕於黑幽靈戰機之上，你切勿太過自負。」

列根總統聽了，說：「胡谷，我們暫時拋開挑戰不談，只談墜機事件，為甚麼你如此關心它呢？」

「不錯，那些慘劇開始發生的時候，我的確是很關心它的，因為我懷疑它被潛伏份子破壞，現時我反而不關心它了，假如那些黑幽靈戰機真的被人破壞，令到它在俯衝或急升中墜毀，對方就會輕視它，不必向你投下戰書，免得多生枝節，既然你接獲了戰書，顯然是對方沒有派出特務向它幹破壞的勾當了，我用不着繼續調查它是否被人破壞。」

「好的，胡谷，你是保密局長，預防對方特務殺手破壞黑幽靈戰機，那是你的份內事，你如此小心，我十分滿意，現時

我很誠懇的徵求你的意見，你認為對方投下戰書的真正目標究竟是甚麼？」

「你別輕視它　他們真的想借此試探黑幽靈的實力　可能他們那邊的科學家根本就不相信一件飛行物體能夠逃過雷達網的偵查器　此外，他們也該在千手山佈下天羅地網　只要他們發覺空中有飛行物體向下俯衝，並非自己的戰機　便即發炮射擊　或者使用熱力溶解器　向空中散佈高熱的氣體　令到它墜毀　另一方面　也許他們真的有一種戰機可以跟黑幽靈一決雌雄，就在埃塞俄比亞的上空交手　照我看對方向你挑戰　祇是抱着這幾個目的，沒有別的用心。」

「不，他們可能別具用心，你有沒有注意這一點呢？作為空中戰機交鋒的地點，有百多處可供選擇　為甚麼他們偏偏要選埃塞俄比亞的上空　還要指定是八月十日呢？因為他們以為自己必勝　故意在這一天進行挑戰　甚至在事前秘密通知非洲的元首到該處觀戰　借此證實美國的黑幽靈戰機並非天下無敵，如果我現時沒有告訴你，你恐怕不知道在八月中旬整個非洲所有黑人國家都派人到埃塞俄比亞參加他們的高峯會議，研究如何對抗白人的壓力，到時可能有半數以上的非洲黑人國家元首自行參加，對他們來說這個會議是很重要的，他們可能大聲疾呼叫黑人團結起來，務求爭取南非的黑人自由　逼南非政府撤銷種族隔離政策　關於南非的混亂局勢並非我們談話的對象　暫時不談它了，我說了那麼多的話　只是想你明白蘇聯向我投下戰書何以選擇埃塞俄比亞，事實擺在眼前，假如蘇聯真的有辦法把美國的黑幽靈戰機擊落　就使美國感到十分丟臉，進而令到蘇聯的聲譽提高，可能吸收了一些動向不明朗的非洲國家，特別是西非，要說的話我已經說完了，我仍想問你一句，要不要派出黑幽靈戰機出戰呢？希望你盡其所能的給我一些意見。」

胡谷聽了，毅然說：「總統，我有一個相當寶貴的建議，我認為美國現有的六百多個太空人，不夠份量　無力控制黑幽靈戰機，你可以派人派機出戰　準備在埃塞俄比亞的上空交鋒　但是却必須換過機師。」

列根總統心上一震，說：「胡谷　所有太空人都受過嚴格訓練，然後有資格做太空戰機的機師　如果他們全部不合格，那就無法另覓新人去接管太空戰機」　難道你的心目中還有另外一些人比較現有的太空人更加出色嗎？」

「是的　我認為在美國或者在歐洲真的有些人比較六百多個美國太空人更加出色，他們就是馬戲班的空中飛人。」

列根總統微有所悟　說：「我有些領悟了，你認為他們有本領在空中躍起，翻了四個觔斗　俯衝下來，被同伴的一雙手接住，有本領應付黑幽靈的衝擊，是否如此呢？」

「大概如此　並非每一個空中飛人都可以應付黑幽靈的衝擊，不過，其中有一個藝員經常表演空中飛人以及跳彈弓床的黑人　叫做杜賓尼，他却是理想的人選，我認為他可以担當這個任務。」

「他有勇氣接受命運的挑戰嗎？」

「我不知道他是否願意接受命運的挑戰，從馬戲班藝員變成太空戰機的機師，不過　我懂得他跟胖女人奧蘭小姐近來很是合不來，那就有機可乘，使他跌進我們的掌握。」

「好的　我願意接受你的建議，在太空人以外的人海茫茫中　另選別人担任迎戰蘇聯戰機的任務　你放心進行這件事好了，另一方面　我想給你一個命令　盡快調查埃塞俄比亞千手山是否有些地方可以躲藏伏兵。」

「我懂得總統的意思了，如果山坳或峭壁的秘窟有蘇聯的炮手躲起來　先行把他們消滅　反過來說　那些地方沒有蘇聯的伏兵，就有我們的伏兵　務求對方準備轟炸石屋的戰機沒法達成任務。」

「正是如此。」列根傲然說。

空中飛人杜賓尼參戰

被譽為美國最有份量的空中飛人杜賓尼，他可以說是最年輕的一個，今年只有二十四歲。

如果他是白人，或者是正宗的黑人，肯定有人擁護，他有可能成為奧運選手之內屬於金牌選手的一個高級運動員　可惜他的身上同時含有黑人以及白人的血液，膚色似黑非黑，似白非白　令到黑人以及白人都鄙視他，因此鬱鬱不得志，只是在第二流的馬戲團取得首席藝員的地位，對他來說，這樣子的頭銜未能滿足他的虛榮心，如果他有更好的機會離開馬戲團，他用不着考慮，因此之故，他始終是仍操故業，在馬戲班做出各種驚人表演。

另外一種惡劣環境也使他不開心的，那是他的飛行伴侶奧蘭所引起，她稱做胖女人，實在沒有資格做空中飛人，由於她是馬戲團老闆歌樂先生的情婦，不管他是否對她發生反感，仍要照常表演，除了讓她充任空中飛人這一項表演唯一的女藝員之外，還讓她做另外一種表演，用口咬着鋼索　由他在鋼索之下做出各種驚心動魄的表演　下邊沒有安全網　假如那種表演失敗　跌死的人必然是他，她是很安全的，因為她的一雙脚勾在空中鋼架之上。

奧蘭多次在他的面前賣俏　那種情況也是他沒法容忍的，他不喜歡她，因為他討厭完全是白種的女人，同時他討厭胖婦，假如他勉强接受她的情慾，可能因此惹下殺身之禍　因為她是老闆歌樂先生的情婦　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又不能夠令她憎恨他，萬一她恨透了他，那是很危險的，她只是在表演危險動作當中鬆了鬆口，留在她口中的繩圈溜出來　他就會跌個半死。

他認為奧蘭是不容易應付的女人，她一直都在暗處監視他，他簡直沒法接近別的女人，那樣做增加他的苦悶。

這一切遭遇已經被胡谷調查得清清楚楚，然後派出一個像小蝴蝶那麼嬌艷的少女誘惑他，她就是只有二十一歲的「胡芝小姐」。

胡芝依計行事，先行在他表演空中飛人或者跳彈弓床又或給奧蘭口中咬住的鋼索表演天上飛的絕技之際，不斷的鼓掌，掌聲特別响，而且收掌特別慢，設法引起

對方的注意，然後找個機會，趁他白天在紐約甚麼一個地方逛逛的時候，突然出現，佯作偶然在街上碰頭。

照胡谷的看法，杜賓尼一定喜歡跟她交朋友，認識了三天，就會雙雙走進情人屋。

不管在身型體態談吐儀容抑或在臉貌方面看她，她都有資格令他入迷的，特別是兩人已經發生肌膚之戀，關係密切，他更加容易跌進情網。

不過，最重要的一番話必須把握時機，看準了形勢，然後開口，萬一那些話在她的口中吐出來，他卻不接受，那個計劃就宣告失敗，依照美國保密局的規矩，高度的秘密絕對不能夠洩漏，要是她無法說服他接受命運的挑戰，她向局長報告，他就不能夠活下去。

事情原來是那麼嚴重的，她半點也不能夠鬆懈。

她看準了，故意在枕上嗚咽，她料到杜賓尼必然加以撫慰，柔和地吻着她的面孔，問她為甚麼忽然嗚咽，到時她就可以把渾身解數施展出來。

她嘆息了一聲，說：「杜賓尼，一個人如果不是極端傷心，不會在戀人的臉前嗚咽，其實我的傷心等於你的傷心，不過，我們一直避開這個焦點不談，因此而已，現時我很明顯的告訴你，我已經對你說過，我既然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那是紐約市民經常說的灰色動物，不管男人或女人，只要他或她是灰色動物，就會弄到兩邊不討好，遲早玩完，想到這一點，我就覺得欲哭無淚。」

「別談這些好不好，你早已知道我是灰色動物，我的處境跟你相同。」

「奇怪的是我失聲嗚咽，你從來不會因為自己屬於灰色動物而傷心！」她乘機插進一句。

「不，我也是很傷心的，不過沒法在別人的臉前傾訴吧了。」

「杜賓尼，你覺得傷心的一種感觸，跟我不同，你只是担心前路茫茫，我却為了整體灰色動物而担心！」

杜賓尼愕然，說：「這兩種途徑的傷心有甚麼分別呢？如果你是我，你怎樣做才可以活得開心一點？單是一個胖女人，已經令我感到無法應付！」

他已經把奧蘭對他的威脅告訴她，故此他所說的話，不必解釋，她一聽就明白他說些甚麼。

杜賓尼說：「我們都是灰色動物，到處受人的歧視，有甚麼辦法可以改善這種境況呢？」

「如果我是你，我就有機會改善自己的環境，同時替灰色動物爭一口氣。」

胡芝其實不是灰色動物，她故意這樣說，打算對方向她追問的時候，隨針引綫，說出另外一番話來。

杜賓尼果然向她追問。

胡芝很冷靜的說：「我是一個平平無奇的人，因為我一向庸碌，毫無表現，你就不同，由於你的空中飛人絕技十分出色，如果有人賞識，給你一個很特殊的任務，你能夠完成它，不難獲得一百萬美元的高酬，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是一口答應的，因為它可以使我名利雙收，可惜我不是你，我沒有理由勸你做冒險的工作，故此有些感慨。」

「只是做一次很特殊的工作，達成任務就可以得到一百萬美元的酬金？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這樣容易賺錢的途徑！你還是把它和盤托出來吧，坦白點說，我十分愛你，如果我們有一百萬美元到手，今後可以雙宿雙棲，在任何一個地方過活，多麼的理想呢？請你立刻把它不厭其詳的說出來。」

胡芝看見時機成熟，索性把這種活動講出來。

杜賓尼聽了，大吃一驚，說：「胡芝，你別忘記，我只是一名空中飛人，怎能夠在一個月內變成太空戰機的機師呢？我的性命是不值錢的，死了算數，不過，黑幽靈十分值錢，要是它由我駕駛，準是連人帶機毀滅，想到這方面去，我就不能夠輕舉妄動！」

「不，你決不會連人帶機毀滅的，黑幽靈雖然可以在地球上空或者太空使用，這一次却是在離地一萬呎的空中飛行而已，一切機件的使用方法俱是固定的，你懂得揸汽車，甚至有本領開快車，曾經參加過非洲肯雅的汽車越野賽，一定能夠應付得來，如果你有勇氣接受命運的安排的話，答應了它吧，我就介紹你跟叔父胡谷認識。」

「你說的是保密局長胡谷嗎？」杜賓尼心上一震。

「是的，雖然他是保密局長，我並非保密局裏面的人，我之所以想你見見他，因為他比較我更加清楚黑幽靈這種戰機的性能。還有一點，這個作戰計劃起用空中飛人的藝員，不用太空人，是他的建議，訓練那一個空中飛人也是由他支持，你有任何一種問題，可以當面提出來，他逐項解釋，直到你完全滿意為止，如果你不滿意，隨時退出，他也不會挽留，彼此見面談談有甚麼關係呢？希望你珍惜我們的前程，一口答應他。」

美色當前，加上了一百萬美元的香餌，杜賓尼無力招架，終於含笑點頭。

他說出了一個約晤的地點，翌日上午十時，在紐約城中心區對面的長島餐廳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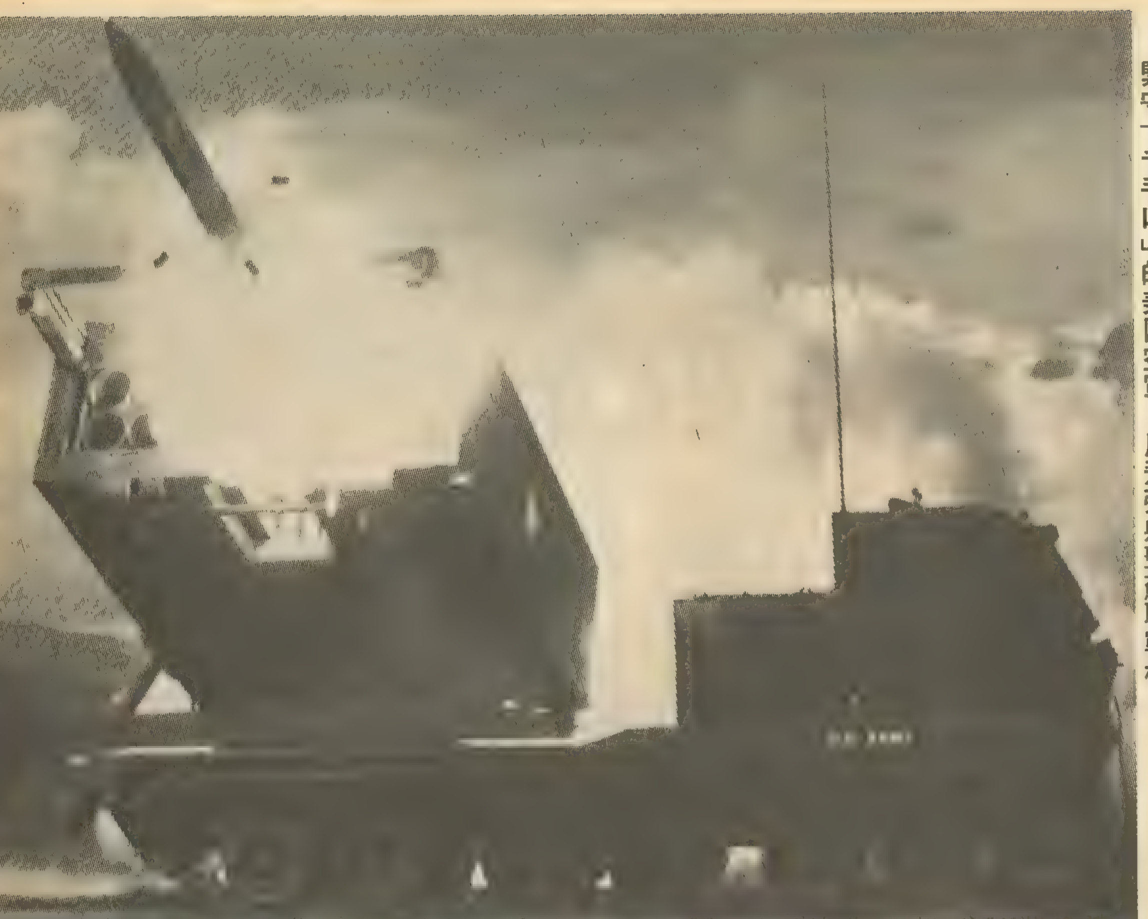
根本上那一個「火星馬戲團」正是在長島最旺盛的一區表演，晚上他在營幕之內睡覺，只要他睡醒了走一條街就抵達那個地點，胡芝代表叔父答應他，於是他們三個人翌日上午就順理成章的在長島餐廳見面，很快就坐在胡谷特備的汽車，駛向長島一邊屬於太空總署專用的特區，昂然進入特殊設備的一個室內泳池。

杜賓尼熱戀胡芝

那個泳池闊三十呎，長五十呎，深達四十呎，看來簡直是海洋，杜賓尼一向喜歡游泳，看了也覺得開心。

他向胡芝望了一眼，說：「我就快改穿泳褲了，不過，我感到有些驚奇，你分明的想邀請我客串做太空戰機的機師，怎會叫我練習游泳呢？」

「你弄錯了，杜賓尼，我帶你進入這個地方，並非叫你學習游泳，而是想你在



緊守「千手山」的美國空軍，用飛彈射擊蘇聯戰機。

泳池之旁的鋼架上空從高處躍下，鋼架逐級升高，最高處離開泳池的水面有一百二十呎，有足夠的高空使你表演空中飛人躍下打觔斗之用了，胡局長想看看你是否輕而易舉的打四個觔斗，不管你能否做得到，最終的程序，你必然是沉入水中，水深四十呎，你不必憂慮它使你的臂骨或頸骨折斷。」

「好的，既然有這種需要，我可以立刻表演，不過，我有一個條件，我不喜歡從太過高的高處躍下，既然下面是水，只要我保持抱膝的姿勢躍下，決不會弄斷頸骨，因此之故，我想在五十呎高的鋼架上面跳下去，請你用電話跟局長聯絡。」

胡芝打通了電話，把聽筒送過去，說：「杜賓尼，請你自行跟局長交談，因為他不准你用抱膝的姿勢躍下。」

杜賓尼有些反感，沉住氣接聽。

胡局在電話的另外一邊說：「杜賓尼先生，我們決定選擇一個人作為訓練的對象，先要看清楚他在空中疾升疾降之際腦中血管的變化，故此必須此人在第四個觔斗之後以俯衝姿勢躍入泳池中，即是雙手在前，首先入水，然後頭和頸以及軀體中部入水，最後，是一雙腳，希望你同意這樣做，還有一點，做完了跳水表演之後，你不必抹乾身上的水，立刻走入第二間房，房門是虛掩的，你一推就開，走了進去，它自行關上，你在那個地方站立或走動，接受大腦素描，事後我們可以看清楚那些X光照片上面顯示的形象，更進一步的獲悉你的腦中血管是否局部硬化，你很年輕，兼且是空中飛人的藝員，你一定能夠經得起這個考驗，放心去做好了，只是這種考驗，以後沒有別的事情麻煩你了，希望你合作，還有一點，如果你缺乏自信心，現時退出，我也答應，只要你單獨從第一個房間走出去好了，如果你這樣子決定，別帶走胡芝，因為你已經不是她理想的丈夫。」

這番話軟硬兼施，他有甚麼辦法不服從呢？即使胡谷沒有逐項講述，他也心知肚明，如果他打算退出，從第一個房間的門口走進去，準會在黑暗中吃一粒毒彈或者死於毒蛇的噬咬之下。

他集中精神改穿泳褲，攀登鋼架，施展他在空中飛人表演的絕技，在空中打了四個觔斗，躍入泳池，跟着濕淋淋的離水登岸，緩步走向第二個房間去。

胡芝站在身邊，跟他打個招呼，沒有開口，他也沒有開口。

他推開房門走進去，房門自動關閉，他用盡視力也看不見房裏有些什麼，到處黑沉沉。

突然有一股熱浪滾滾而來，他的身上本來是濕透的，彷彿落湯鷄，水汽被熱浪包圍，很快變乾，熱浪末退，使他汗下如雨。

他覺得那是另外一種考驗，似乎借此測驗他能夠抵抗多少度熱力，他悶着不做聲，偶然在房間裏面使勁用脚踐踏地面，表示他仍然活着，沒有倒下來。

熱力不斷的提高，總有一段時間他沒法忍受，果然如此，他感到全身發燙似乎被火焰包圍的一瞬，眼前一黑，雙腳發軟，頹然倒下來，到了他覺醒，已經置身在

長島醫院頭等房之內。

病床的前面有人在微笑，他的知覺逐漸恢復，一雙眼的視力也增加了許多，他驀然醒悟，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道：「胡芝！」

「你終於記得起我是誰了，多麼好呢？讓我告訴你一個喜訊，你已經考驗合格，叔父叫我通知你，你從明天開始，一個月內，改變為黑幽靈的機師。」

「謝謝你的幫助，我對太空一切茫無所知，怎可以成為太空的機師呢？」

「關於這一點，你不必担心，雖然黑幽靈戰機必要時可以衝破大氣層，進入太空搏鬥，不過，你現時所負担的任務只是從一萬呎的高空俯衝下來、投彈炸毀一座石屋，並非戰鬥，只是在離地一二萬呎的空中飛行，故此你不必學習太空戰鬥的技巧，同時不必穿上太空人一定要穿的太空衣，對你來說，方便得多，至於黑幽靈戰機，幾乎是一切自動化，你只要學會了升空、降落、轉彎，以及俯衝投彈這幾種技巧，便即可以控制那個飛行物體，金錢是不容易賺的，何況你在短短的一夜之間就可以賺到一百萬美元，如果你覺得麻煩，想想將來我們婚後雙宿雙棲的樂趣，你就會臉露微笑。」

他聽了，樂得心花怒放，衝口而出的說：「胡芝，你看見的，現時我已經樂極忘形。」

一切進行得十分順利，他只是每天抽出兩小時的時間，走到指定的一座房屋，學習控制黑幽靈戰機，便可正式在機師的座位上面，俟機出擊。

胡芝每天有一段長長的時間陪伴他，晚上他仍到宇宙馬戲團表演空中飛人，不過，他跟胖女人奧蘭雙人表演的口咬繩索絕技那一場表演就透過老闆的命令取消，原因是胡谷担心他偶然失手，跌個半死。

列根在另外一晚，召見胡谷，說：「改造空中飛人，杜賓尼這件事情已經告一段落了，我想知道控制埃塞俄比亞千手山的情況，是否進行得很順利呢？」

「我們必然繼續進行搜索匪踪，可惜它並非進行得很順利。」

列根總統眉心一皺，說：「聽你所講的話，雖然是有些阻滯了，是否你們在那個地方發現蘇聯大軍呢？」

「不，那裏一個蘇聯的游擊隊也沒有，更加談不上大隊人馬了，不過，若千有軍事價值的地方，全部由埃塞俄比亞的士兵霸佔，我們不好意思驅逐他們，因為那些地方根本上屬於他們的國土。」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據我所知，千手山相當高，不易扳登，有些峯巒特別險峻，無路可登，照道理說，私梟也不會走那一條路，埃塞俄比亞當局沒有理由派兵駐守危岩峭壁，胡谷，憑你的觀察，埃塞俄比亞的士兵有沒有可能被人利用呢？我的意思是說蘇聯士兵改穿他們的軍服，埃國的統帥敢怒而不敢言。」

「那是有可能的，根本上危岩峭壁的守軍只是打着埃塞俄比亞的旗幟，他們很少穿軍服。」

列根總統臉色一沉，說：「這件事情越來越古怪，不可不防。」

胡谷乘機接口，說：「總統明察秋毫，佩服之至！不瞞你說，我也有這種憂慮的。」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事不宜遲，我們快些進行控制千手山的活動，首先，由我通知中東安曼的空軍基地，派遣巨型運輸機把三千名士兵分批送到紅海對岸，那裏正是埃索俄比亞，那些士兵俱有最新式的武器，他們由你指揮，盡快把霸佔千手山的人驅逐，不管他們是老百姓抑或士兵！至於古寺僧侶，派人監視，務求該處所有峯頂或山坳俱是美軍控制，如果埃國的元首向聯合國提出抗議，由我應付，到了八月初旬就要嚴密戒備，八月十日那天，希望你親到該處督戰，到時我另行對你講述你的任務。」

胡谷正是希望列根總統採取强硬態度對付那些人，聽了這番話，喜出望外，說：「總統的確高人一籌，相信北極熊一定失敗。」

列根總統說道：「我已經下了重大決心接受他們的挑戰，當然要攪得有聲有色的！」

日子一天天的度過，很快就是七月下旬，幾方面都有進展，至於空中飛人杜賓尼，除了練習駕駛戰機的技巧之外，盡快在腦海中增加一切跟太空有關的最新科技知識。

卡樂博士解釋雷達網的時候，說：「經過幾名認眞出色的科技專家作出最深入的研究，才創造黑幽靈這種戰機，它當然是有些特色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逃過地面或高山發出的雷達網搜索。你大概懂得雷達的威力是甚麼，請告訴我，它究竟是怎樣子達成任務的呢？」

「據我所知，雷達是超音波，即是我們耳朵沒法聽到的更高音波，蝙蝠能夠在完全黑暗的山洞飛行不會碰撞岩石，全靠超音波的力量，同樣的道理，雷達網向高空發射超音波的時候，假如那一處空中沒有飛行物體，它一去無踪，在巨大的雷達網底板上面顯示一片空白，反之，空中有一架戰機飛行，雷達碰上了它，就會發射出超音波，在它的底板上面現出一架飛機的輪廓，被專家看到，即時可以分析得到它是普通的民航機抑或戰機，原因是那些飛機的品種不同，形態各異。我所知道的知識很淺薄，實在沒法理解得到黑幽靈何以能夠逃避得過雷達的搜索。」

卡樂博士聽了，說：「你已經明白雷達的效用，不妨進一步的瞭解吸音板的作用，電視節目進行之際，必有兩排吸音板，一種是置在室外的，把街上傳送過來任何聲浪吸去，免得干擾到錄影室，另外一種吸音板就在錄影室內，避免藝員的談話聲響太大或者有其他雜聲，那些吸音板又名隔聲器，它是好像海綿似的東西，加進了隔聲吸音的膠質，功用更加顯著，我們把那種膠質加在海綿體的東西放在黑幽靈的機身，另外罩上第二層，在第一層跟第二層隔聲板之間還有一吋的空隙，使超音波能夠順利的通過，那就發揮作用，達到完全吸音的目的。

「第一層吸音板是很完整的，它沒有洞，不過，第二層吸音板即是罩在它上面的一層，卻有許多細過針尖的小孔，那些小孔可以讓超音波通過，被第一層吸音板

吸住，沒法反射出來，至於第二層吸音板，可以把它偶然反射出來的微弱音波也吸收，即使是十分之一的反射音波也沒法送回雷達網的底板去，如果有人站在雷達網的前面，細心觀察，無法看到黑幽靈反射出來的線條，因此它能夠百份之百的逃避雷達網搜索，另一方面，它的機身內外都有極厚的吸音板，一層又一層，飛行之際，完全沒有聲音透出來，更加難以捉摸，簡直是神出鬼沒。」

「我有些領悟了，博士，聽說它除了逃避雷達網搜索之外，還可以逃出對方戰機機師視綫，簡直不覺察它飛到眼前來，關於這一點，作何解釋呢？」

「這是利用光學原理製造出來的視覺反應，正如一般觀衆無法看得出舞台上面的魔術枱四隻枱脚所包含的一個魔術箱一樣。

「它具備各種有利條件！可以愚弄地面的守軍以及敵方戰機的機師，佔了上風，不過，它仍有一個缺點，體積太過龐大了，如果對方展開網形攻勢，用機槍或激光槍向空中某一處密集射擊，仍然可以把它擊中，因為它是一種有實質的東西，此外，你還要注意這一點，雖然它可以衝出包圍地球表面的大氣層，進入太空，這樣做相當吃力，因為它必須增加一種抵抗熱力的外殼，亦即增加它的體積和重量，假如我們想利用它在太空作戰，可以在月球上面製造它，戰事結束，它就回到月球停放。列根總統揚言它可以進出大氣層，只是宣傳口吻，實際上那是兩種黑幽靈戰機的組合，一種戰機只是在地球的高空作戰，不能穿過大氣層，進入太空，另外一種戰機，只是在太空作戰，不能夠穿過大氣層進入地球上空。這個秘密只有極少數的人懂得，由於你是將來控制黑幽靈戰機的機師，應該多懂一些關於它的構造和性能，故此我不厭其詳的向你詳盡解釋，有一件事情你必須留意，黑幽靈戰機有五千噸重過外，十分龐大，在空中飛行彷彿一隻巨大的蝙蝠，一定要空中有足夠的浮力支持它，才可以繼續飛行，不能夠低過二千呎。」

圖為黑幽靈第二號戰機，看來彷彿空中飛人。

「萬一它的機件發生障碍，或者在空中的氣壓影響，無力高飛，從離地五千呎的高空下降到離地二千呎，有甚麼辦法可以阻止它不會跌下來呢？」

「碰上了這種惡劣的處境，正是生死關係，機師必須作出緊急處理自行降落，絕對不能夠讓它跌落，因為它自行跌落必然爆炸，關於這些，我們已經做過許多次試驗，證明它有一種好像垂直升降的直升機功能，必要時你可以盡快減慢它的速度，跟着使用抗地心吸力的一個掣，然後開啓另外一組的機件，使它變成巨型的直升機，在低空以垂直方式降落，不過，你要緊記在心，這一組機件是另外放置的，除非被逼降落，切勿啓用，它變成了直升機之後就無法恢復原狀了，有利的條件完全消失，只是捱打。」

卡樂博士嘆息了一聲，說：「它仍非盡善盡美，只是比較一般戰機的品質優秀而已，不過，我們仍是繼續研究的，我深信有一天會發明更進一步的戰機，能夠自由進出大氣層，戰鬥力達到無懈可擊，能夠在空中稱霸。」

杜賓尼順着他的語氣說：「那種更新的戰機可以定名為空中霸王！」

「不，我們確是傾全力去研究它，而且有了一個美好的名稱，把它稱做空中飛人。」

「這個名稱比較空中霸王更加悅耳。」杜賓尼再度說出一句。

任何人都是喜歡別人稱讚他的，卡樂博士亦無例外，不自覺的臉露微笑。

杜賓尼忽又開口，「卡樂博士，我是胡局長提拔出來的，聽說在我担任這個職務之前，已經有些太空人受過嚴格訓練，駕駛黑幽靈，發生墜機的慘劇，他們為甚麼喪生呢？我為甚麼被胡局長看中呢，我想知道這件事情的底蘊，希望你賜教。」

卡樂博士說：「都是我們不好，集體研究最新的飛行物體那些專家當中，缺少了一個醫生，我們只知道如何爭取速度在空中出擊，如何隱形，忘記了一個人對於速度變換姿勢引起的惡劣反應，故此弄出慘劇。」

「太空人接受訓練時期，不是多次做過急升以及俯衝的動作嗎，為甚麼他們在練習的階段沒有問題，眞的升空駕駛黑幽靈卻發生慘劇呢？」

「你有所不知了，不管他們在太空訓練中心接受訓練抑或在練習的階段，急升以及俯衝都是分別去做的，沒有連貫性，眞的出擊，它是連續做出來的，俯衝之後

急升，自然捱不起，原因是黑幽靈的體積太大，氣壓的影响過份强烈，俯衝下來，可能使到他的腦袋充滿了血液，微血管爆裂，形成腦出血，等於中年人死於中風，反之，急升得太快就會弄到腦中缺少血液，等於極度貧血發生的腦缺氧，非死不可．特別是在俯衝之後又再急升，更加危險，如果我們預先知道機師會發生這種慘劇，可以改善黑幽靈機的構造，使它的鶴咀以及鶴頸之形不要伸得太長，跟機身脫節，現時已經沒法補救，只能盡量搜索一些腦中微血管特別堅强的人，你是最適合的一個，因爲你不．是經常表演空中飛人，習慣了在空中打觔斗，你的腦中微血管也是特別堅韌的，它可以擴大十倍仍然不會爆裂，普通人的腦中微血管只能擴大兩三倍而已。喝酒的人，他們喝到大醉，額角的血管條條湧現．看來很可怕，那時他腦中血管已經漲大到五倍，這是極限了，摔角的高手．拳師或者賽跑的運動員也可以忍受腦中微血管擴大五六倍，不會爆裂，從來沒有人能夠在腦中微血管擴大到十倍之後仍可復元的，你就憑着這種天生的本領獲得胡局長的賞識。

「此外，你經常運動，肌肉發達，兼且十分結實，在肌肉有多少氧氣，當你的腦袋陷入缺氧的階段時，你的肺部沒法突然吸入那麼多的氧氣，你的肌肉卻有力量吐出氧氣來，因此你在俯衝之後急升仍然不受影响，照我看，凡是在馬戲團表演空中飛人而且名氣响噹噹的藝員．多數天生有這種體質，不過，上了年紀的人，無論如何，他能夠忍受氣流衝擊的力量一定比不上你了，因爲你只有二十四歲，還沒有達到人體肌肉開始退化的一個年齡。」

「人體肌肉開始退化的一年大概是若干歲呢？」

「從醫學上的統計數字觀察，人體肌肉以及從事各種競技運動的潛能在二十七歲已經達到最高峯．此後他的體質逐漸退化，可以說是二十八歲開始肌肉衰退。」

兩人說得十分融洽，卡樂博士對他充滿了信心，最後，給他一個警告：「假如你覺得沒法支持，爲了活下去，不妨把黑幽靈降落，在埃塞俄比亞羣山拱衞的一個空間，全是曠野，且又屬於沙石之區，地質堅實，你改爲垂直升降降落，可以保存性命，不必理會黑幽靈是否受到損害，像你這種人才是很難得的，我決定把更進一步的超級飛行物體由你駕駛，憑這一點推想，摧毀了一駕黑幽靈，沒有人想看見你受到官方的懲罰，不過，你可要注意這一點，並非所有人都想你活下去，最危險的一個人，仍是身邊最親愛的人，你應該多方面保護自己，不要跌進死亡陷阱。」

「博士，多謝你的警告，你分明暗指美麗的女人靠不住了，不過，胡芝可能是例外的，我們打算在這一次突擊埃塞俄比亞石屋之後．隨即結婚．我把當局給我的酬報一百萬美元全部送給她，如果我不幸喪生，她也可以得到撫卹金一百萬，假如我死去，她沒有第二次的酬金到手了，反之，我能夠活下去，她可以收到每一次的酬金．試把這兩種形勢放在一起較量，你就不會叫我小心防範她了。」

「是的，你有你的看法，不過，你跟池相識並非很久，女人心，海底針，往往是不易捉摸的．萬一她給巨額的報酬所誘，突然辣手相加，這種局勢就超過你的想像之外。」

「我知道你暗示給我知道，她可能接受蘇聯的巨額報酬．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但卻永遠不會發生，因爲她的叔父正是保密局長胡谷，同時她本身是灰色動物，不會幹得那麼兇。」

卡樂博士忽然很鄭重的說：「你攪錯了，她是白種女人，她的父親是白俄，叫做哥爾巴．我認識他，只是三十年前病逝，至於胡谷，根本上不是她的叔父。」

杜賓尼聽了這番話，不覺心上一沉，他仍然很冷靜的說：「我並非胡亂相信她的，我崇拜愛情，透過了愛神才相信她，即使她是蘇聯的特務也不會殺我！」

驚心動魄的一場空戰

這番話結束了，杜賓尼本來是極端信任胡芝的，雖然他嘴硬，既稱她可愛而又又可以信任，少不免對她有些戒心。

假如她是「兩面人」，必要時把他送進地獄，她仍不會在他剛剛展開了光輝的旅程就動手，她可能想他的聲譽達到最高峯的時期動手，如此一想，他就坦然置之，一心一意去做各種準備出擊的工作。

「八月十日」，這個期限終於到來，雙方同意在午夜到凌晨一時的一段時間展開炸毀石屋的壯舉，從表面上看來，美國的一邊佔了上風，因爲安曼空軍基地已經在一週之前把三千名士兵空運到千手山，由胡谷督戰，包圍石屋，任何一座山都握在美軍的手中，此外，黑幽靈從安曼的美國空軍基地起飛了之際，另有二十四架新型戰機同時起飛．升到空中，負責保護它．看來確是相當安全的．何況黑幽靈到了空中，根本上就是一架隱形的戰機呢？那就更加安全了。

在二十四架戰機保護之下，黑幽靈找到石屋上空，逐漸把速度放慢，它離地面只有五千多呎，它就按照原定計劃去做，以俯衝的姿勢向一座石屋投擲炸彈。

它需要再度降低一千呎，投彈更加準確，原因是離地四千呎的高空，風勢相當勁，變化無定。

杜賓尼把黑幽靈從四千呎的高空繼續下降時，突然發生意外變化，人造衞星向千手山的聯絡站報告，有十架長條形的美國戰機從太空衝入大氣層，對準埃塞俄比亞千手山俯衝下來，立刻調查它是否美國太空總署增援的戰機，如果沒有其事，可能是敵人冒充美國戰機，偷襲黑幽靈。

胡谷接獲這個「緊急通知」，趕快使用電訊收發器拍發電報給安曼的美國空軍基地，五分鐘內，接獲安曼那邊的電訊，懂得很清楚，美國太空總署的負責人否認在太空調動戰機衝入地球上空，胡谷認定人造衞星的報告準確，趕快通知在空中活動的美國戰機備戰，仍然掩護黑幽靈向石屋投彈。

黑幽靈已經降低到三千呎，立刻採取俯衝姿態投彈，隨即升空，並且在投彈的時候拍照。

杜賓尼担心敵機擾亂陣勢，盡快卸下八個炸彈！它落地爆炸，命中率很高，由於地面兩座石屋太過接近 同時炸毀 沙石橫飛．地面升起了一層灰白的霧。

大功告成．黑幽靈立刻升空．殊不料在它俯衝投下炸彈的一段時間，十架僞裝美國太空戰機已經從九萬呎的高空俯衝下來，跟正式美國戰機交鋒．對方的冒牌戰機以激光槍密集掃射．轉瞬之間，有十二架美國戰機被擊落 全機爆炸 在空中出現一條條黑烟以及一簇簇强烈的火光．佔盡上風。

杜賓尼並非貪生怕死之人，不過，他駕駛的黑幽靈體積太大．如果急急忙忙的升空 勢必被密集的激光槍擊中，人機同歸於盡．明知是死路一條．犯不着這樣做，他在百忙中想起了卡樂博士所講的話，把心一橫．索性讓黑幽靈變成垂直升降的直升機 緊急降落。

他直覺到對方戰機在四五千呎的空中混戰，沒有人注意到黑幽靈的行踪 黑幽靈沒有完全降落之前 即使在一千呎的空中 它仍是隱形的．這樣做也許能夠保存它 同時可以使他逃生 時間太短了．他實在沒法再三考慮，終於竭盡全力使黑幽靈安然降落 停在距離石屋只有一千碼之處。

他始終遵照卡樂博士的指示去做 黑幽靈剛剛着陸 他就打開機門 改用一塊黃色的布帳遮遍全身 跳出機艙 向最近的一座山飛奔過去。

那個地方的沙全是黃色．他在沙上奔走 用黃色布帳遮頭 即使是白天也不容易把他分辨出來，何況是黑夜呢？他果然憑着這一招脫險，不過，黑幽靈露形之後就沒法保存了．敵機頻頻低飛．用激光槍掃射．終於把它擊中，立刻爆炸，看來它很快就全部毀滅化，爲烏有。

不過．敵機冒險低飛襲擊它，也是要付出重大代價的，一來那種戰機是太空必及地面上空兩用的戰機．接近地面．空氣太過稀薄，它沒法低飛之後再升空，逼於降落 因爲它不能夠變成垂直升降的直升機 沙地不是跑道，有許多塊石頭相當大，碰着它就會使戰機打滾．在地上裂開，無法使用．等於毀滅．二來胡谷底下的射擊砲對準石屋那邊 看見敵機低飛．頻頻發炮．另有高射機槍作戰 較高的山峯那邊的伏兵．又使用噴射的過山炮襲擊 低飛的五架敵機，全部毀滅，只有一個機師爬出機艙之外，拚命奔走。

他並非用黃布遮體 顯然是敵方機師了．逃不了多遠，死在美國的機槍之下。

敵機一共有十架出擊 只有三架逃去，他們也是傷亡慘重的 美國空軍方面，損失了十六架戰機 黑幽靈着火焚燒 沒有絲毫可用的機件遺留下來 杜賓尼死裏逃生 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這一場極端猛烈的空戰 胡谷有在眼裏 儘管他身經百戰 仍然覺得心上不停的震動。

不管怎樣，空戰結束．他仍要走出來．率領一批人．同到空曠的地方看看。

他很快就發覺那些戰機的殘骸．包括黑幽靈以及對方的戰機在內，他吩咐手下的人拍照，作爲呈送列根總統過目的證件，證實雙方的戰機同歸於盡，甚至炸碎了的石屋也拍了幾幅照片。

跟着他從別人口中獲悉杜賓尼已經逃生，只是受到輕傷，送往臨時醫院治療，他趕快到那邊探望。

杜賓尼神志清醒，不過在奔走的時候，跌過幾跤 擦傷了膝蓋骨。

他看見胡谷，臉有愧色，說 「我眞是低能！其實我可以參加空戰的，料不到被對方的炮火密集射擊，一時大意，把黑幽靈戰機降落在曠野地方．使它變成敵機襲擊的目標．弄巧反拙．如果你認爲那是我個人做成的大錯．應該判罪，我願意接受任何一種懲罰。」

胡谷安慰他．說 「這是命運的安排，你沒有做成任何的過失 根本上你不知道它停放在地面就露出原形。」

「是的，我眞的一點也不知道它有這個弱點。」

「閒話休提了，你在這裏休息夠了，然後回到紐約，仍未爲遲 胡芝永遠等候你！」

分手之前 胡谷還加上一句 「杜賓尾，你放心好了．你不會因此判罪的 此外，你的酬金一百萬美元 照數奉上 以前你說過那一宗巨欵打算交給胡芝的 現時你有沒有改變主意呢？」

「我永遠愛着她．當然不會改變主意的。」

「有了這一宗巨欵，你們可以到世界上最有名氣的大都市渡蜜月了，你是否有此打算呢？」

杜賓尼其實沒有這個打算．聽了這句話，只好點頭承認他想帶她到各處走動，等於渡蜜月，還說他有了家室，不再表演空中飛人，免得她夜夜担心。

「杜賓尼，你眞是一個好丈夫！」胡谷臨走的時候，稱讚他一聲。

黑幽靈第二號戰機出擊

胡谷把一切跟空戰有關的資料帶走，回到紐約，立刻跟白宮的馬副官聯絡，盡快走入總統府 謁見列根總統。

列根總統拉長了臉孔，稍停，說：「眞料不到，蘇聯的科學局向我挑戰，竟然是詭計 令到我方蒙受相當大的損失，毀了一架黑幽靈戰機之外，還加上十六架戰機以及幾十條人命！我十分後悔，起初我不理會他們，那一份戰書看也不看，那就不會發生那麼大的災難。」

胡谷說：「他們也毀了七架最有份量的戰機，爲甚麼他們要佈下這個陷阱使我們踩下去呢？我眞是百思不解！」

「他們這樣做並非太空科技爭霸戰那麼簡單，更加重要的仍是在政治上爭霸，他們知道我的心理弱點．既然自大，同時多疑，接獲了挑戰書．一定派人到埃塞俄比亞的千手山．驅逐所有留在山上的人，包括埃國的士兵在內，跟着在千手山的領域之內發生空戰，不管誰勝誰負．對埃國的居民來說，總是一種損害．事後必然引起埃塞俄比亞的首腦份子對美國發生反應，又因非洲各族黑人八月份在埃塞俄比亞召開全體黑人會議，勢必令到許多非洲國家仇視美國，亦即可以說黑人比較容易接受蘇聯控制，照我想，他們向我下戰書，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爭取黑人的信任，當然的，他們還想試探黑幽靈的虛實．另一方面，他們認爲最新的軍刀型戰機從太空闖入地球上空作戰，天下無敵，竟然十架毀了七架，它也是一種挫折，空戰沒有發生之前，他們十分樂觀，綜合計算，他們仍是得不償失，我們這邊當然是損失更是重大，可以說它是玩火的遊戲，稍爲不愼，就會燒傷了手指，我認爲那樣子的舉動太過無聊，不過，站在我的立場說，有仇必報，很快我就會弄假成眞的向他們報復，你等着看吧！」

「是的，總統所見，的確與別不同。」胡谷實在想不出應該說甚麼話才好，只好胡亂的說一句應酬的話。

列根總統忽然把話題落在一個人的身上說：「胡谷，杜賓尼死了沒有？」

「他十分幸運，死裏逃生！」胡谷順便把他帶來的資料送走列根總統過目，其中有些照片是杜賓尼拍攝的，雖然那個空中飛人躺在病床上面，仍然很神氣，列根總統由衷的說：「黑幽靈毀了，化作飛灰，他是機師，居然可以逃出鬼門關，眞是了不起！」

「是的，他能夠當機立斷，跳出機艙，雙脚落地便即狂奔，還用黃色布帳蒙頭，使敵方的機師向下瞧望不易發覺他，可以說是智勇雙全，下一次如果找人駕駛另外一架黑幽靈戰機，不妨優先考慮他！」

列根總統說：「是的，我也是這樣想，我想順口問問你，我們答應過給他一百萬美元爲酬，那些錢是否已經交到他的手上呢？」

「哦！那宗巨欵已經交給胡芝了，她是他的太太，他倆打算婚後環遊世界渡蜜月。」

「很好，讓他倆鬆弛一下，準備下一次的戰鬥，這個主意不錯，不過，他倆離開美國渡蜜月，越去越遠，我們需要他的時候，怎樣通知他呢？」

「那不要緊，胡芝是我的人，隨時隨地報告他的行踪。」

「好極了，聽說她是你的姪女，是也不是呢？」

「她並非我的姪女，只是冒牌貨，借此取得他的信任而已，不過，她是很靠得住的，可以說是第一流的特務，不必担心，總統，我想告辭了，如果你有甚麼吩咐，請你叫馬副官通知我，隨傳隨到。」

當時胡谷只是順口說說，料不到分手之後第三天，列根總統忽然找他，叫他盡快召回杜賓尼，因爲黑幽靈戰機第二號已經製造出來，急需一個人駕駛它。

胡谷一口答應，果然在三天之內，召回了杜賓尼，叫他盡快拜訪卡樂博士。

卡樂博士接見他，向他打量了幾眼，說：「你的神氣很好，似乎傷勢告痊了，是否如此呢？」

「是的，我覺得一切復元了，只是心理上蒙上了一團暗影。」

「那一場空戰的確是很厲害的，無怪你的腦海中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現時我想對你說知，上次我們談及的一種超級戰機，比較黑幽靈更加厲害，現已製造完成，隨時起飛，打算派你駕駛它，酬金高達二百萬美元，完成了任務之後，你可以很悠閒的過活了，不知道你是否對它發生興趣呢？」

「我當然對它發生興趣，你所說的那種飛行物體，是否上次你講過的空中飛人呢？」

「是的，不過，它現時已經定名爲黑幽靈戰機第二號，並非稱做空中飛人了，名稱怎樣說呢，那是另外一回事，無關大局，最重要的是它的效能，它比較黑幽靈更出色的地方就是戰鬥力强，不必另外派出戰機保護，此外，它的隱形性能比較黑幽靈更加快速，只是按一按掣，它就完全隱沒，再度按按另外一個掣，它就復現出來，有如一個巨人在空中玩弄魔術，它有許多處噴射筒，噴出火光，使它推進，當它決心隱沒的時候，它能夠整體隱形，包括火光在內，製造得那麼好，確是出乎意外，現時我想請你看看它在美國某一處秘密城市試飛的情形，你自己說吧，它是否眞的像是一個馬戲班的藝員在表演空中飛人呢？」

卡樂博士說到這裏，拿出一疊照片給他欣賞，杜賓尼看了看，失聲驚呼了一聲，說：「卡樂博士，你眞是了不起，這一架戰機確是很像空中飛人！我曾經拿着火把在空中飛來飛去，它眞的像我當年表演的情形，簡直是一模一樣！現時我想知道這一點，駕駛它的技巧跟黑幽靈第一號有沒有重大的改變呢？」

「沒有重大的改變，因爲它內部的機件大致是相同的，你不必從頭做起，再加訓練。」

「看來你似乎想我駕駛它親到蘇聯的首都莫斯科投彈了，是否如此呢？」

「不，你只是駛駕它到歐洲若干大都市的空中出現，擾亂人心，令到蘇聯的衛星國居民人心惶惶，僅此而已，用不着投彈，不過，對方如果有戰機出擊，你就要毀滅它！」

「再好也沒有了，我正想把他們的戰機全部打下來！」

卡樂博士聽了，很鄭重的說：「杜賓尼先生，這件事情並非兒戲，如果對方沒有派出戰機迎戰，你切勿貿然向居民投擲燃燒彈，因爲我們的目的只是報復上次蘇聯戰機挑戰引起的慘烈犧牲，假如衛星國的人民對北極熊失去了信仰，隨時爆發革命，就像波蘭工會對抗蘇聯軍方的統治，如果革命份子的熱情澎湃，那種力量是很厲害的，比較你在空中投彈引起的災難大得多。」

杜賓尼說：「我一切完全依照你的指示去做好了，甚麼時候起飛呢？請你把時間和地點說出來。」

「好的，到時我再通知你，有一件事情相當重要，希望你坦白點說出來，你已經跟胡芝結了婚，究竟你有沒有細心調查過她的底蘊呢？最低限度你也許問過胡局長她是否他的姪女吧？」

「我沒有問過胡局長，因爲我跟她已經結了婚，她是否他的姪女，不必研究，至於我，非常小心的跟她保持一段距離，決不會把高度的軍事秘密對她說知，免得多生枝節。」

「這樣也好，祝你倆新婚愉快。」卡樂博士勉强露出笑容。

翌日下午，卡樂博士再度跟他密談，胡谷也在座，後來，三人確定了黑幽靈第二號戰機在五天之後起飛，地點是華盛頓附近的一個荒谷，稱做萬蛇谷。

杜賓尼一向只是跟胡谷聯絡，沒有正式跟列根總統晤面，這一次出擊，亦無例外，不過，從胡谷交給他的一捲錄音帶，却錄取了列根總統勉勵他的說話，總算是他進一步取得總統的信心。

到了起飛的一晚，他們三人先行在長島機場乘坐空軍派出來的客機起飛，隨後在華盛頓附近萬蛇谷降落，那一架黑幽靈戰機第二號已經停放在該處。

戰機相當龐大，作爲機師的人就是他，不過，機上還有兩名助手。

到時他們三人先後走進機艙，起飛之際，還看見胡谷以及卡樂博士站在地面揮手送別。

「黑幽靈」冉冉的升空。

夜色迷離，它的活動只有幾個人知曉，萬蛇谷根本不是機場，人跡罕見，故此黑幽靈戰機很順利的升空，無人發覺這種秘密。

黑幽靈戰機第一號已經犀利，第二號更加厲害，簡直是眞的幽靈，在空中飛行，無聲無息，依照原定計劃，分別在波蘭的首都華沙上空，東德、捷克以及保加利亞幾處上空出現，忽又隱形，令人震駭，飛行了四十八小時之久，然後在深夜降落，降落的地點仍是萬蛇谷。

這一次出動的成績十分美滿，不過，他應得的酬金二百萬元，仍未頒發，看來他似乎需要再飛一次，因此他跟胡芝仍在長島的別墅居住，靜候佳音。

三天後的一晚，突然有一宗可怕的事件發生，三個蒙面客闖入他倆的香巢之內，用機槍指嚇，把他倆喚醒，然後威脅他倆走近一架小飛機，隨即起飛。

那架飛機是私人飛機，夜間飛行，兩小時之後，在華盛頓附近的萬蛇谷高處降落。

直到那時，對方的首領黑衣人然後開口：「你們留在這裏，由我的兄弟看守，我率領三人走下山谷，炸毀停放該處的黑幽靈戰機，如果有甚麼意外變化發生，你們難逃一死！」

說完，他飄然而去，剩下兩名槍手監視他倆。

首領離去不久，忽然有五個殺手從樹林中衝出來，向對方的槍手射擊，迅雷不及掩耳，兩名殺手死了，他倆獲救，跟着聽到山谷那邊有很大的爆炸聲和驚呼聲。

杜賓尼正感驚詫，救他的人說：「我們回去吧，炸毀的一架飛機是木製的，企圖炸機的人，全部喪生！」

跟着他說出自己的身份，原來是保密局的人，杜賓尼驚喜交集。

只是休息了一晚，忽然有另外一宗更加可怖的變化發生，胡芝邀他在夜間散步，到了小樹林之內的草地，突然說：「杜賓尼，我要跟你攤牌了，我並非你想像中的賢妻良母，我只是保密局許多個特務小姐當中的一個，不幸的是這一點，我並非完全屬於美國保密局的，有一半屬於莫斯科，正是你們說的兩面人那一種人，你用木製飛機愚弄蘇聯的特務，並且在山上遍佈伏兵，使他們同歸於盡，等於愚弄我，事後他們不肯放過我，逼我殺你，那是不公平的，我現時邀請對方的特務頭子跟你決鬥，如果你不是儒夫，一定肯接受，你們二人各用一柄手槍射擊對方，必須死一個人，死剩的一個人如果是你，我永遠歸到美國保密局，不再做兩面人了，反之，死剩的是他，我就跟他走，由別人替你收屍！」

「好，我當然不是儒夫，決鬥吧，你是最理想的公證人！」杜賓尼豪氣的說。

她說得出就做得到，吹了一聲口哨，林中走出一個短小精悍的人，各握手槍，它是她分別派給的，背對背的站着，一聲號令，兩人各走十步，立刻轉身發槍，杜賓尼的槍法又準又快，一槍結果了對方，興奮到驚呼起來。

就在這時，林中有機槍發射，只是向她密集射擊，很快就看見胡芝倒下來。

他嚇得心胆俱裂，走過去看她，她顫聲說：「這樣收塲也好，料不到美國保密局的人一早就知道我是兩面人，不肯放過我！」

她咽了最後一口氣。

林中沒有人走出來。

杜賓尼遁於走到外邊打電話，以匿名電話的方式報警。

天亮之前，他已離去，二百萬美元的酬金也不要，此後，他隱姓埋名在別個國家過活，不知所終。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惡扁鵲和凌鶴訂計刼持統一會主的寵姬作人質交換姜不幸，凌鶴先在會主衆夫人的馬桶和面盆塗上奇癢藥，使惡扁鵲有機會觀察誰是會主的寵姬，診出四夫人是石女，再訂下一步計劃……梁不凡被葉伯庭父子戲弄，誤會是惡扁鵲錯點鴛鴦的惡作劇，懷恨離去，遇上彩轎抬着一美婦，自稱是石女，同病相憐，答應她約到貞茹庵談心……馬芳芳在失意下被江涵姦污，決心報恨，回鎮巧遇刀王門羅，驚為奇遇，把心一橫，賣弄風情和他親近……惡扁鵲和凌鶴闖入統一會田莊，由凌鶴纏住高手，惡扁鵲刼走四夫人，姜不幸逃出參加助凌鶴突圍……

畫眉損齊眉　蚍蜉撼蜉蝣

姜不幸道：「你不走我會走！」

凌鶴道：「我們兩人一起走是不可能的，就會老哥會回來援手，妳不必為我發愁。」

姜不幸光是殺敵而不出聲．

「妳可知道我和老哥絞了多少腦汁設計救妳嗎？」

「老怪物回來了我再走！」

「如果這兒的主兒來了！恐怕一個也走不了！」

「唰」地一聲，葉伯庭的指勁划破了姜不幸的肩衣，就在這時，這兒的神秘主人已經到了。

蒙面人雙手微微一張，所有的人都躬身而退，這份氣勢就先聲奪人。

「不管你是誰？」凌鶴夷然不懼道：「只要讓我的妻子平安離開，我願和你決一死戰。」

蒙面人眞乾脆，手一揮，示意放人。

葉伯庭道：「主子，四夫人在『惡扁鵲』手中，就是要放也要他們先把四夫人送回來再說！」

但蒙面人又一揮手，根本不聽葉伯庭的勸告，堅持放人。

葉伯庭在此是一人之下數百人之上，他雙手一分，人牆立刻閃了一條胡同。無人不從。

姜不幸貼緊了凌鶴，道：「我們今夜先回去，你們要決戰可以改期。」

「不可以！」凌鶴斷然道：「妳先走，決戰不能改期。」

「那麼我要留下看你決戰。」

凌鶴在她耳邊，低聲說道：「不一會『惡扁鵲』就會來，看在小鶴份上妳也要走。」

「我記得對你說過，在我心目中你比小鶴重要。」

「但妳也該知道，在我的心目中妳比我的生命還重要。阿幸妳如果眞的重視我，請馬上走。況且妳在此會使我分神。」

姜不幸不能不信他最後這句話。

她拉拉他的手，道：「阿鶴，千萬保

重！」立刻出莊而去。

現在兩雄對峙，這大院佔地約半畝，鴉雀無聲。

兩人互視了一刻，凌鶴道：「據一般人推測，尊駕就是麥老大，如我沒有猜錯，你何不出示眞面目？」

蒙面人道：「不是。」

既然不是，他就不必出示眞面目。

凌鶴說道：「尊駕這兩個字足以服人嗎？」

蒙面人道：「信不信在你。今夜你我只戰二十招，如果勝負難分，半年後八月中秋在一不受干擾之處決戰，地點另行奉告。」

「一言為定。」

「嗆」地一聲，蒙面人把斗蓬丟出，撤出了長劍，他這劍很怪，前端略彎，有點像刀，卻是雙刃。

他們沒有游走，也沒有互相注視。幾乎同時，兩人各自欺身撲上，瞬間，四周的人暴退一丈，乍見劍焰鞭影互相糾纏，有時劍明鞭暗，有時鞭脹劍縮，只聞兵刃的呼嘯聲卻不聞人聲。

凌鶴幾乎不信武學範疇之中有這等詭異之學，這就難怪像葉伯庭都會對此人低聲下氣了。

此人的武功並不完全和他所學巨書上的一樣，有些招術比他所學的更精更奇，而且路子迥異。

凌鶴相信，此人所學巨書上的絕學要比他多些，所以凌鶴全憑身上一千多道疤痕的豐富經驗來對此畢生罕見強敵。

不一會就過了十招。

這十招在旁觀者看來，不知包羅了多少危機和生死關頭，連葉伯庭都不例外。至少其中是一招他無把握化解。

十五招一過，誰都能感覺到逼人的殺機近在眉睫，這兩人之中總有一人落敗或濺血當場。

凌鶴已收起鞭梢握入手中，等于把長鞭縮短了一半。因為二人已屬近搏。他感覺渾身骨節隨時都會在對方無儔的壓力下散開。

但凌鶴只有一個觀念：不能輸。輸就代表死亡。

最後一招來臨之前，相信旁觀者沒有人還在呼吸。他們絕不放過這一瞬的曠世難見的一搏。

鞭絞上了劍身，劍扳住了鞭身。

劍固不能暢欲所為，鞭也縛手縛腳。

最後的危機是這樣開始的，誰都沒有想到，也許連搏殺的二人也不例外。

他們二人都希望，在傷敵之下如何使自己全身而退，或者求其次只受點輕傷？

「唰唰」兩聲，劍在凌鶴左腋下開了個洞，傷及皮肉。鞭在蒙面人的衣領下肩衣處划挑一孔，也是皮破血出。

這種陣仗，這等高手而能兩敗俱傷，雖僅二十招，已足證明兩人的造詣在伯仲之間。

也可以這麼說，蒙面人可能學巨書上的絕學多些，但凌鶴的體驗卻更加寶貴。

兩人各退了三步。葉伯庭打個手勢似要其餘的人齊上。

蒙面人冷冷地道：「讓他走！」

葉伯庭再次揮手，人潮又出現一條人牆胡同。凌鶴抱拳道：「後會有期——！」出莊而去。

凌鶴出了這個大田莊，回頭望去，在無星無月的夜色中有如龐然大物蹲伏在那兒。他雖恨此人，而此人又可能是殺父仇人，他這人的氣魄還是令人欽佩。

腋下之傷不重，也流了不少的血。他邊走邊上藥包紮一下。當然，他也知道，對任何人的看法都不可太早蓋棺論定。

一點也沒有錯，這意念剛自腦中閃過，已自一株巨樹上射下一道人箭。面罩、黑衣和黑斗蓬，這不就是剛才那個蒙面人嗎？

凌鶴道：「莫非尊駕另外有事相告，或者要求放回你的四姨太——」

那知對方一言不發，出手就拚搏，這次並未亮劍，但拳掌之凌厲，絕不下於刀劍。

凌鶴冷峻地說道：「原來尊駕剛才不過是作樣子給屬下看的。看來我把你估高了！」

蒙面人一聲不吭，橫砍直砸，似想在數十招內把他擺倒。

大約三十招不到，凌鶴隱隱試出，這個蒙面人的身材雖和剛才那個差不多，但路子畢竟不大一樣。

凌鶴的實戰經驗比那些活了近百歲的高手還要多。這種經驗還在其次。受傷十餘次的痛苦體驗是無人能及的。

凌鶴沉聲道：「你不是剛才使劍的那個！」

蒙面人不出聲，卻聞數丈外有人道：

「老弟，我也以為這不是那一個！」

分明是「惡扁鵲」來了。這蒙面人可能是怕被認出來，或者怕「惡扁鵲」的花梢如施毒等等對他不利，突然撤招，幾個起落消失于「惡扁鵲」相反的方向。

「老哥，四姨太呢？」

「被那田莊中的蒙面人截回去了！」

「惡扁鵲」道：「當然，要不，他會那麼大方把你的老婆放回來？」

「阿幸回去了？」

「我把她交給了婉如、蕭姑娘、姜子雲和曲能直等人，他們都在一起。」

「老哥和他動過手？」

「沒有，你是知道，我這『拍花』之術和一般鄉間誘拐孩童的『拍花術』不同，他們僅利用藥物，我則尚有拍穴之術輔助，我拍她的天靈時，叫了一聲『小四兒』，她當然聽我的。但蒙面人也很厲害，他也呼叫『小四兒』。他們是夫妻，印象深刻，所以一叫就把她叫過去了。」

「他為什麼不和老哥動手？」

「這個我也不知道，說不定他忌憚我的毒物。所以沒出手就走了。或者怕我認出他是誰？」

「老哥以為這兩個人哪一個像麥老大呢？」

「怎麼？你老弟斷定這兩個蒙面人當中有一個必是麥老大嗎？」

「是的。」

「惡扁鵲」道：「我也認識麥老大，但事隔多年，印象已經不太清楚，我不敢確定。」

「因為小弟在麥家堡廢墟中見過麥老大的側影。」

「老弟，我敢斷言，在田莊中和你搏了二十招兩敗俱傷的蒙面人絕非麥老大，至于這個是不是？由于他沒出聲，我不敢確定。」

「老哥，我也有此看法，那個不是，必是剛才這一個，要不，在田莊中他敢出聲，為何在此又不敢出聲了呢？何況田莊中的那個如是麥老大，他不會容易放過我的。」

「老弟，那麼我們就談談哪一個好哩！他會是誰？」

「老哥，憑你的閱歷都不知道，小弟還成？」

「惡扁鵲」和他邊走邊談，他想了一會道：「據老哥哥記憶所知，近一百五十年來，武林中沒有出色當行的奇人異士所留下的絕學足以轟動武林，只有五十年前已成名的一位名叫黑中白的俠隱，他的絕學才有資格風靡一時。

「老哥哥是說巨書絕學是黑中白大俠留下來的。」

「老哥哥我可沒有這麼說，況且黑中白大俠有女有徒，似乎由於他把女兒嫁給了外人，而師徒間不甚和睦，其餘的就不清楚了。至於他怎會把絕學留置洞中被八大家所發現？這就更難說了！」

「最早發現該秘笈的是阿幸之父姜子奇，而非武林八大家，當時麥老大是先進洞者之一，所以他弄了鬼。」

「那麼，你是何時發現有兩個蒙面人的？」

「就是今夜。至於這兩個蒙面人過去是否都在我的面前出現過？由於過去未注意，就不清楚了。」凌鶴道：「老哥，若是黑中白大俠的女兒、女婿和門下都還健在的話，該有多大年紀？」

「大約在六十以下。」

「老哥哥可還記得黑大俠之女之婿及其門下的姓名？」

「由於黑大俠嚴禁門下在武林中走動，知者極少，老哥哥是聽我師叔說的。他的女兒叫什麼已不可記，女婿叫門羅，自然學了黑家的絕學。他的徒弟叫司馬能行，另有一說，黑大俠的晚輩曾以少犯上，到底是指女兒、女婿還是門徒就不得而知了！」

× × ×

中年以上的人一旦情慾泛濫，是十分可怕的。

門羅在馬芳芳的如火熱情之下，像是時光倒流，恢復了青春，同時也大為惋惜這數十年來蹉跎的青春。

他們在這鎮郊租了一幢四合房，雙宿雙飛。

男女之間在這情況之下，還有什麼保留的？門羅把本門絕學什麼近年來他自己精研獨創的都教給了馬芳芳。

馬芳芳是有心人，名節已蕩然無存，自不會再計較，她只要武技，而且是非同凡俗的絕學。

她要反擊，她要報復，理由就是那麼單純。

所以只要不是資質魯鈍的人，在此決心之下，都會有極大的收穫。況且她非但聰明，而且基礎甚厚，學來事半功倍。

當然，最重要的是門羅在受髮妻之氣情況下，感情一旦解放出來，就有如奔放的野馬。

所以他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盡心教導，毫不保留。

才不過一月時間，她幾乎已經蛻變，和一月前完全不同了。

只不過世上沒有絕對的秘密，門羅的妻子善妒，早已看出門道，極少歡顏的門羅，近來怎麼會經常有愉快的笑容？

這天黑蘭英問老僕黑祿，道：「門羅有名堂，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這也是一種門話的技巧，她如果這樣問：門羅在外面是不是另有女人？黑祿就敢為男主人遮蓋一下了。

黑祿是黑蘭英自娘家帶來的忠僕，自是不敢說謊，吶吶道：「姑爺只不過是逢場作戲罷了。」

「快說，用不着你為他掩藏，到底是什麼女人？」

黑祿道：「小姐，還不就是以前住在廂房中那一個？」

黑祿是過來人，過來人對於男女間的一個眼神，一個微笑，甚至舉手投足都能舉一反三，猜透其涵意，黑祿早就看出，當馬芳芳遷出客棧，他就暗暗發現那天門姑爺也不在家。

他很快就知道兩人租賃的四合房在哪裏？

「什麼？一個月以前廂房中那個……那不是一個很年輕的姑娘嗎？」

「是的，小姐，看樣子也不過二十出頭一點。」

黑蘭英倒抽一口冷氣，她和門羅在一起大半輩子，一直不以為他有這胆子，但忠僕的話她絕對相信。

「真的？」這話像是自牙縫中迸出來的聲音。

「小姐，老奴怎麼敢騙妳，不過這件事，老奴以為錯在那年輕女人，為小姐和姑爺的名譽着想，最好不要太火爆，把那女人打發走就算了——！」

「黑祿！」

「老奴在！」

「帶路。」

「小姐，老奴求小姐，不要太意氣用事！」

「什麼？我意氣用事？這些年來他已經對我夠冷淡的了！走！」

黑祿只好帶她來到鎮郊那四合房門外，道：「小姐，就是這兒！」他故意把嗓門放大些，希望門羅能及時警覺而趨避。

只是黑蘭英知道他的心意，不叫門而自側面掠了進去。

她的身手不比門羅差些，在當年甚至還高些，只是一個女人成了家之後必然會荒廢些。

巧的是，門羅在為馬芳芳梳頭。

洞房之私有甚於畫眉者，他們到此地步梳頭實在不是什麼太過火的事，可是黑蘭英站在門外看到這景象，剎那間五臟好像起火冒了烟。

更絕的是，馬芳芳自鏡中打量自己的臉，浪聲道：「門大哥，你那老婆年輕時比我如何？」

黑蘭英年輕時是個大美人，要不，她的師兄怎麼會因失戀而擅離師門？又因此

事師徒口角，黑中白居然被氣死了呢？

其實黑蘭英也愛師兄司馬能行，只是父命難違罷了，因而才會對門羅冷淡。

門羅此刻那會說良心話？他哂然道：「她那能及得妳？差得遠了！」

黑蘭英嘶嗥着撲了進來。

她要是不嘶叫，也許門羅會吃點虧。

門羅閃身時，順便把馬芳芳也抱到另一邊放下來。他一看是老妻，反正事已至此，立刻烏下臉道：「我之有今天，也是妳逼出來的，妳捫心自問一下，這些年來，妳可曾付出一點真的情感？妳心目中只有妳師兄司馬能行。這次出門遊歷，我相信妳仍是趁機出來找妳的師兄，忘了他當初氣死了妳的老父。」

「這是我們的家務事，沒有你置喙的餘地！當初家父瞎了眼，以為你比他可靠，不顧師兄的要求硬作決定，師兄只不過說了一句『一意孤行』的話，家父就盛怒而倒地不起。事實上家父當時的確被你的花言巧語所騙。」

門羅道：「黑蘭英，妳的師兄可能早就死了！」

「我以為他必然還活在世上，門羅，我要你死——」黑蘭英雖有病，含忿出手也非同小可。

門羅立刻迎上，兩人都不留情。

一邊的馬芳芳一點都未放在心上，老實說這兩人不論誰勝誰負？誰死誰活？都不會使她牽腸掛肚。

她已變得十分冷酷，好像世上的男人都欠她的。所有的女人都是她的情敵。

這工夫黑蘭英連攻幾式狠招，把門羅逼到另一邊，門羅說道：「妳可別撥錯了算盤，我並非怕妳，只是不願和妳一般見識！」

「姓門的，你誤我一生，老來還來這一手，我和你拚了……」但門羅的火候比她純得多，連施辣招，又把黑蘭英逼回來，竟到了馬芳芳面前不到三步之處。

馬芳芳突然往前一滑，出手如電，猛戳她的靈台死穴。

黑蘭英作夢也想不到馬芳芳會武功，所以才沒有防她。黑蘭英更想不到她已是當今武林中的頂尖高手了。

黑蘭英萎頓在地，立刻死亡。門羅竟然驚得呆了。

而門外的黑祿也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驚得一愣。

「芳芳……妳怎麼可以下此煞手……她好歹是我的妻子……」

足見門羅雖嫌老妻，卻絕不會生此惡念。

馬芳芳美目中閃過一抹寒焰，立刻撒嬌地道：「門大哥，人家還不都是為了你嘛……」伏在他的懷中，又道：「我就看不慣她對你如此無禮！」

門羅木然地站着，冷然道：「就算她對我無禮，妳也不該如此，外人知道了還以為我是喜新厭舊，蓄意殺妻呢——」

那知門羅「呃」地一聲，身子立刻鬆軟下來，由於他被馬芳芳拖着，她的兩手環到他的背後，「靈台」和「神道」兩大死穴又被制住。

門羅在這臨死的剎那才看出他接近的女子竟是個冷血，兩人的接近是兩廂情願，絕無一絲勉强，且他毫無保留地傳她絕世武功。

這真是滅絕人性，以怨報德！

在門口發楞的黑祿又遭到一次心神的震懾，這才發出一聲狂嘶，這是驚極、怒極和恨極的反應。

馬芳芳又鬆了雙臂，門羅的屍體倒下，她才獰視着黑祿。

他當然也會黑家的武功，學得卻不多也不强。

他本要不顧一切地衝上，但他立刻警告自己，這是一個女殺人狂，自己一死，小姐和姑爺的血仇就無人報了。

這工夫馬芳芳笑笑道：「黑祿，是你為門夫人通風報信的嗎？」

黑祿如避蛇蝎，掉頭就跑，馬芳芳自然不能留他的活口。因為她還要在江湖上混。凡是知道這秘密的人一個也不能留。

她要以武林新貴的姿態出現，而且要以嶄新的形象揚名立萬。

當然，她更大的雄心，是獲得以前不曾獲得的東西。她追出時，黑祿已越牆而出。

黑祿的武功雖遠不及她，却有經驗，這兒是鎮郊，距鬧區不遠，所以他專往人多的地方跑，而且邊跑邊嚷：「這女人殺了兩個人……屍體就在鎮西郊外孫寡婦的四合房中……如今她又要殺老奴滅口……偏勞仁人君子……速去報官……」

馬芳芳怕在此遇上熟人，只好暫時放棄。

× × ×

姜不幸安返，蕭娟娟就不便再向凌鶴接近了。但李婉如却和姜不幸處得極好。

她是個聰明的姑娘，她知道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這工夫大家都在用晚飯，婉如抱着孩子走進來。

凌鶴嗅了兩下，道：「李姑娘，快抱出去，這小子拉了！」

「拉了怕什麼？小鶴子的屎尿味和奶味混合一起，我還挺愛聞哪！」

姜不幸自廚房中聞聲趕來，說道：「婉如妹子，把孩子給我，洗洗手快吃飯去，這些日子，可把妳和娟娟妹子折騰慘了吧。」

「誰說的？」李婉如道：「要是晚上不摟着這個小傢伙還睡不着哪！」說着，自衣袋中掏出一塊尿布為小鶴替換。曲能直向姜子雲神秘地眨眨眼。心照不宣。

蕭娟娟看在眼中，不能不暗暗佩服，真正是拍馬高手。

不過，這一手要娟娟來做，她是做不來的。

這工夫曲能直道：「姜姑娘，妳在那田莊之中這麼多天，難道就連那蒙面人的身份一點也不知道。」

姜不幸說道：「是的，他們的口風甚嚴。」

姜子雲道：「我倒想起一事，以此推斷，應不會太離譜，如果那蒙面人是麥老大，那『三六九』、『四五六』和『二五八』三個年輕人應該像麥老大才對。各位想想看，他們可像？」

曲能直道：「果然不像。」

姜子雲道：「那麼這蒙面人也可能不是麥老大。」

曲能直道：「不是他會是誰？」

凌鶴道：「蒙面人有兩個。姜老的說法不無道理。」

衆人同時驚愕，李婉如道：「凌大哥，你親眼見過兩個蒙面人同時出現？」

「沒有。」凌鶴說了在田莊中那個和莊外自樹上掠下那個不一樣的情形。

這件事沒有任何人敢下定論。却相信凌鶴的看法，蒙面人有兩個，只是不知他們是不是同伙的？

飯後凌鶴把一劑藥交給江杏，說道：「這藥是老哥哥爲大娘配的藥，他說應能有效。」

江杏道：「我只是請曲大俠爲我治腿部風濕痛，並未打擾他的師父。」

凌鶴道：「曲能直沒有把握，就請教老哥哥。」

江杏道：「多謝朱大俠朱大國手。」

凌鶴道：「不過據曲大俠說，能讓老哥親自診斷一下，必能事半功倍。」

江杏道：「還是先服藥試試看吧！」

× × ×

婉如陪江杏去找「惡扁鵲」，婉如立刻就先回去了。

江杏本未想到李婉如會馬上離去，如今只有她和「惡扁鵲」兩人，覺得有點尷尬。而「惡扁鵲」正在診斷她的右小腿。

「惡扁鵲」用手捏着脛骨處道：「痠痛嗎？」

「有一點。」

「變天時可有預感？」

「有時有。」

「膝部關節有時會不會發出『咔咔』的聲音？」

「有有！」

「惡扁鵲」點點頭，道：「每天燒一大盆熱水，膝下墊着布跪在熱水中一個時辰，一天兩次，三四次更好。然後再吃點藥就好了。」

「我找過不少的名大夫，都沒有用，眞的那麼容易治好？」

「其實治癒很不容易，但下對了藥，調理得好，却也並不難治。」

「惡扁鵲」一邊說一邊爲她推拿，江杏的下半身在顫抖，「惡扁鵲」的手也在顫抖。

在他的一生當中，治過不少奄奄一息的人，也治過不少的青春玉女，可從未有一絲緊張。

而江杏也從未在任何其他大夫面前發過抖，即使是年輕的女人，在大夫面前暴露身體也是泰然置之的。

「江女士，妳發抖？」

「我……我也不知道……。可是你的手不也在抖？」

「我……我的手……」「惡扁鵲」居然紅了臉。

像他們這年紀的人，自然都知道爲何會如此？所以雙方都十分不安。「惡扁鵲」吶吶道：「我本以爲由于我太醜，妳見了我像見了惡鬼一樣才會發抖的。」

「不不！賤妾從不以貌取人。男人應以才德爲先。先生兩者都已兼具。」

「女士不提這『德』字還好，在下以前……」

「朝聞道，夕死可矣！賤妾是指先生今日之德，非指昨日；唯女子自十四五歲，至二十四五歲，此十年中，無論燕趙吳越，其音大多嬌媚動人。一睹其貌，則美惡判然，耳聞不如目見，於此益信。所以先生莫笑賤妾之醜。」

「惡扁鵲」一向自卑，乍聞此言，幾乎抓耳摸腮，手足無措。他們那知此刻窗外有一人比他們顫慄得更厲害？

正在兩人四目相接又分別移開目光時，一聲暴喝，窗破人入，一縷如箭指勁射向「惡扁鵲」的前胸。

「惡扁鵲」一驚，坐式不變，却一手提着紅杏的衣領堪堪閃過。這時已看出來人正是「一指叟」葉伯庭。

江杏雖是他的下堂妻，棄置的破鞋，却又不容別人接近。男女間的事，有時其單純有如一加一等于二。但其複雜性却又非睿智之士所能解。

「惡扁鵲」大喝一聲，道：「原來是你這個雜碎——」

葉伯庭一擊未中，就不敢戀戰，他知道玩邪的他是孫子輩。立刻穿窗而出，在院中道：「江杏，妳給我酌量點！」

江杏本想保持緘默，葉伯庭既然這麼說，她就不在乎了，厲聲道：「葉伯庭，你給我聽着。」

院中的葉伯庭罵聲道：「賤人，我在聽。」

江杏道：「俗語說：恥之一字所以治君子，痛之一字所以治小人。蠅集人面，蚊嘬人血，你可知人爲何物？」

「呸！賤婦，妳若爲葉家臉上抹灰，看我不收拾妳！」

江杏冷笑道：「你們葉家人的臉早就被你去盡了！是好樣的你就別跑！我江杏還算是你們葉家的人嗎？」

「惡扁鵲」道：「罵得痛快！待老夫把他拎起來——」窗子一響，人並未出。葉伯庭已像一隻受驚的兔子，狂竄而去。

江杏和「豬叟」互望一眼，相視而笑了。

那知這工夫房門「匡郞」聲中被踹開，一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女人雙手叉腰站在門內。

這女人分明早已到達，甚至比葉伯庭到得更早。

「惡扁鵲」不由大皺眉頭，原來是武林三大至醜的「夜叉」阿九。

另外二醜是「八臂嫫母」高麗花和「烈火無鹽」王色。

這三個女人如果仍要分等別級重行安排一下名次，以「夜叉」阿九最醜，「八臂嫫母」高麗花居次，「烈火無鹽」王色是三人中稍微勉强可觀者。

「老鴉！」「夜叉」阿九扯着破鑼嗓子道：「世上的女人多得是，五步之內必有芳草，何必拾人的牙慧？」

她們三個女人過去一直稱「惡扁鵲」爲「老鴉」或「老烏鴉」。

「惡扁鵲」道：「妳胡說什麼？這位江大妹乃是在下的病人，爲她治病罷了！妳剛才說的芳草，如果是指江大妹子，自是名實相符，要是指別人，恐怕是一棵毒草哩！」

「怎麼？你敢罵老娘？」

「老夫罵妳幹什麼？妳若是來看病的

就坐下稍候，如是來搗亂的，妳趁早打退堂鼓沒錯。」

「怎麼？老娘會怕你？」

「這是什麼話？只不過老夫近來研製了一種妙藥，順風一撒，沾在臉上，五天以內會長出滿臉桂圓大小的疙瘩，每個疙瘩之上還會長一撮黑毛，由于剛剛研製而成，還不知效果是否靈光，很想找個人試試看……」

王色不由色變，一閃身就到了外面去，道：「老烏鴉，眞想不到你還是那份德性，缺德透頂，老娘還有事，懶得和你磨牙。」

聲音已在數十丈之外了。

「惡扁鵲」和江杏相視大笑，笑畢，四道目光又糾纏在一起，似乎連目光都有點顫抖。「惡扁鵲」鼓足勇氣道：「江大妹子，妳嫌不嫌我貌似鍾馗？」

江杏羞答答地垂下頭去，道：「你忌不忌諱一個第二春的女人？」

兩人同時搖頭，四隻手緊握在一起。

× × ×

一罈酒，兩個杯子加上四個菜，葉氏父子在默默的對酌。

這不是那個田莊，而是田莊附近三間農戶，這也是租的，他們父子有時住在這兒。

燭火跳躍在兩人臉上幻出陰沉之色。

「爹，娘離開你可是你逼的。」

「怎麼？你又站在那賤人一邊？」

「不是，娘就是那種人，一向是怕樹葉掉下來打破了頭。」

「是她叛了爹，是她不要爹了！」

兩人又沉默了一會，江涵道：「娘眞會嫁『惡扁鵲』那個既老又醜的怪物？」

「看他們眉開眼笑的表情，雙方都有意思了！」

「爹，你既然當初不要娘了！管她跟誰好？眼不見心不煩……」

「你說什麼？這是你作晚輩該說的話嗎？」

「爹，我不說就是了！世上有兩件事情是無可何奈的。那就是天要下雨和娘要嫁人。」

「我不能坐視！」「啪」地一聲，拍了桌子一下，杯盤都跳了起來。青筋在葉伯庭的脖子及太陽穴上突起。他推杯站起，又嘆口氣道：「江涵，爹心頭很悶，我出去走走。」

「爹，我陪你去。」

「不必。」

「可不要去招惹『惡扁鵲』那個老雜碎！」

葉伯庭沒出聲，他當然不敢。江涵一個人還在喝，他搖頭自語道：「像爹這麼狠的人物，居然還是放不開，已經休掉的妻子，何必爲這種事煩心……」

他的眉頭一皺，冷笑道：「『惡扁鵲』這個老甲魚也太欺人，什麼人他都可以接近，怎麼可以和我娘……」

他的目光突然凝結在一個窈窕的身影上。

這人站在珠簾之外，影影綽綽只能看出是一個年輕的女人，在他的記憶中，年輕女子而能使他忌憚的，實在想不出來。

「什麼人？」他還坐在那兒。女人已走了進來。

江涵眼前一亮，不由大樂，想不到深夜心情不佳時會有個妞兒送上門，眞是天助。

「是我……」馬芳芳容光煥發，少婦的身子，自較以前豐腴，艷光照人。

「是妳？妳居然還沒忘了我！」江涵有幾分自負，在那情況下獲得的女人，居然還會自動來找他。

男人需要女人來肯定，正如女人也需要男人肯定一樣。

「我怎麼會忘了你？」馬芳芳笑盈盈地走近，道：「只不知你對我還有沒有第二次的興趣？」

「這……」江涵當然還記得那次强暴她之後自己說過的一句話，她居然沒有忘。他笑笑道：「一句俏皮話你當了眞。」

「是啊…我就不信你對我只有一次的興趣，連第二次都沒有。」

「來來來！過來陪我喝兩杯，然後再重溫舊夢。」

馬芳芳更絕，欵欵走到另一邊的床邊道：「春宵苦短，何不先夢後酒？」

江涵似對她的大胆有點意外，不過男女一旦開了竅，也就無甚神秘，有很多人在開竅前後表現的差距很大。

江涵樂不可支地站起來，道：「妳眞是一位會享受這蜉蝣人生的女孩——」伸手去攬她的腰，他的手竟被她抓住。

江涵並非沒有戒心，而他的反應也夠快，抽回手疾退兩步，道：「原來妳想來討債！」

「不錯！我會讓你有一次奇特的經驗哩。」

江涵邪氣地笑笑，道：「上次我不是獲得了一次奇妙的經驗？」

「這一次不同，也許你會發現要是作狠毒比賽的話，你們父子還不大夠看！」

「噢？」江涵偏着頭打量馬芳芳，他實在想不出，若非胆子上長了毛，她怎麼敢上門尋仇？道：「的確，妳今夜敢來，就證明妳夠狠……」

江涵當然不會在乎她，他此刻只希望及早重溫舊夢。所以一出手就是精粹。他不信對方能捷過這一招。

但是，非但馬芳芳避過這一招，還差點扣住了他的脈門。

江涵一驚而退，却以爲也許是巧合，有時瞎貓眞會撞上死老鼠。那知馬芳芳不待他再攻，已經跟上。

招術怪異，出手又快，江涵在大駭之中，未出四招就倒在地上。

即使他不驚慌失措，大概也過不了五招。

他隱隱覺得這招式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他像作了個極短暫的噩夢。

馬芳芳美眸中閃爍着復仇的火燄。她走近提起他離去。自她學了絕世奇學之後，復仇計劃已經想好。

她來到另一民房內，把江涵摜在地上，道：「現在，我要讓你開開眼界……」

一陣「格巴格巴」之聲，江涵的十指被擰斷了九根半。

只爲他留下左手最後半截小指頭，而且都是擰斷，連皮帶肉地扯下。

然後爲他上了藥包紮一下。

此刻江涵能看能聽，痛得面孔扭曲失去原型 他的確相信，要比狠，他們父子還不夠看。

「這才不過是剛開始。」馬芳芳淡然道：「我要讓你們父子知道，你們一生幹的狠事加起來，也許還要遜色些！」

她又點了他兩處穴道．其中一處是止血的．她不能讓他死去。然後鎖上門就走了。

× × ×

早上．婉如端來一盆洗臉水放在架上。她對他是無微不至的。她的目光自床上凌鶴的臉上收回來．突然發現桌上有個小包。

這小包是白布包了什麼東西．白布巳透出血漬。

旁邊還有一封信。

婉如茫然地輕輕走近．就怕弄出聲音驚醒凌鶴 只見那封信的字蹟頗娟秀 但稍潦草 分明是女人寫的。

這當然更使她好奇．以爲必是娟娟的情書．只是不知道那包東西是什麼物？

她先抽出看信箋．竟然是葉伯庭的名字。

內容是江涵巳在凌鶴手中 見信親自來贖他的兒子 什麼都不要帶．只把蒙面人的秘密帶來就成了。並附上江涵的手指九根半作爲證物、一天一夜之內不來 江涵包死不活 信後竟未署名。

李婉如突然驚呼了一聲．因爲她巳打開了布包 果然是九根半指頭．好像不久之前才擰斷的。

凌鶴立刻醒來，甚至曲能直和姜子雲也聽到趕來，因爲他們起得更早。

凌鶴見是婉如，就伸了個懶腰，道：「婉如，妳怎麼啦？」

婉如指指桌上，說道：「凌大哥，你看……」

凌鶴本能地以爲桌上必有一條毛虫或蟑螂什麼的？有一次她在廚房洗菜．看到菜上有一條五顏六色的毛毛虫．竟大叫着奔出大門上了街。

當然，這次桌上並沒有毛虫和蟑螂，而是他絕對沒有想到的東西，他立刻坐了起來。

這工夫曲能直和姜子雲都來了。大家都看了信和手指。最初他們還以爲是婉如的手指呢．所以都去看她的手。

其實婉如的手美得很，絕不像這九根半既粗又不甚直 曲能直道：「這是怎麼回事？」

婉如餘悸猶存，道：「我來送洗臉水，就看到這封信和這一包斷指。」

凌鶴道：「這筆蹟有點像一個人。」

姜子雲道：「少主人說的不錯，老奴以爲這像是馬芳芳馬姑娘寫的。」

曲能直道：「這怎麼可能？馬姑娘走了好久 姑不論她不會在鎮上，就算在，她也不能扭斷江涵九根半指頭。」

凌鶴道：「這道理我懂 但我對馬姑娘的字印象極深 記得住在那被毀的小客棧樓上時 閑暇無事。她常常練字 且叫我教她寫詩。」

這工夫蕭娟娟、姜不幸都聞聲趕來。經他們三人的鑑定 這筆蹟果然是馬芳芳的。

姜不幸道：「阿鶴，我以爲芳芳也許一直沒走出太遠。」

凌鶴道：「沒走出太遠又如何？」

姜不幸道：「她也許……也許……」

她甩甩頭道：「反正我說不上來，却總覺得她近來必有十分不平凡的遭遇。」

「什麼不平凡的遭遇？」

「我說不出來．只是從此信的字裏行間看來，她巳不是以前的芳芳了。」

「對對！這一點我也有同感。可是她會有什麼不幸的遭遇呢？」

衆人都以爲姜不幸說的有理。婉如道：「她把信和斷指送來．叫我們送往何處？信上寫的是江涵在凌大哥手中，可是人並不在此。」

凌鶴拏起信封，道：「這信封上巳寫了地址：距此不遠，芳芳可能在危險中，我要按址去找找看。」

姜子雲道：「少主人何不讓老奴來辦這件事？也很難說這不是一個圈套。」

凌鶴說道：「不必，我自己去看看即可。」

結果李婉如非跟去不可．姜子雲看出她的野心，也一定要陪少主人去。

三人找到地頭，入屋一看，三間田舍左暗中有一床一桌，桌邊有兩把椅子，桌上尚有殘餚剩酒未撤，却沒有人。

看看床上．近來有人睡過。再看看另一暗間．也有一床．但無桌子 床上有件衣服 姜子雲道：「這是葉伯庭的衣服，老奴不會看錯：」

凌鶴道：「這麼說．葉伯庭父子是住在這兒的。」

姜子雲道：「是的。」

凌鶴道：「看這殘餚杯筷，顯然昨夜有二人在吃酒，不知馬姑娘如何能在他們父子一起時把江涵的手指扭斷？」

婉如道：「看哪！這兒有血。」

是的．靠近床邊地上的血！正是馬芳芳扭斷江涵手指時滴下的．當然，小江是被馬芳芳放在另一民房中，那地方也只有芳芳一人知道。

「雖然葉氏父子罪有應得．壞事作盡．罄竹難書 只是我總覺得這太殘酷了些！」凌鶴嘆口氣 問道：一會是芳芳幹的嗎？」

姜子雲道：「老奴以爲是馬姑娘幹的沒有錯，只怕馬姑娘是在吃了江涵的虧的情況下幹的。」

「這是可能的。」李婉如道：「不知道江杏大娘看到了手指有甚麼反應？」

凌、姜二人立刻心情沉重起來．江杏和葉氏父子不同，她是個有感情的人。江涵再壞 畢竟是她十月懷胎生下來的。

而此刻的江杏正在做飯．到前面來通知他們準備用早餐 忽見曲能直、姜不幸和蕭娟娟正在凌鶴屋中小聲談話．隱隱聽到曲能直談到江涵的名字。

江涵太壞，江杏曾咒過他們父子不得好死．但此刻却又由不得停下來聽。

姜子雲道：「江杏是個是非分明的人，況且這件事也不知是誰幹的？她不會怪咱們的。」

江杏忽然放重腳步走了進去，也吸住了所有的目光。她自衆人的表情上即可體會到事態的嚴重。

她笑笑 故意把氣氛緩和下來，道：「請問發生了甚麼事？」

凌鶴道：「大娘請坐。」

「不用坐 凌少俠 你儘管告訴我吧！不管江涵發生了甚麼事 我都能沉得住氣。」

「我信 大娘是明理的人：不過這人的手段太過份一些。」他出示了信 先讓她看過 然後又讓她看了那包斷指。

江杏忽然發出一聲怪笑 搖搖倒下。

「快點 曲兄 」凌鶴道：「母子之情 必然有此現象。」把江杏抱到床上。

曲能直上前推拏一會江杏就醒了過來。她的目光呆滯 掃視着所有的人 含淚道：「孽子作惡多端．這正是報應、只不過這個人也太狠毒 有所謂殺氣寒薄 和氣致福 作人不可過份。」

凌鶴道：「大娘可知此人是誰。」

江杏沉默了一會 才說道：「準是馬姑娘 他們父子曾搶過馬家的孩子 芳芳恨之入骨．極有可能 芳芳還吃過更大的虧。」

姜子雲道：「江大妹子推測的不錯，若僅是爲了江涵搶孩子的事 似不至用此殘酷手段．少主人以爲這事該怎麼辦？」

大家都未出聲 凌鶴也還未想出辦法來、江杏却含淚道：「就照這寫信人的意思 利用這指頭把葉伯庭引來。」

這是個壯士斷腕 剜肉補瘡的辦法。只不過誰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了。而抓葉伯庭的意見却也沒有一人反對。

× × ×

凌鶴到葉氏父子住的民房中去送信及手指。正如所料馬芳芳在等他。

江涵的行爲人人切齒 但以那方式對待他 却又很少有人苟同．可見人世間有箇無形的規範。

「凌大哥 我知道你會來。」

「馬姑娘 我們也猜到是妳幹的．」

「凌大哥 我早就暗下決定．要幹件大快人心的事 尤其是使你娛心的事、」

凌鶴肅然道：「馬姑娘 這方式非我所樂見。」

「凌大哥 爲江涵不平，是否婦人之仁？」

「不．凡事不可過份。」

「這麼說！是小妹多此一擧了。」

「馬姑娘 罪魁應是葉伯庭 如果江涵侵犯過姑娘 也儘可殺死他 不知有沒有這回事？」

「沒有。我只是恨他太陰詐．尤其他們父子把孩子丟來丟去 嚇得孩子驚嘶，就顯示他們沒有人性。」

「就算他們沒有人性．我們却有，殺人不過頭點地．江大娘情何以堪？」

「凌大哥．你的看法小妹不便苟同，因爲我體會到凌少鶴被搶去時你的心情如何？所以小妹此擧完全是爲了你。」

凌鶴說道：「馬姑娘．有一點大家都想不通 以江涵的功力，妳似乎不容易得手。」

馬芳芳微微一窒，道：「我是趁他們父子對酌、葉伯庭離去而江涵巳有八九分醉的時候下手的。」

凌鶴想不出其他可能性，不能不信，他那知江涵玷污過她之後那幾句話：妳長得雖然不錯．畢竟不是環肥型的女人．所以爺們只有一次的興趣。

他特別喜歡環肥型的女人，這幾句話太毒。只不過她不能把這些話告訴凌鶴。

她對他畢竟還不死心。

「馬姑娘．回去吧！一位姑娘在外遊蕩是危險的。」

「凌大哥你放心。現在我敢說誰都不怕。」

「現在危機四伏．尤其葉伯庭一旦知道此事，必然瘋狂報復。」

「他？」芳芳冷蔑地一笑：「還不夠個兒。」

凌鶴暗暗一嘆，以爲她太自負，也就是太不知厲害．道：「江涵在哪裏？」

「凌大哥 江涵死不了！葉伯庭如去找你贖人．我就把他交出來。」

凌鶴發現她完全變了．她的語氣、態度都顯示極有担當 可是光憑勇氣是不夠的，道：「馬姑娘 回去吧！葉伯庭是一個毒人．妳要是落入他的手中．那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我現在就怕遇不上他！」

「馬姑娘 妳是說自己功力足以應付他。」

「是的，小妹另有奇遇。」

凌鶴仔細打量她，自她的眼神中的確可以看出湛然神色，這是功力巳窺堂奧的現象。他不能不信，但他却不便追問。

最後馬芳芳要留下等葉伯庭、凌鶴離去，他當然不放心，一個在屋中等，一個在外面鵠候。

整整一天，大約是晚膳時刻，一個人影掠入這民房院中，連擊三掌。馬芳芳不知這暗號的連絡方式．只有不出聲。

院中的人道：「涵兒……涵兒……」

無人應聲，這人小心地進入正間門內，立刻沉聲道：「是哪個人在此？」眞比狗鼻子還靈，這是跟「二五八」學的「千里聞香」奇功。

屋中忽然有人道：「葉伯庭，你們丟別人的孩子時，一定不會想到一旦自己的孩子丟了或者被人殘害的感受如何。對不對？」

葉伯庭獰笑道：「妳是馬芳芳？」

「錯不了的。」

葉伯庭先是冷冷一哂．繼而又退到院中，他以爲 若無高手埋伏在屋內．憑馬芳芳一個人，就是有人借胆子給她，她也不敢出聲。

「嘿……」葉伯庭冷笑道：「是凌鶴那小子在內吧？」他以爲只有凌鶴在她身邊她的胆子才會這麼壯。

「只有我一個人。葉伯庭，你不敢進來？」

他當眞不敢進去．因爲他絕對不信屋內只有馬芳芳一人。但凌鶴却又不會藏頭露尾。

因而他又以爲屋內不是曲能直必是「惡扁鵲」，想用毒物賺他，這二人他也不敢招惹 尤其「惡扁鵲」。

這道理很簡單，他壞「惡扁鵲」比他更壞。壞人所怕的是比他們更壞的人，他冷笑道：「馬丫頭，不是老夫小看你，妳一個人絕不敢在此。」

（未完・八）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祝京娘擺擂台遭仇家帥狙襲擊，母親死去，自己幾處受傷，正在危殆，羅蘭請圓角大師出面協助未得答應，京娘接近死亡邊沿，狄飛虹暗用降龍神抓救了她，嚇走了帥狙，京娘身世飄零，無家可歸，狄飛虹勸的羅蘭收她爲婢，然後遵照圓角大師趕去盧氏縣城，探望情侶程玉倩，她住在范玉祥大宅中，先由總管盧璋接待，帶到西跨院居停下來，因程玉倩避仇負重傷在范家療養，未能卽時和她見面，羅蘭小姐脾氣要硬闖，却闖出禍事來，狄飛虹雖然能夠見到程玉倩，只見一面便死去，他們已被包圍，狄飛虹只好用血刀門絕招和她們闖出重圍……

水母珠難得　回途尋親人

狄飛虹道：「別忙，在下有幾句話，希望盧總管能夠據實相告。」

盧璋道：「請問。」

狄飛虹道：「盧總管必然是一位絕世高人，但在范家莊你並未出手，在下弄不明白，這究竟爲了什麼？」

盧璋道：「盧某在范家大宅身居總管，這只是一項拿人錢財與人消災的買賣行爲，至於鬥毆搏殺，那就不關盧某的事了。」

狄飛虹道：「原來如此，盧大俠請。」

盧璋不再客套，右手一顫長槍，槍尖抖起斗大的槍花，一股旋風似的罡氣，忽然繞體而升，那份威勢，比血刀並不遜色。

狄飛虹知道遇到了高人，立即抱元守一，氣納丹田，然後大吼一聲一刀揮了出去。

盧璋毫不退避，長槍一挺，直向血刀扎來，雙方兵刄未接實，便同時被震得倒退兩步。

他們一退再上，刀槍並舉，展開一場武林罕見的搏殺。

在一旁觀戰的羅蘭主婢及六兒，與他們相距約莫兩丈，但被他們刀槍震來的罡風，逼得倒退丈外才能穩住身形。

這一場搏殺，當眞凶險無比，一直搏到千招，雙方仍未分出勝負。

此時盧璋一槍刺出，逼退狄飛虹，然後跳出幾步，長槍一收，雙拳一抱道：「狄少俠果然功力驚人，在下佩服。」

狄飛虹道：「盧大俠神槍無敵，狄某也是開了一次眼界。」

語音一頓接道：「請問盧大俠，槍聖盧緯老前輩不知與盧大俠有沒有親屬關係？」

盧璋道：「正是先父。」

狄飛虹啊了一聲道：「有這種事，在下千里奔波，正是要尋找令尊，想不到他老人家竟已作古。」

盧璋道：「先父去逝已有五年，但不知狄少俠何事尋找他老人家？」

狄飛虹道：「在下有一友人，希望獲得水母珠以增強功力，咱們遍尋水母不到，據江湖傳言，盧老前輩曾經服過水母珠，所以想向他老人家求教。」

盧璋道：「原來如此，那就不必了，據盧某所知水母去逝已有二十餘年，在她去逝之前，已將水母珠沉於南海，所以天下再也沒有水母珠了。」

狄飛虹道：「此話當眞？」

盧璋道：「咱們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也沒有欺騙少俠的必要，告辭。」

語音甫落，身形疾轉，幾個跳躍，便巳失去踪影。

此時羅蘭主婢及六兒巳經走了過來，適才盧璋的言語，羅蘭自然聽得淸淸楚楚，只見她一臉失望之色，道：「師兄，咱們大凉山不必去了。」

狄飛虹道：「很抱歉，師妹，這是無可奈何之事。」

羅蘭柳眉一揚道：「其實水母珠並不重要。」

狄飛虹道：「此話怎講？」

羅蘭說道：「我有一個天下無敵的師兄，只要天天跟着他，還有什麼人敢奈何得了我。」

語音一落，便緩步向山道走去，她這幾句輕描淡寫的言語，却使狄飛虹大感爲難，他知道這位侯門千金心機深沉，如果當眞讓她朝夕不離的跟在身邊，這豈不是一件大煞風景之事？

不過，時勢比人强，一時他還擺她不脫，只得先到武漢瞧瞧，再想後計。於是他領着羅蘭主婢及六兒橫越伏牛山，東趨郾城，南下信陽，直奔武漢。

×　×　×

石鹿山莊，巍峨依舊，只是人事全非，如今巳經換了主子。

當狄飛虹等到達之際，四名丐帮弟子，在莊前就擱住他們的去路，其中一人道：「朋友，做什麼來的？」

狄飛虹道：「在下狄飛虹，特來拜候貴帮帮主應天雄，請老兄傳達一聲。」

丐帮弟子道：「咱們應帮主早已不在人世，你找他有什麼事？」

狄飛虹道：「那麼貴帮現任帮主是那一位高人？」

丐帮弟子道：「本帮現任帮主是九連環初登。」

狄飛虹哦了一聲道：「原來是貴帮初長老升任帮主，請朋友替在下稟報一聲，就說黃蜂谷二谷主狄飛虹求見。」

丐帮弟子道：「請稍候。」

片刻之後，丐帮新任帮主九連環初登，長老一壺醉石靈，三眼驚金輪，以及青城門下鉄扇胡輪等一羣老少，由莊門迎了出來，其中最岔眼的是一位青衣少年，此人就是帥狙，曾經是祝京娘的殺母仇人。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祝京娘已經神色緊張，全身發抖，同時手握刀把，目視帥狙，似乎就要出手爲母報仇似的。

狄飛虹道：「京娘，咱們先禮後兵，妳放心，此事我會替妳作主的。」

京娘道：「多謝公子。」

他們說話之際，丐帮帮主九連環初登等人一行，已到達他們身前八步之處。狄飛虹雙拳一抱道：「黃蜂谷二谷主狄飛虹見過初帮主。」

九連環初登雙拳一抱道：「不敢當，狄二谷主是貴客，請進。」

狄飛虹等四人被迎進百鹿山莊，獻上香茗之後，初登道：「二谷主不遠千里而來，一定有什麼指敎了，請說。」

狄飛虹道：「在下有一事不明，想向帮主請敎。」

初登說道：「二谷主不必客氣，請說吧。」

狄飛虹道：「黃蜂谷與貴帮各據一方，素無恩怨，貴帮擄刦本谷谷主，這是爲了什麼？」

初登道：「對不起，二谷主，這是本帮前任帮主應天雄所爲，他已遭到報應，與本帮其餘弟子無關。」

狄飛虹道：「請道其詳。」

初登說道：「應天雄愛慕貴谷谷主，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原本沒有什麼，但他所求不順，竟然暗中派人下毒，將貴谷谷主及四名婢女一齊擄來，總算他良知未泯，並未恃強凌弱，做出令人不齒之事。」

狄飛虹道：「後來呢？」

初登道：「後來花滿樓姑娘前來要人，雙方一言不和動起手來，應天雄就遭了慘報。」

狄飛虹道：「那本谷谷主呢？」

初登道：「谷主一行五人已經返回黃蜂谷去了。」

狄飛虹道：「怎麼沒有見到花滿樓姑娘？」

初登道：「花姑娘回潼關去了。」

羅蘭撇撇嘴道：「下毒擄人是你們丐帮做的，你倒推得乾乾凈凈。」

初登道：「應天雄個人所爲，並不能代表丐帮。」

羅蘭道：「難道他不是丐帮帮主？」

初登爲之語塞，不由長長一嘆，道：「人死不記仇，姑娘何必一定要追根究底呢？」

狄飛虹長身而起，哈哈一陣大笑道：「黃蜂谷主被貴帮所擄，這是黃蜂谷的奇恥大辱，在下身爲二谷主，這項公道不得不討它回來。」

他如此一說，氣氛立即緊張起來，丐帮的弟子全部面色嚴肅，做好了應變的戒備。

鐵扇胡輪立起身來，道：「狄二谷主，咱們是老朋友了，能不能讓在下說幾句話？」

狄飛虹冷冷哼了一聲，道：「有話請說。」

胡輪道：「咱們江湖之中，有一句話，那就是一人做事一人當，應天雄刦擄貴谷谷主已經遭到報應，二谷主是明白道理的人，何必要牽連無辜？」

狄飛虹冷冷道：「這話要看怎樣說，應天雄固然是遭了報應，但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黃蜂谷谷主被丐帮所擄，此事天下皆知，狄某如果不討回一點公道，還有什麼顏面在江湖之上立足？」

胡輪道：「那麼在下願意做個調人，不知狄二谷主能不能接受？」

狄飛虹道：「那你說說看。」

胡輪道：「請初帮主邀請武漢三鎮一帶的武林名人，在黃鶴樓聚會，當衆向狄二谷主道歉，不知二谷主能否接受？」

狄飛虹略作沉思道：「可以，在下可以接受。」

如今事件急轉之下，原本劍拔弩張的場面，已經獲得圓滿解決，但祝京娘殺母之仇，狄飛虹並未提及，此對她再也忍耐不住，雙目一瞋，手握刀把，大聲叱喝道：「帥狙，站出來！」

胡輪一震，道：「這位姑娘，妳做什麼？」

祝京娘道：「姓帥的與我有不共戴天的殺母之仇，我要向他索還血債。」

胡輪估不到他們之間會有這等重大的仇恨，這個調人，他就無法再做了。

丐帮長老三眼驚金輪冷哼一聲道：「丐帮總壇是何等神聖的地方，豈能容妳在此地撒野？」

狄飛虹道：「閣下此言差矣，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祝京娘既然遇到仇家，借貴寶地復仇，有何不可？」

三眼驚金輪道：「閣下此言是欺人太甚，你要找帥公子報仇，那就先通過老要飯的這一關再說。」

狄飛虹哼了一聲，手握刀把，殺機怒放，使在座之人，全部心神一震。

九連環初登急忙伸手一攔，道：「二谷主，請稍安勿躁，聽老要飯的說句公道話。」

狄飛虹鬆掉刀把道：「帮主請說。」

初登道：「帥少俠是本帮的客人，二谷主也是一樣，如果雙方在敝帮總壇了斷，一旦傳出江湖，敝帮就無言以對江湖朋友了，何況山不轉路轉，只要人在江湖，總有相見的一天，如果二谷主一定要了斷恩仇，希望能與帥少俠另約地方，不知二谷主意下如何？」

狄飛虹道：「好吧，姓帥的，你說，什麼時間？什麼地點？」

帥狙道：「明天晌午，我們在鸚鵡洲見，告辭。」雙拳一抱，身形急轉，向總壇之外，匆匆離去。

帥狙一走，狄飛虹也雙拳一抱道：「狄某在客棧恭候佳音，告辭。」

× × ×

晴川歷歷漢陽樹，方草淒淒鸚鵡洲。在武漢三鎮，鸚鵡洲是一塊出名的勝蹟，其中還有知名遐邇的琴台，其實這座當年兪伯牙鼓琴的琴台，只不過留下一堆黃土而已！

此時帥狙已在琴台相候，他約來了五名帮手，其中三名老者與兩名中年人，瞧他們眼神銳利，太陽穴高高隆起的神情，這五人都是武功不凡的人。

狄飛虹等在琴台丈外之處停了下來，然後雙拳一抱道：「狄某應約而來，請帥少俠命題。」

在帥狙約來的三名老者之中，有一人白髮蒼蒼，身穿紅袍，身材雖然並不高大，却頗有一股不怒而威的神情。

他們這五名帮手，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穿着黃色背心。

此時身穿紅袍的老者踏前兩步，以銳利的目光，瞧着狄飛虹道：「你就是狄飛虹？」

狄飛虹道：「不錯，在下正是狄飛虹，前輩是……」

紅袍老者道：「老夫帥無仁，這幾位是老夫的拜弟，施無義，紀無禮，殷無信，徐無智……」

他語音方落，六兒忍不住咭咭一笑道：「原來是一羣無恥之輩。」

帥無仁大怒道：「小賤人竟然敢譏諷老夫，看掌。」

雙方原本相聚丈外，他忽然一掌揮出，看那微風不動的情形，好像這一掌如同兒戲一般。但，狄飛虹却面色一變，忽然一掌飛出，竟與帥無仁那無聲無息的一掌碰在一起，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震，六兒這才知道厲害，小臉兒嚇得一片蒼白。

帥無仁目光一瞥狄飛虹道：「少俠的功力，再接老夫一掌試試。」

狄飛虹搖搖手道：「別忙，咱們先談正事要緊。」

帥無仁道：「沒有什麼好談的，帥狙是老夫的獨子，一切恩怨，由老夫一肩承担。」

羅蘭撇撇嘴道：「這當眞是有其子必有其父，你的兒子殺人，你也要一肩承担嗎？」

帥無仁哈哈一笑道：「殺了個把人算得了什麼，妳這是少見多怪。」

狄飛虹心中暗暗震怒，但也知道，這五名身着黃色背心之人，必然是他前所未見的勁敵，是以絲毫不敢大意。

其實，狄飛虹並不是當眞害怕他們，只是顧忌羅蘭她們，有點投鼠忌器罷了。

祝京娘向狄飛虹抱拳一禮道：「稟公子，小婢可不可以向帥狙挑戰？」

狄飛虹點點頭道：「好吧。」

祝京娘身形一轉，冲着帥狙叱喝道：「姓帥的，姑娘要報殺母之仇，有種的你就站出來。」

祝京娘原是帥狙手下的敗將，他自然不會將祝京娘放在心上。於是哈哈一笑，手搖摺扇，走到鬥場道：「妳既然要死，少爺就成全你，請吧。」

祝京娘不再浪費言語，手握刀把，殺氣橫生，口中一聲嬌叱，揮刀劈了出去，帥狙大吃一驚，估不到數月小別，祝京娘竟然習得此種天下無敵的刀法，他來不及撤退，只得舉扇向前架去。

嘶的一聲，摺扇鋼骨斷折，他的右腕也齊掌被折了下來。

一招甫接，武功不弱的帥狙，竟然落得失去一條手臂。

帥無仁大吼一聲，身形一晃，一把將帥狙救了回來，同時運指如飛，點上他的穴道，阻止鮮血外流，待裹好他的右臂的傷勢，這才轉身走向鬥場道：「賤丫頭，傷我兒子一條手臂，我要妳以性命做爲代價。」

狄飛虹攔住他的去路，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的兒子殺了祝京娘的母親，斷掉一條手臂，實在太便宜他了，不過，在下不願殺人，咱們就到此爲止，告辭。」

帥無仁眼看狄飛虹帶着羅蘭主婢及六兒等離開鸚鵡洲，他並沒有出手攔截，因爲他已瞧出祝京娘使用的是天下無敵的血刀，那麼他的主人狄飛虹的武功自然更甚於她，如果當衆出手，鹿死誰手，還不敢據下斷語，在沒有摸清對方之前，他不願意孤注一擲。

狄飛虹等回到客棧，店小二迎上前來道：「稟客官，丐帮帮主送來請帖一份，請客官過目。」

狄飛虹接過請帖道：「多謝你，小二哥。」

待回到房中，拆開請帖一瞧，原來是丐帮帮主九連環初登的請帖。

帖上請狄飛虹等四人於後日午間到蛇山鳳凰窩，由丐帮設宴邀請他們。

蛇山原名高冠山，是黃鶴山的支阜，立身蛇山可以俯瞰武漢三鎮，山上設有砲台，與龜山遙遙相對。

蛇山之東，有名勝鳳凰窩，蛇山之西有烏龍池及清風明月二井，都是有名的古蹟。

丐帮帮主原先是說在黃鶴樓宴客，但是黃鶴樓遊人太多，有些不便，如今改在蛇山，倒是再好不過。

這一兩天來，倒也清靜無事，狄飛虹帶着羅蘭主婢等，逛遍武漢三鎮，心情開朗不少，直到第三日上午，他們才一同來到蛇山。

山上遍佈丐帮弟子，接待十分仔細，待到達鳳凰窩，主人九連環初登帶着兩名長老，其中設有數桌酒席，此時客人幾乎全已到齊，經初登介紹，所謂武漢附近的武林名人，只不過排教九江堂的堂主龔驥，以及黃梅快劍張士泉兩人而已，其餘的所謂濟濟多士，也不過是二三流的角色而已。

席間賓主盡歡，並未發生任何事故，待酒醉飯飽，狄飛虹便與羅蘭等人告辭離去。

次日淩晨，狄飛虹等四人，聯騎向武勝關趕去，在途中羅蘭詢問道：「師兄，咱們現在去哪兒？」

狄飛虹道：「回潼關。」

羅蘭道：「爲什麼要回潼關。」

狄飛虹道：「自然是送妳回去了。」

羅蘭道：「不，我不願意回去。再說

，我回去之後，你是不是也會住在潼關不走？」

狄飛虹道：「不，我要到黃蜂谷去瞧瞧。」

羅蘭道：「那我們就不必回潼關了，我跟你一道去黃蜂谷。」

狄飛虹說道：「這個……只怕不太方便。」

羅蘭道：「有什麼不太方便的？莫非你跟黃蜂谷主之間有什麼特殊關係？」

狄飛虹道：「不錯，黃蜂谷主覃小蝶是我的未婚妻子，我們原已準備成婚的，因為有事就擱下來了。」

羅蘭道：「不行，你不能跟覃小蝶成親。」

狄飛虹道：「為什麼？」

羅蘭道：「你現在是待罪之身，一切行動，都要經過我爹的首肯。」

狄飛虹嘆口氣道：「好吧，此事等待以後再說。」

祝京娘忽然驚呼一聲道：「公子小心，找碴的來了。」

狄飛虹舉目一瞧　只見十丈之外，是一片廣大的森林，林前聚集着兩隊人馬，一左一右　每隊約莫五十餘人，這般人全部穿着黑色背心，狄飛虹一瞧便知道是最近出現江湖的神秘門派。

他們展出如此龐大的人力，自然是勢在必得了。

狄飛虹道：「咱們揹上包裹，留下馬匹跟我走。」

他們四人毫不畏縮地邁步前進，待到達森林之前，這兩隊敵人，一隊按兵不動，另外一隊，便像潮水一般的衝了上來。

狄飛虹一瞧他們的形勢，心中不由暗暗一震，敢情這般人並不是烏合之衆。

他們圍着狄飛虹等四人佈下一個十分嚴密的陣勢，然後身形一轉，圍着他們快速的行動起來。

狄飛虹等四人也佈成一個四角方位，以便應付四周攻來的敵人。

賊人遊走一陣之後，忽然刀槍並舉，展開一陣強烈的攻勢。

狄飛虹首先揮刀迎戰，羅蘭主婢及六兒都習得三招血刀刀法，此時一刀揮出，眞個千軍辟易，但見鮮血四溢，斷肢橫飛，一場極度兇險而且殘忍的戰鬥，就這麼展了開來。

但這些身着黑色背心的賊人，人由太多　前面雖然倒下，後面繼續衝殺，當眞是前仆後繼，除死方休。

人是血肉之軀，狄飛虹固然武功卓絕，不在乎經久鏖戰，但羅蘭主婢以及六兒，畢竟是女人，持續的戰鬥之力當然差了許多，而且她們只會三招血刀刀法，縱然反覆使用，但精力是有限的，拚到後來，不只是兩臂痠痛，身形的變換也遲緩下來，更可怕的是，另一隊黑色背心的敵人，也補充前隊圍殺上來。

此時他們的鏖戰，已經接近晌午，幾乎斷殺了兩個時辰　看情形，敵人似乎愈來愈多　雖然戰場上屍橫遍野，是一片不忍卒睹的場面，但這般賊人悍不畏死，依然奮戰不休。

羅蘭嘆息一聲道：「師兄，看情形，咱們是衝不出去了。」

祝京娘道：「小姐，縱然咱們衝得出去，只怕也離不開這片森林。」

狄飛虹道：「為什麼？」

祝京娘道：「這般人悍不畏死，拚命的衝殺，但咱們如今並未見到他們的領導者，依小婢猜想，這片樹林之內，可能隱藏着身手奇高的敵人，他們是在等待，等到咱們精疲力盡之時，再行出手。」

狄飛虹道：「你這話說的不錯，但咱們如何才能恢復氣力，擺脫這般敵人？」

祝京娘道：「小婢倒有一個法子，但不知公子贊不贊成？」

狄飛虹道：「事到如今，我還有什麼不贊成的。」

祝京娘道：「好，小婢就賞他們幾把毒沙試試。」

祝京娘原是毒沙門的，她始終不敢使用毒沙，只因為此種武器太過歹毒，他怕受到狄飛虹的責備，所以始終不敢使用，如今情勢所迫，那就不得不借重她的毒沙了。」

她先戴上膠皮手套，然後抓出兩把毒沙，口中一聲嬌叱，分別向左右洒去。

毒沙出手有如立杆見影，賊人立即紛紛倒斃，響起一片哀嚎之聲，此種情形，比血刀所殺之人，更為悽慘。

賊人原已被他們殺掉三分之一，此時兩把毒沙又倒下一大片，生命是可貴的，這般人雖然不怕死，必也心生怯意，再也不敢向前衝殺了。

狄飛虹當機立斷的道：「妳們三個快點運功調息，我替妳們護法。」羅蘭主婢及六兒實在太累了，雖在強敵虎視之下，她們仍然在狄飛虹身後盤膝坐了下去。

此時的情形是一個僵持之局，但這等僵持並不太久，因為穿黑背心的賊人在一陣哨音之下，已經完全撤入林中。另有十餘名賊人同時由林中走來，這般人全都身着藍色背心。可見他們的等級，比穿黑色背心的又高了不少。

狄飛虹手橫長刀，冷哼一聲道：「各位，咱們似乎素昧平生，你們擺下這等陣仗是為了什麼？」

其中一人嘿嘿一陣冷笑道：「這很簡單，因為你姓狄的處處跟咱們作對，所以咱們要除去你這個眼中之釘。」

狄飛虹見羅蘭等已經調息完畢，於是吩咐她們道：「妳們站遠一點，這般賊人由我來對付。」

語音一落，長刀急揮，一陣風雷交鳴之聲，帶着無比的罡氣，向當面的十餘名賊人揮去，這般人對狄飛虹的血刀，似乎已經研究出對付的辦法，他們十餘人集中力量，刀槍並舉，全力反擊，但見金鐵交鳴，刀芒萬丈，這一擊之威，當眞是天地失色。

然而，狄飛虹這無堅不摧、見血方收的一刀，竟然未能傷到敵人，他退後三步，目注對方，暗中調息眞氣，準備再次出擊。

對方集中十餘人的功力，雖然接下了狄飛虹的一刀，但每一個都在氣喘吁吁，顯然他們並沒有佔到半點便宜。半晌，其中一人忽然仰天發出一股長嘯，嘯聲未停，他們同時向狄飛虹展開了狂攻，但當狄

飛虹揮刀擊出之際，他們由分而合，再度集中十餘人之力，聯手與狄飛虹抗拒。

這種功力相差無幾的硬拚，吃虧的當然還是狄飛虹，因為他以一人之力，拒抗十餘人的功力，就算他武功卓絕，這種以少敵衆的打法　吃虧的還是他自己。更糟的是那森林之中，身着黑色背心的賊人，又分兩路衝了出來。

他們將衣衫　用樹枝做成了十餘把雨傘，顯然，這是為了抵擋祝京娘的毒沙之用。

如果祝京娘的毒沙失去效用　那麼羅蘭主婢及六兒的處境，就危如累卵了。

狄飛虹心中大急，雙目也射出兩股凌厲的殺機　口中一聲大吼，左掌抓了出去，他不再使用那血刀，而以降龍十八抓對敵。

一抓使出，功效立現，對面身着藍色背心的賊人，有兩名在神抓之下頭頸斷裂，哀嚎着倒斃下去。

狄飛虹乾脆收起血刀，雙抓齊出，哀嚎立現，對面二幾名賊人，在他神抓之下，紛紛倒斃　剩下兩名賊人，趕快腳底下抹油，向着樹林中逃去。

狄飛虹身形一轉，足尖點地，身形衝霄而起，神抓左右揮擊，穿黑色背心的賊人立即倒下一片，不必祝京娘的毒沙出手，這批人已經轉身亡命的逃去。

×　×　×

孝義是鞏縣以西的一個鎭集，由於地處關洛大道，市廛倒是破為繁榮。

這天傍晚時分，鎭上來了五人五騎，坐騎是長程健馬，並沒有什麼出奇，但對那五名騎士，人們就難免要多看兩眼了。

他們一律頭戴竹笠　背負長槍，身着黑色衣衫，連面孔也被一塊黑巾蒙着，令人一目之下，就會生出一股神秘的感覺。

他們來到「雄關客棧」投宿，訂好房間　略作清洗，便來食堂進食，也許時間還早吧，食堂中只有三桌坐有客人，他們剛剛要來酒菜　街頭忽然響起一片嘈雜之聲　同時足音雜沓，造成一片混亂，顯然，這孝義鎭上必然出了什麼事，連食堂中的三桌客人也放下飲食，奔出瞧熱鬧去，整個食堂只有這五名黑衣騎士還在進食。

「小姐，街頭……好像……」

有一位終於忍不住了，他很想去瞧熱鬧　卻巴巴結結的不敢一口氣說它出來，而且他語音嬌柔，又稱他的主子為小姐，這五名神秘的黑衣騎士，莫非都是女兒之身？

小姐沒有多說什麼，只是簡短的兩個字「快吃。」

「快吃」的意思是答允去瞧熱鬧，他必須吃飽「再去，於是這幾位神秘姑娘就像風捲殘雲一般，很快就塡飽了肚皮。

鎭外一片山坡，已經圍滿了瞧熱鬧的人潮　這五名黑衣姑娘擠進去一瞧，原來是兩帮人馬在了斷江湖過節，一位黑衣姑娘哼了一聲道：「又是他們。」

「又是他們……」那是說這兩帮人馬之中，有一帮跟黑衣姑娘有過接觸，但她語氣並不友善，自然不是他的朋友，只是她並未指明是那一帮，那就只是等待事實的證明了。

這般人一湊是七個，穿着紅藍白三色背心，年齡有老有少，全是陌生的面孔，不過只要是行走江湖的人，都會知道他們是新近崛起江湖的神秘門派，黑衣姑娘認出那些以顏色分等級的背心，所以才說「又是他們……」

近年來這一神秘門派橫行江湖，徒衆所至，往往會挑起兇殘的仇殺，因而惡名昭彰，人人畏懼，今天又被他們找到兩個倒楣的。

這兩人一高一矮，年歲都在三十上下，高的長相威武，身着紅袍，掌中一根熟銅棍　使得虎虎生風，矮的雖是身材瘦小，但身法敏捷，行動如風，一柄青鋼劍使得出神入化，他與高個子長短相輔，形成一種最佳的配搭。

因此雙方一經接戰，神秘門派就吃了大虧，四名身着白背心的一死三傷，受到一次嚴重的挫敗。

神秘門派在現場的七人之中，以穿白背心的等級最低，但在整個神秘組織之內，白背心屬於舵主級，其中不乏獨霸一方的高手，如今以四敵二，對方又是兩名名不見經傳的人物，想不到在一個照面之下，竟然落得一死三傷，這不僅令人大感意外，而且有點駭人聽聞。

不過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神秘門派尚未下場的三人已經瞧得十分明白。

高個子習的是外家功夫，矮個子練的是內家功力，以他們的造詣，雖然不敢說登峯造極，如是想揚名立萬，在江湖上闖出一點名堂，應該不會太過困難。

但，沒有人認識他們，對神秘門派這一夥，倒是有一個幾乎是人人相識的湖海聞人。

他原是太原金府的總管，江湖上稱為追雲聖手聶如風，此時身着藍色背心，神態上顯得冷傲凌人。

神秘門派這一行七人之中，等級最高的是紅色背心，此人目如閃電，神情冷肅，分明瞧到白色背心一死三傷，他連眉頭都沒有皺動一下。

當然，一個成名人物，或是修為高深之人，是不易動心的，但他這位等級高於追雲聖手聶如風的高人，却是一個年齡不算太大，面目又十分陌生的瘦長中年。

他不在乎白色背心的死傷，却不能不討回公道，因而舉手一揮，聶如風與另一名身着藍色背心的大漢便一起撲入鬪場。

聶如風以追雲聖手之名馳譽江湖，他的成名兵刃是劍，以他來對付名不見經傳的矮個子，應該是遊刃有餘。

另一名着藍色背心的大漢面目黧黑，身材橫寬，高度雖然稍遜，仍然十分威猛，他使用一柄馬牙刺也是重兵刃，與高個子熟桐棍相較，可說是旗鼓相當，難分高下，也許為了這個原因吧，他首先找上了高個子，馬牙刺一掄，以泰山壓頂之勢攻了過去。

高個子大叫一聲「來得好」，熟銅棍一挺，不閃不避的迎上了馬牙刺。

兩般兵刃相觸，發出一聲巨響，他們身形一晃，各自後退一步。

一招相接，竟是半斤八兩，誰也沒有佔到便宜，此後兵刃撞擊之聲響個不停，這一雙莽漢硬打硬拚，戰況之猛烈，當得是江湖罕見。

（未完．十）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少年英雄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魔女派人找到張小仙，告知他的身世是四個不知名的惡魔頭輪姦秋水寒受孕而生出來後，又將他棄在七里坡附近，希望他查找四個惡魔頭懲誡一番，但不能不認親娘，並將自己原名叫秋月，和秋水寒是姐妹。張小仙有點不信，但又不得不信，然後辭出，回到七里坡將此事和幾個好友如妄言之，這些小友也七咀八舌姑妄信之。外面來了六個番僧，其中兩個自稱是波羅門主，一個是總護法，查到小仙懂得點「鬼胎穴」是波羅門失去的秘笈精髓，請原物璧還，張小仙不承認，雙方動起武來，結果和尚認栽，答應張小仙爲雙俠抬棺材……

風光葬雙俠　開宗明敎義

錢四海如遭重擊，滿面驚愕的道：「這個小惡棍告『我』拐騙『他』的老婆?!」「我」與「他」兩個字，聲音特別大，顯然氣憤到了極點。

阿郎是個鬼精靈，這一伕他採用的是低姿態，哀傷而又悽楚的道：「爸爸，已經鬧到衙門來了，你老人家又何必再裝糊塗，說假話。」

錢四海的頭都要被他氣破了，恨聲說道：「混帳東西，誰是你的岳父，你的妻子又是誰?」

張小仙望着高高在上的嚴知縣，道：「大人，您是明白人，聽到沒有，小民的老丈人拐走我的老婆不算，現在連小民做女婿的身份也從根本上否認，眞是人心大變，大變人心哪。」

錢四海暴跳惱怒的道：「小雜種，你口口聲聲的說純純是你的妻子，有什麼證據?」

張小仙指着錢純純的大肚皮，道：「嚴大人，您聽聽，您瞧瞧，肚子都大了，我們的愛情結晶很快就要出世，小民的岳父還不肯認帳，眞是太不講道理了。」

錢四海鬚髮怒張，急向嚴知縣道：「草民早已向大人稟明，小女所以腹大如鼓，是被這個小惡棍以邪術點了『鬼胎穴』，務請明查深究，治他應得之罪。」

知縣大老爺來不及開口，張小仙便搶先說道：「大人，這是欲加之罪，空穴來風，純純是小民用大花轎，吹吹打打的抬進門來的結髮妻子，肚子裏的孩子是我們張家的骨肉，那來的邪術，大人不妨查問一下陳捕頭和小民的岳父大人，都是見多識廣的武林高手，他們知不知道有『鬼胎』之穴，會不會點?」

這話俱在情理之中，嚴如川頻頻頷首稱善，問錢四海：「這話你都聽到了，錢大俠怎麼說?」

大刀錢四海道：「草民不知道，也不會點。」

嚴知縣又問陳大器：「陳捕頭，你知道有『鬼胎穴』這回事嗎?」

開碑手陳大器恭恭敬敬的答道：「回大人的話，屬下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錢四海眼看大勢不妙，忙道：「大人，別聽信他的胡言亂語，小女若是惡棍的妻室，怎會不長住張家，而要住在我們錢家?」

嚴知縣笑道：「這正是張小仙告你的癥結所在，他告你誘拐他的妻子，離家出走。」

張小仙抓住機會，猛拍嚴如川的馬屁：「大人果不愧爲是有名的青天大老爺，處事明斷，公正無私，請速判他還我妻室，履行同居義務。」

好小子，連「履行同居義務」也搬出來了，羞得錢純純無地自容。皮蛋、大笨牛却在暗中直叫好，大刀錢四海氣急敗壞的道：「大人，請勿聽信小惡棍一面之詞，小女純純還有話說。」

張小仙豈肯給她說話的機會，道：「大人，小民的妻室被她父親挾持，已失去表達意志的自由，不論說詞如何，一概不足採信。」

錢純純父女張口欲待言語，伊川縣令嚴如川搖着手，作阻止狀，笑容可掬的道：「好了，不必再說，事情已經非常明白，雖然清官難斷家務事，本縣職司所在，還是不得不判，錢純純應回歸張家，履行同居義務，如果錢大俠愛女情深，多盤桓幾日亦無不可，但切勿嫌貧愛富，依本縣看，張小仙穎慧過人，將來必成大器。」

案子已判，再無翻案的可能，錢家父女氣破了肚皮也沒有用，只好承認失敗，懷着一肚子的怒火携手離去。

反之，張小仙却打了一場漂亮的大勝伕，皮蛋跟大笨牛爲之狂呼不已，什麼「爽啊!」，「萬歲」，「好棒啊」等等口頭禪皆一齊出籠。

阿郎比他倆還要振奮十倍，心中暗道：「什麼青天大老爺，狗屁，分明是個糊塗蟲，錢四海遇上這種飯桶，怎麼會不吃癟。」

表面上仍然擺的是低姿態：「謝謝青天大老爺成全，小民有生之年，都是感念大恩大德的日子，縣老爺如果沒有別的敎誨，小仙想就此告退，因爲先祖父祖母尚停靈在堂。」

嚴知縣道：「且慢，你的案子尚未了結。」

阿郎道：「尚有何案未了?」

嚴如川道：「洛陽鴻儒學堂的仇老夫子告你目無師長，大鬧學堂。」

阿郎呆了一下，暗想：「糟了，嚴如川是臭水溝的大舅子，這一伕不死也會脫層皮。」

硬着頭皮說道：「青天大老爺，您可千萬不能單聽仇老師一個人的話，小民年幼無知，又貪玩好動，冒犯或頂撞老師的事是有的，但是，小民深知一日爲師，終身爲父的道理，說什麼也不敢目無師長，以下犯上，請老大人明鑑。」

嚴知縣面無表情的道：「張小仙，那首烟有刺激性的歪詩，可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阿郎連忙否認道：「不，小民是從一本小說裏抄來的。」

「那『當而不而，不當而而』，也是抄的嗎?」

「這——是小民臨時胡謅亂編的。」

「謅的很好，編的不錯，」嚴如川笑容滿面的道：「立意非常貼切，連仇老夫子自己都在本縣面前誇讚你的才華，可惜沒有全部用在正途上。」

「縣太爺敎訓的是，小民知錯。」

「光知錯還不夠，本縣要你親自向仇老夫子當面道歉，同時本縣也想考較一下你的文才。」

「怎麼考?」

「對對子。」

「對對子?」

「沒錯，本縣出一副上聯，要你對下聯。」

雷大雨小，雨過天晴，阿郎總算鬆了一口氣，腦中靈光一閃，他又想到一個新鮮的妙點子，道：「縣太爺，我們打個賭好不好?」

伊川縣令嚴如川很喜歡這個俐牙利齒，胆識過人的小孩，聞言微微一笑道：「如何打賭?」

阿郎道：「小民若是對得很工整貼切，希望大人與那位捕頭陳大叔，能帮忙做一件事。」

「是什麼事?」

「替小民死去的爺爺和奶奶抬一次棺材。」

「要是對得不夠工整貼切呢?」

「小民除向仇老師負荊請罪外，還自願在老夫子的家裏做三個月苦工。」

大笨牛一聞此言，心情大爲緊張起來，暗道：「死張小仙，沒事找事，竟敢跟縣太爺比學問，你如果去臭水溝家做苦工，我怎麼辦，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多多、皮蛋同樣爲阿郎担憂不已，認爲小仙贏嚴知縣的機會不大，此舉無異冒險，反而希望縣太爺能夠一口回絕。

孰料，嚴知縣却爲阿郎的豪情所感動，毫不猶豫的說道：「本縣答應你!」

張小仙轉對開碑手陳大器說道：「陳捕頭意下如何?」

縣太爺都答應了，陳大器那裏還有選擇的餘地，當即一口應允下來。

張小仙暗自竊喜不迭，一本正經的道：「請大人出上聯吧。」

嚴知縣坐在大堂之上，一陣沉思後，振筆疾書，很快便將上聯寫好了，只見一張宣紙上寫的是：「爲官不易須處處打點方可左右逢源步步高」。

寫得是官場百態，宦途登龍術。

「處處」「左右」「步步」這六個字都不好對，而且要整句意思連貫，稍有差池，便不能算工整貼切。

張小仙已坐在師爺桌前，歪着頭，用手指輕輕敲擊桌面，正在推敲籌思 悠哉遊哉的一點也不緊張。

倒是多多、皮蛋、大笨牛緊張的要死，早已圍攏上來，急得團團轉。

然而，這種事又不是打羣架，憑的是眞本事，硬功夫，他們根本帮不上忙。

牛皮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阿郎敢向嚴知縣挑戰，果然有恃無恐，尋思未久，便在另一張宣紙上寫下：「爲賭更難須時時留意方可上下吃碰把把胡」。

寫的是賭場百態，麻將發財術。

「處處對時時」「左右對上下」「步步對把把」，整句意思連貫，無懈可擊，堪稱工整而又貼切，連嚴知縣這位大行家都讚不絕口，連連擊掌道好。

於是，張小仙便在多多、皮蛋、大笨牛的歡呼聲中，前護後擁的，踏着英雄的步子，以全勝的姿態，抬頭挺胸的離開伊川縣衙。

× × ×

阿郎領着多多，皮蛋，大笨牛來到土地廟前。

大香爐仍放在原來的地方，挖土掘地的人更多了。

裏七步，外七步，涵蓋土地廟四週七步以內的全部，只見摩肩接踵，人頭鑽動，一個個灰頭土臉的挖呀掘呀，已入地三尺，全部的土地都翻透了，却始終沒見到金香爐的影子。

阿郎笑問大笨牛：「大笨牛，你說，金香爐在那裏？」

大笨牛傻呼呼的道：「我怎麼知道，你問我，我去問誰呀？」

阿郎道：「笨啊，以後應該叫你超級大笨牛。」

敲了他一個爆栗子，小仙又問皮蛋：「皮蛋，你是聰明人，說說看，金香爐在何處？」

皮蛋琢磨一下，道：「可能更深，在地下七尺之處。」

砰！賞了皮蛋一個爆栗子，頭上馬上起了一個疱，痛得他直皺眉頭，阿郎罵道：「呆瓜，只有小智慧，沒有大聰明。」

接下來又問多多：「多多，該妳了，希望妳不要讓我失望，不然我就要準備另結新歡了，免得影响到下一代的品質。」

多多罵了一句：「討厭！」想了一想，說道：「大概是在土地廟下方的七尺之處。」

對女生特別優待，阿郎沒忍心打她，嘻皮笑臉的道：「照妳這樣說，非要把土地廟拆掉不可，土地爺爺跟土地奶奶連自己的房地產都保不住，還談什麼庇佑四方，不通，不通！」

大笨牛不服氣的說：「老大，你就會打人罵人，你自己說，金香爐在那裏！」

張小仙神秘而又詭黠的笑笑，道：「大笨牛，把香爐給我抱着，回家啦！」

「老大，別打馬虎眼，你還沒有作答呢。」

「回家去再說。」

「回家就回家，抱着香爐多累人。」

「這個香爐夠大，想擺在二老的靈前用。」

「好嘛好嘛，反正抱不動的時候還有皮蛋來替。」

越衆而前，抱起大香爐來就走。

有人發現大笨牛把香爐抱走了，心內暗自笑他痴，有七八個年輕人一時好奇，則跟在阿郎後面離開土地廟。

× × ×

一行十餘人，來到七里坡張家，阿郎將香爐放在靈前，先上了三柱香，默禱一番，然後取出一錠百兩重的大元寶來，對跟隨而來的八位少年說道：「各位辛苦了，爲了報答朋友們追隨的盛情，我，張小仙，又名阿郎，想學辦一個猜獎遊戲，獎金就是這一錠大元寶。」

白花花的銀子誰不愛，大夥齊聲說道：「什麼樣子的猜獎遊戲？」

張小仙道：「差勁，就是我出一個題目，你們大家來猜。」

答一個題目就可以得白銀百兩，這種好事到那裏去找，大家一陣鼓噪，好幾個人異口同聲的說道：「張小仙，快出題目吧。」

阿郎道：「題目很簡單，就是我爲什麼把香爐抱回來？」

有人道：「你喜歡這個香爐。」

阿郎道：「不對！」

另一人道：「你想作弄土地公。」

阿郎道：「不對！」

又一個大嘴巴的少年道：「因爲你知道了金香爐在那裏。」

阿郎的聲音提高了一倍：「答對了，你中獎了！」

呼！的一聲，一個大元寶丟給大嘴巴少年，少年喜出望外，高興的眼淚都流出來了。

「張小仙，再出一個題目，讓我們大家猜。」

「阿郎，多出幾個題目吧，別作小氣鬼。」

一錠大元寶，等於在人羣中點了一把火，大家情緒激動，反應熱烈，也將阿郎和他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不少。

阿郎最喜歡熱鬧，追求快樂，就愛眼前這種興高采烈的場面，索性跳上一張桌子去，掏出一張五百兩的銀票來，朗聲說道：「我這裏還有一個題目，獎金提高五倍，誰要是猜中，這一張五百兩的銀票就是誰的。」

大家有志一同，齊聲喊叫：「是什麼題目，快請發表。」

張小仙神采飛揚的道：「剛才這位朋友說，是因爲我知道金香爐在那裏，才將這個香爐抱回來，現在的題目是：金香爐到底在那裏？中獎者除五百兩銀子外，當然還可以得到金香爐。」

這下大家可傻眼了，他們要是知道，早就將金香爐找到了，還輪得到張小仙在此大作文章。

有人道：「張小仙，你曉得我們都不知道，別賣關子，快告訴大家吧。」

大笨牛亦道：「是嘛，知道答案就快點說，驚死人可是要償命的。」

張小仙指着香爐道：「你們看那個香爐是什麼顏色？」

大嘴巴少年道：「黑色。」

阿郎道：「是墨？還是漆？」

大笨牛過去摸了一下道：「是漆。」

阿郎又道：「漆在什麼地方？」

皮蛋趨前細一察看，說道：「漆在布上。」

阿郎笑得很開心，道：「再看看裏面，是否也有一層漆布？」

皮蛋道：「有。」

多多突然叫道：「我知道答案了。」

張小仙跳下桌子來，道：「金香爐在那裏？」

多多奔至皮蛋身邊，指着香爐道：「這就是金香爐。」

阿郎跟上去，道：「多多，妳是如何

猜到的？」

多多嬌滴滴的道：「七步者，漆布也，裏面一層漆布（七步），外面一層漆布（七步），金香爐自然在漆布之內了。」

阿郎喜不自勝的道：「多多，還差強人意　笨人之中妳可以拿冠軍，再升一級就不笨了。」

撕去裏外兩層漆布，果不其然，裏面當眞是一個黃橙橙的金香爐。

裏七步　外七步，七步裏面有個金香爐　寫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大家就是沒有想到諧音上面去，以致錯失一次發財的好機會，也因而對張小仙佩服的五體投地，一致公認是當然的領袖。

很快，彼此就混熟了，阿郎正式邀請幾位新來的朋友，來參加風塵雙俠的葬禮，以及隨後就要舉行的開宗立派大典。

「阿彌陀佛。」

正當此刻，門外乍然響起一聲洪鐘也似的誦佛聲　接聽一個熟悉的聲音陰陽怪氣的道：「了不得，不得了，天才神童出現了，翻江倒海一條龍。」

緊接着　又有一個雅嫩的聲音，說着同樣的口頭禪：「不得了，了不得　特級超人出現了　震山撼嶽冠武林。」

隨着這一陣話語，走進兩個瘋瘋癲癲的和尚來，老的是邪僧不了，小的是小和尚不空。

張小仙對他們師徒沒有好感　冷言冷語的道：「神經病，兩位胡說八道些什麼，可是要來誦佛唸經　超渡亡魂！」

邪僧不了直奔靈堂　摸着金香爐　自顧自的道：「是誰解出了這個啞謎？」

大笨牛引以爲傲的代爲吹噓道：「是我們老大，姓張名小仙，別名阿郎，神童天才兼超人，還是未來的一個大帮派的掌門人。」

小和尚不空年僅十三歲，稚氣未脫，滑稽突梯的說：「恭喜師弟，賀喜師弟，小和尚這廂有禮了。」

聽得張小仙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說道：「莫名其妙，本俠怎麼一句也聽不懂。」

邪僧不了道：「張小仙，你小子中獎了。」

這話同樣沒頭沒腦，阿郎疑雲滿面的道：「中什麼獎？」

不了和尚指着金香爐，道：「這個啞謎是老佛爺我設下的，猜中的人就是中獎者。」

阿郎道：「這個金香爐重量不輕，價値非小，和尚是從那裏弄來的？」

「是向普陀山觀音大士座前借的。」

「我看八成是偷的吧？」

「順手牽羊不爲偷。」

「不管是偷的，還是牽的，也不管啞謎是誰設下的，反正啞謎既已解開，金香爐就是屬於我張小仙所有，和尚已無權過問。」

「貧僧另外還有一份厚禮要奉贈。」

「什麼厚禮？」

「收你爲徒。」

張小仙報以一聲冷笑，傲然的言道：「想收我爲徒？也不到馬桶上照照自己，呸！你不配，我還想收你和尚的命呢，說，洛陽古宅的那一場豪賭，有沒有你的份？」

不了和尚面不改色的道：「老僧早已說過，不會。」

「有沒有動過秋水寒？」

「什麼叫『動過』？」

「就是『那個那個』的意思。」

不了和尚道：「出家人色戒第一，和尚不近女色。」

「我不信，曾親眼目睹你逛窰子。」

「一定是小施主看錯了，切勿張冠李戴。」

微頓，不了和尚又舊話重提：「老衲出身少林，少林技藝一向執武林之牛耳，想拜在貧僧門下的人，多如過江之鯽　張小仙，你可不要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阿郎冷哼一聲道：「哼，少臭美，誰不知道你是被少林寺逐出門牆的一個野和尚，提起少林武功，我倒想考一考你。」

不知爲何，邪僧不了對張小仙似乎很感興趣，阿郎一再冷言相向，他却不以爲忤　咧開嘴巴笑笑道：「徒弟考師父，這倒挺鮮的，說吧，考什麼？」

「七十二般武藝，聽說少林寺樣樣精通，可知少林派最拿手，也是武林公認的，號稱天下絕活的是那一樣？」

「自然是大悲掌。」

「你會嗎？」

「大悲掌乃少林掌門人的獨門絕技，除住持方丈自己外，無人得窺堂奧，老僧不會。」

「不會就少自抬身價，你那點家當根本不值錢。」

小和尚不空嗜呼的說道：「乖乖不得了，了不得，師弟要造反了，解開啞謎就是小和尚的師弟，這是師父事先訂下的規矩。」

不空的年紀比阿郎還小，口口聲聲以師兄自居，惹得張小仙心頭火起，劈面給了他一個耳光子，破口罵道：「空空，你他媽的再把祖師爺爺當師弟，小心剝你的皮，說，規矩訂在那裏？」

小和尚指一指鐫刻在金香爐上的兩行字，道：「在這裏。」

阿郎定目一看，見是：「解開啞謎者，得拜聖僧不了爲師。」當下眉頭一皺，對邪僧不了道：「野和尚，你想得倒挺美，設下圈套詭計，想收一個聰明過人的好徒弟，對不對？」

不了和尚道：「你果然敏慧過人，一猜就中，正是老僧心目中的最佳人選。」

阿郎故意消遣他們師徒，道：「不空也不賴，頭腦簡單，四肢發達，正好配你這個野和尚邪門師父。」

邪僧不了似乎很認眞，毫不放鬆，道：「張小仙，老僧在等你的最後答覆。」

阿郎心念動處，立即有了主意，詭笑道：「師父師父，是否一切都應該超越徒弟？」

「這是應具備的起碼條件。」

「你有信心勝過在下？」

「當然，不然何以爲人師表。」

「敢不敢跟我賭？」

「賭什麼？」

阿郎取出六顆骰子來，隨隨便便往地上一丟，就是六點大豹子王，得意洋洋的

道：「賭這個。」

不了和尚搖搖頭，道：「貧僧一竅不通。」

「賭喝酒好了，上酒家，找幾個娘們來陪？！」

「佛門弟子，滴酒不沾。」

「賭吹牛如何？！」

「吹牛？！怎麼吹？」

「高興怎麼吹就怎麼吹，吹得越大越好。」

「如何判定輸贏？！」

「吹到吹破了牛皮，吹不下去的人爲輸。」

「賭注又是什麼？！」

「我張小仙如果落敗，決定拜你爲師好了。」

「好，老僧若然不勝，拜你張小仙爲師。」

「本人不收徒弟，便宜你，抬一次棺材就可以了。」

皮蛋、大笨牛，不空俱爲箇中高手，皆蠢蠢而動，都欲加入這一吹大賽的行列，略經商酌，欣然笑納，賭注改爲皮蛋、大笨牛、張小仙落敗，一齊拜不了爲師，反之，邪僧不了抬棺材，小和尚不空拿引魂旛。

計議一定，別開生面的吹牛大賽立告展開。

張小仙放第一炮，吹第一牛：「一口氣，吹倒萬里長城。」

邪僧不了果然功力不差：「一泡尿，淹了阿爾泰山。」

皮蛋繼着道：「一張嘴，飲盡長江之水。」

不空接着道：「一放屁，臭死百萬生靈。」

大笨牛說道：「一伸腿，踢倒三山五嶽。」

不了和尚道：「一舒拳，攪翻五湖四海。」

阿郎道：「身兒高高何所似，頭戴月亮天爲衣。」

不空道：「眼兒長長何所似，一在天南一在北。」

皮蛋道：「眼兒大大何所似，好比天上紅太陽。」

不了道：「嘴兒寬寬何所似，好似長江與黃河。」

大笨牛道：「螞蟻吃大象，跳蚤吃老虎。」

不空說道：「蒼蠅追天鵝，蚊子抓老鷹。」

阿郎說道：「蜉蝣戲大鵬，蝌蚪吃鯨魚。」

不了道：「南海捕魚，漠北晒網。」

皮蛋道：「西域吃飯，東海喝湯。」

不空說道，「中原拉屎，去波斯擦屁股。」

大笨牛道：「天竺洗澡，回洛陽穿褲子。」

不了道：「一個巴掌遮住天。」

阿郎道：「一根頭髮綁住地。」

不空道：「一滴眼淚成江河。」

皮蛋道：「一粒眼屎變山岳。」

不了道：「一個哈欠，翻江倒海，狂風大作。」

大笨牛道：「一個噴嚏，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不空道：「一鍋飯，可吃飽三千三百三十三個人。」

阿郎道：「一碗水，可撐死六千六百六十六頭牛。」

不了道：「一杯酒，可醉倒九千九百九十九條狗。」

皮蛋道：「一個蛋，可以孵出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隻雞。」

不空道：「一隻雞，可以生出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二個蛋。」

阿郎一把抓住小和尚不空道：「空空，你輸了。」

不空不服氣，大聲爭辯道：「張小仙，你耍賴，我那裏輸了，一隻雞生那麼多的蛋，還不算吹牛？！」

皮蛋道：「這是小牛，我們要比賽吹大牛，雞的壽命假定能活上一百年，牠就可以生這麼多蛋，而一個蛋却絕對不可能孵出那麼多雞來。」

小和尚不空不甘心，聲急語快的道：「那小僧再換一個。」

不擅吹牛的多多插嘴道：「換你的頭，要是可以隨便更換，我早就參加了，何至於在此坐冷板凳。」

邪僧不了道：「兔崽子，別丟師父的臉，輸就輸了，要有君子風度，好在拿引魂旛輕鬆得很，不像抬棺材費力氣。」

張小仙詭笑道：「野和尚，事實上你也輸定了，希望能夠繼續保持你的君子風度。」

不了和尚眼一瞪，道：「渾小子，別是吃錯了藥吧，第二回合的吹牛大賽未開始，輸贏尚在未定之天。」

張小仙擺出一個雄偉的姿態，道：「老吹牛未免倒胃口，第二回合的大賽咱們換換口味吧？」

「換那一種口味？」

「抬槓。」

「抬槓？！好啊，抬槓跟吹牛住隔壁，老僧亦熱中此道，保證一抬定天下，令娃兒招架無力。」

「野和尚，這是抬槓，不是吹牛，不殺得你屁滾屎流脫褲子才怪。」

「張小仙，別光說不練，請吧！」

阿郎不假思索，便放馬過去，道：「我說你的和尚頭有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斤重，裏面裝的都是餿水腐肉臭雞蛋，你相信嗎？！」

不了和尚道：「鬼扯，那有這樣重的腦袋。」

阿郎道：「你不信，是不是？摘下來稱稱看，少一兩，賠一斤，多一斤，賠百斤。」

「我信，我——」

「你信就輸了。」

抬槓跟吹牛不同，吹牛是越大越離譜越好，抬槓則是只要對方無詞以對，無法反駁，便算獲勝，邪僧不了的頭當然沒有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斤重，但却無法摘下來證實阿郎錯，是以，張小仙一抬成功，贏了邪僧不了。

吹牛抬槓，兩盤皆輸，徒弟沒收成，反而蝕了一把米，不了只好承認失敗，答應抬棺材，領着小和尚悄然離去。

× × ×

不久，皮蛋與多多也結伴返回洛陽去了。

但是，傍晚時分，大刀錢四海，却和兒子錢大進，女兒錢純純又來到了七里坡張家。

他們是坐馬車來的，因爲錢純純的肚子已大到好像懷了兩個孩子那麼大，行動極爲不便。

大笨牛見到他們就有氣，一開口就沒好話：「喂，你們寡要不要臉，武鬥不成來文鬥，現在又要變什麼花樣，是否苦頭還沒吃夠，想再打一架？」

錢大進已不似先前那樣囂張跋扈，只是沉聲說道：「我們是來談判的，不是打架。」

張小仙故意擺出高姿態，道：「我們之間已無談判的基礎。」

錢大進道：「不妨以你上一次提的條件爲基礎。」

阿郎成心吃錢純純的豆腐：「看情形你們是不打算遵照縣太爺的判決，送我老婆回家『履行同居義務』了！」

錢純純一臉窘迫，螓首低垂，錢四海故意將話題岔開道：「上一次你所提的五十兩薪水遣散費，老夫照付，要小兒小女道歉的事，亦可勉强接受——」

張小仙打斷了他的說話，說道：「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不接受，不要勉强，這樣就沒有意思了，好像我張小仙在欺負人。」

錢四海苦笑一下，只好被迫低頭：「老夫接受就是。」

阿郎滿意的笑笑，道：「第三個條件，要你披麻戴孝當孝子的事怎麼說？」

錢四海面色凝重的說道：「這太過分了，老夫歉難從命，如改爲抬槓，或可考慮。」

阿郎和錢家，並無任何深仇大恨，只不過是惱火錢家兄妹仗勢欺人，趕他出門，以及錢純純刁蠻潑辣，出言無狀，如今錢大小姐的苦頭算是吃足了，再念及多多的情誼，小仙也不爲已甚，見好就收，道：「馬馬虎虎啦，看在多多的面子上，就放你一馬，改抬棺材好了，但我還有一個小小的附帶條件。」

大刀錢四海一怔，道：「你還有附帶條件？」

張小仙道：「別緊張，小事情啦，就是不許你苛責多多，更不可以阻止我們繼續來往。同時，他們兄妹三人必須要準時參加喪禮。」

大笨牛趁機戲謔道：「阻止他們來往，我們老大就討不到老婆，討不到老婆就不會生兒子，沒有兒子連孫子也就誤了，這樣你的罪過可就大啦。」

錢四海瞪了大笨牛一眼，點頭表示認可，沒有說話。

張小仙招招手，扮着鬼臉道：「錢大小姐，咱們該進房間去了。」

錢純純花容立變，道：「張小仙，你帶我進房間去做什麼？」

阿郎詭笑道：「放心，我是貞節男，只愛多多一人，不會跟妳『那個那個』的，是帶妳去解『鬼胎穴』。」

「外面也可以解，爲什麼一定要到房間裏去？」

「妳懂個屁，這是不傳之秘，不能公開，要保密。」

錢純純無奈，瞧瞧哥哥，望望父親，錢四海父子也不敢違拗張小仙的意思，只好目送純純跟着阿郎走進靈堂隔壁的房間去。

空氣像是凝結，一時間裏裏外外皆寂靜無聲。

乍然，房間內傳出一聲令人驚心動魄的尖叫聲。

大刀錢四海、錢大進父子聽得出是發自純純之口。

二人大吃一驚，雙眼暴凸，臉上青筋陡現。

大笨牛及時說道：「用不着驚惶，這種事第一次總會痛的。」

言來煞有介事，神秘兮兮的樣子，錢四海更加惶急，一振雙龍抱月刀，就要往房間裏衝，大笨牛攔阻道：「瓜都破了，進去也沒有用，他們在『履行同居義務』，你老頭子進去算那棵葱，傷腦筋，煞風景。」

大笨牛純粹是拿他窮開心，錢四海父子却急如熱鍋上的螞蟻，比火燒屁股還要緊張焦灼。

大刀錢四海問道：「純純，妳沒有事吧？」

錢大進道：「妹妹，眞急死人，快說話呀。」

屋內沉寂依舊，反應全無，大笨牛繼續調侃道：「雲啊雨的，人家正忙乎着，那有工夫說閑話，別攪局好不好。」

錢四海實在按耐不住了，提着雙龍抱月刀衝出去。

適在此時，錢純純已如大病初癒般，汗流滿面，軟弱不勝的緩步走出來。

肚子已消去一大半，走一步路至少會放三個屁。

而且，聲音很長很響亮，就像是輪胎在放氣一樣。

味道也不怎麼好聞，大笨牛「呸呸」兩聲，捂起鼻子來。

不過，效果却如立竿見影，每放一個屁，錢純純的肚子就會縮小一些。

錢四海快步迎上去，無限關切的道：「孩子，他沒有欺負妳吧？」

純純還是沒有開口，阿郎道：「你女兒肚子裏面裝得都是氣，一張嘴屁就會從嘴裏放出來，耐着性子等等吧。」

錢四海聞言默然，未敢再多說一句話。

小辣椒變成大屁蟲，響屁一直放個不停，直至肚子完全消去，恢復原狀才停下來。

問明原因，知道女兒並沒有受欺侮，錢四海父子兄妹一刻也不願多停留，付了五十兩銀子，錢大進、錢純純如約道了個歉，當即跳上馬車，揚鞭絕塵而去。

大笨牛望着他們遠去的塵頭，笑得腰都直不起來，流着眼淚說：「老大，你眞行，任憑錢家的人翻雲覆雨，七十二變，還是逃不出老大的手掌心。」

阿郎志得意滿的笑笑，沒吭氣。

他在暗自盤算抬棺材的人數：老蓋仙、天魔女、邪僧不了，大刀錢四海、嚴知

縣、陳捕頭，再加上兩個番僧阿巴達與烏克拉，剛好八個人，論身份，講地位，都是一時之選，總算沒有辱沒風塵雙俠的名頭。

大笨牛也在想着同樣的問題，扳着手指頭算了半天才算清楚，道：「老大，我算過，抬棺材的人夠了，獨獨還缺少一個孝子，我去找。」

阿郎臉色一沉，說道：「你到那裏去找？」

「去縣城，到洛陽，都可以。」

「找什麼樣子的人？」

「三四十歲，是男人就可以。」

「你昏頭了，混蛋王八蛋。」

「老大，你怎麼罵人呢？」

「我還要揍人呢！」

伸手就是三個爆栗子，打得大笨牛矮了半截。

挨了揍，大笨牛還是不明白原因何在，張小仙聲色俱厲的道：「大笨牛，你渾球一個，二老的孝子，豈不就是我阿郎的乾爹，怎麼可以隨處去找乾爹。」

大笨牛終於弄明白了，可還是不服氣：「老大，你要錢四海當孝子，爲何沒有想到這一層？」

「錢四海的情形不同，我將來要娶多多，他遲早是我的老丈人。」

「那我就挨家挨戶的去訪問好了，看那一家有漂亮的妞兒，就把她老爸請來當孝子。」

「胡說，這樣對多多如何交代？」

「女人嘛，多多益善。」

「放屁，我寧願愛情專一。」

× × ×

神州一奇張靜之一、百花仙子卜乃慧的喪葬之期終於來到，阿郎請來三班樂隊，還做了一大堆漂亮的紙紮。

老蓋仙洪五爺、天魔女秋月、大刀錢四海、邪僧不了、天竺波羅門掌門人哈雷西斯・阿巴達、總護法阿拉費茲・烏克拉、伊川縣令嚴如川、捕頭開碑手陳大器，以上這八名抬棺者皆相繼先後到達，有不少人還送了輓聯輓幛。

出乎意料之外，洛陽紅中賭坊的石瘋十派人送來一對花圈，意思是希望張小仙高抬貴手，別去攪場子。

大發賭坊的死豹子也不落人後，送的是一雙花籃，用意不問可知，對這位賭技天下第一的張小仙一點也不敢怠慢。

鴻儒學堂的同學集體來曉課，全都到了。

伊川縣新交的那八位朋友一個不少。

錢大進、錢純純兄妹二人不敢不來。

此外，天魔宮的四名轎夫、四名金劍使者、十二名銀劍使者，波羅門的四名番僧，還有小和尚不空等人，再加上街坊隣居，總數當在百人以上。

整個喪宅，在多多、皮蛋、阿雄、阿珠、大笨牛他們的精心佈置下，莊嚴肅穆之下，亦復盛大隆重。

阿郎身著孝衣，長跪不起，他的眼淚早巳哭乾了。

午時三刻，時辰已屆，在一片哀樂聲中，卒告起靈，三班樂隊在前引導，八位望重一方的名人，抬着兩副棺材，緊隨在後，所有的紙紮聯幛，則由錢大進兄妹、皮蛋、多多、大笨牛等人分別扛抬，走在最後面。

走在最前面的是拿着引魂旛的小和尚不空。

出殯的隊伍拉得長長的，約有里許左右。

熱熱鬧鬧。

轟轟烈烈。

風風光光。

張小仙沒有吹牛，他的豪語成爲事實，風塵雙俠若地下有知，亦可以含笑九泉矣。

× × ×

安葬既畢，在張小仙的鄭重邀請下，衆人又回到張家。

因爲張小仙已決定，今天就要開宗立派，大家都是觀禮的貴賓。

酒席早已備好，係由洛陽醉仙樓的大師傅主厨，筵開十五桌，已開始上菜，觥籌交錯，盛況空前。

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阿雄、阿珠等人同坐在一桌，他們正在開小組會議。

張小仙灌了一大碗酒，抹一下嘴巴，首先粗獷的說：「奶奶的，馬上要舉行開山大典，帮派的名稱你們想好了沒有，可不能在這一羣狗熊貴賓的面前丟臉，一定要大家好好替咱們做一次廣告，打響知名度才行。」

大笨牛先舉手，道：「報告老大，我想好三個，請老大挑一個吧。」

阿郎道：「你說說看。」

大笨牛道：「天槓帮如何？」

阿郎道：「不好！」

大笨牛道：「白板教怎樣？」

阿郎道：「也不好！」

大笨牛又道：「最後一個，豹子門不錯吧？」

張小仙夾起一塊蹄膀來塞住他的嘴，怒罵道：「飯桶，不是牌九，就是麻將，骰子，你不會想點賭博以外的東西。」

肉還在嘴裏，大笨牛緊嚼幾口，吐字不清的說道：「換一個，叫白吃教就好了，吃遍天下不花錢，沒有比這更好的事情了。」

阿郎沉吟一下，道：「嗯，這一個還有點意思，先保留，供大家參考。」

皮蛋道：「五虎門？」

阿郎道：「五虎太少，不夠大。」

皮蛋道：「吹牛帮。」

阿郎頷首道：「不錯，很鮮，可供參考。」

多多道：「我想到一個萬聖門。」

阿郎說道：「太嚴肅，不像是咱們玩的。」

多多又道：「馬屁門如何？」

阿郎道：「嗯，這個不錯，也列入候選。」

酒過一巡，沒有人再提出新的名稱來，阿郎催促一遍，亦復如此，於是正經八百的說道：「這個門派是咱們大家的，大家都有充分表達意見的權利與義務，現有『白吃教』、『吹牛帮』、『馬屁門』三個名稱供大家選擇，請踴躍投票，得票多者爲中，少數服從多數。」

大夥兒好不認眞，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經唱名表決結果，「白吃教」以十五票過半數當選。

接着，阿郎又表現了很好的民主風度：「現在我們開始選教主，教主一旦選出，白吃教內其他職務則由教主指派，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衆人齊聲應好，張小仙以全票當選爲白吃教的第一位教主。

身爲一教之主，不能沒有一個綽號，阿郎又廣徵意見，在衆多稀奇古怪的外號中他選中「萬能博士」。

這位白吃教的教主萬能博士張小仙即席宣佈：錢多多爲副教主，綽號千面女郎；皮蛋爲總護法，綽號馬屁大王；大笨牛爲刑堂堂主，綽號吹牛大王。

白吃教教主張小仙領着衆教徒——鴻儒學堂的同學與伊川縣的那一羣孩子——行至金香爐前，各人點燃一支香，對天盟誓，叩謝神明，然後又各飲了一杯血酒，隆重的開山大典始告完成。

阿郎此刻身價不同，親率白吃教的副教主千面女郎錢多多，總護法馬屁大王皮蛋，及刑堂堂主吹牛大王大笨牛，邁着八字步，登上一張大方桌，裝模作樣的道：「各位貴賓，很榮幸能接到各位來參加本白吃教的開山大典，首先本教主想介紹一下本教的幾位重要幹部跟貴賓見面。」

語音一頓，又拍着錢多多說道：「這位是本教的副教主錢多多，人稱千面女郎，能言善辯，易容術天下第一。」

下面報以一陣熱烈的掌聲。

接下來，阿郎將皮蛋拉至身邊，吹噓道：「這一位是本教的總護法皮蛋，人稱馬屁大王，甜言蜜語，拍死人不償命，馬屁天下第一。」

掌聲久久不絕，表示歡迎。

再下來，輪到大笨牛，阿郎很神氣的說：「他叫大笨牛，是本教的刑堂堂主，人稱吹牛大王，目前擁是三項第一的紀錄：賭輪銀子當老婆，獨一無二；被老婆休夫，舉世無雙；曾創下一天吹死九頭牛的佳績，天下第一。」

獲得的掌聲最熱烈，歡聲雷動。

待掌聲平歇後，阿郎請老蓋仙洪五爺站起來，介紹道：「五爺是本教主的把兄老哥哥，本博士正式敦請他担任白吃教的榮譽教主。」

掌聲依舊，歷久不歇。

阿郎又請天魔宮主天魔女秋月站了起來，說道：「天魔宮主是本教主的阿姨，本人謹鄭重聘請秋阿姨爲白吃教的特別顧問。」

這一次掌聲略嫌稀落，足見天魔女樹敵太多，人緣欠佳。

張小仙繼續說道：「本教主教的宗旨是：主持正義，打抱不平，鋤强扶弱，刦富濟貧，採多角經營方式，舉凡排難解紛，息戰止爭，買賣武藝刀劍，製售各種藥物，代人赴會踐約，代人討債索仇，兼營殺手業務，並做偵探工作，等等均在本教營業範圍之內，深盼各位貴賓能代爲宣傳，以廣招徠。」

席間掌聲雷動，歡呼四起，他們之中有不少人均已領教過萬能博士的本事，或吃過他的苦頭，沒有一個人敢懷疑，沒有一個人敢輕視，反而認爲白吃教必將一炮而紅，前程萬里。

阿郎與多多、皮蛋、大笨牛一躍而下，還親至各桌，向貴賓們一一敬酒致意後，始返回原位。

忽見小和尚不空鬼鬼祟祟的跑進來，小聲對阿郎說道：「小仙教主，小僧也要加入白吃教。」

阿郎不由一楞，道：「空空，你在不了和尚那邊幹得好好的，爲什麼要改投本教？」

小和尚大人大樣的道：「那個老禿驢只是一個孤魂野鬼，連個歇脚的廟都沒有，怎能跟白吃教相提並論。」

多多道：「本教眼前也只有這三間破房子。」

不空道：「相信在小仙教主的領導下，白吃教很快就會蓋起大樓來。」

阿郎望了皮蛋一眼，道：「皮蛋，你拍馬的功夫已經被空空學去了。」

皮蛋道：「空空，你知不知道，你這種行爲是叛變。」

小和尚不空不以爲然，正容說道：「是起義，是棄暗投明，不是叛變。」

小仙笑得嘴都合不攏來了，道：「好，本教歡迎你加入，但不空二字須改，空空，另外本教主還要問你幾句話。」

言吧，爲示迎新之忱，還敬了小和尚一杯酒。

小和尚也回敬一杯，道：「可以，空空比不空更順口，但不知小仙教主要問什麼話？」

阿郎道：「洛陽古宅的那一塲豪賭，不了和尚到底參加沒有？」

空空道：「老禿驢從來絕口不談此事情。」

「金香爐又是怎麼回事，他似乎有意在釣本教主？」

「不錯，和尚對你很有興趣，一直想設法接近你，金香爐就是他的預謀：想藉此收教主爲徒。」

「可知其中的原因。」

「空空不曉得。」

「在洛陽古宅，本教主與天魔女的談話，你們聽到多少？」

「全部一句不漏。」

「後來，你們是在裝睡？」

「是的。」

阿郎「哦」了一聲，似有所悟，沒有再問下去，轉變話題道：「空空，你現在已是白吃教的人，但本教主要派你到不了和尚那邊去工作，表面上你還是他的小徒弟，知道嗎？」

空空神氣活現的說：「教主，你派我去做間諜，是不是？」

「沒錯，就是間諜。」

「請指示任務？」

「隨時監視不了和尚的一切言語行動，有機會就提出報告。」

「空空想知道在白吃教的地位？」

「暫時先幹特派員，以後再提升。」

「謝謝教主。」

特派員究竟有幾斤重，空空根本莫明吲，聽起來倒是挺舒坦的，衝着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拱拱手，又溜回到不了和尚身邊去。

（未完・五）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虎倀夏侯前被沈雪姑點了穴道，要他交出蛇毒解藥救治上官靖，但上官靖已迫出毒液無碍，沈雪姑正想將夏侯前捉着，却被他引入地道迷陣中……上官靖聽到神龕兩側傳來脚步聲，出來秦皓總管，又施故技想迷失上官靖心神，見不生效，跟着有一小婢來，說是老夫人請去，經過辨別她不是自己母親，出手襲擊，「老夫人」用魔火煉形、九陰摧心掌見難克勝便逸去，上官靖走在地道迷陣中遇到楚琬暗中來救，交給迷陣出口圖，按圖摸索，又遇管巧巧來救，口語中微露是白衣聖教的人，帶他出至路口去和沈雪姑會合，却遇到夏侯前阻攔……

找機關消息　遇攔路收徒

上官靖想不到她居然會給自己解藥，不覺欣然伸手接過，說道：「管姑娘，在下想不到妳是個心地善良的人，在下應該代表所有中毒的人謝謝妳。」

「不用謝我。」管巧巧羞澀一笑道：「我全是爲了你……」

她忽然抬起頭來，說道：「你一定聽人說過，管巧巧善於用毒，是個心思惡毒的人，對不？那不是我，眞的不是我！」

上官靖一怔，不覺問道：「那是什麼人呢？」

管巧巧微微搖頭道：「以前的副總管，並不是我，只是用了我的名字，我只能告訴你這些。」她接着問道：「方才楚姑娘偷偷的進來，一定告訴了你這一地區最近的出口了，對不？但你一個人出去了，不想再救人嗎？」

上官靖心中一動，問道：「救人？妳說……」

管巧巧道：「自然是你的同伴了。」

上官靖急急問道：「妳是說沈姊姊，果然也被誘入迷陣來了？」

管巧巧眼中閃着嫉妒之色，披披嘴道：「看你說到她，你就急成這個樣子！」

上官靖道：「姑娘別誤會了，沈姊姊是我娘的義女。」

「我才不會有誤會呢！」管巧巧道：「直到目前，我已經承認你是我從一而終的……夫君，你……你還不肯認我……」

上官靖忍不住伸過手去，輕輕握住了她的柔荑，說道：「管姑娘，在下……」

他想說這是誤會，但這話說也沒用，她已經斬釘截鐵的表示，就是自己不要她，她也會堅持從一而終，一時之間，不知要如何說才好。

管巧巧一個嬌軀又緩緩的偎在他懷中，幽幽的說道：「你不用再說了，你要說的話，我都知道，這是上天的安排，我不會怪你的，只要你心中有我這個人，就夠了。」

上官靖玉人在抱，心頭一陣感動，忍不住低下頭去，輕輕吻着她秀髮，說道：

「管姑娘，妳只管放心，在下不會忘記妳的，只是妳既然有一顆善良的心，應該知道你們所作所爲，是危害武林，殘殺無辜的惡事，妳怎不跟我出去，我娘是碧落山莊從前的老夫人，各大門派對她老人家一樣十分尊敬，妳自然也可以棄惡向善，棄暗投明。」

管巧巧把一顆頭埋在他懷裏，只是不住的搖着，幽幽說道：「你的心意我明白，我總算眞的有了眞心待我的人，我要謝謝你，對我說這番善意的話，但你不明白，我……不能走……」

上官靖忍不住用手輕輕托起她的頭來，問道：「爲什麼？」

管巧巧滿臉淚痕，淒苦的道：「你不會知道的……」

她這副梨花帶雨，楚楚動人的嬌容，看得上官靖心頭大是不忍，柔聲道：「這到底爲什麼呢？」

管巧巧幽幽的道：「有許多話，我是不能說的，你是……是我夫君，我也不能說……」

她忽然口氣一輕，接着道：「你的沈姐姐已被誘入迷陣，只是還在前面……」

上官靖道：「妳肯領我去嗎？」

管巧巧甜甜一笑道：「我若是不肯領你去，還會和你說嗎？我方才不是說過，我已經有了妥善安排？」

上官靖問道：「妳有妥善安排？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呢？」

管巧巧偎在他懷裏，幽幽的說道：「你是老夫人要他們把你引入地道來的，如果你逃脫了，老夫人一定會十分震怒，而且也會想到是有人把你放出去的，當然嫌疑最大的，還是楚姑娘，她一向和我很好，我不忍她被連累，所以另外安排了一個人。」

上官靖道：「另外安排了一個人？」

「這個你不用管。」管巧巧嫣然一笑道：「反正有他留在迷陣裏，就不會有人知道你已經脫困。」

上官靖心中疑惑的說道：「這人會是誰呢？」

「這也是事有湊巧的。」管巧巧咭的笑道：「這人是在你們入伏之後不久，才找進來的，剛巧給我遇上，差點我還認爲是你呢，我正想不出救你的辦法，這才靈機一動，把他引入了迷陣……」

上官靖道：「在下知道了。」

管巧巧道：「你知道什麼？」

上官靖道：「妳看到他，差點認爲是我，那只有一個人，就是假扮在下的花豹侯元了。」

管巧巧依在他懷裏，心頭洋溢着甜蜜的溫馨，咭的輕笑道：「你果然聰明！」

接着又道：「有他抵了你的數，你逃走了，就沒人會發現，我和楚姑娘也就沒有嫌疑了，至於沈雪姑，也許是她自己發現出口的，這就與人無關了。」

上官靖喜道：「我眞該謝謝妳！」

兩人依偎着喁喁細語，上官靖心裏這一喜，情不自禁的雙臂一環，把她嬌軀擁得緊緊的。

管巧巧仰起臉，附着他耳朵，低低的道：「上官大哥，夫君，我太高興了，你我有這一刻相聚，我……已經心滿意足，就是死了，我也會安心的……」

吐氣如蘭，口脂微聞，上官靖更是情難自已，她底下的話還沒說完，嬌小的櫻唇，已被他兩片熾熱的咀唇給堵住了！

她感到旣窒息又興奮，一個嬌軀就和他貼得更近更緊！

地道中本來就黝黑如墨，沉寂得沒有一點聲息，現在就更靜了，靜得可以互相聽到對方心房的跳動！

兩人都沉醉在甜蜜的吮吸之中，也不知有多久，管巧巧才羞澀的「嗯」了一聲，喘息着輕輕推開他身子，悄聲道：「我出來了好一會了，我們快些走吧！」

上官靖道：「妳和我一起去嗎？」

管巧巧道：「我只能領你到前面，進入另一個地區之後，就要你去找她了。」伸手塞過一個紙團，低聲道：「我已經在上面畫了通道，你只要照着箭頭走，就可以找到沈姑娘，也可以找到出口了。」

上官靖問道：「在下想問妳一件事，不知妳肯不肯告訴我？」

管巧巧幽幽的道：「有些話，我縱然是你的人，也不能告訴你的，不過你說說看，可以說的，我一定會說。」

上官靖道：「那假扮家母的是什麼人，妳能說嗎？」

管巧巧咬着下唇，微微搖頭道：「不能，不是我不肯說，因爲她……和我有很深的關係，你不會怪我吧？」

上官靖道：「妳已經說過，我怎麼會怪妳呢？哦，那麼你們是什麼教，妳總可以說了？」

「白衣聖教。」管巧巧道：「好了，我該送你出去了。」

上官靖心知多問了，她也不會說的，當下就由管巧巧領路，拉着他的手東轉西轉，走了一陣，管巧巧忽然停下步來，附着他耳朵，低低的道：「我只能送到這裏，你一直往前走，經過兩次十字岔道，就往右彎，隨後就可以看着我紙上劃的箭頭尋去，我不再送你了，你多珍重！」她這幾句話，眼中又充滿了霧水。

上官靖輕輕在她臉頰上吻了一下，低聲道：「巧巧，願妳記着我的話，棄惡向善，棄邪歸正，我們都會期待着妳的。」

管巧巧兩行淚水，又順着粉腮流了下來，咽聲道：「你快去吧！」

上官靖道：「那我走了。」轉身循着甬道急步行去，他目能暗視，自然走得極快，依照管巧巧所說，經過兩個十字岔路，剛向右轉，就看到一個黑衣漢子貼壁站在那裏。

上官靖奔行而來，他自然看不見，甚至連風聲也沒聽到，就被上官靖一指制住了穴道。

然後把手中紙團打了開來，原來她在紙上畫的是這一地區的迷陣道路，縱橫交岔，足有二十來條之多，中間果然劃了許多箭頭。

上官靖依着圖中箭頭，一路尋去在這地區的迷陣之中，還埋伏了不少黑衣漢子，一路被他制住的少說也有八九個之多。

上官靖心中暗暗一動，忖道：「何以這地區的迷陣，會有人埋伏呢？那是這一地區，可能是迷陣的最前端，離出口較近，需要有人引誘，才能誘敵深入，如此看

來，沈姊姊入陣未深，只是在附近幾條地道中徘徊了！」

心念轉動，脚下也就加快，正行之間，瞥見前面一條岔路上，出現了一個人影，躲躲閃閃的向右首岔道閃去。

上官靖目光凝注，一下就認出那人正是虎倀夏侯前，心中不禁大喜，急忙飛身掠起，追撲過去。

夏侯前雙手下垂，只有雙脚還可以走動，但他究竟是成名多年的人，耳目還是相當靈敏，聽出一縷風聲朝他撲來，立即身形一偏，朝右首石壁貼去。

他以爲在黑暗之中，只要貼壁站停，就沒人可以發現了！上官靖看得暗暗冷笑，輕輕落到他身後，故意改變聲音，（他曾在竹逸先生處，學過變音術）低聲道：「夏侯前，我奉老夫人之命，來擒沈雪姑的，她人在何處？」

夏侯前聽到有人在身後說話，不禁嚇了一跳，聞言連忙應道：「是，是，沈雪姑就在前面，在下替你帶路。」

上官靖道：「快走。」

夏侯前忽然回過頭來，面露詭笑，舉步朝左而去。

上官靖現在閱歷多了，對夏侯前這種老狐狸自然特別小心，看他這一回頭，面露詭笑，心中不禁一動，就低頭朝紙上看去。這一看，夏侯前走的道路，果然和管巧巧劃的箭頭剛好相反，不覺暗暗冷笑，忖道：「不知自己說的那一句話，露了破綻，他明明是想引自己深入了。」

右手疾探，一把抓住他右肩，喝道：「夏侯前，你敢違抗老夫人的金令，那是不想活命了？」

夏侯前雙手經穴已被他自己衝穴受到傷損，上官靖這一把出手不輕，直痛得他口中「啊」了一聲，忍不住問道：「你快放手，你究竟是什麼人？」

上官靖道：「老夫是老夫人駕前金衛，你以爲老夫是什麼人？」

夏侯前連連躬身道：「屬下該死，屬下是派在白虎門的使者，方才你老沒報身份，屬下只當是混進來外人……」

上官靖心想：「大概他們平常都稱他使者的，自己方才只是直呼他姓名，這老賊果然奸詐得很！」心念轉動之際，五指一鬆，只哼了一聲，冷峻的道：「快領老夫去。」

這回夏侯前果然不敢再使花樣，連聲應「是」，走在前面領路。

上官靖對他還是不敢掉以輕心，一路行去，還是暗暗核對着紙上箭頭。

這樣走了一陣，夏侯前忽然脚下一停，壓低聲音道：「沈雪姑大概已經知道身入迷陣，是以始終徘徊在前面兩三條甬道之中，不肯深入，屬下雙手被賤婢封閉了穴道，無法動手，你老自己去吧！」

上官靖嘿然道：「夏侯前，你可知老夫是誰嗎？」

夏侯前心頭暗暗一震，依然恭敬的道：「屬下不知道。」

上官靖道：「老夫告訴你也無妨，老夫是老夫人駕前金衛上官靖是也，你這回上當了吧？」

夏侯前身軀一震，驚駭的道：「你……果然是上官靖！」

上官靖笑道：「區區迷陣，還不放在上官靖眼裏，本來用不着你帶路，但你和咱們一起來的，總應該一起回去吧，好了，你快走吧！」

夏侯前道：「好，在下可以帶路，但你上官少俠要保證沈姑娘給我解開雙手穴道。」

上官靖笑道：「你還以爲我不認得路嗎？我是不想多化力氣提着你走而已，你再不走，在下可要不客氣了！」

夏侯前無可奈何的道：「好，在下自己走。」

他果然走在前面，只轉過兩個彎，上官靖就聽前面數丈外響起一陣快疾的風聲，一道人影箭一般飛撲過來。

上官靖急忙叫道：「是沈姊姊嗎？」

沈雪姑立即飄落，吃驚道：「你也是被夏侯前老賊誘進迷陣來了？」

上官靖笑了笑道：「他是小弟押着來的。」

沈雪姑冷笑一聲道：「夏侯前，你還有何說，還不領我們出去？」

上官靖道：「出路我知道。」

沈雪姑道：「夏侯前，你如果要命的話，就該交出解藥來了。」

上官靖又道：「沈姊姊，解藥小弟也已取到，我們出去再說吧！」

沈雪姑將他深深的看了一眼，點頭說道：「靖弟既然知道出口，那就走在前面吧。」

上官靖被她這一眼看得俊臉不禁一紅，連忙搶在前面，說道：「這老賊就由沈姊姊押着，他就是使者，咱們得把他帶回去才是。」

沈雪姑道：「他逃不了的。」

上官靖依照紙上箭頭，只轉了兩個彎，就已走到一條甬道的盡頭。

沈雪姑道：「這條甬道到此已盡，沒有出路。」

上官靖低頭看去，管巧巧畫的箭頭已經向上，邊上註了「出口」兩個細字，這就笑道：「出口就在上面了。」說着縱身躍起，右手朝上一托，頭頂一方石板果然隨手往上翻起，露出一個方形窟窿，眼前大亮，看到了天光。

上官靖那還猶豫，再一吸氣，「嗖」的一聲，穿了出去，一手趕忙抓住翻起的石板，叫道：「沈姊姊，快上來。」

沈雪姑喝道：「夏侯前，上去。」

夏侯前到了此時，自然不敢違拗，縱身躍上，沈雪姑也隨着縱身上來。

上官靖放下石板，回目四顧，原來已離「文武殿」山門約有十餘丈遠近，是一條鋪着青石板的大路之上。

這時晨曦初升，天色早已大亮。

上官靖說道：「沈姊姊，我們快些走吧！」

沈雪姑問道：「你說已經得到解藥了，是怎麼得來的？」

上官靖低聲道：「此地不是談話之所，我們趕回去再說吧！」

沈雪姑沒有再問，兩人押着夏侯前趕回碧落山莊。

李小雲看到三人回來，急忙迎着道：「大哥、大姐，你們回來了，去了這許多時間，眞急死人呢！」

沈雪姑問道：「這裏沒有事吧？」

祝小青道：「一點事也沒有，大姐，你們快進去吧，上官伯母看你們沒有回來，很心急呢！」

沈雪姑道：「你們守着別離開，我們快走。」

上官靖、沈雪姑押着夏侯前走入大門，走上人廳，所有的人，全都坐在廳上等候。

卡藥師問道：「你們總算回來了，取到解藥了嗎？」

上官靖點點頭道：「總算取到了。」

老夫人含笑道：「取到了就好。」

上官靖朝老夫人行了一禮，說道：「孩兒和沈姊姊此行，差點失陷在賊人佈置的迷陣之中，孩兒還遇上一個假扮娘的老夫人……」

「有這等事！」老夫人哦了一聲道：「目前救人要緊，靖兒，你們先把解藥取出來，給藥師看看，別把毒藥當作解藥，不但救了不人，還會害了許多人。」

上官靖答應一聲，從懷中取出一個紙包，打了開來，低頭看去，裏面還有三個紙包，每包上面，分別寫着「百步散」、「對消散」、「迷迭香」解藥等字樣，那是用畫眉的黛筆所寫，當下就把三包解藥，一齊送到卡藥師面前，說道：「藥師前輩，你老看看，這三包解藥是不是眞的解藥？」

卡藥師接過紙包，先把「對消散」和「迷迭香」的解藥收入懷中，然後打開寫着「百步散解藥」的紙包，裏面藥丸小如芝蔴，色呈烏黑，竟有百餘粒之多，取起一粒，湊近鼻子聞了聞，微微頷首道：「好像不錯。」

他還是不放心，用指頭捏碎藥丸，再仔細的聞了一陣，欣然道：「不錯，果眞是唐門『百步散』解藥了。」

他屈指算了算，中毒的人數，終南派只有天池釣叟姜超然一個，虎頭莊黑豹侯休和八名莊丁，共有九人，黃龍寺慧修、慧持和十六名僧人，共爲十八人，金刀門風雲刀柴崑、郭勇，和二十名刀客，共爲二十二人。合計有五十人之多。

當下舉步走出大門，把解藥分給了羅尙武、李小雲、祝小青、王牙婆、劉媒婆、萬點星等人，要他們分頭救人。

不過盞茶工夫，所有中毒的人都已紛紛醒來，卡藥師含笑道：「好了，好了，總算都醒來了。」

天池釣叟姜超然目光掄動，問道：「卡藥師，是你救了老夫？」

卡藥師拱拱手，含笑道：「唐門『百步散』，除了他們獨門解藥，無人能解，諸位所中劇毒，是虎倀夏侯前暗中施放的毒……」

黑豹侯休大喝道：「卡藥師，你敢誣衊夏侯大叔？」

卡藥師含笑道：「虎頭莊連你九個人，都被毒翻了總是眞的，夏侯前早已被碧落山莊的賊人收買，已經當着上官老夫人的終南銀拂叟等三位前輩招供不諱，這解藥，就是夏侯前領着上官老弟和沈姑娘去取來的，侯少莊主若是不信，不妨請到裏面去聽聽他們取藥經過。」

風雲刀柴崑怔得一怔道：「這麼說，咱們難道誤會了老夫人？」

卡藥師含笑道：「柴老哥說得極是，天底下是非愈辯愈明，諸位請到裏面坐坐吧！」

柴崑說道：「郭賢侄，咱們進去聽聽，你要他們（指二十名刀客）留在外面就好。」

天池釣叟道：「不錯，咱們進去。」

於是天池釣叟姜超然，風雲刀柴崑，黑豹侯休，黃龍寺慧修、慧持等人，由卡藥師陪同，一起往裏行去，他們帶來的人，則依然留在莊外。

現在李小雲、祝小青、王牙婆、劉媒婆、萬點星等人也沒事了，就一起跟了進去。老夫人站起身道：「諸位劇毒得解，老身彌感欣慰，快快請坐，好聽小兒述說取藥經過。」

銀拂叟易南軒說道：「四弟，你方才誤會了青松道兄，還不快向青松道兄賠賠禮？」

青松道長連忙稽首道：「易前輩言重，好在大家現在誤會都冰釋了，還提它則甚？」

易南軒道：「不然，四弟和道兄發生誤會，豈不有傷貴我兩派和氣，這禮非賠不可！」

天池釣叟果然朝青松道長抱拳道：「道兄恕罪，姜超然這裏有禮了。」

青松道長連忙稽首道：「姜前輩好說，貧道不敢當。」

大家一起落坐之後，老夫人右手一抬，說道：「靖兒，你們現在可以把取解藥經過向大家報告了。」

沈雪姑站起身道：「上官伯母，諸位前輩，侄女和靖弟押着夏侯前去取藥，其中發生了許多事故，侄女遇上的只是前面一段，所以還是由侄女先說前面一段，後面再由靖弟來報告好了。」

老夫人點頭道：「好，你先說吧！」

侯休眼看夏侯前雙手下垂，他身邊站了孫小乙和一名武士，押着站在一旁，不覺站起身道：「沈姑娘且慢，唐門『百步散』確是夏侯大叔施放的嗎？」

沈雪姑道：「這是他親口招供的，在座有終南派三位前輩可以作證。」

上官靖站起身道：「方才夏侯前在大家面前還說毒藥是一個叫令使的人交給他的，但在地道中，他已坦承他就是派在白虎門的使者，侯兄你若是不信，可以問問他。」

侯休問道：「大叔，上官少俠說的可是眞的？」

夏侯前俯首道：「大少莊主，老朽對不起死去的莊主，老朽當時身中奇毒，被逼担任使者，老朽實非得已。」

侯休怒哼道：「先父待你不薄，你果眞當了碧落山莊賊人的爪牙！」

夏侯前不敢再作聲。

侯休朝沈雪姑拱拱手道：「對不起，沈姑娘請說吧！」

沈雪姑等他坐下，才從自己和上官靖兩人由夏侯前領路，到了離這裏五里光景的一座文武殿說起，夏侯前如何詭稱解藥放在神龕供桌水瓶之中，上官靖上去取藥，被瓶中的苗疆毒蛇烏金絲咬了一口……說了出來。

李小雲忍不住問道：「大哥，你沒事吧？」

沈雪姑當着衆人，不好說上官靖練成「太素玄功」，可以把劇毒逼出體外，就諉稱自己身邊正帶着師門救治毒物咬傷的解毒丹，夏侯前如何趁自己分心之際，從翻板逃走，自己要上官靖守在上面，自己如何追入地道，失陷在迷陣之中，詳細說了一遍。

青松道長變然道：「地下佈有迷陣，那是賊人以地下爲巢穴了！」

沈雪姑道：「我只能說到這裏爲止，現在就由上官兄弟向各位報告了。」說完，返身坐下。

上官靖從走出地道之後，沈雪姑就曾問過他如何取到解藥的？他雖然不想把此行經過隱瞞沈姊姊，但因有夏侯前同行，不好多說。一路也幾經盤算，自己回到碧落山莊，自然得把經過情形當着大家報告出來，這該怎麼說好？經過這一段時間，已在腹內暗自整理了一番。

這時站起身來，首先把自己當日曾被江湖上誤認爲是「旋風花」，由李小雲替自己易容，改名宮飛鵬，侯元却改扮成自己，跟一位武林前輩學藝，後來又拜老夫人作義子，在石門山一戰，侯元被擒，自己就替代侯元，混入碧落山莊，一直老夫人率衆趕去萬松山莊，自己和沈雪姑聯手，對抗老夫人，經五行叟南宮老人挺身而出，自己母子重逢，先作了簡扼的敘述。

侯休站起身問道：「聽上官少俠所言，舍弟現在可在萬松山莊？」

上官靖道：「咱們出來之時，令弟還在萬松山莊。」

他聽管巧巧的口氣，侯元目前已陷身迷陣之中，只不知侯元如何逃出來的，只好這麼說了。

侯休回身坐下。

上官靖才轉入正題，從沈雪姑擊碎石板，進入地穴，自己守在上面，如何發現秦皓率同四個蒙面人在身後出現，就在雙方正要動手之際，從神龕後轉出一個綠衣小鬟，說是「老夫人」有請，她要自己用黑布蒙眼，隨她進去，自己如何進入一個僅容兩人站立的小房間，就聽到轆轤之聲，小房間隨着下沉……

青松道長問道：「那是通往地底去的了？」

「是的。」上官靖接着就把自己如何見到「老夫人」，以及「老夫人」口口聲聲說她是自己生身之母，娘只是她的替身而已……

老夫人忍不住問道：「她和娘生得一般無二嗎？」

上官靖道：「面貌、聲音、舉止、和娘簡直一模一樣，連孩兒也差點分辨不出來。」

卡藥師說道：「他們果然又製造出一個『老夫人』來了，此事却不可等閒視之才好！」

李小雲披披咀道：「那有什麼稀奇？她不過是易了容，變了音而已！」

卡藥師道：「不然，目前上官老夫人在這裏，大家自可知道這裏是眞的，那個是假冒之人，但如果不在這裏，或者雙方在動手之際，她突然出現，就難分眞假了，因此老朽覺得咱們應該和老夫人約定一個記號，見了面，就說出記號來，如果她說不出記號，那就是假的了，庶可以防萬一。」

青松道長道：「藥師此話不錯，只是約定記號，不可一樣，譬如老夫人遇上貧道和遇上另一個人，記號應該不同，否則知道的人多了，難免洩漏出去，那就更糟了。」

老夫人點頭道：「道長說得是，這件事，待會再作研商，現在先聽小兒把經過說完了。」

上官靖接着就把自己向她索取解藥，「老夫人」說出要殺盡這些門派……

銀拂叟哼道：「這些人果然具有極大野心！」

上官靖接下去說到自己如何和她說僵，「老夫人」使出「九陰摧心掌」和「魔火煉形」……

老夫人一怔，問道：「她居然也會『九陰摧心掌』、『魔火煉形』，這人會是誰呢？」

上官靖又把自己如何接下她一掌，掌風倒捲，擊碎她坐的高背椅，等到塵埃落定，已不見「老夫人」和管副總管……

在場的終南四老聽他說出接下「老夫人」一記「九陰摧心掌」和「魔火煉形」，心頭兀自不敢相信，眼前這個年僅弱冠的少年，竟會有如此深厚的功力？

上官靖接着又說自己退出「大廳」，階下已有四個蒙面人在等候，自己走下「天井」，兩人在前，兩人在後，正好落在他們四方陣的中間。

從他們出手拳掌之中，可以推想得到這四人中，站在前面的兩個，一個使的是「隔山打虎神拳」，一個使的是「赤煞掌」。後面兩人，一個使的「劈空掌」，掌力雄厚，很可能就是終南派金鞭叟田前輩。一個使的是「無形刀」，應該是金刀門的邢前輩了……

銀拂叟向天倫變然道：「會不會是老三？」

風雲刀柴崑動容道：「一個會是師叔？少俠可曾和他們四個交手了？」

上官靖說道：「他們一言不發，就各自掄掌攻來，在下接連使展身法，也只避過了七八招，已是十分吃力，只好取用長劍……」

大家聽他被四個高手圍攻，莫不摒息凝神，誰也沒有出聲。這回連沈雪姑都不禁替他暗暗担心。

青松道長攢攢眉道：「會使『隔山打虎神拳』的只有長白神拳莫奇齡，難道他也落入賊人手中了？這個使『赤煞掌』的又會是誰呢？」

卡藥師道：「會不會是號西門淵這老怪物？」

青松道長雙目乍然一睜，急急問道：「上官少俠如何突圍的？」

從他這句話，就可以聽出上官靖當時落入四人重圍之中，該是如何嚴重的事情了。

上官靖微微一笑道：「在下只好以劍護身，僥倖衝出大門。」

他不願說得太詳細，在四個特級高手圍攻之下，如果說得太詳細，一則洩露了

師門武功，二則豈不就是說終南派和金刀門的武功不管用嗎？

他雖然說「僥倖衝出」，但終南四老和風雲刀柴崑還是有些不大相信。

南山樵子陶石田問道：「上官少俠衝出大門，他們就沒有追出來嗎？」

「沒有。」上官靖道：「因爲門外就是他們佈置的迷陣了，據說這座地下迷陣，足有一里見方，百多條岔路，一旦陷身其中，很難找得到出路。」

他說出自己進去之時，因爲雙目被蒙上了黑布，當時曾用腳尖在石板上留下了記號，那知這些記號，竟被人抹去，自己並不知情，就被引入迷陣之中……

李小雲、祝小青幾乎同聲問道：「大哥怎麼出來的呢？」

上官靖道：「愚兄方才曾向在座的各位前輩提起過，我在兩個月前曾將錯就錯，頂替假冒我的侯元，混入碧落山莊，曾和一個人結爲兄弟，此人是誰，因爲他不肯棄暗投明，在下不便說出他的姓名來，他聽到在下陷入迷陣，就偷偷趕來，把在下引到沈姊姊被困之處，還指點了附近出口，這包解藥，也是他偷來的。」

他這番話，外人不知道，老夫人心裏明白，根本並無其人。沈雪姑也聽得出來，他說的並非實情，但他既然掩飾過去，自是不好當着這許多人問他了。

銀拂叟向天倫沉吟道：「這麼說，他們撤離此地，果然並未去遠，如今全在地下了。」

卡藥師問道：「你可曾問他，假扮令堂的是什麼人嗎？」

「在下問了。」上官靖道：「他說這是違反教規的，他所以不肯說……」接着「哦」了一聲，又道：「在下曾問他是什麼教？他說，他們是白衣聖教。」

「白衣聖教？」青松道長含笑道：「那不就是魔教？」

老夫人道：「夏侯前，你不是認識地道走法嗎？」

夏侯前微微搖頭道：「不瞞老夫人說，在下是昨晚來的時候秦皓派人送來了一張地圖，要在下事成之後，可退到文武殿，圖上只畫了五條通路，曾說萬一有人跟蹤，可把來人引入迷陣，另外還有一粒毒藥，如果一旦身份敗露，就得服毒自戕，這張地圖，就在在下身上，除了這五條通路，其餘的在下就不知道了。」他雙手下垂，不能動彈，是以地圖仍在身上。

老夫人說道：「小乙，你把地圖取出來。」

孫小乙答應一聲，果然從他身上搜出一張手掌大的地圖，他說的不假，圖上果然只畫了五條通路。

老夫人目光一抬，朝侯休說道：「侯少莊主，虎假夏侯前，是你們白虎門的人，老身把他交給你們，如何處置，悉聽貴門處置。」

侯休朝上首拱拱手，道：「多謝老夫人。」

沈雪姑道：「夏侯前，你說虎頭莊、黃龍寺，金刀門各有一個同黨，現在當着大家該說出來了吧？」

這話聽得虎頭莊侯休、黃龍寺慧修、慧持、金刀門風雲刀柴崑、郭勇等人禁不又是一怔！

侯休大聲喝道：「夏侯大叔，此話當眞？」

夏侯前到了此時，不得不承認，點了下頭道：「是的。」

侯休道：「那你還不快說出來？」

夏侯前俛首道：「虎頭莊是侯阿根、黃龍寺是妙悟、金刀門是郭良。」

侯休虎的站起，往廳外就走，慧持、郭[illegible]也緊跟着往外行去；但他們已經出去得遲了，這三人有出情形不對，早就腳底抹油，溜之乎也。

三人回入大廳，侯休看了夏侯前一眼，沉聲道：「大叔，你追隨先父數十年，遂有虎假這個外號，沒想到你竟然甘心附賊，出賣虎頭莊，我不忍親手處置你，你自己了斷吧！」

夏侯前雙手已廢，聞言點頭道：「我對不起先莊主，我自己會了斷的。」猛力運氣一震，自斷心脈，身子一歪，撲倒地上，咀角間緩緩流出血來。

侯休朝大家拱拱手道：「家門不幸，有此吃裏扒外的人，以致諸位都受累不淺，若非上官少俠取來解藥，後果不堪設想，在下敬向諸位深致歉意。」

說完，又連連作揖，然後指揮兩名虎頭莊的莊丁，把夏侯前的屍體抬出去掩埋了。

風雲刀柴崑站起身拱拱手道：「現在大家誤會業已冰釋，『百步散』劇毒也消解了，咱們幾個門派的人，都齊集在此，碧落山莊賊人又並未遠去，而且還近在咫尺，不如一鼓作氣，把他們消滅了不好嗎？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天池釣叟姜超然道：「柴兄此話不錯，咱們這些人難得聚在一起，而且咱們老三，金刀門的邢老哥，仍在賊人手中，自然要把他們救出來不可！」

慧修站起身合十道：「貧僧覺得方才聽上官施主的述說，他們全在地下，而且地道縱橫，足有一里方圓，還分了幾個區域，如是不熟悉走法，咱們雖有幾十個人，一旦進去了，對方只要加以引誘，難免各自走失，因此貧僧之意，最好能找到熟諳地道的人，才能一舉把他們破去，否則對方狡兔三窟，隱現無常，咱們是無法進去的。」

竹節叟易南軒道：「不錯，咱們若是不知地道走法，別說進去救人，只怕連咱們這些人都會失陷在裏面呢！」

銀拂叟向天倫道：「熟諳地道的人，這到那裏去找？」

卡藥師道：「江湖上若說精通地道之術，那只有地鼠門了。」

地鼠門雖然也是江湖上的一個門派，但只是下五門之列，各大門派的人，從不把他們視作門派，當然也不會和他們有交道。

卡藥師說出地鼠門來，大家誰也沒有作聲，那倒不是反對卡藥師的意見，而是沒有人認識地鼠門的人。平日恥與爲伍，臨時有求於人，自然無法去找人家了。

風雲刀柴崑接口道：「精通地道消息之學的，倒是還有一個人，而且住處離這裏也不太遠，只是此人不喜有人打擾，就是去找他，也會當面錯過……」

卞藥師笑說道：「柴老哥說的是劉轉背？」

柴崑道：「不錯，劉仲甫自號竹逸先生，他是奇胲門第二十八代掌門人，奇胲門不但精於易容術，爲江湖易容之祖，而且對機關消息，五行生尅之學，也有獨門精到之處，如能找到此人，區區地道，就不足道了。」

老夫人喜道：「那就好，小雲，妳是竹逸先生的傳人，由妳去請令師，應該不成問題吧？」

大家聽她一說，所有目光不期而然齊朝李小雲投去。

李小雲欠身道：「晚輩這就去，一定要把家師請來。」

老夫人道：「這也不忙在一時，大家昨晚一個晚上都沒有睡覺，一直熬到現在了，如今碧落山莊的人，既已有下落，也不怕他們逃上天去，這座莊院佔地極廣，大家不如先安頓下來，稍事休息。」

口氣微頓，接着道：「目前有兩件事急需去辦，第一件事，萬松山莊還有許多人身中奇毒，急需解藥，此事也遲緩不得，尤其送解藥的人，十分重要，如是路上遭到攔截，必須有必勝的應付能力，老身想這件事就交給雪姑去辦，現在去休息一回，午後就要動身。」

沈雪姑欠身領命。

老夫人又道：「第二件事，就是去請竹逸先生，當日他收小雲爲徒，也有小兒在塲，因此可由小兒陪同前去，以免途中有人攔截，你們也去休息一回，午後動身好了。」

上官靖、李小雲也一齊躬身領命。

老夫人又朝終南四老、風雲刀柴崑，虎頭莊侯休、黃龍寺慧修、慧持等人說道：「諸位也請各自找一院落作爲下榻之處，最好等萬松山莊的人趕來，再和他們決一死戰。」

向天倫拱手道：「老夫人說得極是，大家自然要齊一步驟才行。」

風雲刀柴崑道：「敝門悉聽老夫人安排。」

侯休和慧修因掌門人都在萬松山莊，自然也一致贊成等萬松山莊的人來了再作計議。

老夫人又派萬點星、孫小乙、劉媒婆、王牙婆四人担任採購和大家的伙食。

四人也一起欠身領命。

老夫人眼看諸事均已安排得差不多了，就要孫小乙陪同終南四老和金刀門、虎頭莊、黃龍寺等人在前進左右兩處院落作爲住處，老夫人帶來的人，則住到中院。

大家一晚未睡，現在都已安頓下來，就各自回房休息，好在每一進都有人居住，只要留下少數人輪值，就不虞有敵人侵入。

萬點星、王牙婆、劉媒婆三人率同八名武士，趕去附近村集採購食用之物，並在武士中挑選了幾名會燒菜的到廚房做飯，並由王牙婆、劉媒婆親自在廚房坐鎮，以防賊人潛入下毒。

好在碧落山莊一切都是現成的，賊人當時沒防到老夫人會把帶來的人在這裏住下來，因此只是人撤退了，一應用具全都留了下來。

午牌時光，大家經過一陣休息，全已起來，武士們在大廳開上飯來，飯後，上官靖、沈雪姑和李小雲別過老夫人，連袂上路。

老夫人却邀約了終南四老、青松道長、柴崑、侯休、慧修，和趙之欣、徐永昶等人共商防守和輪流值班的事宜。

× × ×

再說上官靖、李小雲是奉命去八公山找竹逸先生的，沈雪姑則是趕去黃山萬松山莊送解藥的。

他們從碧落山莊出來，要到臨淮關才分道，差不多有一百五十里光景，是一路的。

過江之後，三人展開脚程，一路奔行，經過李八集，上官靖在一家包子舖買了三十個包子。

天色漸漸昏黑下來，沈雪姑含笑道：「這一帶沒有宿頭，看來我們只好找附近農家去借宿了。」

李小雲道：「這附近那裏找得到農家，就是找到農家也是貧苦人家，地方不大，如何騰得出房間來？好在大哥已經買了包子，我們塡飽肚子，不如隨便找一處樹林子坐息一晚的好。」

沈雪姑含笑道：「這樣也好，那就到前面樹林底下找個地方坐下來，該吃晚餐啦。」

三人來至一片樹林之下，正好有一棵大樹，樹下有一長條青石，敢情是給路人歇脚的。

上官靖道：「就在這裏吧！」他俯身吹了吹，把手中紙包打了開來，裏面還有兩張荷葉，一起打開，三人就在石條上坐下，各自吃着包子。

上官靖一口氣吃了八個，沈雪姑和李小雲每人只吃了三個，就已吃飽。

上官靖道：「早知妳，一人只吃三個，就不用買得這麼多了。」

李小雲把吃剩的包子依舊用荷葉包好，外面用紙包了，再拿草繩縛好，一面說道：「留下來的明天還要當早餐呢！」

沈雪姑笑笑說道：「二妹做事眞是細心。」

李小雲在她身邊坐下，笑道：「我是跟大姐學的咯！」

沈雪姑道：「看來妳咀也甜得很。」

上官靖道：「二妹，妳爲什麼不說跟大哥學的呢？」

李小雲眼波一溜兩人，輕笑道：「大哥，你還和大姐分什麼家呢？」

沈雪姑被她說得臉上不禁微微發熱，就拿話岔了開去，回頭朝上官靖問道：「對了，昨晚你當衆說出來的經過，是不是另有隱情的？」

李小雲睜大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問道：「大姐，妳說大哥另有隱情，我怎麼沒聽出來呢？」

上官靖俊臉一紅，點頭道：「是的，小弟昨晚遇上的事，是不能當許多人說出的！」

李小雲道：「大哥，那你現在可以說了。」

上官靖本來就沒有瞞她們的心，只是在迷陣中接連遇上兩個多情女子，說出口來，豈不會被她們姐妹取笑，說自己交上了桃花運？因此，就把進入迷陣之後，遇上楚琬這一節略去，就說找來的便是管巧巧……」

李小雲披披咀道：「她找來則甚？」

沈雪姑笑了笑說道：「妳聽他說下去哩！」

上官靖接着又補述了一段自己在大廳上和假冒娘的「老夫人」說僵之時，因氣管巧巧在娘身上下毒，朝她怒喝之際，伸手招了一下，沒想到竟把管巧巧一個人憑空拉出來了四五步之多，也把她蒙在臉上的面紗吸了下來。

沈雪姑驚喜的道：「靖弟，你內功又精進了，這十吸之力，無意中竟和崑崙派絕學『縱鶴擒龍』暗合，可見天下武功異派同源，只要你修到某一境界，就有你意想不到的成就。」

李小雲却急於聽大哥的下文，這就催着問道：「後來呢？」

上官靖也不隱瞞，就把自己發現管巧巧，乘她不備，一把扣住她脈門，管巧巧毫不掙扎，却說進入迷陣原是找自己來的，同時也把管巧巧說的話，一字不漏的說了出來。（他說的就是管巧巧說明她師傅要她立下誓言，誰看到她面貌，就得嫁給誰的一段。）

李小雲哼道：「這妖女眞不要臉，我聽說她已經三十多歲了，還來賣熟梅子賣青。」

沈雪姑含笑道：「二妹，妳聽他說下去吧！」

上官靖只把自己情不自禁之處略過不提，可以說的，就全說了出來。

沈雪姑聽得很仔細，直等上官靖說完，才道：「她說從前的副總管不是她，只是用了她的名字。」

李小雲道：「大姐也是的，這妖女的話，能相信嗎？」

沈雪姑說道：「聽靖弟方才所說的經過，她說的話應該是眞的了，」說到這裏，抬目問道：「你掌力吸下她蒙面綠紗積之時，可曾看到了她的面貌？她大概有幾歲了？」

上官靖被她問得俊臉不禁一紅，說道：「看到了，她最多不過十七八歲。」

李小雲問道：「長得美不美？」

上官靖臉上更紅，訕訕的道：「差不多。」

李小雲不肯放鬆，追問道：「大哥，什麼叫差不多呢？」

沈雪姑笑道：「差不多，自然就是長得不錯的意思了。」接着唔了一聲道：「這管巧巧能出污泥而不染，就着實難能可貴，尤其對靖弟說的一番話，可以說是出自內心，發乎至情……」

剛說到這裏，上官靖突然轉臉朝左首林中望去，還沒出聲，沈雪姑左手皓腕已經輕輕揚起，一面側臉笑道：「靖弟，你也聽到了。」

上官靖道：「雲姐姐好快的手法。」

李小雲瞪目問道：「你們在打什麼啞謎呢？」

沈雪姑道：「有人竊聽我們談話，就在左首林內，這人精擅地行之術，等到我們發覺，已經離我們只有五丈左右，可見他的地行術已相當不錯了。」

李小雲道：「人呢？」

沈雪姑道：「已經被我制住了。」

李小雲「唉」了一聲道：「在大姐和大哥面前，我眞是太差勁了，竟然連大姐出手都沒看清楚！」說着站起身，朝林中走去，到了五丈左右，問道：「大姐，人不見了。」

沈雪姑笑道：「妳左邊不是有一小堆隆起的土嗎？他就躲在土堆裏。」

李小雲凝目看去，左邊果然有一堆隆起的鬆土，一面問道：「要怎麼把他弄出來呢？」

沈雪姑撿起一粒碎石，揚手朝土堆投去，說道：「好了，妳叫他出來好了。」

李小雲長劍一指，喝道：「你還不給我爬出來。」

那堆鬆土一動不動。

李小雲用劍撥動了一下，喝道：「你還裝什麼死？」

鬆土中依然沒有動靜。

上官靖道：「二妹，讓我來。」右手立掌，朝土堆輕輕推去。

一道無形內勁，應手而生，把鬆土推開，只見一個瘦小的黑衣人蹤伏在半人深的土堆之中，依然一動沒動。

李小雲氣道：「我不相信你裝死到幾時去？」舉足朝那黑衣人身上踢去。

她在大哥、大姐面前，武功當然最差的，但在一般江湖人上而言，可也算得是高手了，因此她這一脚縱然並沒用上很大的力氣，可也不輕，那黑衣漢子被她踢得翻了一個身，只見雙目緊閉，咀角間已經緩緩流出黑血。

上官靖輕咦一聲說道：「他服毒自戕了！」

沈雪姑道：「大概他在我用碎石解穴之後，自知無法逃走，怕我們逼問口供，才服毒自戕的，他竊聽我們談話，如果讓他回去，管巧巧偷取解藥，就會被揭發，我正愁不知如何處置他才好，這樣也好，省得我們動手了。」

李小雲走出樹林，問道：「大姐，妳說他精擅地行之術，我怎麼沒有聽人說過呢？」

「地行術是地鼠門的一種特技，就像地鼠一樣，可以在地中鑽行。」沈雪姑沉吟道：「看來碧落山莊賊人，果然和地鼠門的人也有了勾結，那麼文武殿地下通道，也是地鼠門的人替他們建造的了。」

「哦？」她忽然低哦一聲，側臉朝上官靖問道：「你問過管巧巧，假扮伯母的是什麼人，她不是說：她不能告訴你，因爲他們有很深的的關係，對不？」

上官靖點頭道：「她是這樣說過。」

沈雪姑道：「那就對了。」

上官靖望着她疑惑的道：「雪姊姊想到了什麼？」

沈雪姑神秘一笑道：「她已經告訴了你了，只是你沒仔細的想罷了。」

上官靖道：「小弟還是想不出來。」

「是啊？」李小雲道：「我也想不出道理來。」

沈雪姑道：「管巧巧有一個姐姐就是人稱桃花女的管玲玲，你們總知道吧？」

兩人點點頭。

沈雪姑道：「桃花女心毒手辣，擅於

使毒，昔年各大門派有不少人死在她的桃花香粉之下，因此，一直不敢在江湖上露面，管巧巧告訴你……從前的副總管不是她……」

李小雲搶着道：「我知道了，從前的副總管就是管玲玲，因爲她不敢出面，所以用了她妹子的名字。」

沈雪姑輕「唔」一聲，接着道：「由此可見桃花女多年不曾露面，是投靠到魔教去了，而且在魔教中甚得信任，故而由出任碧落山莊副總管，名雖副總管，實際權力還在秦皓之上，而且還負有監視伯母的使命。」

李小雲道：「那麼現在的副總管怎麼又會是管巧巧呢？」

沈雪姑淡淡一笑道：「伯母脫離碧落山莊，碧落山莊不是缺少了一個老夫人嗎？這個人選，自然是管玲玲最適合了，她代替了伯母，副總管不是出缺了？這就是管巧巧說製的，現在那個老夫人，和她有很深的關係，她自然不好直說了。」

李小雲說道：「所以她和大哥動手之時，也會使用『九陰掌』和『魔火煉形』了。」

上官靖矍然道：「不錯，這些事情，只要把它湊起來，就有了答案，但雪姊姊若是不說出來我們竟然一點也想不到。」

沈雪姑朝他嫣然一笑道：「這是你沒把遇上管巧巧的事告訴伯母，若是你早說了，伯母也早就會猜想得到的。」

李小雲咭咭的笑道：「遇上管巧巧的事，大哥自然不敢和伯母說了。」

上官靖臉上一紅，說道：「愚兄怎敢瞞騙家母，只是從昨晚到今天，那有時間跟家母說呢？」

「不要緊！」李小雲神秘一笑道：「大姐對管巧巧很有好感，大姐自會跟伯母去說的了。」

她這句話，語意雙關，意思是：大姐同意了，自會跟老夫人說的。

沈雪姑粉臉一紅，笑道：「二妹的事，大姐自然也會說的了。」

這下李小雲一張粉臉也不由得驟然紅了起來，說道：「我不要聽。」

她們姐妹兩人互相笑謔，可把多情的上官靖聽得心頭暗暗高興。

就在此時，沈雪姑突然目光一注，低聲道：「有人來了，我們快到林中去。」身形閃動，迅快的往林中閃去。

李小雲一手抓起那包吃剩的包子，緊跟着大姐的身後閃入，上官靖也跟着走入去。

沈雪姑因不知來人的武功如何，自己三人此時不宜露面，就一直退到樹林深處五六丈遠，才各自伏下身子，隱蔽好了身形。

一陣工夫，大路上已出現了兩乘敞轎，轎前由一個身穿黑布長袍的中年人領路，敞轎各由兩個黑衣勁裝漢子抬着，健步如飛，朝樹林前面奔行而來！

現在離林前已不過兩丈來遠，天色雖黑，上官靖和沈雪姑早已看清楚了，就是李小雲也已看得到轎前那個黑袍中年人，赫然是碧落山莊的副總管宓飛虹。

前面一乘轎上端坐着一個長眉下垂，兩眼微闔，陷顴突出，蒜鼻獅口的黃衣老人，一頭白髮，簪一支白玉如意，一部白鬚，根根如銀，老人身後，還張着一把黃色大傘。

後面一頂敞轎上，坐的是一個滿頭珠翠的白髮老婆婆，也是一身黃色衣裙，她雖是一頭白髮，但一張臉上却白嫩有如三十許人，柳眉鳳目，嬌艷得像桃花一般，身後也同樣張着一把黃色大傘。

李小雲悄聲問道：「大姐，這兩人不知是什麼人？」

沈雪姑早已看出這黃衣老人並不好惹，自己三人各有急事在身，不想在路上多事，急忙扯了她一下衣袖，示意她噤聲，但已經遲了。

那黃衣老人忽然轉過臉來，微闔的雙目中迸射出兩縷極細的光芒，投向林中，沉喝道：「林內何人，還不給老夫走出來？」

他這聲沉喝，聲音雖然不響，却震得李小雲耳朵嗡嗡作響，心頭不期大吃了一驚。

那四個抬轎漢子聽到他的喝聲，正在奔行中人立時刹住腳步，這一來，兩頂敞轎正好停在三人隱伏的樹林前面。

沈雪姑眼看自己三人行藏已被對方喝破，這就站起身來，低聲道：「靖弟，三弟，我們出去。」

上官靖、李小雲也隨着站起，舉步走出林去。

宓飛虹目光一注，看清上官靖等三人，不覺臉色微變，嘿然沉笑道：「這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三位躲在林中那是有意在路旁埋伏，攔阻路老爺子伉儷去路的了？」他一開口，就具有極大的煽動性。

上官靖冷然說道：「我們坐在樹林子裏，並不是攔阻誰，如果攔阻誰，我們早就出來攔阻人，但我們這位老丈要我們出來的。」

宓飛虹陰笑道：「那麼你們坐在樹林子裏作甚？」

上官靖道：「我們爲什麼坐在樹林子裏，你管得着嗎？」

宓飛虹沉嘿道：「在路老爺子伉儷面前，你敢如此說話，不嫌太狂妄了嗎？」

黃衣老人道：「宓副總管，這三個娃兒是什麼人？」

宓飛虹連忙彎着腰恭敬的答道：「回路老爺子，這三人就是專門和敝莊作對的上官靖、沈雪姑、李小雲。」

上官靖心中暗道：「只要看宓飛虹對他如此恭敬，這黃衣老人的身份，自然十分崇高了，只不知他是什麼人？」

黃衣老人雙目微睜，問道：「你說他們三個小娃兒，專門和碧落山莊作對：憑他們三個小娃兒有多大年紀，又有多大的能耐？」

白髮紅顏老婆婆忽然嬌笑一聲道：「老頭子，咱們是應教主敦聘來的，總該帶些見面禮回去，這三個娃兒，既然專門和碧落山莊作對，就把他們拿下了，當作見面禮也好。」

她一頭白髮，看去總該是六七十歲的人了；但她這一開口，居然嗲聲嗲氣，比十七八歲的小姑娘還要來得嬌脆悅耳！

黃衣老人呵呵一笑道：「妳看，三個娃兒，只有這點年紀，憑老夫的身份，如

何好向他們出手？」

「唔！」他接着口中「唔」了一聲，兩道精芒如縷的目光，打量着三人，一手摸着垂胸白鬚，問道：「你們三個娃兒的師父是誰？你們總聽師父說過老夫是什麼人吧？」

上官靖說道：「家師方外之人，從未在江湖走動，說出來了，老丈也未必知道，這和家師從未和在下說過老丈的一樣，在下並不知道老丈是誰，還請老丈賜告才好。」

黃衣老人目光不覺又睜開了一半，佛然道：「你師父眞的沒告訴過你老丈是誰？哈哈，看來你師父果然是沒在江湖上行動的孤陋寡聞之人，你們兩個呢？」

沈雪姑冷聲道：「我也從未聽師父說過。」

李小雲接口道：「我也沒有。」

黃衣老婆婆道：「老頭子，你聽到沒有，這三個小伙子都沒聽他師父說過。」

黃衣老人掀鬚大笑道：「這也並不稀奇，他們三個的師父，諒是出道較晚，就不知道老夫是誰了。」

沈雪姑冷笑道：「許多不在家師眼裏的人，家師自然不會說的了。」

黃衣老人雙目乍睜，射出兩道冷電般懾人的光芒，直注沈雪姑，問道：「你說什麼，老夫夫婦並不在你師父眼裏？」

沈雪姑道：「江湖上多的是妄自尊大的邪魔外道，當然不在家師眼裏了。」

「哈哈！」黃衣老人忽然大笑一聲，偏頭道：「冷娘，妳聽，這小子居然說老夫邪魔外道！」接着又回頭朝沈雪姑含笑道：「你說老夫邪魔外道？你如何看出老夫是邪魔外道來了？」

沈雪姑聽他稱黃衣老婆婆「冷娘」，又想起方才宓飛虹稱他爲「路老爺子」，心中突然一動，不由想起兩個盛名久著的老怪來，心頭不禁一凜，但自己話已出口，只得依然冷笑道：「我不知道二位是誰，但二位既和在江湖作亂的碧落山莊互通一氣，自然是邪魔外道了。」

黃衣老人哼聲道：「白衣聖教也是佛門旁支，如何能說它是邪魔外道？數百年以來，這是中原自稱爲名門正派的武林中人，心存偏狹門戶之見，不能容人所造成的爭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老夫夫婦，就是應他們教主之邀，來替大家調停是非的，你居然連老夫夫婦都指爲邪魔外道了，眞是豈有此理，你說，你師父究竟是誰？」

黃衣老婆婆嬌聲道：「老頭子，你煩不煩？和他們有什麼好嚕唆的？」她右手輕舉，姿勢美妙的掠了一下鬢邊白髮。

上官靖看她舉手掠髮，自然極爲注意，這一注意，瞥見三縷極細的銀芒快若閃電，朝沈雪姑身前激射過來，他不待沈雪姑出手，右手一探，三個指頭像凌空撮物，把對方打出來的三支暗器一起撮到手上，一面冷笑一聲道：「虧妳還是前輩高人，居然乘人不備，就打出暗器傷人。」

話未說完，只覺手指撮住的並非暗器，急忙低頭看去，不由大吃一驚，原來這三縷銀芒，竟然是三根寸許長的銀髮，但入手之際，勢道却頗爲沉重！

黃衣老婆婆格的一聲輕笑道：「年輕人，好一手『拈花指』，原來你是少林門下。」

上官靖道：「在下不是少林門下。」

黃衣老婆婆又是一聲輕笑，說道：「什麼人門下，其實並不重要，今晚你們遇上了老頭子和我，那是萬萬走不了的，還是乖乖的跟我們走吧！」

上官靖冷然問道：「爲什麼要跟你們走？」

黃衣老婆婆嬌笑道：「就是因爲你們專門和碧落山莊作對咯！」

上官靖負起雙手，微笑道：「要我們跟你們走，也並不難，但二位總要使我們心服口服才行。」

黃衣老婆婆回頭道：「老頭子，看來他們還不服氣呢！」

黃衣老人呵呵一笑道：「這三個年輕人，老夫倒有些喜歡了，這樣吧，幾十年來，咱們從未收過門人，這三人資質不錯，老夫收這男娃兒爲徒，妳收這兩個女娃兒，咱們就不虛此江南之行了。」

「你倒想得好！」黃衣老婆婆嬌聲道：「不知人家願不願意呢？」

黃衣老人呵呵大笑道：「那是他們還不知道咱們來歷，一旦知道咱們是誰，他們還不欣喜若狂？」

上官靖道：「那倒未必。」

黃衣老人目光如電，朝上官靖看來，大笑道：「你是少林弟子，哈哈，就算是智遠（智遠大師爲少林寺方丈）親投，又能教你些什麼？江湖上不知有多少人磕破了頭，想拜在老夫門下，老夫連看也不屑看他們一眼，今晚你能遇上老夫，又獲老夫垂青，動了收徒之念，此乃千載機緣可遇而不可求，你以爲老夫是什麼人？」

「前輩的好意心領。」上官靖冷冷的說道：「在下已有授業恩師，豈可見異思遷？」

黃衣老人點着頭，似是頗爲嘉許，說道：「這有什麼問題？自古以來，多少人帶藝投師，爲的就是深造，你如拜在老夫門下，不出三年，包你在年輕的一輩中，獨步武林。」

沈雪姑在旁笑道：「他就是不拜你爲師，也足可在年輕一輩中獨步武林了。」

黃衣老人看了上官靖一眼，拂鬚笑道：「年輕人心可以高，氣不可傲，這話豈不太狂了一點？」

沈雪姑不讓上官靖開口，搶着答道：「上官靖不但在年輕的一輩中可以獨步武林，就是在年長的一輩，也應該算得上對手無敵，我這樣說他，又何狂之有？不信，你可以試他一招看看？」

「呵呵！」黃衣老人目光大盛，怪對一聲道：「好，老夫確有此意！」他目光轉向上官靖，說道：「年輕人，你可敢和老夫對上一招？」

上官靖拱手道：「老丈可是要在下接你老一招嗎？」

「接自然要接。」黃衣老人道：「但這一招，咱們也要賭上一賭。」

上官靖說道：「不知老丈要如何的賭法？」

黃衣老人道：「老夫只是一招，你接下了，老夫立時就走，若是接不下，你就得拜老夫爲師。」（未完・34）



奪屍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天書至沈鷹、管一見審問應雄取到一點招供，再會齊司馬城審問沙遏和連克昌的口供，對藏寶圖一事毫無所知，初步分析案情，看來這幾個人是來湊興的，不是整件案子的主謀人，跟着對雲飛烟、彭七抓到的那個人自稱金文鴻，供出是受許彪的指使，騙取御賜金牌，至於作何用途，只是單綫聯絡，故不大清楚，而雲飛烟也審問過甘氏和傅氏亦只知片面供詞，至於溜掉的朱澄是什麼人，都不大清楚，再查問小鐵匠，知道大鐵匠不是老鐵所生，對此案已作了進一步的了解，至於朱澄是否三頭蛇，更懷疑此案與『龍、虎、豹、蛇』四人有關……

寶藏到手

火光一起，內廳一片光亮，那人正是周盛！只見他衣衫不整，滿頭大汗的，滿面驚恐地望着沈鷹。沈鷹問道：「你這麼晚出來作甚？」

「俺……因為太熱，出來透透氣！」

沈鷹暗暗好笑，續問：「朱澄可曾來過？」

「沒有沒有，俺是正經人，怎敢窩藏犯人？」

沈鷹惦記着店內的事，又問：「他住在你店內後居？」

「沒有……那是老曹的堂侄來探他，所以……」

沈鷹怎肯輕易相信他？揮揮手，趕着去周盛記糧店，是以一出花園，立即飛上前居屋頂，欲踹瓦而去，就在此刻，他却發現下面庭院裏，有件不尋常的事發生！

建在庭院中的柴房，其門竟然無風自動，沈鷹心頭一動，目光一望，見左首對面屋頂上有一條黑影，正向遠處馳去，沈鷹提氣一躍，越過庭院，落在左首的圍牆

案情大白

，再急追而去。

那道黑影似乎略有所覺，回頭望着沈鷹，亡命急逃。沈鷹如何肯放過他？鼓足眞氣，幾個起落，已將距離拉近，冷聲道：「朋友，你再不停步，老夫便要發射暗器了！」

那漢子聞言一驚，忙自屋頂跳下，沈鷹緊隨其後，躍落小巷裏，不料那是條死巷，前面竟無出口，那漢子大驚，匆匆又再躍起，但沈鷹已將烟杆抽握手中，擧起一敲！

「卜」的一聲，烟鍋恰好敲在膝蓋上，那漢子痛呼一聲，膝蓋骨碎裂，眞氣一洩，脚尖雖然觸及屋瓦，因使不出力來，仍然跌落小巷。

沈鷹封住他的穴道，抓住他的後衣領，向崔家馳去。

當他返回崔家時，管一見等人亦已回來，崔一山問道：「沈兄，此人是誰？」

沈鷹扼要地將經過說了一下，道：「叫連克昌和應雄出來認人，老夫相信，此

人必是咱們要找的人。」

連克昌和應雄認過之後，都說他便是朱澄！沈鷹等人都是大喜，立即進行迫供。起初朱澄跟應雄等人一樣，一問三不知，管一見可沒耐性跟他磨菇，食指在他身上連戳幾記，向他施極刑。「你如果還挺得住的，老夫便放你一條生路！」

才過了盞茶工夫，朱澄身子已不斷發抖，嘴唇被咬得出血，青白的臉孔，掛滿汗珠，沈鷹輕蔑地瞥了他一眼，悠閑地抽着烟。

忽然朱澄慘叫一聲：「我招了！」管一見便解開他的穴道。

沈鷹問道：「你認識畢烈，李智？」

朱澄點點頭，沈鷹再問：「龍虎豹蛇，你認識了虎豹，自然亦認識龍？」

朱澄略一沉吟，才說道：「在下不認識……」

沈鷹道：「看來老夫又得施刑了！咱們已經查實，你便是『三頭蛇』，就看你老不老實！」

朱澄身子又打了個冷顫，結結巴巴地道：「你們既然知道了，還想問什麼？」這樣說無疑是承認了。

管一見按住心頭的狂喜，續道：「你必然知道，咱們想知道些什麼事！」

朱澄又沉吟了一下方道：「陸孿舟便是『龍』之一，也是『龍』之首領。」

沈鷹一怔，又問道：「到底有多少條龍？」

「朱某也不知道，有事我只跟他聯絡，事成之後，他照例付我二十分之一的紅利！」

「陸雙舟在何處？」沈鷹目光炯炯地望着朱澄。

朱澄垂首道：「他一向在孟家……」

「孟家跟龍有關係？」

「這個朱某便的確不知道了，不敢寃枉他！」

「好，你有義氣。」管一見接問：「你這次來鄭州是奉他的命令而來的麽？目的何在？」

「他說有一件事要我協助，這件事如果辦成了，便可以收山了，至於詳細情況，我亦不太清楚，只知道這和一宗寶藏有關！」

「大鐵匠的屍體是你掉包的？」

「是畢烈和李智幹的，我只負責將章三娘弄出監獄！」朱澄頓了一頓又道：「有一個不知名戴面具的男人，協助我，是他將胡香弄進監獄的！」

「跟胡香住在一起的那個男人叫什麼名？他便是那個戴面具的？」

「跟胡香住在一起的，便是畢烈，協助我的是另有其人，不過我眞的不知道他的底細！」

管一見冷笑一聲：「是你協助他，還是他協助你？」

沈鷹則問道：「如今你們將大鐵匠的屍體和胡香藏在何處？為何還不離開鄭州城？」

「我只將人交給陸大哥，他將她藏在何處，在下不便過問，只知道到現在還未取到藏寶圖！」

管一見續問道：「章三娘到底是什麼人？」

「她是華山派的記名弟子，不過武功十分粗淺，只學了一陣便隨叔叔進關了。據說她伯伯是位太監，大概她從她伯父那裏聽到什麼消息，所以來找大鐵匠。」

「這樣說來，大鐵匠與藏寶圖有密切的關係了？」

「不錯，陸大哥費了許多心血，才知道他是寶藏主人心腹的兒子，他母親後來不知怎樣，跟一個下人私奔了，那名心腹事後發現不見了藏寶圖，便認定是他老婆帶走，但一直都找不到！」

沈鷹插腔問道：「親生父親都找不到，陸孿舟又怎能找得到？莫非他跟那位準備作反的皇叔有關係！」

「照我所知陸大哥應該不是，至於他是如何知道的，便不知道了！」

管一見問道：「你與他如何聯絡？到他住所？」

× × ×

廳裏的燈仍然亮着，管一見、沈鷹和崔一山一齊分析朱澄提供的綫索。

管一見首先道：「看來朱澄的話是可信的，但大鐵匠家內被他們搜過，他的屍體亦在他們手中，竟然搜索不到，那麼藏寶圖會被收藏在何處？」

崔一山道：「不如咱們再到大鐵匠家找一找！」

沈鷹腦海裏靈光一閃，道：「他們自作聰明，也許做錯了一件事！秘密可能藏在大鐵匠的首級內！」

管一見目光一亮，道：「說得好，咱們立即去殮房走一趟！」

× × ×

殮房內的氣味雖然難聞，但沈鷹與管一見，司馬城和風火輪，却完全不當作一回事，仔細檢查大鐵匠的首級。管一見道：「將他的頭髮解開來看看！」

髮束被拿掉，管一見拿到燈前檢視。大鐵匠的頭髮如瀑布般瀉下來，風火輪用手指撥弄之，司馬城則伸手到髮叢裏摸索，頭髮並無異狀，但至頭皮處，却發現大鐵匠頭頂有個肉瘤，驚呼一聲，道：「頭兒，您過來看看！」

沈鷹伸手一摸，忙說道：「拿到燈前去。」

管一見將大鐵匠的頭髮撥開，果見頭頂有個小小的肉瘤，有肉瘤不奇怪，奇怪的是肉瘤之上竟有被針綫縫過淺淺疤痕。

管一見心頭怦怦亂跳，道：「小城子，用你的刀將肉瘤割開！」

司馬城立即擧刀輕輕一割，頭皮裂開，黐着些乾涸的黑血塊，將血塊撥開，見到一個白色而呈橢圓形的東西，刀尖一挑，那東西便彈落地上！

衆人吃了一驚，風火輪連忙彎腰拾起，那東西約莫鴿蛋大小，入手甚重，管一見急問：「是什麼東西？」

風火輪將「鴿蛋」交給他，管一見用紙揩掉表面的血塊，燈光下白光閃閃，却不知是什麼金屬製造的，輕輕一搖，裏面似還有東西在搖晃，他叫道：「是空心的，秘密便在裏面！」

再細看一下，「鴿蛋」有一極細之縫，逐用力一旋，「鴿蛋」分成兩爿，裏面有一顆蠟丸。沈鷹緊張地用指挾起蠟丸，不見有何異狀，這才用力將蠟丸捏破，裏

面又有一團白紙。

沈鷹將白紙揉開掃平 只見紙上寫了一行字：雙塔七層中四。

鄭州雙塔聞名大河南北，沈鷹自然知道 但中四兩字却不知何所指。沈鷹抬頭問：「小城子，你可知道？」

風火輪說道：「去問小鐵匠 料能知道！」

管一見道：「未必 老鐵匠極可能是在大鐵匠孩提時 用藥迷倒了他再悄悄將『金屬蛋』『種』在大鐵匠頭頂，大鐵匠亦未必知道！」

司馬城搖頭道：「咱何不去那塔找一找？」

「不錯！」沈鷹道：「老管 咱們分頭行事如何？」管一見自無反對之理 當下四人商量了一陣 管一見獨自回崔家，沈鷹則帶司馬城和風火輪赴雙塔。

× × ×

鄭州雙塔第七層 由窗子望去，鄭州城就在脚下，令人有身處雲端之感。

沈鷹三人在第七層塔內，用硬物敲打每一塊石 但竟然毫無所獲 風火輪頭一低，見地上用一塊塊四方的花崗石舖砌，十分整齊 心頭一跳，忙道：「莫非中四指的是中間這一行石板的第四塊？」

沈鷹急道：「有理 快想辦法將第四塊石板挖上來！」

司馬城說道：「石板之下便是第六層，若有東西者，到下面去看看 豈不是清楚？」

風火輪道：「誰知這一塊是不是由兩塊上下黏合的？」

沈鷹道：「事至如今，死馬也得當活馬醫！」當下三人蹲在地上，由司馬城用刀尖 挑挖石板縫隙裏的泥 弄了好久，方將石板弄鬆，又費了好一陣工夫，才將石板拿了起來。

風火輪估計得沒錯，其他地方是否是兩層的 雖不知道，但這「中四」正是如此！上面那一塊石板被拿開之後，下面那一層石板之上壓着一塊銅板 沈鷹將銅板取起 銅板上面已發綠 看不到什麼 但沈鷹並不急，他知道這上面必然有秘密，因此令他倆重新放下石板，然後魚貫下塔去。

待他們出了塔，天色經已大亮。三人一心只求解開秘密，急急趕回崔家。

管一見正在廳內喝茶 見狀問道：「可有收穫？」

沈鷹將銅板交給他 道：「把上面的『銹』洗掉，料已可解開秘密！」

當下由崔福將銅板擦亮，只見上面不知用何藥水，蝕了一行字：應天金陵紫金山 迎日亭東南對下十六丈，照日岩下，挖深七丈 預備子孫他日立國之用。下面又署了一個朱姓的名字。

管一見眉頭一軒 道：「也不知此人是那一代的！」

崔一山道：「此人料是建文之後！」建文爲惠帝之年號，惠帝即朱允炆，太祖駕崩之後 以皇太孫身份繼位 因聽大臣之議而削藩，太祖第四子朱棣 以靖難爲名，出兵陷京 傳說惠帝自地道逃出皇宮，削髮爲僧避難。

當下沈鷹道：「照此銅板之記載，若非故意引人入歧途，那批寶藏必然藏於照日岩下，七丈深之處！」

風火輪吸了一口氣，興奮地道：「這是預作開國用之資金，若咱們得之，今生必享用不盡！」

沈鷹淡淡地道：「若讓朝廷知道，其苦頭亦同樣享用不盡！」

管一見道：「說得有理，反正咱們已不愁吃喝 還是將此銅板獻與朝廷 由皇上決定 是爲上策！」

沈鷹問道：「商衞可有消息來？」

「適才已派人傳來消息 尚未有人去石板巷取朱澄的信息。」

崔一山道：「麵條已煮好 先吃了東西再說吧！」

就在此刻，只見虞庭玉匆匆趕回來，沈鷹喜問道：「蕭穆還在柴家莊？」

「是的 咱們發現柴家莊有幾個高手，而且都是用劍，劍法極爲罕見，未知出自何門何派！」

沈鷹看了司馬城一眼，道：「襲擊小城子的蒙面人是柴家莊的？」

管一見吸了一口氣，道：「柴家莊與孟家又有密切的關係！老鷹，你說他們的巢穴是在孟家裏 還是柴家莊？」

沈鷹沉吟道：「依老夫之見，孟家的成份較大！」

「英雄所見略同！」管一見道：「如今只望能抓到陸雙舟！」

商衞恰在此時跑回來，興奮地道：「頭兒，適才有個乞丐到石板巷取信，小圓暗中跟着他，現場還有大染缸在監視！」

沈鷹吸了一口氣，道：「你們趁此機會吃麵吧，吃飽之後，你去各門通知他們小心戒備 提防有人會沖門！庭玉，你趕回柴家莊，任務依然不變 只作監視！」

管一見接說道：「老夫估計他們，會認定咱們在北門駐重兵，是故必不會由北逃亡。商衞，請你將端木盛和雲飛烟調回來！」

× × ×

石板巷顧名思義 地上都舖着大石板，不過由於年期已長，許多石板已經鬆了，陸雙舟便利用此，將與朱澄聯絡的字條，放在某一塊石板之下。

大染缸從未幹過這種工作，雖然枯燥，但心情却十分興奮，小圓去了之後，他依然匿在對面一棟破屋裏，這棟破屋是大染缸家的祖屋 因發了財之後，搬到大街裏去，此處便空置着，他不斷由破紙窗處，瞪着外面。

過了半個時辰，適才來取字條的小乞丐又回來了，他故意蹲在地上裝作撿東西，飛快地將紙條塞進石縫裏。

小乞丐站了起來，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後離去，大染缸十分冷靜，仍匿在屋內，過了頓飯工夫方出去，迅速取了字條，裝作若無其事般，慢慢走去崔家。

× × ×

朱澄約陸雙舟在雲天酒樓見面，若果易容赴會，則在外衣上繫一條紅腰帶，以作記認，時間是午牌末，未牌初之間。

陸雙舟回條依時赴約，於是沈鷹等人便開始忙碌起來，首先是管一見和雲飛烟，兩人忙着自己易容，之後又要替朱澄喬裝。

管一見最後告誡朱澄一番，並叮囑他到了雲天之後的任務，然後帶他由後門離開，開赴雲天。

沈鷹和司馬城等人亦忙碌起來，到孟家附近埋伏，只有崔一山仍然懷疑他們的判斷，因爲孟子超不懂得武功。不可能是這夥人的主腦，不過沈鷹也不要他出去，只請他在家裏準備接應。

× × ×

午牌將過，雲天酒樓仍有七八成食客，朱澄依言找了一個正中的座頭坐下，而管一見和雲飛烟則分開，一個坐在靠窗的位置，另一個坐在靠門口處。

俄頃，外面又走進三個大漢，一個坐在門口，與管一見爲隣，另外兩個分開坐於裏面，管一見心頭一動，估計這三人必是陸雙舟的人，心中忖道：「想不到陸雙舟還是個仔細的人！」

雲飛烟亦注意到這三條漢子，經過易容，但因見他們沒束上紅色的腰帶亦不留意，爲免行人注意，她點了兩個小菜和一壺女兒紅。

食客陸續會賬離去，那三個大漢中之一位穿灰色衣衫的，忽然站了起來，大聲的叫道：「小二，老子要的菜怎地還不送來？」

一個小二忙哈腰道：「爺，您剛到，那有這麼快的？請再等一會兒！」

那漢子忽然半轉身子，解開外衣扣子，拍拍腰腹，厲聲道：「你分明是狗眼看人低，看老子穿粗布衣，怕老子付不起賬！」他手指一勾，自腰帶裏挖出一錠銀子來，摔在桌子上！

掌櫃連忙放下賬簿走了過來，恭聲道：「客官您誤會了，咱們豈敢看不起您，待老朽着人催促一下！」轉頭對那小二喝道：「還不快去！」

那漢子轉身之際，雲飛烟眼尖，發現他袖裏的腰帶是紅色的，當下立即向管一見打了個眼色，目光灼灼地瞪着朱澄。

朱澄手伸到背後，向雲飛烟打了個手勢，隨即長身道：「這位兄台，如果不嫌棄，何不過來同飲，在下還未動箸！」

那漢子道：「彼此萍水相逢，怎好意思叨擾？」

朱澄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須客氣？」

那漢子哈哈笑道：「如此在下也不客氣了！」說着向朱澄走過去。

雲飛烟亦在此時向朱澄走過去，那漢子微微一怔，雙臂已運足了勁，望着雲飛烟，朱澄道：「這位兄弟，在下可沒請你過來！」

雲飛烟對那漢子道：「陸雙舟，請你跟在下到衙門走一趟！」

那漢子一愕，目光露出驚詫之色，但却用笑聲來掩飾內心的恐懼。「你認錯人了，在下不叫陸雙舟！」

雲飛烟道：「不管你叫什麼名，都請跟我去一趟！」

那漢子大笑。「閣下是那一個衙門的公差？在下如何信得過你？嘿嘿，說不定你是江湖騙子哩！」

雲飛烟沉聲道：「閣下如果不走的話，在下可不客氣了！」

「不客氣又待怎地？難道老子會怕你不成？」

朱澄道：「兄台，不如小弟陪你走一趟吧！」

他這樣說，雲飛烟心頭便踏實了，但那漢子却怒瞪了朱澄一眼，道：「好，老子犯了什麼王法，你要抓我去衙門，你不說清楚，老子就偏不走！喂！你們大家來評評理，俺是過路，頭一趟去鄭州，怎會在此犯王法！」

門口那兩個漢子聞言立即走進去，雲飛烟有管一見做後盾，才不害怕，提高聲音道：「因爲你是綠林道上，『龍虎豹蛇』的龍，犯的案子還少嗎？」

這一叫，店裏的食客臉色全變了，紛紛會賬離店！與此同時，那漢子大喝一聲：「做官只會寃枉好人，所謂官迫民反，民不得不反！」

那兩個漢子齊聲道：「這小子不是官府，也不知是什麼，倒不如綑了她去見官吧！」

他們這樣說，雲飛烟只道他們就要動手，手腕連忙落在劍柄上，誰知那兩人同樣向朱澄撲去！

這一着大出雲飛烟意外，剛一怔，那繫紅腰帶的漢子已經發難，雙掌齊出，擊向雲飛烟的腰腹！

雲飛烟一偏身，長劍已掣在手中，反手向對方戳去！那漢子亦非省油燈，揮掌一掃，竟然將長劍震開，另一邊廂，朱澄被那兩個大漢合擊，形勢不大妙，幸好管一見已奔了過來，右手五指如鈎，向那黃衫漢子的後腰抓去。

那黃衫漢子，聞得風聲，連忙挪身讓開，但管一見動作疾如閃電，左脚一橫，便將他踢個狗吃屎，他雙手不停，又向另一個靑衣漢子抓去。

靑衣漢子不敢大意，半轉身子，揮刀反砍管一見，管一見側身讓開單刀，正想反擊，不料朱澄比他更快，已一拳擊在其脇下，「噗」地一聲響，靑衣漢子脇骨斷了兩根，慘叫一聲，捂胸蹲下，管一見一個轉身，又向繫紅腰帶的漢子攻去！

那漢子前後受敵，臉色大變，但他的武功高出同僚不少，冒險躍起，準備穿頂逃跑，但管一見豈容他逃？手臂一抬，銀光閃閃的鷹練，已自袖管裏飛出，恰好纏住其足踝！

那漢子又被拉下來，雲飛烟長劍立即切下，他擰腰一閃，管一見食指已在另一邊等他了，微一用力，剛好封住他麻穴！

× × ×

那三個漢子全被帶返崔家，管一見立即審問，根據朱澄的證實，繫紅腰帶的，正是「獨面龍」陸雙舟。

「陸雙舟，你最近到那裏？」管一見冷冷地道：「孟子超不是說你請假回鄉省親麼？」

陸雙舟道：「回鄉省親只是藉口而已，家鄉根本已無親人，之所以請假，不過是爲了休息一下而已。」

「你將大鐵匠的屍體和章三娘藏在什麼地方？」

陸雙舟漠然地道：「陸某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管一見冷笑一聲：「老夫無空跟你磨菇，我要聽的是『眞』話！」他食指又在

陸雙舟身上連戳幾指，陸雙舟身子立即起了一陣顫慄。

管一見悠閒地喝了一口茶，道：「到你肯說眞話和實話時，便通知老夫吧！老實告訴你，從來沒有人能够抵受得住這種刑法！」

他話音剛落，陸雙舟已十分光棍地說道：「好，我說！不過，你準備如何處置我？」

「那得視你之情節是否嚴重了，不過老夫可以先答應你一件事，只要你肯跟咱們合作的，老夫便留你一條生命！」

陸雙舟咬咬牙道：「快解開刑罰！」

管一見替他解了禁制，又替他斟了一杯茶，陸雙舟一連喝了兩杯，喘完了氣，方說道：「大鐵匠的屍體和章三娘都在孟家！」

管一見沉下臉來，道：「你莫使花樣，老夫去過孟家，怎地找不到？」

「我只知道孟家有個地窖，大概孟子超將之藏在地窖裏！」

管一見目光一亮，再問：「地窖在何處？」

陸雙舟道：「這個我也不知道，是眞的不知道！」

「好，老夫暫且相信你，孟子超要大鐵匠的屍體有何作用？人是他殺的嗎？」

陸雙舟垂下頭，沉吟了一陣方答道：「是爲了一張藏寶圖，人却是陸某奉命殺的！他們的事我所知不太多，因爲只能算是他們那個組織的『半個人』。」

「半個人是什麽意思？」

「就是他們還不完全相信我，極度機密的事，尚不肯讓我知道！」

「孟子超是那個組織的頭目？」

陸雙舟一笑。「他地位是比我高，還不是負責人，眞正的主腦，其實是柴家莊的柴伯達員外！」

這個答案，頗出管一見的意料，續問：「可是當眞？」

「並無虛言！」陸雙舟道：「你不相信的，大可以把孟子超抓來問一問！」

「老夫自然不會放過他！」管一見稍頓又問：「孟家還有什麽高手？」

「暗藏的人數不太清楚，不過憑你們雙鷹足以應付，但他本人却不會武功！」

「既然如此，柴展鋪爲什麽要跟他合作？」

陸雙舟道：「大概由他作半公開的露面，也不會引人思疑吧！聽說他夫人是柴員外的表妹！」

「孟家怎會有這許多錢？是你替他效勞的嗎？」

「其實他家內的錢，並沒有你們所想像的多，因爲他得上繳，還有，他手下有一批人，假扮『龍』，而出去外面幹沒本錢的買賣！」

「原來如此，是他找上你的，還是你自己湊上去的？」

「陸某有一次來鄭州，恰遇到他，他起先只聘我當護院頂班，實際權力不大，陸某爲了掩飾身份，所以答應他，後來彼此逐漸信任，才合作做案，我可從中得到利益！」

管一見看看已沒有什麽需要在此刻問的，便封住他的暈穴，出廳跟崔一山商量，崔一山聽後，眉頭一皺，道：「崔某隨你們去一趟，有需要者才出手！」

× × ×

沈鷹見管一見臉有喜色，忙問：「抓到陸雙舟了，他供了沒有？」

管一見將經過扼要地述了一遍，反問：「孟家有沒有動靜？」

他們是匿在楊青家暗中監視的，司馬城聞言自屋頂跳下來，道：「適才有個人跑進孟家，情況似乎有點不對，四周的門都緊緊閉起！」

管一見道：「事不宜遲，咱們這就趕去孟家！」

「你不帶陸雙舟來與孟子超對證，他怎肯讓咱們進去搜索？」

管一見道：「咱們偷偷進去，老夫估計孟子超夫人的寢室有問題，也許地窖的出入口，就設在房內！」

司馬城目光一亮，道：「說不定孟英英也被他自己藏在地窖內！」

沈鷹道：「小城子，你快去找你義父，你們兩個備禮到孟家正式求見，咱們由後花園翻進去！」

當下分頭行事，沈鷹、管一見，端木盛、雲飛烟和風火輪五人一組，分開繞路到孟家後宅，他們從對面屋頂望進去，但見後花園內有不少人暗藏着，看情況孟家已有了戒備。

沈鷹想了一下，令端木盛和風火輪現身引開對方的注意力，然後再兜回來接應，端木盛和風火輪領令而去，他倆到了另一端，先用汗巾蒙住面，然後飛身躍上圍牆，端木盛雙脚一頓，向一座假山飛掠而去！

只見假山後跳出兩個漢子來，揮刀望他砍去，口中喝道：「不長眼的狗賊，竟敢到孟家撒野！」

端木盛足尖一站，又躍起越過那兩個大漢的頭頂，與此同時，風火輪亦飛下後花園，他人未至，長鞭已向一個匿在桂花樹後的護院抽去！

那護院閃開，長棍自側反掃風火輪的腰際，風火輪手臂一橫，同時跳開三尺，鞭梢纏及了樹枝，一借力，身子如離弦之矢，向內堂方向射去！

一個似頭目的喝道：「小心，快截住他倆！」

端木盛輕嘯一聲，飛上內宅屋頂，向前奔去，風火輪緊隨其後，這時候，後花園一片凌亂，有人高聲大叫道：「捉拿刺客！」

沈鷹向管一見打了個眼色，亦自屋頂飛越孟家圍牆，落在花園內，但不管三七二十一，見人便打。一個上了年紀的護院喝道：「來者何人？」

「來找陸雙舟的！」沈鷹嘴上說着，雙手毫不慢，一口氣攻出三招：將那個人迫退三步。

那護院忙道：「陸雙舟請假回鄉，不在這裏！」

「老夫與他是同鄉，他根本沒有回過去，分明是讓孟子超害死的，快叫他來說話！」

其他的護院見狀忙圍了上來 沈鷹已易過容 却不敢用他的獨門兵器——旱烟杆。但憑他數十年的功力，幾個照面間，

已撂倒兩個人，其他人亦被他打得落花流水。

管一見與雲飛烟趁這混亂之際 悄悄混了進去。他上次來過 老馬識途 很快便已到孟子超夫人溫氏生前的寢室門外。

房門依然「鐵將軍」鎖着 管一見向四周望一望 見沒有人，立即運勁於指，夾住鐵鎖 用力一旋 鐵鎖立即掉下。

管一見猛吸一口氣 慢慢將門推開，房內只有一張床 管一見拉着雲飛烟閃了入去 順手將門輕輕關上。

兩人並不灰心 管一見低聲道：「快找一找！」

雲飛烟嫁與顧思南之後 閑時常請教他有關機關消息的常識 當她見那張床脚特別高 便覺得奇怪 當下爬進床底 將耳朵貼在地上 凝神靜聽 同時拔下金釵，在地上磚與磚之間的縫隙挑動。

本來用敲擊聽聲作判斷 最直接簡單，但既然知道對方可能藏匿在下面的窖裏，雲飛烟自然不敢敲地，以免提醒對方。以尖銳的利器 挑挖縫隙 是個好方法 因爲活動磚塊是活動的，不但縫隙較寬 而且亦不可能有灰。

管一見見雲飛烟忽然停手 又將耳朵貼在地上 忙問：「找到了？」

雲飛烟伸手向他搖晃 同時又迅速爬了出來，道：「似乎有人要上來！」

管一見忙拉着她 輕輕跳上床，他倆伏在床上貼耳而聽。俄頃，床底果然傳來一個輕微的响聲 他伸手向雲飛烟打了個手勢。

緊接着，床底下又傳來一個衣服磨擦的息索聲，隨即見到一個女人慢慢爬出來，雲飛烟不動聲息 一指戳在其後腰上，再順手拉上了床 翻起一望 却是個臉目姣好，清秀斯文的姑娘！

管一見低頭一望 床底下與適才一樣，料已封好入口 當下先封住那姑娘的啞穴，再解開其暈穴，那女子見自己落在兩個陌生人的手中 花容失色 張口欲叫，却又發不出聲來。

管一見沉聲道：「姑娘 老夫問你幾件事 你若肯與咱們合作者，老夫便不爲難妳 否則，哼哼。」

雲飛烟有意恢復女人的聲音 使對方不至太過震驚，含笑道：「妹妹必是孟英英了！」

那姑娘臉色一變 目光露出驚詫之色，管一見續道：「孟姑娘，老夫解開你的穴道，你若驚叫引來外人者 老夫便殺了你！」說着解開其啞穴 姑娘慢慢坐了起來 伸手攏一攏秀髮，表現甚爲鎭定。

管一見不肯浪費時間 立即展開問訊：「下面地窖裏 還有甚麼人？」

那姑娘反問：「小妹也得先問一句，兩位是甚麼人？是官府的？」

管一見望了望雲飛烟一眼 雲飛烟笑道：「姑娘猜到一點點，咱們與『官』字，沾了點關係 但又不是官府中人！」

那姑娘直視她，說道：「小妹想知道仔細！」

雲飛烟心念一轉，道：「這位便是昔年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見管神捕 愚姐則是昔年江北總捕頭沈鷹的副手雲飛烟，未知姑娘是否聽過雙鷹之名？」

那姑娘微微一震，脫口道：「可是眞的？」

雲飛烟笑道：「如假包換！姑娘可是孟英英？」

「姐姐如何識得賤名？」

「我由司馬城口中知道的！」

孟英英粉臉微微一笑 喃喃地道：「是了，小妹聽人說他跟沈鷹四處查案。」

管一見不耐煩 道：「姑娘尚未答老夫所問！」

孟英英道：「我若協助你們爲難家父者 是爲不孝！若不協助你們者 是爲不義 孝義難以雙全 你教我如何答覆你？除非你肯放家父一條生路！」

管一見道：「假如令尊情節不太嚴重者 而他又不再作頑抗者，老夫何妨放他一條生路！」

「家父淡泊名利 料不會作頑抗！」

「令尊如今在下面？」

「不，下面另有其人，一個叫畢烈，一個叫李智、一個叫林楓，還有一個叫卓金環 其他三人都不足道！」

管一見續問：「林楓和卓金環是甚麼人？」

「他兩人是柴伯伯的心腹，劍術很高明！」

雲飛烟插腔問道：「是否制伏了此兩人，府上的人便不會再作頑抗？」

孟英英道：「可能性很高，但小妹不敢肯定！」

管一見道：「如此請你叫開入口。」

「好，你倆隨着來！」

三人剛下了床，房門忽被人推開，閃進一個人來，正是沈鷹。雲飛烟忙道：「孟姑娘不必驚慌，他便是司馬四弟的頭兒沈鷹！」

沈鷹訝然問道：「她便是孟子超的女兒孟英英？」

孟英英上前行禮道：「晚輩參見沈神捕。」

「免禮！」沈鷹問管一見。「情況如何？」

「孟姑娘答應帶咱們下地窖，下面既有虎豹 亦有兩位柴家莊的劍術高手！」

沈鷹吸了一口氣，道：「好極了，分開對付，好過下一仗難以應付！」

四人爬到床底下，孟英英拔下金釵，在一塊磚塊上用力敲了三下，未幾，下面傳來回聲，却是四下，孟英英再敲二下，磚塊便慢慢降下。

下面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小姐，你回來了？」

孟英英道：「紫娟，你上來一下，我有事要你辦！」

俄頃，下面鑽出一個丫頭來，孟英英以指加於嘴前，示意她噤聲，並不斷招手。那個丫頭慢慢爬上去，沈鷹立即一躍而下！

入口有一道竹梯，地底離頂高逾丈五，却難不倒沈鷹，他輕輕落地，立即打量周圍環境，前面是條高七尺，寬三尺的甬道，由於丈五之後便拐彎，因此看不到有多長，亦不知那些人藏在那裏，他向上招手，便向前走去。

管一見隨他躍下，接着便是雲飛烟，就在此刻，前頭忽然傳來脚步聲，只聽一

個人道：「那丫頭『揭蓋』這麼久，為何還不回來，莫非出了事不成？」

沈鷹急衝幾步，貼在彎角牆角處，又聞另一個漢子答道：「你別自己嚇自己，一個丫頭成得了甚麼事？」聲音已近，沈鷹忙將烟杆抽握手中。

彎角人影一閃，沈鷹烟杆閃電般刺出，烟咀戳在前面那位大漢的左胸上，痛得他悶哼了一聲，後退了一步，與背後的同伴撞在一起！

沈鷹猛虎般竄出去，左掌再印在其胸上，那漢子張口噴出一口鮮血，背後那大漢武功似乎較高，一掌將他推開，大聲喝道：「有外人混進來。」

他刀已在手，沈鷹烟杆一轉，烟鍋望其頭頂敲去，那漢子舉刀一撩，沈鷹及時換招，改抽其手臂！

這一着對方知道來者竟是高手，連忙退後一步，同時問道：「你是甚麼人？」

「是你的拘魂使者！」沈鷹着着進迫。此刻，裏面固然衝出幾條漢子來，背後的管一見和雲飛烟亦至，可惜因為地道狹窄，雙方都擠不上去，沈鷹心頭暗喜，如此一來，最低限度，他可以再解決一個，餘下四人便好對付了！

那大漢背後有個身材修長的人抽出劍來，道：「畢烈，你快讓開！」可是沈鷹烟杆忽而「小花槍」的打法，忽而又用「判官筆」、「短棍」的打法，畢烈窮於應付，如何能鬆得手退後？

沈鷹連施七招殺着，迫得畢烈背貼着牆，那使劍的卓金環長劍如毒蛇出洞，自畢烈身旁，刺沈鷹胸膛！

沈鷹亦不慢，烟杆一掃，將長劍擋開，石掌向畢烈胸膛按去！畢烈反應亦快，單刀一翻，刀刃反迎上沈鷹之掌緣！

沈鷹收掌腿蹬，他這一腿蹬踢得妙，只離地兩尺，使對方難以察覺，畢烈果然無所覺，脛骨被踢斷，慘叫一聲，倒在地上，立被後面的李智扯了過去！

沈鷹專心對付卓金環，烟杆指東打西，間中左掌窺機合擊，勇不可擋。卓金環劍法雖妙，但通道狹窄，無所施展，情況絕不比適才之畢烈好，不過他比較冷靜，知道在此種情況下，自己絕無機會取勝，是故大聲道：「快退！……」

背後那幾個人亦看出卓金環之窘境，急忙退後，沈鷹加緊進攻，雲飛烟抽出長劍，隨在其後，準備有機會即抽冷子助沈鷹，將其刺斃！

卓金環料同伴已走遠，身子突然倒飛，可是沈鷹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幾乎在同一時間，亦飛很標前，同時揮手將烟杆當作甩手箭拋出！

烟杆在其內力貫注下，如離弦之矢，激得空氣嘶嘶作响，懾人心魄，卓金環不敢怠慢，急忙舉劍一格！

「噹」的一聲响，卓金環雖將烟杆擋開，但虎口一陣發麻，長劍亦不由自主揚起來！就在此際，沈鷹人未至，右掌迅速直擊其胸！

這一掌又疾又勁，加上飛奔而來之氣勢，直如飛將軍從天而降！卓金環心胆均裂，倉卒間舉掌一擋，「蓬」的一聲响過後，卓金環身子猛烈後退，不料，甬道至此又拐彎，他背後已是牆壁，力道反彈回來，又慮不及此，來不及運功護心頭，傷上加傷，鮮血大口大口地吐出，踉蹌退至石室。

沈鷹料他已失去戰鬥能力，也不着急，彎腰拾起烟杆，這才發覺石室居然十分寬敞，有三丈見方，石室之後似乎尚有甬道，約莫三丈長方至盡頭。

那座石室莫寧說是廳，裏面甚麼東西都沒有，只有幾張櫈子！

此際那幾個人已知道來者是武林高手，都露出如臨大敵的神態，沈鷹冷冷地說道：「你們如果聰明的，現在投降尚來得及！」

林楓剛將卓金環扶坐於櫈上，際劍道：「閣下也是個人物，為何既易容，亦不敢出示大名？」

沈鷹道：「老夫沈鷹，這位便是管一見，料你們都有曾耳聞！」林楓和李智聞言，臉色都是一變。

管一見道：「即使你們再作頑抗，亦起不了作用，相反還要喪命，上面早已被咱們控制！」

這幾句話頗能起瓦解鬥志的作用，李智道：「閣下準備如何處置咱們？」

「嚴懲首惡，帮兇從寬，言盡於此，」管一見道：「老夫耐性不好，是打是降，悉從尊便！」

李智轉頭問林楓，道：「林兄意下若何？」

林楓將劍往地上一拋，道：「天不佑我，奈何？」李智隨即亦將刀拋在地上。

× × ×

崔一山和司馬城依計携禮登門求見孟子超，他倆在廳內等了一陣，孟子超才出迎。「崔兄來訪，請恕小弟失迎之罪！」

「孟兄言重，崔某今日登門，是有幾件事要與孟兄商量的！」

孟子超臉色微微一變，乾咳一聲問道：「未知崔兄有何指教？」

「管一見已捉到陸雙舟，他承認是綠林道上的『龍虎豹蛇』！」

孟子超臉色更白，澀聲道：「因何小弟並不知道？」

崔一山雙眼緊瞪着他，道：「他還說了許多對孟兄不利的話！」

孟子超乾笑道：「孟某為人如何，崔兄當知，屈打成招的事，以崔兄之為人，也會相信？」話音剛落，後頭已傳來一陣叫喊聲。孟子超臉色青白地道：「快去查看一下，發生了甚麼事？」

崔一山續道：「管一見和沈鷹之為人，小弟知之甚深，還望孟兄能及時臨崖勒馬，否則小弟也無能為力！」

司馬城接說道：「孟伯伯，沈、管兩位神捕亦已掌握了不少證據，特託小侄來勸你！」

孟子超臉色晴陰不定，顯然一時之間，難作決定，幸而這時候，下人回來稟告：「老爺，後花園來了幾個刺客，不過好像已被趕跑了！」

孟子超臉色轉白為紅，厲聲道：「趕跑就趕跑，什麼好像？快再去探清楚。」

崔一山從未見過他發這樣的脾氣，如今顯然孟子超經已方寸大亂，當下心頭雪亮，突然長嘆一聲，孟子超為掩飾驚惶，打了個哈哈，問道：「崔兄因何長嘆？」

崔一山道：「本來小弟尚有懷疑，但如今再無所疑點，希望孟兄好自為之，崔某告辭了！」

孟子超鐵青着臉道：「原來小弟與崔兄數年的交情，還不如陸雙舟幾句話！」

司馬城道：「陸雙舟說令愛被藏在地窖裏，孟伯伯因何反誣小侄？」

孟子超道：「豈有此理，寒舍何處有地窖？」

「就在尊夫人寢室之下，孟伯伯如果自信清白的，何不帶咱們去看一看？」

「無名小子，胡言亂語！」孟子超惱羞成怒地道：「兩位請便，否則孟某便要下令趕客了！」

「且慢！」暗廊裏忽然走出一個女子來，道：「爹，人家崔叔叔一片好意，你不領情也罷了，為何反要趕走貴客？」

孟子超轉頭，急怒地道：「英兒，你……你因何跑出來了？」

「是管神捕放女兒來的，他已答應女兒，放你一條生路，只望你不可頑抗！」

孟子超如一堆爛泥，倒在椅上，喘着氣道：「你快叫歌兒來！」

× × ×

孟家已解決，孟子超父子如鬥敗的鷄，低頭垂首接受管一見和沈鷹的盤問。他倆終於供出一切。

原來那批寶藏果然是惠帝的後人，他隱瞞身份，改名換姓，秘密招兵買馬，不擇手段斂財，但大明江山在成祖遷都北京之後，有效地堵截了外族入侵，已見穩固，惠帝後人不敢貿貿然從事，又恐子孫將錢花掉，於是藏之於秘密地點，臨死方將藏寶圖交與親信戴天道，並囑他不許偷看，且要在他兒子有所成就時方將藏寶圖交給自己兒子。

戴天道人雖暴躁，但對主人忠心耿耿，又重信諾，一直沒有偷看過藏寶圖，亦未將此事洩漏出去。不過他常打罵老婆，引起老婆不滿。其手下林滿峯（即老鐵匠）十分同情戴天道老婆的遭遇，兩人終於決定私奔，臨走時帶了兒子戴仁（也即是大鐵匠）和藏寶圖亡命天涯。

林滿峯携走愛妻私奔，戴天道又發現藏寶圖不見，只要將此事告知同伴，於是展開追踪，可惜二十多年來，毫無林滿峯之消息。

柴伯達當年亦是惠帝後人的親信之一，藏寶圖失去之後，如樹倒猢猻散，他亦返回家鄉，購地買宅。此人野心大，希望能爭到藏寶圖，為己之用，他日更幹一番事業，是故又暗中招兵買馬，並不擇手段，或偷或搶或購，得到不少門派的劍譜，加以研究融合，另創新猷，只可惜這件工作十分艱巨，而他又不斷暗中找尋林滿峯的下落，以至該套劍法，至今猶未大成。

二十多年之後，柴伯達對那份藏寶圖，已不再存希望，不料合該有事，有一次大鐵匠兄弟登門補鍋，讓他無意中發覺大鐵匠面龐似戴天道妻子，而小鐵匠則有點似林滿峯，於是暗中派人跟踪調查，終於有了八成的把握，便決定正面與大鐵匠交涉。

恰在此時，他們發現有個受傷的男人出現在大鐵匠家裏，為恐被人捷足先登，便趁章三娘出外時，潛入大鐵匠家進行迫供。

但戴仁（大鐵匠）對藏寶圖之事，根本一無所知，招無可招，原來林滿峯經過數十年的江湖舔血生涯，不想後人再捲入仇殺之中，不但對往事絕口不提，還恐懷璧有罪，將藏寶圖讀熟，尋出其地點，將之鑄在銅板上，並藏於雙胯之中，可是到後來，他又覺得價值連城的寶藏就此湮沒，又太可惜，是故又鑄了一個空心金屬球，置字條於其中，悄悄用藥迷倒戴仁，再將金屬球「種」在戴仁的頭頂上！

這件事只有林滿峯一個人知道，是故不論柴伯達的人如何迫供，並用煮沸的錫汁灌之，亦沒法得到片言隻語。其後柴伯達與心腹研究之後，又怕秘密藏於大鐵匠身上，因此想盡辦法將大鐵匠的屍體偷出來，最後又換出章三娘，但始終不能達到目的！

孟子超的妻子是柴伯達的表妹，頗有武功，憑她的關係，柴伯達看上孟子超可供利用，便拉他下水，還將孟子超的大子孟詩，放在自己身邊，以便孟子超投鼠忌器。

孟子超的確淡泊名利，只不過中了柴伯達之計，讓他捏住痛脚，加上妻子的推波助瀾，只好與柴伯達合作。

沈鷹和管一見繼續盤問章三娘，章三娘是被卓金環等人藏在地窖的石室內，沈鷹後來方找到她。

「章三娘，老夫十分佩服你，在公堂上受盡刑罪，居然隻字不吐！」

章三娘抬頭伸手攏一攏頭髮，道：「那也沒有什麼，一個人生不如死，只要你覺得活着沒有意思，便什麼也不怕了！」

「大鐵匠待你不好？」

「這話不好說，他勤力賺錢養家，很有責任，這很好……但人到底有異於禽獸，除了吃喝之外，還要有感情！」

管一見道：「你嫁給他，主要還是為了那張藏寶圖，根本就沒有感情可言！」

「那你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我嫁給他時，根本不知道他是戴天道的兒子，只因生活有着落，但他這人不解風情，言語沒味，嫁了他這許多年，仍然是那副心冷不熱的模樣，他除了工作，便是吃飯睡覺，而我活着也像是只替他洗衣燒飯而已，唉，我自己也不知如何形容自己的感受，如果你是女人也許會了解！」

管一見白了她一眼，怒道：「這話不是白說嗎？」

「我有個師兄叫呂昌，也是華山派的記名弟子，不過他武功比我好得多了，他對我是有點意思，不過那時在華山找年紀尚小，彼此都沒有什麼表示，後來我入關之後，他便找不到我了……」

管一見眉頭一皺，道：「你只挑重要的說！」

章三娘仍然不徐不疾地敘述着，說道：「呂昌還不知道我已嫁了人，有次在路上巧遇他表兄花蜂，便託他找我。」她忽然冷哂道：「呂昌死心腸得很，也不知道花蜂的底細。後來花蜂在兩人喝醉酒的人口中得悉了藏寶圖的秘密，事後被人發現，追殺而來，恰好躲在我家對面那間廢屋養傷，那天我剛去晒衣服，突然被他制服了！」

說到這裏，章三娘喘了一口氣，方再說下去。「花蜂最初只要食物，後來發現我有點像呂昌要找的人，迫我說出底細，彼此方明白。

「他在那廢屋住了幾天，傷勢稍有起色，對我便開始不大規矩起來了，最後脅迫我，並告以藏寶圖之秘密，我後來從了他……」

章三娘說到此，頓了一頓，忽然抬起頭來，悲聲道：「我跟他苟且了三次，至今毫不後悔，因爲他教我知道男人和女人的分別，知道什麼叫做男女之愛！」

沈鷹沉下臉來，道：「老夫不是來叫你發謬論的。」

章三娘微微一笑，道：「但他後來忽然跑了，接着在次早大鐵匠被人弄死了，我起初還以爲是花蜂所爲，所以不敢張揚，只求草草葬了，以免露出馬脚，但後來想若是那寃家殺的，他必會再來，若不再來找我，又何須將大鐵匠殺死？

「左思右想，都覺他可能遇到仇家，來不及通知我便跑了，便放下心來，却又想起他們所說的藏寶圖的事兒來，這才覺得大鐵匠身份頗有疑點！」

管一見截口問道：「你是如何看出來的！」

「兩兄弟感情雖好，但性格和外貌，有頗大的差異！還有，他家內有一個沒有刻名字的靈牌，連他父親的靈牌也只刻着莫名其妙的三個字：老鐵匠！」章三娘道：「這幾個疑點，我早就問過鐵鷹，但他只說是父親臨死交代下來的，因此我聽了花蜂的話，便有點懷疑他，而且我亦疑我叔叔那裏聽到這件事的一點傳說，因此對花蜂的話，深信不疑！」

沈鷹問道：「你知道他頭頂生了一顆奇怪的小瘤嗎？」

章三娘臉色一變，問道：「藏寶圖便藏在他頭頂裏？老鐵匠眞絕，也眞狠！」

管一見冷笑一聲，道：「你是空手進寶山了！」

× × ×

沈鷹、管一見帶了所有的手下，在入黑之後悄悄離開鄭州城，他們在二更時分便到達柴家莊外，爲恐暴露目標，管一見派風火輪和路遠先去找蕭穆和虞庭玉。

衆人在莊外休息了頓飯工夫，便見風火輪和路遠帶着蕭穆和虞庭玉快步奔來。

沈鷹喜問道：「蕭穆，莊內的情況你探清楚了沒有？」

蕭穆道：「屬下偷偷溜進去兩趟，這柴家莊佔地甚大，裏面的人亦多，要想全殲，可亦不容易！」

「只須抓到柴伯達及其幾位主將即可！」沈鷹續問：「可知莊內有否機關？」

「這個屬下可不清楚！」

管一見則問：「你可知柴伯達住在何處麼？」

「這個倒知道，不過他住所周圍，還住了幾位高手！」

管一見心想蕭穆可以出入自由，未爲對方發覺，料柴家莊亦非龍潭虎穴，當下即道：「既然如此，咱們趁熱打鐵，現在就去！」

沈鷹道：「老管，你帶幾個人加上蕭穆和虞姑娘爲第一隊，老夫另率幾個爲第二隊，另者端木盛和顧思南爲第三隊，分頭前進，以免暴露，再者，一有事便發嘯爲號，二短一長，互相支援！」

管一見稱善，他帶了夏雷，風火輪，路遠和馮曉年再加上蕭穆虞庭玉爲第一隊，首先出發，沈鷹留下雲飛烟，商衞，彭七和周昭信，其他的人都隨他由另一個方向前進。柴家莊除了柴伯達家之外，另外尚有二十來個人家，但都在柴家之背後及兩旁，一進莊，便聞狗吠聲，狗吠聲一起，又見到幢幢黑影，料柴家有人巡夜。

蕭穆道：「這些狗作用不大，晚輩身上已準備了一包滲了迷藥的肉巴，你們隨我來！」他是老馬識途，在前帶路，衆人蛇行虎伏，繞過幾道暗樁，隨即來至左首圍牆外。

管一見低聲問道：「柴伯達住在圍牆內？」

「他住所靠近後園，不過那邊的人最多，武功也較强，這邊則多數是下人的居室，防備較鬆懈！」蕭穆低聲道：「我先上去，你們看我手勢行動！」

虞庭玉急道：「蕭大哥，小妹陪你！」她不管蕭穆答不答應，已先縱身躍上，蕭穆恐她有失，急隨其後！

虞庭玉躍上圍牆，見下面沒有人，立即跳下去，急衝幾步，再躍上屋頂，她剛在屋脊後蹲，蕭穆亦已趕到。「虞姑娘，此處不啻是龍潭虎穴，如果有危險，你記得先跑！」

虞庭玉心頭一暖，脫口道：「這如何使得？」

「如何使不得，非如此不可，否則我心頭難安！」蕭穆見周圍亦沒有埋伏，便長身向牆外招手，風火輪早躍上一棵大樹等候訊號，見狀連忙通知管一見。

當下羣豪分批躍上屋頂，蕭穆帶頭向內踏瓦前進。他們連續越過四棟房舍，來至一座庭院前，那裏還有道矮垣 月洞門前有一隊莊丁，提燈巡邏着，蕭穆回頭低聲道：「管頭兒，柴伯達便住在月洞門內之後宅！」

管一見道：「夏雷，你和風火輪引開那些巡夜的莊丁！」

風火輪武功雖然不高，但輕功却十分了得，他一到此處，便首先打量了周圍的環境，管一見話音剛落，他人已射出。

庭院之中有棵老槐樹，他點塵不驚地躍上旁邊那棵樹。換一口氣，再飛至第二棵樹，這時候夏雷方上了第一棵樹！

沒料到第二棵樹竟然有埋伏，當風火輪剛踏上枝頭，三支弩箭已成品字形向他射去！老槐枝葉茂盛 藏人雖然方便，但弩箭射出，帶起的風吹動了樹葉，引起風火輪的注意，來不及換氣，便跳到另一條樹枝上。

弩箭跌落地上，發出聲响，月洞門旁邊的巡邏大漢，同時轉頭望過來，樹上傳來聲音，「四海一家！」

這是暗號，風火輪一急之下，硬着頭皮應道：「萬衆一心！」

話音剛落，樹上那聲音已喊道：「有刺客！」月洞門那邊立即跑了幾個大漢過來！風火輪知道不妙，便縱身向另一端的廂房飛去，他人剛離樹，下面的人已叫了起來，同時有幾件暗器，向他後背射去！

風火輪人在半空，長鞭已抽握手上，鞭梢飛出 纏在迴廊的一根柱子上，借力一翻，身子已躍上屋頂，那幾件暗器都落了空！

「捉拿刺客！」樹上的暗樁紛紛現身，向廂房那邊追去，這時候夏雷方從第一棵大樹上躍下，脚尖一點，亦向廂房那邊射去！前頭一個大漢聞得風聲，回頭一望，夏雷的「彩雲追月刀法」以快馳名武林，「刷」的一聲 寶刀過處 已將那人的首級劈飛，人之去勢未盡，足尖再一點，騰身急飛 又迫近另一個漢子的身後！

同時 風火輪見夏雷現身 長鞭虛捲一下，自屋頂躍下，手腕一抖 鞭梢伸直，向一個黑衣漢抽去！

管一見見夏雷壞事 心中暗罵一聲：「飯桶！」

月洞門口一個中年漢喊道：「快敲鑼示警！」話音剛落，前頭已先傳來鑼聲，中年漢一怔 道：「不好，還有敵人！」路遠和虞庭玉亦在此刻縱身躍下，向月洞門標去 中年漢急喝道：「停步！」虞庭玉如何肯聽？左手虛揚一下 喝道：「看鏢！」人再標出 趁那中年漢閃身欲避暗器時 短劍分心便扎！

管一見游目一掠 突然躍落屋後的過道 蕭穆等人緊隨其後，過道盡頭亦有一道矮垣 却無人防守 管一見一躍而入。

他剛落在一座假山之後已聽院子裏有人問道：「有人混進來？快通知莊主！」

風聲一响 管一見連忙回頭 蕭穆已至，只聞較遠之處有人應聲：「老夫早醒來了，卓銀環，快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月洞門外也响起鑼聲，適才那漢子道：「咦，來的可還不少！」

緊接着，小院裏便亮起了幾盞風燈，一個身材高大的老者快步而出，冷哼一聲：「老夫倒要看看，是什麼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蕭穆低頭道：「此人便是柴伯達！」言畢他人已自假山後衝出去！

卓銀環相貌與卓金環頗爲相似，一望而知是兄弟倆 他一見到蕭穆向柴伯達衝去，便即抽出劍來，攔住蕭穆。「何方不長眼的小賊，竟敢來柴家莊撒野！」

蕭穆亦不打話 掣出金劍 便展開攻勢。金劍寬而厚 卓銀環之劍與乃兄一樣，窄而薄，速度既快，且變化多端。但雙鷹之下衆人，數蕭穆的武功最高，內功亦較深 次方爲端木盛，因此卓銀環劍雖快，他以不變應萬變，採取以靜制動的戰術，卓銀環絲毫佔不到便宜！

這時候 裏面又走出幾位年紀在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間的青壯漢子，望其窄而薄的兵器 管一見便知道他們是師兄弟，當下連忙將馮曉年推出去。

馮曉年一出去，立即被人圍住，管一見仍然沉住氣，他要等候柴伯達身邊的保鏢離開 才現身作雷霆之一擊！

柴伯達看了一陣 覺得蕭穆和馮曉年之武功，自己手下大可以應付得了，輕哼一聲 便向月洞門走去。

此刻月洞門外，突响起夏雷二短一長的尖嘯聲！柴伯達加快步伐，管一見見他越來越接近 方蓄勢自假山後飛射出去！

柴伯達年紀雖大，但反應極快，脚跟一頓，退了兩步，身子半旋，面向管一見，尚未待他定下神來，管一見手中的鷹鍊經已標出，銀光燦爛的鍊子，頭端繫着一隻銀鷹鷹頭，鷹嘴尖銳，挾風「琢」向柴伯達的眉眼！

柴伯達大喝一聲，袖管一翻，將鍊子掃開，同時再後退一步道：「還有什麼人？都出來吧！」

管一見一個起落已橫在他身前，冷冷地道：「閣下若是識貨人，豈有認不出老夫的兵器之理！」

柴伯達目光一及，臉色登時大變。「閣下莫非是昔年江南總捕頭的管一見？」

「算你還有點眼光！既知老夫之名，還不投降！」

柴伯達仰頭大笑。「老夫年逾花甲，可不是三歲小孩，經不起恫嚇！老匹夫來幹何事：」

管一見沉聲道：「老匹夫聽着，老夫從來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你的老底已讓咱們揭開啦！」

「老夫的事與老匹夫何關，何必來壞人好事！你要多少錢 請開個口！」

管一見怒極反笑：「眞老匹夫也！閑話少說，待你敗了，態度自然會改變！」

話未說畢，他鷹鍊已再度展開攻勢！

柴伯達毫不畏懼，抽出一柄形式與卓氏昆仲相似的利劍來，道：「好極了，老夫便掂掂你到底有多大的分量。」

與此同時，由於夏雷的嘯聲，招來了皇甫雪和司馬城，皇甫雪見夏雷和風火輪被十多個人團團圍住，立即殺進人叢中。

司馬城問道：「夏兒，管頭兒呢？」

「進去找柴伯達！」

司馬城聞言立即自月洞門衝進去，迎面奔來一個提刀的漢子，司馬城去勢不停，那漢子見狀心生寒意，司馬城正要他如此，一拳搗出，「蓬」的一聲响過後，那大漢已仰天倒地！

司馬城馬不停蹄，向馮曉年處奔去，馮曉年見來了救兵，精神陡增，與司馬城並肩作戰！可是小院裏的敵人不少，柴伯達又甚是扎手，管一見一時間難以得手，心頭大急，幸而蕭穆經過五十招之後，已摸準對方劍法的變化，故意賣了個破綻，引卓銀環冒險抱劍刺過來，他這才轉身揮劍，反創對方的大腿！

這一劍看似冒險，實則蕭穆早已計算好一切，金光一後，血光迸發，卓銀環左腿被金劍創斷，慘叫一聲倒地，蕭穆也不爲難他，揮劍向司馬城那頭殺過去！

× × ×

沈鷹爲何未至？那是因爲端木盛那一組人，最早被人發現，沈鷹特意悄悄過去，看看情況，亦發現對方是一位劍術高手，劍法與卓金環相同，但火候和威力却比卓金環高上一兩籌，料是孟子超所供的廖文柱，據說其武功在柴家莊僅次於柴伯達，他恐端木盛和顧思南不敵 臨時改變主意 看司馬城替自己率人向內挺進，自己則留下來鬥廖文柱！

柴家屯重兵於前後兩端，中間兩側，實力比較薄弱 因此廖文柱武功固然高，且人數亦大爲佔優，幸好沈鷹作出明智的決定，雙方才能形成均勢！

沈鷹知道對方佔着天時地利人和，久

戰對己方不利，因此一上場，便絕招頻施，務求盡快擊斃廖文柱！

所幸他與卓金環先行鬥過，見識過他們的劍法，心中有了底，應付起來，便比較輕鬆，相反廖文柱一開始便落在下風。

端木盛等人亦勇不可當，展盡平生所能，一口氣殺了七八個敵人，此刻對方的鬥志已開始瓦解，恰在此時裏面傳來夏雷的嘯聲。沈鷹恐裏面抵擋不住，又令殷公正、黃柏志和商衞先殺進去馳援！他邊打邊道：「廖文柱，你識相的還是乖乖投降吧，藏寶圖已爲老夫所得，並已令人送上京師了！」

廖文柱冷笑道：「廖某才不相信，假如你得到，又怎會獻給朝廷？」

「這便是你我之分別！」

「沈鷹，你應知當今天子昏庸無能，咱們準備另擁新人爲帝，對你有何壞處？大不了，咱們照樣給你好處！」

沈鷹悠閑地道：「可惜你遲了一步，寶藏已失，夙願恐怕已成泡影，何況另立新王引起內戰，首先受苦的便是百姓！」

這一點廖文柱却未曾想過，當下心頭大亂，即爲沈鷹所乘，烟杆抽在其腕脈，「叮噹」一聲，廖文柱的長劍已經落地！

× × ×

廖文柱被制服之後，沈鷹率衆直搗後宅，此刻雙方在內宅的激戰正是膠着狀態，沈鷹等人一至，形勢立即起了變化，柴家莊丁見大勢已去，鬥志散渙，沈鷹大聲吆喝：「投降不殺，頑抗殺無赦！」

這一叫，地上便跪下了一大堆人，沈鷹將事情交由手下處理，自己帶着雲飛烟進入後宅。

管一見與柴伯達之戰，仍未分勝負，而蕭穆、司馬城和馮曉年，長期處於以寡敵衆的情況下，體力消耗極大，形勢頗爲不妙，雲飛烟不待沈鷹吩咐，便仗劍去助蕭穆。「蕭大哥，外面情況已受控制！」

馮曉年嚷道：「好啊，看你們這些畜生還能逃到幾時！」

未幾，顧思南亦入後宅，加入戰場，形勢方才扭轉。沈鷹見柴伯達武功不能小覷，便故意站在他背後抽烟，如此一來，給予柴伯達心理上極大的威脅！

他一邊抽着烟，一邊道：「老柴，可惜你半生經營，到頭來一無所有，你知否？你苦尋二十多年的藏寶圖，如今已落在老夫手中！」

柴伯達哈哈笑道：「你以爲老夫會輕易相信你的話？」

沈鷹再裝上一鍋烟，道：「老夫並無强迫你相信之意，不過同情你的遭遇，忍不住要告訴你而已！你是個老糊塗，亦可以說是自作聰明！」

柴伯達澀聲問道：「老夫如何自作聰明？」

「誰叫你在掉包換出大鐵匠的屍體時，故意切下其頭顱，弄個勞什子的移花接木……哈哈，眞好笑啊好笑！」

柴伯達怒道：「有何好笑？你又怎知道是老夫幹的？」

「能夠有接近『飛花摘葉』境地者，貴莊除了你之外，尚有何人？只是老夫還想不通你是如何進入孟家的！」

柴伯達哈哈笑道：「你也有不知道的事麼？難道你不知道咱們挖了一條地道，直通孟家的地窖？只是出入口太接近城牆，近來你們加强監視城外的情況，所以不敢再使用而已！要不，大鐵匠的屍體咱們早運出來了！」

「如今你們將屍體藏在何處？」

「葬在孟家後花園假山之下。」柴伯達一頓反問：「切下大鐵匠首級，避免過早引起你們思疑，有利咱們混出城，有何不對？」

沈鷹倏地敲掉烟灰，道：「不對之至，因爲秘密便藏在大鐵匠的頭顱上，頭髮之下！」

柴伯達臉色大變，手中長劍亦不由一慢，嚷道：「可是眞的？」

他分神之下，長劍露出破綻，管一見立即掌握這千載難逢之機，鷹鍊尋縫抵隙，突過劍網，鷹咀在其麻穴上一「啄」，柴伯達所有的動作登時停頓！

× × ×

三日之後，一切都大致上處理好。司馬城乘此良機，舉行拜義父之儀式，熱鬧了兩天，然後他又拜祭父母。

沈鷹等人在鄭州城盤桓了幾天，然後令司馬城、蕭穆和虞庭玉護送孟子超上京，獻出林滿峯留下來的銅板，朝廷大可以據此而找到寶藏。這個決定另有意義，孟子超很有希望，在天子龍心大悅之下，得以赦罪，至於司馬城與孟英英之婚事，自然得待事情了結之後，再視其發展而定。

羣豪辦妥了此間之事，沈鷹和管一見便率衆拜辭崔一山，各自返回居所。

（本篇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骨肉兩情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青以爲施照霞已被烈火彈擊中而燒死，使他既悲愴又憤怒，全力撲火，希望能找到施照霞，但什麼也不見，而烈火眞君也趁勢立刻逃遁，突聽一縷聲音指示他去尋施照霞，他順着指示找去，果見施照霞被捆綁在一個山洞中，葉青心急搶救，却誤中活閻羅的圈套而誤吸了毒氣，活閻羅要葉青說出鷹令神功，葉青堅不答應……山洞內，葉青、施照霞奄奄一息，斷腸仙子突然改變態度，救活了葉青和施照霞，而她自己却死在活閻羅手下……葉青來到玄冰谷赴約，玄冰幽女帶他來至一處谷口，此時，忽聞洞內傳出一陣叱喝聲……

母死難作證　父仇更成謎

葉青瞋目叱道：「住口，妳可知道，她是爲救我而死——」說到這裏，想起對方也救過自己二次，怒顏相向，實在說不過去，遂即長嘆道：「妳不會懂的！」

玄冰幽女眼見他臉上倏怒倏又憂傷的神色，心中一陣痛苦，喃喃道：「是的，我不會懂的！到現在我什麼也不懂！」

其實，她怎能了解其中的曲折經過，但是她深情初種，到此已感到全部失望，失戀的痛苦，像毒蛇般噬嚙着她的心靈！

玄冰幽女此刻對葉青怨恨重重，妬恨交織，不自主地落下二行清淚，顯然，她已傷心到了極點！

這時，谷中陡又響起二聲暴響！猶如山崩地裂，葉青心中一驚，道：「谷中發生何事？」

「不用你管！」

葉青心中微惱，但他也知道對方此刻心情，强壓怒火道：「令師相約來此，難道要我在此候到天明？」

玄冰幽女道：「不必，家師正在清理師門之事，完畢後自會相告！」

葉青暗暗忖道：「剛才聽到那聲暴叱聲好耳熟，如今她說是師門私事，那谷中究係何人，像在搏鬥！」

腦中微一苦思，不由脫口道：「谷中與令師搏鬥之人，可是烈火眞君？」

玄冰幽女冷漠地道：「不錯……」

葉青一聽自己果然猜想不錯，心中怒火驟昇！

他想起峭山那一幕恥辱，猛剉鋼牙，身形陡起，就向玄冰谷中奔去。

玄冰幽女一看大急，身形一彈，阻住去路，嬌喝道：「你現在不能入谷！」

葉青決心要找烈火眞君報仇，聞言豈肯停身，施出「幻龍身法」，刷地旋身繞一大圈，越過玄冰幽女，身形如電，激射而入，口中道：「在下非進谷不可！」

玄冰幽女本來强壓心頭幽怨，見狀神色急怒，身形急起直追，玉腕一翻，劈出一掌，說道：「那就試試姑娘能不能擋住你！」

一道奇寒如冰的掌風，向葉青身後急湧而去。

但他却不知葉青目前身手大非昔比，豈會把他放在心上，右腕一甩，反腕迎出，無堅不摧的「天狼神功」已向玄冰幽女擊出的掌風，淩空碰實！

砰的一聲大響，玄冰幽女嬌軀倒翻出一丈，被震得玉容通紅，血氣微湧！抬頭一看葉青，身形已如一縷淡烟，隱入谷中，這還是葉青只用五成功力，否則她早已被震斃當場。

葉青一掌震退玄冰幽女阻攔，身形急掠，三個轉彎，一幅充滿殺機的場面，倏然映入他目中。

在三畝大小的坪塲當中，烈火眞君似一座火山在燃燒似地！神態威猛．鬚髮倒豎，雙掌一曲一伸，陣陣狂飈，隨他掌勢的揚起，洶湧不息，奔射而出。

三丈開外，玄冰娘娘，白髮根根蝟立，雙掌連圈，拍出一陣陣其寒澈骨的罡氣，連攻烈火眞君七掌。

以神色來看，烈火眞君紅臉發紫，顯然眞元大耗，功力稍差一籌，而玄冰娘娘面色凝重，比冰還寒，雙目精芒四射，狂攻不休！

這二個武林頂尖異人，展開了生死之搏，顯然已拚上了內力！

葉青雖不知道他們誼屬同門，爲何而戰？但他看到烈火眞君，心中怒氣大發，在這刹那，也不管三七廿一，雙掌一翻，運足天狼神功，一招「玄武八式」中的「玉帝臨闕」，就向烈火眞君掃去，口中叱喝道：「老鬼！今天要你嚐嚐小爺的厲害哩！」

在搏鬥的雙方，一見這種情形臉色俱變，玄冰娘娘向來不喜別人插手，如今見葉青出手，要喝已經不及。

尤其烈火眞君陰陽無極眞炁比師姊較差一籌，本已感覺應付吃力，如今見葉青雙掌挾着威猛無儔的掌風，猛襲而至，心中大駭，急忙一聲怒哼，硬生生撤回雙掌，身形暴退，改向葉青撩出。

但葉青恨他切骨，豈肯讓他脫身，腰身一擰，招攻「鳳爪三叩」，雙掌微曲如抓，十指指風，幽幽作響，直奔烈火眞君電擊而出。

烈火眞君險險脫身第一招攻擊，見對方如影隨形，跟蹤而至，心頭大駭，此刻他知道對方神功已成，雖火候尚淺，自己激戰之餘，萬萬不是對手，在這霎那，身軀斜向右邊飛閃，就想遁走！

但身形剛動，陡見眼前人影一花，一股奇猛無比的罡勁，已如奔雷，緊壓着自己的胸頭！

只覺得胸頭如受錘擊，砰地一聲，身形撞出一丈，口中噴出一道血箭！

葉青三招擊傷烈火眞君，洩了以前心中寃氣，身形一彈，狂笑道：「小爺被你欺侮夠了，今天也要妳嚐嚐厲害！老鬼，讓我今天送你終！」

雙掌一推，一道奇猛掌風，又向受傷的烈火眞君劈去！

正在此際，陡聽玄冰娘娘一聲清喝，道：「葉青，住手！」

接着一道寒飈，橫裏撞到，葉青心中一驚，身形斜閃三步，目光一瞥，正是玄冰娘娘，不由怔然道：「妳此舉是什麼意思？」

語聲未落，忽見烈火眞君紅雲一閃，破空而遁，只留下一陣憤怒的語聲：「師姊，妳不念同門之誼，竟串通葉青向老夫暗算，咱們情斷義絕，各走各的路……」

烈火眞君趁隙而遁，只見玄冰娘娘跌足急呼道：「這是誤會，烈火老兒，這是誤會……」

但烈火眞君却早已遠去，人影不見！

葉青見了心中一呆，眼看剛才二人還在拚死拚活，現在却說是誤會，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這時，玄冰幽女也氣咻咻地奔到當場，撲到師父懷中哇地哭出聲，道：「師父，我擋不住他，他欺侮我！」

葉青眼見這種情形，心中苦笑，但口中道：「在下今日履約而來，前輩有何指教？」

玄冰娘娘憐惜地撫着玄冰幽女的雲鬢，狀似無限憐惜，聞言，倏然抬頭，神色如千年冰雪，冷冷道：「你剛才又欺侮她了？」

葉青見對方這種神色，不由傲氣大發，道：「你可以問她自己，何必問我！」說到這裏微頓，繼續道：「假如我眞要欺侮她，她如今還有命在？」

這話說得玄冰幽女倏然抬頭，淚水尙掛的嬌容上泛起一片殺機！

她恨葉青不念報恩，竟視她如無物，先出言刺激。

玄冰娘娘也微微怒哼道：「葉青，你以爲身挾鷹符神功，就可以藐視天下！」

葉青緩緩的道：「在下倒沒有這個意思！」

「那爲什麼不聽阻攔，硬闖玄冰谷！」玄冰幽女接口質問。

葉青哼了半聲，道：「在下履約而來，怎說硬闖！」

玄冰幽女神色一澀！玄冰娘娘却厲聲道：「老身爲師門之事，與烈火眞君過招，你爲何不分青紅皂白，插手生事？」

葉青傲然道：「這老鬼三番二次暗算於我，我與他誓不兩立，再說我幫妳打敗他，難道又錯了？」

「老身抬出師門令符，欲使他改過自新，互以百招論勝負，敗者聽命對方，眼見成功，却被你出手破壞，還使老身揹上不義之名，你想想你自己是否魯莽可惡？」說到這裏，倏然長嘆道：「如今他對師門令已無顧忌，再要遇到，已沒有這種機會了，唉！江湖上又不知又要添多少寃魂了！」

葉青聽得心頭一震，玄冰娘娘的話確不錯，但事實已經造成，悔又何用，他生性剛傲，冷冷一笑，道：「前輩約在下此來，就是爲了此事麼？」

玄冰娘娘對葉青冷傲的態度，怫然不悅，道：「葉青，如今你學會神功，就目中無人，老身早知你是個狂小子，後悔約你到此，根本可以撒手不管！」

葉青聞言，劍眉猛挑，微微一哂，道：「在下之事，本來從不要人家管，前輩把我叫來，根本多此一舉！」

「哈哈哈！」玄冰娘娘狂笑，道：「不是爲了這丫頭，老身那有這麼空管這閒事？」

葉青心中一怔，只見老婆子又道：「你如今練就神功，就對老身無禮，可知道原先那塊鷹令銅符是誰熔開的？」

葉青又是一怔！的確，這一點母親從來沒有告訴過他，也是他日常心中所猜測的謎，如今被對方一提，不由激起好奇之心，道：「是誰分開的？」

玄冰娘娘道：「你是明知故問！」

葉青一楞，道：「此話從何說起？」

玄冰娘娘道：「老身問你，分開鷹符銅令你是否知道要身具『陰陽無極眞炁』的功力的人！」

「這點在下清楚！」

「當今武林能具此功力者，以你所知，又有幾人？」

葉青倏然大悟，道：「難道是烈火眞君？」

「哼！烈火老兒得此異寶，豈肯還給令堂！」

「那麼是前輩所開的？」

玄冰娘娘白髮微動，道：「不錯，你可知道老身爲何要幫你母親的忙！」

葉青聞言至此，漸漸悟通，想來這玄冰娘娘與自己母親大有淵源，忙道：「前輩與家母有甚情誼？在下怎地不知！」

豈知玄冰娘娘冷冷道：「老身根本不識你一家人，不過看這丫頭面子而已！」

葉青愕然望着玄冰幽女，暗忖道：「怎麼說來說去，又說到她身上去了，難道她與母親有什麼淵源不成？」想到這裏，一改孤傲之色，道：「前輩是否可以解釋清楚點！」

玄冰娘娘指指呆在一旁的玄冰幽女道：「你知道她是誰？」

葉青搖搖頭。

玄冰娘娘又道：「老身提起一人，苟娘你大概知道吧！」

葉青聞言，不由點點頭道：「苟娘侍候家母十餘年，明爲傭婦，實與家母如姊妹，於在下四歲時即行辭別，至今未見一面，前輩難道認識她？」

「不錯，老身告訴你，這丫頭就是苟娘的獨生女兒！」

葉青心頭一震，目光一瞥，只見玄冰幽女恨恨地望着自己，不由緩緩道：「原來如此，前輩訂此約會，就是要告訴在下這些？」

「哼，老身當然有其餘要事相告，不過老身要先讓你知道，你母親託這丫頭母親當初相求老身幫忙，花了幾十年功力，才把鷹令分開，你今日習得神功，而對老身不敬，對這丫頭仇視，豈非忘本！」

葉青聽得一震，只見玄冰娘娘長嘆道：「苟娘臨死告訴老身你幼年遭遇及你母親心理，如今想不到這丫頭竟鍾情於你，使我破例管起別人閒事，葉青，老身要你來此，想告訴你身世之謎，你知道你父親根本未死嗎？」

葉青聞言大震，忙問道：「我父親是誰？」

玄冰娘娘冷冷道：「就是你認爲仇敵的黑鷹令主！」

葉青全身一顫，蹬蹬倒退二步，好像被澆了一桶冷水，目光發直，半晌一聲怒吼道：「妳胡說，黑鷹令主是我父親，母親豈會叫我去殺他？」

玄冰娘娘冷冷道：「據苟娘臨死所言，你母親因細故誤會，再加上黑鷹令主移情別戀，才積怨在心想要報復，如你不信儘可回去問你母親，同時可以告訴她老身勸她切勿偏激用事，造成千古遺恨！」

葉青聞言，心頭如受錘擊，他想起玄冰幽女昔日再三如此說，難道是眞的？

他想起在龍溪密林黑鷹令主與鬼諸葛的對話。他想起了驪山黑鷹令主在搏鬥時總是對自己閃避，他想起了紫衣山莊「黑鷹令主」那種欲言還休的神色……

在這一刹那，葉青全身震動，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難道自己父親竟是江湖上一個人見人恨，人見人懼的魔頭嗎？

自己因白髮屠夫品格不正而逆師不認，如黑鷹令主眞是自己父親，這豈不是一個大大的諷刺！

想到這裏，他憤怒地狂喊，叫道：「不，不，黑鷹令主絕不會是我的父親，妳胡說……」

葉青因受到這意外的刺激，神情有些失常，他狂喊着，否認着！

但玄冰娘娘之神色漠然，冷冷道：「老身受苟娘之託，責任已了，葉青，相信不相信由你！」

葉青由激動漸漸冷靜，聞言抱拳道：「在下當先回去問明母親，如前輩之言是眞的，在下再來謝罪報恩！」

語聲一落，身形電掠飛出。

此刻葉青腦中一片混沌，以前他以爲玄冰幽女是黑鷹令主的羽黨，如今想不到竟與自己有這種關係。但是他至此尚不敢過於相信，因爲他內心有一份恐懼。

他希望這不是事實，否則，他與紫衣仙子這份孽緣，豈非變成亂倫，還有，假如母親堅持要自己殺黑鷹令主的話，那不是變成兒子殺父親！

想到這裏，他心中慌亂而煩惱，不過他決心回去證實一下，問問母親到底是怎麼回事！

於是　他日夜趕程，由雲中繞過巴山，直奔川境自己居住的長恨崖！

第五天傍晚剛過長壩，陡覺眼前人影一花，三條身形已擋住去路。

葉青心中一驚，抬頭一望，只見三位奇裝異服的老者，屹立在離身三丈之處！

他心中一怔，覺得這三人有些面熟，不由道：「三位老丈攔住在下去路意欲爲何？」

中間禿頂老者嘿嘿一笑，說道：「黃山得知尊駕已習神功，身手超絕，老夫到處尋找，想不到在此相遇，正想討教幾手呢！」

葉青見對方目露兇光，意似不善，冷笑一聲道：「三位何方高人？」

左邊的瘦矮老者哈哈狂笑，道：「尊駕見寡聞陋，豈不聞中原有四令，化外懼四尊，老夫『地靈尊者』及二哥『天靈尊者』三哥『人靈尊者』及『大荒尊者』，合稱化外四尊，今日找你，正想爲『大荒尊者』報一掌之仇！」

語聲一落，「呼」的一掌，猛向葉青劈去。

葉青見對方突然出手，心中一驚，身

形斜移三尺！

這時，他才明白對方來意，原來爲八荒尊者報仇而來，不由冷冷一哼，道：「化外野人，竟敢到中土耀武揚威，就試試小爺厲害！」

語聲中，雙掌迅揚，「天狼神功」已經隨掌而出，一股剛猛潛力，立刻回敬過去！

豈知掌力方出，一旁的天靈尊者及人靈尊者已雙雙暴喝，身形一欺，漫空掌影，挾着如山勁氣，向葉青夾攻襲到。

葉青猛然一聲清叱，旋身轉步，玄武八掌立刻展開，瞬眼攻出三掌，這三掌挾着呼呼嘯聲，勢如狂颷，猶似三掌齊出，分攻三人！

三尊者立刻被他三掌逼出三步，神色一凜！

葉青逼退三人，冷笑道：「假如三位還不走，休怪在下出手無情！」

三尊者倏然臉泛殺機，一聲冷哼，身形齊動，只見天靈尊者大聲喝道：「天令令！」

地靈尊者立刻身形一閃，犄角而立，口中應道：「地令令！」

人靈尊者刷地繞到葉青身後，大聲道：「太上老君急急如令，勅！」

「勅！」字出口，三人猛然出手，攻出三掌！

這三掌怪異至極，呼呼掌風，全從意想不到的部位，四方分擊而至。

葉青一眼就知這是一種陣法，但既不是三才陣，又不知那一種合擊之術，處在這種情形之下，也不由暗吃一驚，在這剎那，對方掌力已經湧到，那敢怠慢，大喝了一聲，雙掌齊揮，「玄武八式」，如長江大河，滾滾而出，聲勢詭奧絕倫！威猛無比！

三招一過，葉青逼開對方攻擊，「幻龍身法」一式「雲龍騰空」，颼地凌空飛起，右掌下甩，左掌橫掃，「玄武八式」中的「龍降九幽」，向地上三尊者閃電擊出。

鷹符神功果然不凡，只見掌風怒湧，猶如驚濤駭浪，漫空罡勁，直瀉而下，三尊者被迫身形連退一丈，眼見葉青身手，心中俱都一寒！

葉青脫出包圍，落在一丈開外，冷笑道：「在下與三位素無恩怨，還不快走，難道眞想斷魂長壩！」

三尊者是何等人物，原想問鼎中原武林，那知第一個就碰到葉青，吃了大虧，臉色一紅，惱羞成怒，天靈尊者大喝道：「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喝聲中，三人再度猛撲，攻出一掌。

葉青被迫出眞火，一聲長嘯，身形晃動，恍如一縷輕烟，四處飄遊，口中喝道：「你們既然要死，小爺就成全你們。」

右掌疾吐，「天狼神功」隨掌飛擁而出，左手十指連揮，指風連嘯，連擊三人死穴！

這一招二式，二般絕學混合施出，果然驚天地泣鬼神，只聽到一聲悶哼，地靈尊者，已被掌風劈中，噴出一道血箭栽倒地上。

其餘二尊者大感震驚，身形暴退！

葉青心中本來煩惱已極，被三尊者一迫，胸頭的怨氣，再度被激發，見狀豈肯甘休，身形電起，掌風原勢而出，口中喝聲！

「海外武功，不過如此，今天叫你們來得去不得？」

二尊者耳聽喝聲，倏覺人影一閃，一道奇猛掌風已逼到胸前，心頭一震，哇地一聲均口噴鮮血，蹌踉倒地！

葉青一舉擊傷三個化外武林頂尖高手，心火稍平，目光一掃倒地三人，冷冷笑道：「三位以後切勿以爲中原武林無人，還不快滾！」

三尊者原爲代表大荒尊者報一掌之仇而來，想不到全軍覆沒，且皆身受重傷！敗軍之將，無顏言勇，眼見葉青盛氣凌人，羞恨交迸，六隻怨恨的目光，狠狠盯了葉青一眼，相扶起身，蹣跚而遁！

晚風陣陣，天色漸灰，一場充滿殺機的場面，復又歸於平靜！

葉青心中怨氣雖出，煩惱未除，眼見三尊者人影漸沒，驀地眼前人影一晃，一條黑影，已屹立眼前！

葉青心中一驚，凝神瞧去，原來竟是鬼諸葛！

只見他面露詭笑，道：「老弟，我找得你好苦！」

葉青一見是他，正有許多話想問，聞言一怔，道：「你找我何事？」

鬼諸葛目光一掃四周，輕聲道：「葉老弟，你要不要報血海深仇！」

葉青心頭一震，道：「你是說黑鷹令主？」

「不錯，黑鷹令主已中在下之計，被我生擒活捉，故我曹鏗爲履行對你老弟諾言，前來通知！」

葉青聞言，心中既驚且疑，照理說，仇人落網，應該高興才對，但自聽了玄冰娘娘道出自己身世後，聞此消息後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況且以黑鷹令主身手，竟被鬼諸葛生擒活捉，實在匪夷所思。

葉青腦中電旋光轉，臉色困惑道：「你冒黑鷹令主之名召開黃山大會，用意何在！」

鬼諸葛哈哈狂笑道：「這個你老弟就不聽明了，黃山大會之舉，完全是我聲東擊西，轉移目標！」

「轉移目標！」葉青有些迷糊。

鬼諸葛得意地笑道：「不錯，試想當今武林皆矚目鷹符神功，黑鷹令主生死早在我曹鏗掌中，但萬一別人橫加插手，豈不麻煩，如今以他名義召開黃山大會，其實天下除我們之外，誰又知道這魔頭已成階下之囚，哈哈哈，老弟懂了吧！」

葉青恍然大悟，現在他覺得鬼諸葛確實鬼計多端，內心無形之中起了厭惡戒備之意，冷冷問道：「那現在黑鷹令主在何處？」

「老弟，我既然告訴你，當然要帶你去！」

「好，現在就走！」

葉青心急知道內情，豈知鬼諸葛嘿嘿一笑，道：「慢點，我們應該先來個君子協定！」

葉青一楞，道：「什麼協定？」

「第一，你見到黑鷹令主後，不能露

面！」

葉青奇道：「爲什麼？」

鬼諸葛臉上閃過一絲詭譎之笑道：「因爲目前他不知把那兩幅神功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原來你企圖得到神功！」

「當然，待他交出神功後，黑鷹令主就交給你，要殺要剮，隨你處理！」

葉青沉思道：「好！」

「我們得到神功後，你不能搶奪，不能洩露此中秘密，作爲彼此之間的合作條件！」

葉青心中一驚，忖道：「鷹符神功被他們得去，豈不又造成另一個魔頭……」

在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又不能不答應，因爲黑鷹令主是否自己父親，尙屬一個謎題，要他死抑是要他生，必須先回去見過母親問清楚以後再能決定，不過不論怎樣，先知道底細最要緊，在這剎那，葉青心意既決，遂道：「好，我答應你！」

鬼諸葛神色得意已極，哈哈一笑，道：「老弟，眞痛快，不枉我們合作一場，走！」

走字一落，二條人影在灰黯的夜色中急掠飛馳！

葉青一看方向，竟是向七星山而去，這時，他決定先探清楚地點相機行事！

此刻，月華初昇，星光隱約，遠近山巒起伏，林樹陰森，景色悽迷。

二人這一狂奔，原來已到七星山中。

二個轉彎一過，葉青陡見左方二十丈左右峭壁邊露出一絲燈光，定神一看原來是一座簡陋的茅屋。

只見鬼諸葛道：「到了！」語聲中已向茅屋方向急掠，葉青緊跟電射而起。

驀地，橫頭響起一陣低沉的喝聲：「誰？」

一道光影，星瀉而落在當場，阻攔去路。

葉青目光一瞥，嘿，竟是七煞帮主！

七煞帮主一眼瞥見葉青，臉色一變，道：「鬼諸葛，咱們已有協定，不能給別人知道，你怎可自食諾言！」

葉青冷冷一哼，心中微怒，正要出言！鬼諸葛已搶着言道：「帮主誤會，葉老弟此來並非爲鷹符神功，只是他與黑鷹令主有血海深仇，在下爲成全其孝心，故而通知他來一看！」

「七煞帮主」微微一哼，道：「希望如此，神功秘笈，只有我們三人分享，假如自毀諾言，勿怪本帮主手黑心辣！」

葉青聽得怒從心起，身形一動，正想出手，鬼諸葛連忙一拉葉青衣服，詭笑地道：「帮主請勿多疑，葉少俠要人，我們要寶，各有所需，成人之美何樂而不爲。」說到這裏一頓，又道：「黑鷹令主招出神功藏處沒有？」

七煞帮主搖搖頭，恨恨道：「沒有，依我個性，恨不得立刻殺他千刀！」

鬼諸葛嘿嘿一笑道：「帮主別急，黑鷹令主個性寧折不彎，須要耐心。」

說到這裏，回首對葉青道：「我們過去看看！」

話聲一落，越過七煞帮主直向茅屋掠去。

葉青跟隨其身後，走近茅屋，只看鬼諸葛撥開牆上圍的茅草，向內窺探，葉青依樣湊近向裏一看，裏面被大鐵鍊綁在一根木槽上的果然是黑鷹令主。

另外還有一個兇神惡煞般的人，左臂已衣袖飄飄，赫然是苗疆神魔。

屋中還生着一堆烈火，乾柴樹枝融融燃燒，不時發出嗶剝之聲！

只見苗疆神魔目中兇光四射，喝道：「蕭翊，神功藏在那裏，你說是不說？」

黑鷹令主冷冷一哼，道：「我蕭翊早就說過，你們要想我講出神功秘笈藏處，除非日從西出！」

苗疆神魔神色大怒，伸手就向黑鷹令主臉上抽上。

「拍！」地一聲，他白皙的臉上，立刻露出五條紅印，口中流下一絲鮮血，但四肢動也不動！

葉青知道是被點住血穴，眼見黑鷹令主虎目眈眈而視，神色冷漠已極，冷冷一哼，緘默不言。

苗疆神魔忽然拿起一枝燃燒的乾柴，憤怒地站在黑鷹令主面前，獨臂把乾柴在空中晃了兩晃，那絲絲火燄，仍在乾柴上跳躍，光芒四射，抖得一地火星。

葉青看得中心一寒，正要想大喝阻止，鬼諸葛忙低聲道：「葉老弟放心，苗疆神魔不會用酷刑的！」

葉青一怔，道：「你怎麼知道？」

鬼諸葛嘿嘿低笑道：「他要神功秘圖，就不得不聽我曹鏗的話。」

這時，只見苗疆神魔把火把在黑鷹令主臉前一晃，陰聲道：「蕭翊，老夫一條臂膀給你砍掉，今大可以放過你，但假如你再不招供，可別怪老夫手黑心辣！」

黑鷹令主乾脆閉上眼睛，揚起腦袋，表示根本不理會。

這種英雄胆識，寧死不屈的神態，看得葉青心中大爲欽佩，這時，他心中波瀾起伏，他不敢相信玄冰娘娘的話，但看她當時神色又不能不信，眼見黑鷹令主身受酷刑，不知又該如何自處！

於是，他細察黑鷹令主的臉形，彷彿與自己頗爲相似，但又不甚極似，一時心中思潮起伏，滿心煩惱。

此刻，他强壓腦中雜念，看看他們到底會把黑鷹令主怎樣，只見苗疆神魔把火把移近黑鷹令主臉頰，那火紅的熱力，不需要沾上皮膚，就會灼人疼痛。

「快說，神功秘圖究竟放在那裏？」

黑鷹令主置若罔聞，連眼睛也不睁一睁。

苗疆神魔怒吼着。

苗疆神魔目光中的殺機倏露，猙獰可怖。

顯然，若不是爲了「神功秘圖」，他早把火把燒上去了。

只見他獨臂亂晃，怒喝道：「快說，這是你最後的機會了。」

黑鷹令主也彷彿忍耐不住，突然虎目暴睜道：「在我腦子裏，你不如劈開拿去吧！」

苗疆神魔神色轉厲，燃燒的乾柴在黑鷹令主腦袋上一晃，只聽得「噗」的一聲，火花四濺，掠起一縷黑烟，焦臭之味，頓時溢出屋外。

鬼諸葛及葉青在暗中大吃一驚，以爲

苗疆神魔果真下了毒手！

尤其鬼諸葛唯恐他要殺手「應符神功」沒了着落，倏然在屋外連拍二掌。

這好像是暗號，苗疆神魔目光一瞥屋外，繼續叫道：「蕭翊，我已手下留情，別自己討死，乖乖說吧！」

原來他的火把並沒有灼在黑鷹令主額上。

只是把火把在黑鷹令主頭上輕輕的觸了一下，頭髮觸火，火星四濺，燒焦了一撮頭髮，便冒起青烟，焦臭的氣味，洋溢在空氣裏，這種做法可以加重刑者的恐怖心理。

黑鷹令主的額上也冒出一顆冷汗，抬眼向上一看，頭髮上仍在冒着縷縷烟絲，不禁咧嘴罵道：「苗疆神魔，武林人物以功力論强弱，你也是一號人物，爲什麼竟亦使出這種鄙卑來對付人！」

「哼！對你黑鷹令主用不着客氣。」

「苗疆神魔，你以別人要挾，制住本令主，將來傳播江湖，也不見得光榮。」

苗疆神魔陰森地道：「我要的是『神功秘圖』，不要什麼光榮。」

暗中的葉青這時才知道大概情形，原來鬼諸葛勾通七煞帮主及苗疆神魔以別人要挾，使黑鷹令主束手就擒，但是以何人要挾呢？

想到這裏，轉首對鬼諸葛低聲道：「你們以誰作要挾。」

鬼諸葛臉上又閃過一絲詭笑，道：「我只是負責策劃他們二人行動，以誰要挾我也不知道，這要問七煞帮主及苗疆神魔。」

其實，他當然知道，只是不願說出而已。

這時，葉青不願再耽擱時間。

他急於先弄清楚黑鷹令主究竟是否是自己父親，現在看情形，知道黑鷹令主一時之間，絕不會說，自己有一天功力，足可來回，於是一拉鬼諸葛，離開茅屋，沉聲說道：「我現在尚有要事去去就來，但你們在我未返前絕不能動黑鷹令主一根毫毛！」

鬼諸葛奇道：「你不是要報仇嗎？」

葉青猶疑半晌，道：「不錯，但是我要自己親自動手。」

他急中生智，用話應付。

鬼諸葛一聲輕笑，道：「好，老弟，我答應你，那你幾時回來。」

「最遲後天！」

「後天，我想黑鷹令主也該吐出『神功秘圖』了！」

葉青眼見鬼諸葛得意神色，心中一陣厭惡，自古英雄相惜，如不是爲了母親囑咐說黑鷹令主是自己殺父仇人，以鬼諸葛這種唯利是圖，反覆無常的個性，早已出手制他死命，但是現在他不敢形於色，因爲目前還要利用他，於是冷冷道：「曹鏗，咱們君子協定，如不聽我的話，休怪我葉青出手不認人！」語聲一落，刷地掠空而去。

葉青離開茅屋，在淒涼的夜色中，一路飛馳，在天色微明時已到達了長恨崖，遙望自己的家已在眼前，但當他走近看到屋中沒有燈火時，不禁一驚！

葉青知道，現在時已五更，母親早該起身禮佛唸經，堂屋中佛前已燃燈。

如今燈光全無，難道母親沒有起身，這是不可能的事！

那麼是母親病了，想到自己出門已約半載，一股親情，在心中油然而生。

轉念間，已到了門口，一堆柴扉，原是虛掩着，於是急急喊道：「媽，妳起來了沒有？」

喊聲中，脚已跨進門口，房中一片黑暗，只有門口掩入些微曙光。

但是屋中空洞洞地毫無回音，葉青心中一驚，又喊道：「媽，妳怎麼不回答我話！」

空蕩蕩的屋中，依舊沒有回音。

這時葉青立刻預感到不妙，一個箭步，衝進母親臥室，凝神一瞧，駭得蹬，蹬，蹬，一連倒退了三步，房中滿地鮮血，他母親身首異處，倒在床上，早已氣絕多時。

葉青見狀，腦中一陣暈眩，這種突如其來的打擊，幾乎使他暈了過去。

二十年來，母子相依爲命，想不到今日突然陰陽訣別，這變化怎不使他驚痛欲絕。

他暈眩半晌，才哇地一聲痛哭出聲，撲倒母親的屍體上，抱住慘叫道：「媽……媽……妳被什麼人殺的，告訴我，告訴我……媽……想不到上次一別，竟成永訣……媽……」

葉青哭着，喊着，淒慘刺耳的悲泣聲，一陣陣傳出屋外，傳播在五陵山羣峯之間，令人不忍耳聞。

但是，死人畢竟不能說話，只是默默地僵硬的躺着。

葉青這一哭，哭得血淚俱下，力竭聲嘶，他受不住這沉重的打擊，終於暈了過去。

屋外的朝陽，漸漸昇起，陽光照進了這座灰黯的茅屋，但是陽光並不能驅走這屋中的陰沉氣息。

葉青慢慢地醒轉，這時他已瘖啞力竭，無法再痛哭，但血淚仍潺潺而下。

漸漸，他平靜了，知道哭也無用，於是他撐起窗戶，讓光綫透入，仔細察看周圍的情形。

母親的頭，滾在床邊，臉上扭曲着，顯然經過一番掙扎，地上鮮血凝紫，看樣子死去已快近一天。

別的絲毫無其他痕跡可尋，於是他苦苦思索這個下毒手的是誰呢？

鬼諸葛？他雖然心計毒辣，但無此必要。

追魂鐵令，他雖然與自己有怨仇，但他不知道自己住址地方。

少林、峨嵋二派，名門宗派不可能會幹出這種卑鄙的事。

黑鷹令主？有此可能，不論他是否是自己父親，但他既然知道自己地方，當然也會來看母親，不是想斬草除根，就是他因一言不合，動了惡念，對！母親既然要我殺他，他當然也一樣會殺我母親。

但是，他已被鬼諸葛生擒活捉了起來啊！

想到這裏，他心中一陣迷糊，想不出究竟是誰，會這樣心黑手辣！

在悲傷哀痛的心境之下，他抱起母親，在茅屋外埋葬，立好墓碑，葉菁跪下禱告道：「媽，安息吧，孩兒一定會查出兇手是誰，爲妳報仇！」

他緩緩起立，走進堂屋，看到母親十幾年來敲的木魚，每天翻的佛經，不禁又淚如泉湧。

這時，他想來想去以黑鷹令主最可能，只要對證一下時間，黑鷹令主何時被鬼諸葛所擒，就可以知道究竟是不是他？

不論玄冰娘娘之言是眞是假，一經證實是黑鷹令主下的毒手，就是他是自己父親，也一定要殺他。

葉青發誓堅決的決定着，於是他略一休息，封上茅屋，身形向山下急馳！

現在他急於到七星山，向黑鷹令主質問，對證時間。

中午，他已到宣陽，走進一家酒家，略進飲食。

一進酒樓，就聽到二件驚人消息，顯然這消息已轟動了江湖。

一件是黃山大會，按比武奪寶，引起七大門派，與其餘盛名武林高手，發生羣毆。

而黑鷹令主却始終未露臉，最後連一干黑鷹令帮徒亦悄然撤退，於是黃山大會變成一場鬧劇，無疾而終。

葉青一聽酒座上的議論，並不意外，他知道這又是鬼諸葛的明渡陳倉，暗修棧道之計！

另一件消息，却是在武林中各門各派人物正恣意搜求黑鷹令主時，黑鷹令主的帮徒，却反而上各大門派搜尋黑鷹令主，於是黑鷹令主失踪消息，轟動武林，誰也不知道這魔頭去了那裏，於是傳說紛紛！

有人說他在隱居練功，有的却說他已中了暗算。

黑鷹會的忠貞羽黨到處查訪，鬧得江湖翻天覆地。

但這消息，葉青聽來並無出奇之處，他這時感到鬼諸葛的計劃，絕透了頂，眞可以說一句，唱做俱佳。

以昨天七星山的情形看來，他仍在幕後操縱七煞帮主及苗疆神魔，黑鷹令主自身被擒，尚不知道是這位共處十餘年的盟弟在出賣他。

這時，他又想起了母親的慘死，匆匆療饑付賬以後，立刻奔向七星山。

傍晚，他一入山區，身形急起，摸準昨夜方向，向山上飛掠。

一個時辰後，已能遠遠看到昨夜到此的那座簡陋的茅屋，豈知他一衝進門口，目光瞥處，不禁一怔，屋中昨夜燒火的灰爐尚存在，但却空空如也，半個人影也沒有。

難道黑鷹令主被他們殺了，抑是鬼諸葛作弄了自己？

葉青胸中怒火衝天，他覺得鬼諸葛反覆無常，自食諾言，可是他不能確定，他們爲什麼要離開此地。

這時，他心裏一股怨毒之氣，無可發洩，雙掌甩掃，掌風怒湧中，嘩啦啦一聲，茅屋被擊全部倒塌，揚起滿天茅草。

葉青掠出草屋，怨氣未洩，煩惱已極，天涯茫茫，何處再去找鬼諸葛呢？

找不到鬼諸葛及七煞帮主等人，就不知道黑鷹令主在那裏？

找不到黑鷹令主就無法明瞭母親究竟是不是他殺的。

在彷徨中，他不由想起了紫衣山莊。

對，紫衣仙子與鬼諸葛必有聯絡，於是他心念一動，就電瀉飛掠下山，取道長安，直奔紫衣山莊。

過虎牢，經長安，旬日後，他已到了驪山，一到了紫衣山莊，紫衣仙子早已出迎。

一入大廳，葉青目光一瞥，黃衫客、北海孤兒、蓬萊仙翁等都在座。

鬼諸葛竟也在廳中，葉青一見鬼諸葛，怒火大熾，一聲暴叱，雙掌就告攻出。

本來平靜的廳中，立刻漫起一片殺機，這情形使在座高手，神色一凜，羣雄都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紫衣仙子在此，神色一驚，嬌呼道：「青弟，是什麼事！」

鬼諸葛身形飛閃，喝道：「老弟，你瘋啦！」

「嘩啦！」一聲暴響，葉青掌風擊空，門壁粉碎。

葉青怒火欲焚，聞言大喝道：「是的，我瘋了，我要劈死你這個反覆無常的狗賊！」

喝聲中，雙掌一圈，身形飛閃，一掌又告擊出。

豈知掌勢剛出，紫衣仙子已掠身阻在葉青面前，喝道：「青弟，有話慢說，到底什麼事？」

葉青眼見被紫衣仙子擋住，無奈硬生生撤回招式，道：「他出賣我！」

鬼諸葛神色一定，反詰道：「我什麼地方出賣你！」

廳中羣雄聞言神色皆形一怔，顯然鬼諸葛在此沒有洩露這個消息，對葉青向鬼諸葛要黑鷹令主大感意外。

鬼諸葛臉色倏然充滿憂愁，搖搖頭道：「飛了！」

「什麼？」葉青心中一震！

紫衣仙子嬌容一片困惑道：「到底怎麼回事？」

鬼諸葛頭一搖道：「老弟，來，來，我們換個地方談談！」說到這裏向廳中一抱拳道：「各位請稍坐，葉少俠與我有些誤會，在下少陪！」

廳中羣雄弄得一頭霧水，但大家都知道，葉青此舉顯然與轟傳江湖的黑鷹令主失蹤有關，見鬼諸葛故作隱密，避開大家耳目，臉上皆露出不滿之色。

黃衫客首先道：「曹兄，我們不是外人，皆對黑鷹令主有不世之仇，你有什麼話，在這裏說不是一樣！」

鬼諸葛一聲苦笑，說道：「眞抱歉，在下要先與葉少俠把誤會解開後，再行奉告！」

說着，也不顧衆人滿意不滿意，逕自出廳。

葉青與紫衣仙子緊隨出廳，紫衣仙子說道：「我們不如到密室中講話，比較安全！」

鬼諸葛微微頷首，垂頭喪氣，一言不發，看得葉菁心中大感奇怪，暗忖道：「難道黑鷹令主眞的逃走了不成？但既被抓到，怎麼又被他逃脫呢？」

他心中思忖着，身影已隨着紫衣仙子

在迴廊上繞過三個轉彎，在密室前停下。

紫衣仙子在牆上微微一按，一道鐵門，呀然而開，三人魚貫而入，鐵門嘭地關上。

室中明亮如同白晝，葉青一看原來是顆明珠，高懸室頂！

這時鬼諸葛一坐下，就長嘆一聲，道：「這難怪老弟誤會，你走後，在五更左右，黑鷹令主在苗疆神魔疏忽時竟脫困而出，而且竟把苗疆神魔劈成二片！」

葉青心頭猛震，但表面冷冷道：「黑鷹令主既被點住血穴，綁上鐵鏈，怎麼會脫困？」

「唉！老弟，以他這種深厚功力，加以已習鷹符神功，運功活穴，並不是件難事！」

紫衣仙子聽到這裏，嬌容變色，喝道：「鬼諸葛，好啊，你答應我把他殺死，如今把黑鷹令主抓住，竟不通知我一聲，敢情不把我放在眼裏！」

鬼諸葛忙道：「妳也不要誤會，我通知葉青老弟，還不是等於通知妳一樣！何況事情機密，幸虧我始終未露面，否則，黑鷹令主今天第一個就要我的命！」

葉青滿心懸惑，冷冷的道：「黑鷹令主既然能運功活穴，他爲什麼早不脫困逃走？」

「唉！老弟，依靠功力我們豈能擒住他，苗疆神魔是以人質要脅他就範的呀，後來他逃不出黑鷹令主的鷹符神功，萬不該怒得口不擇言，露出破綻，被黑鷹令主發覺人質已死，才毫無顧忌，一怒之下，脫困而走！」

葉青詰問道：「你們以什麼人作要挾，使黑鷹令主就範！」

鬼諸葛搖搖頭道：「這要問苗疆神魔才知道！我也不清楚！」

葉青冷哼一聲道：「你是幕後策劃人，不知道你怎麼策劃的？」

鬼諸葛神色一震，旋尷尬地道：「我只不過告訴他們黑鷹令主的行蹤而已！」

這顯然是遁詞，但葉青覺得這與自己也無甚關連，也不再追問，此刻想起母親，黑鷹令主已走，綫索中斷，不由沉思不定。

紫衣仙子忙安慰道：「青弟，找黑鷹令主報仇，不妨再設法，何必又急在這一時！」

葉青倏又問道：「現在要找黑鷹令主應從何着手？」

鬼諸葛搖搖頭，旋即倏然詭笑道：「只要你宣佈與紫衣仙子喜事，黑鷹令主不用找，他自己立刻會找上門來！」

葉青哀傷地搖搖頭，道：「不行！」

紫衣仙子倏然一驚，急急道：「爲什麼？難道你母親不答應？」

葉青落下二行清淚，沉聲道：「我母親被人殺死了！」

「啊！」紫衣仙子全身一顫，驚呼出聲！

鬼諸葛神色也是一樣，忙道：「被誰殺的？」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黑鷹令主。鬼諸葛，你們幾時擒住他的？」

「我碰到你前一天！嘿！一定是黑鷹令主下的毒手。」鬼諸葛肯定地道。

葉菁搖搖頭，道：「時間雖然差不多，但不一定！」

「爲什麼？」

「因爲有人告訴我，黑鷹令主是我父親！」

紫衣仙子臉色慘白！

鬼諸葛神色一震，道：「誰說的？」

「玄冰娘娘！」

鬼諸葛哈哈狂笑，道：「你怎麼能聽這老不死的話，其實我已打聽過你的身世了！」

葉青急急道：「你打聽到什麼？」

鬼諸葛看了一眼紫衣仙子，緩緩道：「據我所打聽的消息，你是昔年天南大俠葉天龍的兒子，聽說葉大俠自喪命在黑鷹令主手下後，其妻及幼子即行失蹤，以姓名年代來說，老弟你應該是差不多！」

這根本是一片鬼話 鬼諸葛自逼黑鷹令主拿出神功的計劃失敗後，就想借葉青之手制住他！

當然要混淆事實，否則父子一連手，他立刻死無葬身之地，但葉青思緒紊亂，無法分析何者爲眞，何者爲假，只沉思不言！

紫衣仙子神色一鬆，道：「青弟，這許多疑問，找到黑鷹令主，不是皆解決了嗎？」

「但到那裏去尋呢？」

鬼諸葛嘿嘿笑道：「只有用我那個辦法！」

葉青搖搖頭道：「撇開他是否是我父親不談 家母屍體未寒，孝服未脫，我豈能立刻這樣做！」

鬼諸葛長嘆一聲道：「你老弟眞太笨，你可以慢慢談嫁娶問題，先向江湖宣佈擧文定大禮啊！」

葉青漸被說動，一看紫衣仙子，正羞澀地望着自己，不由也一陣臉紅，不由心中默默禱告道：「媽 孩兒爲了替妳報仇，只有從權了！」禱告畢，倏然起立道：「好，就這麼辦！我非先擒住黑鷹令主問問清楚不可！」

於是三人走出密室。

× × ×

就在第三天一件驚人的喜事，轟動了武林。

新近崛起武林的少年怪傑葉青與武林矚目的「紫衣仙子」宣佈定親。

與紫衣山莊有交情的武林知名人士，紛紛贈送喜禮，禮物如潮水般地湧到！

葉青與紫衣仙子定親的喜訊立刻像風暴一樣 傳遍了大江南北！

隨着喜訊傳出紫衣山莊的另一個消息，卻是黑鷹令主的失蹤與鬼諸葛有關，這因爲初見鬼諸葛後所說出的話，引起在場一衆高手紛紛猜測，尤其三人秘密談話出來後，鬼諸葛始終含糊其事，不作正面答覆 於是黑鷹令主失蹤之謎，立刻成爲熱門談話資料，而鬼諸葛也成了這資料的中心人物，江湖多是非 消息不脛而走，接着江湖上攪得天翻地覆的黑鷹令主幫徒立刻從各大門派撤退向紫衣山莊進發！

消息傳來，使剛有一片喜氣的紫衣山莊立刻又陷入緊張狀態之中！

黑鷹會的幫徒 在江湖上向來行踪飄忽，隱現無常，這次明張旗鼓，由各大門

派而轉道驪山。實爲破天荒的第一次，由此，也可見這批帮徒對他們黑鷹令主的愛戴和重視。

紫衣仙子剛剛恢復歡笑的嬌容上，立刻又罩上了一片淡淡的愁痕。

而鬼諸葛一聽到這個消息後，吊八眉併成一條綫，再也拉不開。

葉青呢？心中有着一份煩惱，他每天關在房內苦練神功，以此排解苦悶，他的功力一日千里，與日俱增，但是胸中的煩惱及仇恨之火，也隨着高漲。

母親慘死的形狀，始終盤旋在他腦海中，一閉上眼睛，他就看到母親血淋淋的樣子，等待是令人不耐的，而他在等待中漸漸快變成瘋狂！

紫衣仙子雖然時時勸慰他，二人不時相偎在一起，但是葉青對她的情意已缺乏了感應，因爲仇恨之火在包圍着他，同時他發覺紫衣仙子自己也隱隱露出一絲不安狀態。

尤其玄冰娘娘的話，使他心中有一層警意，這層警意像一個死結，緊緊扣在他心中，假如玄冰娘娘之言是眞的，自己與紫衣仙子以往那批賬實在沒有辦法算，因此，他盡可能與她拉遠距離，等待眞象大白。

不過，此刻葉青已把這件事放在次要地位，目前主要的，是要知道誰是殺害自己母親的眞正兇手。

時間一天天的過去，第六天的晚上，葉青被煩惱的情緒攪着實在無法安眠，於是走出房門，身形如一縷輕烟，溜出紫衣山莊，向起伏的叢林中漫無目的地走去。

天上明月如鏡，銀光如水，葉青視周圍優美的景色，不由幽幽嘆一口氣，他想起自己當初嫌白髮屠夫雙手血腥，不肯認罪，但是回想今日自己，豈不是一樣遍樹強敵，殺人無數，這眞是個極大的諷刺。

走着，走着，白髮屠夫昔年的一句話又響起在自己耳邊：「孩子，身入江湖，一切都不由己啊！今天你不殺人，明天旁人要殺你……」

葉青心中喃喃道：「這話一點不錯，今天你不殺人，明天誰都要殺你……現在眞正體味到這句話的意味！」

正在他慨嘆之際，驀地他靈敏的聽覺中，彷彿覺得左邊二十丈左右，微有語聲傳來。

要知道他自苦練神功之後，一切感覺都超越常人一倍，值此深夜，竟有人在此深林間秘語，葉青好奇心大起，隱起身形，直向那發聲方向掠去，掩近一看，心中不由一怔，二棵大樹下，對面坐着二人，赫然是紫衣仙子與鬼諸葛。

只聽得紫衣仙子語聲焦急地道：「曹鏗，難道你非走不可？」

鬼諸葛道：「當然，黑鷹令主這批死黨找上門來，叫我如何對付？唉！葉青這小子不該口不擇言，那天一進門就不分青紅皂白，露出口風，如今我曹鏗二面受脅，危機四伏，妳說應該怎麼辦？」

紫衣仙子恨聲說道：「你自己不好怪誰，你當初爲什麼不殺黑鷹令主，以除後患！」

「唉！還不是爲了妳心上人！」

「哼！你這一石二鳥之計，我早知道，用不到騙我！」

葉青心頭猛震，由紫衣仙子的話，顯然鬼諸葛對自己也不懷好意！

這時，只有鬼諸葛陰惻惻一笑，道：「玄玉旦，妳不要亂講啊，我曹鏗倒沒有對葉青存什麼壞心意，如今妳有他保護，難道想把我一腿踢開？」

紫衣仙子冷冷道：「你這話太多心，如我想把你踢開，怎麼還要留你？」

鬼諸葛道：「玄玉旦，我不是傻瓜，妳留我還不是想拿我做擋箭牌，對付那批黑鷹令 死黨！不過，我一定要走，只要葉青在紫衣山莊一天，我想黑鷹令主也拿妳無可奈何！等我佈好另外妙計，我再來告訴妳！」

說着已站起身來，紫衣仙子這時神態冷冷道：「曹鏗，既然你要走，我也不強留，你的妙計我也不需要知道，你對我也失掉信心！不過，假如你如對葉青稍有不利，休怪我紫衣仙子也對你不利！」

葉青對玄玉旦的情意不由暗暗感激，但是隨着感激而來的是滿腔煩惱；無可疑問的，她在其他人心目中，已是自己的未婚妻，但是以後的發展，實在使他不敢想像。

此刻，他心目中對玄玉旦情苗愈深，心中卻愈發迷惘。

倏然，鬼諸葛發出一陣冷笑道：「玄玉旦，妳對我曹鏗不信任沒有關係，可是也別出什麼壞主意，要知道妳也有把柄在我手上，我要叫妳完蛋，妳立刻完蛋，咱們合則二利，分則兩敗！」

葉青聞言一怔，只見紫衣仙子怒叱道：「曹鏗，你自己主張下的辣手，今天竟想要脅我？」

「好說，沒有妳仙子授意，我怎敢下手，而且我這樣做，完全爲了妳着想，閑話少說，我去了，妳仔細想想！」

葉青聞言一愕，心想紫衣仙子還有什麼把柄在他手上？難道鬼諸葛想在黑鷹令主與自己間興風作浪？轉念至此，一看鬼諸葛長身欲起，決心要攔住他問一問，不禁一聲大喝：「曹鏗，站住！」說着身形已縱出，擋住去路。

紫衣仙子及鬼諸葛一見葉青 神色大驚，鬼諸葛停身，道：「葉老弟，你怎麼也來了！」說着，眼色向紫衣仙子瞟了一瞟。

葉青冷冷一哼道：「曹鏗，廢話少說，剛才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紫衣仙子斂色慘白，驚呼道：「我們剛才談話，你都聽到了？」

葉青盯着鬼諸葛頭也不回，緩聲道：「我都聽到了，曹鏗，你說紫衣仙子有什麼把柄在你手上？」

紫衣仙子臉色立刻恢復平靜，由葉青的話，她知道他並沒有聽到開始的講話，暗暗呼叫了聲：「好險！」

只見鬼諸葛臉色一變，又恢復原狀，呵呵一笑，道：「老弟，你何不問問紫衣仙子，她告訴你還不是一樣！」

葉青一怔，轉目望望紫衣仙子道：「你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紫衣仙子姍姍走近嬌聲道：「青弟，我們回去再說，讓他走吧！」

（未完・十一）

司馬洛傳奇故事

水墳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司馬洛按址去找蘇淑萍，見她神態有異，立卽機警地衝向浴室門前，裏面的確藏有一人，那人在浴室內放槍，却因司馬洛撞門而誤打了自己，當場死去，此人正是李龍，司馬洛要蘇淑萍躲到安全的地方，以防李虎來找她的麻煩……李虎帶着兩個幫手追踪司馬洛，却被司馬洛機智地制服了他們，李虎只好供出他知道的一切，李虎供出陳威仕，是個賭外圍馬的莊家，這人是阿平與李虎之間的聯絡人，李虎趁司馬洛不注意時襲擊司馬洛，但最後李虎還是浸死水中，司馬洛只好又四處探查陳威仕的下落了……

隱患已解除　全家大開懷

「你是說那個做外圍馬的莊家嗎？」足球問。

「對了，」司馬洛說：「就是他，你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嗎？」

「這個季節——」足球說：「這個人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不過也不難找，他祇是暫停做生意，所以不露面吧了。」

「在正常情形之下是的，」司馬洛說道：「但是據我所聽到的，這個陳威仕是躲了起來。這樣，他就沒有那麼容易找到了。」

「躲了起來？」足球說：「爲什麼呢？他與阿平有什麼關係嗎？」

「據我聽到的，」司馬洛說：「陳威仕是聽阿平指揮的。」

「別胡說八道！」足球說：「沒有人能够指揮陳威仕的！」

「沒有人能夠？」司馬洛問。

「起碼阿平就不能，」足球說：「阿平是沒有那麼大的。」

「你不是說阿平是發了嗎？」司馬洛問。

「他也許發了，也許有些人會受他指揮，」足球說：「但不會是陳威仕。這些事情，也是要講輩份的，他就是發了也沒有資格指揮陳威仕，而且陳威仕亦不會受他指揮。除非陳威仕落泊了，那就難講，但陳威仕有的是勢力，有的是錢，阿平憑什麼指揮他？倒轉過來陳威仕指揮阿平倒差不多。」

「陳威仕指揮阿平？」司馬洛問。

「是的，」足球說：「阿平以前也一度靠賭馬爲生，也替陳威仕做過事，假如他投靠陳威仕，做了陳威仕的親信而發了，那倒差不多。但他發到大過陳威仕，那就很難了。」

「陳威仕是這樣大的？」司馬洛問。

「是的，」足球說：「他就是這樣大的。」

「那麼，」司馬洛說：「你可以告訴我，陳威仕是怎樣一個人嗎？」司馬洛此時忽然有了一些新的猜想了。

「他不就是個大莊家嗎？」足球說。

「我是指他爲人如何？」司馬洛說。

「這個嗎？」足球說：「好人就輸不到他做了。我對他是沒有私人成見的，但是他是那種完全無情無義的人，爲了弄錢不擇手段，跟他做朋友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唔，」司馬洛說：「那我看我要找他談談了。你可以告訴我，假如陳威仕躲起來了，有什麼人可能知道他的下落嗎？這樣大的一個人，應該是不容易躲得很密的。」

「我去查一查好了。」足球說。

「不！」司馬洛忙說：「你不要亂來，這是很危險的事情，你告訴我，讓我去查好了！」

「但是阿平也是我的朋友呀！」足球說：「我担心他的安全。我查到什麼，我自然會通知你的！」

「等一等，足球！」司馬洛叫道：「你！你現在在什麼地方？」

足球却已經收了綫。

司馬洛急得在房間裏直跳脚，他是很難找到足球的，因爲現在足球不會是在球場裏 而且相信足球暫時亦不會在球場出現了。但足球是一個好人，司馬洛實在他不希望足球因爲這件事而受到傷害。一個人，有時是會爲了自己的朋友而做一些任性的事情的，這一點司馬洛最明白，因爲司馬洛自己就是常常這樣做的。

司馬洛吸着香烟，在房間裏團團轉，把香烟的濾咀也咬扁了，後來，他打了一個長途電話。

× × ×

那座桌球室裏出入的多是不三不四的人，事實上各種人都有，因此司馬洛出現在那裏，也不太顯眼。

那個他來找的人，看上去也不像是他要找的那種人。他看來像是一個販毒的，似乎假如你走過去向他講一句暗語，他就會把他帶到洗手間去，你給他錢，他就給你一包，而且一定不會是上等的貨式。但是，他的打扮，正是司馬洛要找的人的打扮。

司馬洛走到他的身邊，低聲說：「你有看到老鼠嗎？」

那人搖搖頭，似乎對司馬洛很不感興趣，但是他低聲說：「到樓上喝一杯咖啡吧！」

司馬洛在桌球室中轉了一圈，到樓下去，在那裏的咖啡室中叫了一杯咖啡，等着。幾分鐘後，那人就下來了。

這個人在他的身邊坐下，也叫了一杯咖啡。他是當地一個警探，叫魯兵，是老鼠介紹的，老鼠是警探，與外地的警探也許有聯絡。司馬洛急起來就打個長途電話向老鼠求救，老鼠果然給他介紹了魯兵。

魯兵說：「我不能走開很久，我正在上面等着一個疑犯出現。你有什麼事快講吧。」

「陳威仕，」司馬洛說道：「我想找他。」

「這個人是應該不難找的，」魯兵說道。

「但我聽說他躲起來了。」司馬洛說道：「就是因爲我來了找他，因此，平時可以找到他的地方，未必可以再找到他的了。」

「有這樣的事嗎？」魯兵說，「讓我打幾個電話看看！」

魯兵走開了，去打了幾個電話，回來時說：「你說得對，他躲起來了。」

「正如我對人說，」司馬洛說：「像他這樣一個人也是不能躲得太密的，總會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不錯，」魯兵說道：「讓我想一想吧。」

他呷着咖啡，在尋思着，司馬洛耐性地等候。他覺得魯兵應該是一個有辦法的人。

跟着事情忽然發生了。

樓上槍聲响起來，魯兵炮彈似的衝出去。

有幾個青年人從樓梯上衝下來，到了街上。

其中一人拿着槍。魯兵一跳跳到一條柱子後面，拔槍大喝道：「放下槍，不要動！」

咖啡店中秩序大亂，人們四散找尋藏匿的地方。

那幾個人逃進咖啡店中來，那個拿着槍的人一面退後一面向魯兵所躲的方向放槍。魯兵有槍在手而不發射，司馬洛知道這是因爲閒人太多，他怕傷及無辜，而那個青年槍手則是不顧這個的。

司馬洛抓起桌上一隻沉重而堅硬的糖盅，向那槍手一丟過去，擊中了後腦，那人身子一軟，就仆出了門外，槍也丟掉了。另一個同伴撲出去要把槍拾起，司馬洛把裝茶的錫壺也丟過去，擲中那人的額，那人也沒有機會把槍拾起，就仆在地下，不動了。

他們還剩下兩個同伴在咖啡室中，這時惡向胆邊生，吼叫着向司馬洛撲過來。司馬洛把另一隻糖盅拿起來一揮，盅內的糖撒得他們一臉都是，眼睛裏也有。他們一時之間什麼都看不見，雙手盲目地亂揮着，剛才擺出的功夫架式都沒有用處了。

司馬洛丟給他們每人兩張椅子，兩個人就抱着椅子坐了下來。

事情就這樣很快解決了。

沒有人放槍，魯兵與他的同事就很容易把那幾個人拘捕。幸而沒有路人中彈受傷。

魯兵走進來拍拍司馬洛的肩，說：「好像伙，你帮了我一個大忙！我的伙計會把他們帶回去的了，現在你跟我走，我帶你去辦你的事情！」

× × ×

那個人拿着一隻紙袋裝着的一瓶酒從一間通宵營業的士多店裏出來，司馬洛與魯兵跟上了他，一左一右，走在他的兩旁。那人看看司馬洛，不認得，再看看魯兵，就認得了。魯兵微笑搭住他的肩，推他繼續走，說道：「怎麼？買了酒會情人去嗎？」

「這——這不是犯法的吧？」那人吶吶着。

「這不是犯法的，」魯兵說，「但是，假如我在你的情人家裏搜出一些犯法的藥品呢？」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那人說。

「你也知道她家裏有的，」魯兵說：「我們去看看如何？」

「這——她祇是找點刺激，又不傷害什麼人。」那人慌張地說。

「假如我們跟你一起去搜出來，」魯兵說：「那你的名字就會出現在報紙上，對於你的德高望重大有影响，你的太太會知道你到這樣一個女人的家裏，而你與她亦會給拆散，沒有了樂趣了！」

「這樣做對你又沒有好處，」那人說：「魯兵，你究竟想要什麼？」

「呀！」魯兵狡猾地吃吃笑着，「現在，你是懂得講話了。我要找陳威仕！」

那人沉默下來，皺起眉頭。

「別告訴我你不認識這個人。」魯兵說。

「我沒有說不認識他呀，」那人說：「但是——恐怕很難找。」

「唔，」魯兵說：「你現在是在講眞

話了。假如有人問我，我的第一句回答也會說，陳威仕應該是不難找的。但是你沒有這樣說。」

「最近我聽說他躲起來了。」那人說道。

「爲什麼呢？」魯兵問。

「我祇是聽說有這件事，」那人說：「我沒有問爲什麼，與我無關的事情我是不問的。」

「我也聽說他是躲起來了，」魯兵說：「但是我不知道躲在哪裏。也許你能夠告訴我。」

「他躲起來也不會通知我的。」那人說。

「但是你會猜，」魯兵說：「你是最能猜他躲在什麼地方的一個人了！」

那人回頭看了司馬洛一眼，魯兵搖頭說：「你不認識這個人，我也不認識這個人。」

那人不看司馬洛了，他說：「我是沒有把握的。假如我打聽，他就會知道，也會換一個地方躲起來了。」

「所以我不要你去打聽，」魯兵說：「我祇是要你去猜吧了。」

「我猜不到，」那人說，「我祇能告訴你，老洪是會知道的，老洪是他的老板，陳威仕躲起來，也不能夠不讓他的後台老板知道的！」

「你叫我去找老洪？」魯兵說：「你知道我是不能的。」

「那是你的問題，」那人說：「你問我，我就是祇能夠這樣回答你吧了！」

魯兵沉默着與他一起再走了一段路。

那人說：「你聽我講，魯兵，我是眞的想幫你的，但是這是一件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告訴你的，已經告訴你了。」

「你告訴了我也等於沒有告訴我，」魯兵說：「好吧，我再想想辦法。但是這件事，你不要告訴什麼人，不然你的麻煩在後頭！」

那人聳聳肩：「我怎敢跟你搗亂呢？你是警探，就是我殺你，也會有你的同事給我麻煩，所以我最好就是多喝些酒，忘記了這件事。」

「你很懂得人情世故，」魯兵拍拍他的肩：「今天晚上去多喝一些酒，好好地享受一下吧！」

他與司馬洛走到街的另一邊，而那人也繼續走他自己的路，就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

司馬洛說：「老洪是誰？」

「我的上司跟他也是好朋友，」魯兵說：「這人我也不能惹，在些城市是有這樣的事情的，這座城市就是有這樣的事情，你明白嗎？」

「我明白，」司馬洛說：「但是人不一定要你去惹的，我也可以去惹，老洪又不認識我。」

「唔，」魯兵說：「我看，你是那種許多事情都可以做得成功的人。不過，你可以不留下屍體嗎？有屍體而沒有兇手，我有些同事是會很頭痛的！」

司馬洛微笑。魯兵相信是在暗示李龍的事情了，李虎的事情，也許他是還未知道的。他也是一直担心魯兵會提起來，不過魯兵這樣提，則是很合作的提了。

司馬洛說：「我是不喜歡製造屍體的，不過，我也是跟所有的人一樣，更不喜歡自己也變成屍體。在這一點上，做人自私一點，相信也是合理的吧？」

魯兵聳聳肩：「這個自然了。」

× × ×

老洪是一個有財有勢也有地位的人，自然也是住得很舒服豪華的。他是住在一座美麗的花園洋房裏，有許多僕人，有許多汽車，亦有汽車司機。也許他唯一遺憾的就是沒有一位美麗的太太——起碼在他的家裏沒有。

有些有財有勢的人非常恐懼，保鏢幾乎是寸步不離，但有些則是連保鏢也是沒有的。這則是要看情形而異了。有些人有財有勢而敵人亦多，就不能不嚴密地保護自己，但是有些人則是沒有敵人，不認爲什麼人有胆量或有理由傷害自己的，那用保鏢就是多餘的事情了。

對於老洪很不幸，他就是屬於後一種人，他是極小要用暴力維持他的勢力的，而且他所做的生意亦是不必用暴力去維持的，事實上，就是把他殺掉了，亦不能把他的地位搶過來，因此，他就不認爲他是需要怎樣保護自己了。

也因此，司馬洛很容易進入他的屋中，直入他的房間。

有魯兵提供消息，司馬洛更加知道應該提防什麼和不必害怕什麼。

司馬洛進去的時候，老洪正在用電子計算機在計算着什麼。也許有錢人不是那麼容易做的，每天計算出入也要用不少時間。

老洪是一個很肥胖的人，五十多歲，頭髮都禿了大半，皮膚則是很白皙，好像一座白肉山似的坐在桌子前面。他與妻子分房而睡，也許是方便他在夜間計算。

他的房間的地板上舖了厚厚的地毡，司馬洛在地毡上的脚步毫無聲音，因此到了他的背後他亦不知道。他祇是偶然注意到桌子的玻璃上的倒影動了一動，才醒覺了，大吃一驚，連計算機也丟了。

跟着，他就感到天旋地轉。那是因爲司馬洛把他所坐的那張大皮椅一推，使他急轉起來，轉得叫也叫不出聲。當他停下來時，他已是面對着司馬洛，而司馬洛已把槍咀伸進了他張大的咀巴裏，他更叫不出聲來了。

他冷汗直流，喉嚨間發出着求饒的聲音，兩手慢慢地擧起來，表示投降。

「我要把你的頭轟掉！」司馬洛說。

「你——你有什麼事，慢慢講清楚吧。」老洪說。他一面咬着槍咀一面講話，眞不容易。

「有什麼好講，」司馬洛說：「你也是那傢伙一路的！我找不到他，我也要先殺掉你，讓他先知道我的厲害！」

司馬洛現在是擺出一副衝動的樣子，就像他眞的是隨時會扳動槍機殺人似的。

有些時候，這樣做，可以得到較佳的效果，而司馬洛亦是認爲目前這樣做更適宜。這使老洪不敢說謊。即使他是與此事有關的，他也是要急急於把責任全部推到陳威仕時的身上，祇要能夠把陳威仕找出來就行了。

「等一等，」老洪說：「我認識的人

很多，你講清楚是誰，以免誤會好嗎？你也不想殺錯人的，是不是？」

「我說的是陳威仕！」司馬洛說：「你告訴我你是不認識陳威仕的吧。說呀！你說謊吧！」

「陳威仕是我的——一個手下。」老洪說：「我的錢支持他做莊家！」

「呀！」司馬洛說道：「現在你承認了！」

「我沒有不承認，」老洪說：「你跟他有什麼過不去呢？輸了很多錢嗎？」

「哼！他做的事，你一定有關！」司馬洛說。

「我與他合作的也祇有這一件事吧了，」老洪說：「假如你是在錢的方面有問題，那是可以商量的！」

「有些事情是錢不能解決的！」司馬洛說：「你包庇陳威仕，他躲起來了，但是你躲不起來。我殺了你，沒有人包庇他，他就要冒頭了！」

「你不要衝動，」老洪說：「現在槍咀已不是塞在他的咀巴裏，他講話也可以清楚得多了，「你殺了我，警察忙着找你，你還有空對付陳威仕嗎？」

「這樣也是好的，」司馬洛說：「反正我找不到他！」

「你先講清楚，」老洪說：「你到底是要對付我，還對是付陳威仕呢？」

「你先講清楚吧！」司馬洛說：「你跟我的事情有什麼關係！」

「假如不是爲了賭的，」老洪說：「那應該就是與我無關了。陳威仕自己有許多活動，我是不參加的，我祇是支持他開外圍馬！」

「那你會不知道他躲了起來？」司馬洛說。

「我是知道，」老洪說：「但是不知道他是爲了什麼躲起來！」

「那你告訴我他是躲在什麼地方好了，」司馬洛說道：「我找到他，就不關你事！」

老洪發覺他是上當了，他承認了知道陳威仕躲了起來，就不能不招出陳威仕躲在何處，而他說不知在何處的話，也未會獲信。

「怎麼樣？」司馬洛說：「你怕我找到他時，他供出你是主謀嗎？」

「不，我是在想，」老洪說道：「假如我說出來了，你也不會放過我吧？你走了，也許我會立刻通知他呢？」

「我是很公平的，」司馬洛說道：「你對我　了，我就使你睡着。你說眞話，我不會回來找你，你是騙我的，我就回來了！」

老洪困難地吞着口涎，吶吶着說：「怎樣才是叫使我睡着呢？」

「你可以選擇死的，」司馬洛說：「但我已經講過，我是很公平的，祇要你對我不壞，我就也不會令你怎樣辛苦。」

「好吧，」老洪說，「我告訴你。其實，陳威仕以爲我不知道他在攪什麼，我却是略有所聞的。他指着一班打手。這種人嘛，假如你自己是不夠力的，那麼你惹了他們，自己就脫身不得了！」

「既然你說你也是略有所聞，」司馬洛說：「那麼你可以告訴我他是正在幹什麼嗎？」

「這個我倒不大清楚，」老洪說：「我沒有去問，亦沒有去着意刺探，我祇是知道是有關打打殺殺的吧了。但是，我也得在此聲明，我雖然可以告訴你他藏身的地址，但我却是不能保證他本人一定在那裏的。你知知，他出外了也並不出奇。譬如我，我的家是在這裏，但是也不能保證我是必然在家的。」

「很公平，」司馬洛說：「你告訴我地址吧！」

老洪對他講出了一個地址。

司馬洛再問清楚了一些，忽然把老洪的椅子推轉，使老洪用背對着他，同時迅速從袋裏掏出一隻小瓶子，遞到老洪的鼻子下面。瓶裏的氣味顯然是並不好聞的，老洪下意識地極力要把頭扭開，但是司馬洛禁制着他的頸子，他無法不深深吸入。他的身子一軟，便失去了知覺。

這隻瓶子，亦是魯兵供應的。

× × ×

老洪所講的那個地址乃是一座處於偏僻地區的荒凉而古舊的樓宇，已經是被人拋棄不住的了，因此雖然有四層，實也祇是一層有人住。

司馬洛到達的時候，天已經快亮了。

司馬洛這個人眞有超人的精力，因爲他已經做了很多事情，亦已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睡覺了。普通人支持到這個時間會已經疲累，但是司馬洛則是還能夠支持下去。他這個人，一次過是可以支持很長時間的，而事實上他也是非支持下去不可，因爲，李虎也已經死掉了，假如陳威仕知道了李虎死的事情，他就未必還會躲在這裏了。老洪也是不知道李虎死亡而供出這個地址的。假如陳威仕在匆忙之中另換一個藏身之所，老洪也未必會知道。

司馬洛在遠遠停車，步行接近。他看見屋前有一部汽車停着，就知道屋內有人，即使不是陳威仕本人在這裏，也是有與他有關的人在着，未至於沒有人。

而當司馬洛還有一段路才到達時，他就看見一個人正在踏進樓梯門口。

那是足球，足球也找到來了，這個傢伙，叫他不要亂來，他偏偏就要亂來，既然找到了這個地址，他也不先通知司馬洛一聲就來了。

而司馬洛亦沒有辦法制止他。司馬洛總不能大聲叫喊的。

司馬洛祇好暫時不管他，做自己的事情了。

足球進入了那黑暗的樓梯口，就悄悄地登上二樓。

由於樓下沒有燈光，其他各層也沒有燈光，祇是二樓有，所以足球的目標也是二樓了。

他到了二樓的門口，看見那是一度已經很殘舊的木門，門上有裂縫，透出燈光。足球這個人雖然不是很聰明，其實也不太笨的，他知道燈光既能通過門縫透出來，他是也能夠就着門縫窺進屋內的，於是他就悄悄走到門前去，就着裂縫向內窺。

由於角度所限，他一時也未能看見什麼。

但是，他背後的人則是早已看見他了。原來再高幾級，通到三樓的樓梯上是有

一個人坐在那黑暗中守着的。這個人一跳下來，在足球的背上踢了一腳。足球的身子向前仆，連忙要扶住那度門，不料那門却是虛掩着而不是關牢了的，他扶不住，反而把門推開了，直仆進門內。

門內是一座大廳，是有人的，足球就着裂縫窺看，看不通大廳的全部，所以看不見，現在仆進來就看見了。

廳中有一個坐在一張搖椅上的人擧起了一根棍子。

後面來的人在足球的肋骨上踢了一腳，足球痛得哀鳴着縮作一團。

拿棍子的那個人看看他是不能抵抗的，就也不用棍子了。

後面那人把足球拉轉過來，手中一把槍指着足球的喉嚨，問道：「你是誰？來幹什麼？」

「我——我——」足球吶吶着。

那拿棍子的人走過來，棍子在足球的肚皮上輕戮了一下，說道：「哦！他就是足球！」

「陳威仕！」足球說。

「你，足球，」陳威仕說，「你來幹什麼？」

「我來找你！」足球說。

「怎麼？」陳威仕獰獰地微笑着，「你贏了錢，我欠了你的帳嗎？」

「我知道你把阿平關了起來！」足球說。

「那你爲什麼不告訴司馬洛，叫他來找呢？」陳威仕問。

「阿平是我的朋友，」足球說：「我要自己救他出來！」

「哦，」陳威仕說：「你即是想自己做英雄，而不通知司馬洛了！」

足球忽然明白上了當，給陳威仕一哄就哄出了眞相，讓陳威仕知道司馬洛並未得到通知。他連忙叫道：「他就在樓下等我！」

陳威仕聽得出足球是正在說謊，不過他不知道足球亂講是剛好講中了，司馬洛是眞的來了。

他吃吃笑着：「有許多傻瓜，都是想做英雄的，好，我帶你進去見見你的朋友阿平，不過，我却不能夠保證他能見到你！」他對那個把阿平推進來的人揮揮手，說：「你，到外面去守着！」

那人回到外面去了，還是坐回原位，守候着。從樓下摸上來的人，是很易上當的。但司馬洛却不是容易上當的人。司馬洛不是從樓下摸上來，而是從樓上摸下來。他是從隣屋的樓梯上去，登上天台，再從這邊的樓梯下來，因此他就是來自這個人的背後了。

這個人的注意力放在下面，由於剛才已經成功捉到過了一個來自下面的人，他對自己就更有信心了。

司馬洛來自上面，他連聲音也聽不到，亦毫沒有感覺。跟着，司馬洛就用槍柄在他的後腦上一敲，他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便失去了知覺。

司馬洛找出這人懷在身上的手帕，塞進他的咀巴裏，使他就是醒過來也不能出聲，又用一根帶來的細細的韌繩把這個人的手脚縛了起來，使他醒過來時亦不能動彈。司馬洛不喜歡犯這種疏忽的錯誤；一個被擊暈了的人可能很久才醒過來，亦可能很快醒過來，假如在緊要關頭被這個醒過來的人偷襲，那就太可惜了。

屋子裏面，陳威仕則是對此毫無所知的，他還以爲他那個手下在門外守着很安全，雖然他身邊巳沒有其他可用的人了。

他是把足球揪着帶到了裏面一間房間裏。

那裏面，一張簡陋的床上就睡着足球的朋友阿平。

阿平好像睡得很熟。

足球半爬地上前去，搖搖阿平。

阿平却沒有什麼反應。阿平並不是睡着了，他是陷入了半昏迷狀態。他的眼皮張開一綫又無力地合回了。

「他——怎麼？」足球問。

「他病得很厲害，」陳威仕說，「我看他是認不出你了。」

「他是什麼病？」足球說：「爲什麼你不送他進醫院？」

「送進醫院？」陳威仕喋喋地笑起來，「你在開玩笑！我也是想他活下去的，但是很可惜，醫生來看過了，說他沒有希望！」

「爲什麼他會這樣？」足球問道：「是什麼病？」

陳威仕玩弄着手中的棍子：「他企圖逃走，我的棍子打得太重了！」

「爲什麼你要把他關起來呢？」足球問。

「你在裝傻嗎？」陳威仕說道：「你不知道這是一件怎樣的事情，你也會摸進來？」

「我祇知道你把他關起來了，」足球說：「你——你讓我帶他走吧！」

「別開玩笑了，」陳威仕說：「你自己來了，就也不能夠離開了，你還要帶人走？你和他都是要死在這裏了。」

「呃——殺人不是好事，」足球吶吶着說：「你有什麼苦衷，你對我講出來吧！我們可以好好地商量，也許我可以幫助你！」

「你——足球！你幫我？」陳威仕又哈哈笑起來，「你幫我？不過，也許司馬洛沒有告訴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對了，他也許不敢告訴你，因爲他以爲這件事情是阿平主謀的，你是阿平的朋友，他告訴你，你就不會幫他了！」

「主謀……主謀什麼？」足球問。

「我有什麼苦衷！」陳威仕說：「好，讓我告訴你，好讓你死也死得心息。阿平以前是有一個老婆的，是不是？」

「是的，」足球說道：「早巳經離開了！」

「不錯，」陳威仕說：「但是命運是很奇怪的，所謂人生何處不相逢，他這位老婆做了富家太太，你的阿平碰到她，知道了，向她要錢！」

「阿平——不會是這樣的！」足球說道。

「就是呀！」陳威仕說道：「他是一個傻瓜！手到拿來的錢，爲什麼不要呢？他對我們提起這件事情，我們就教他去要錢！」

「她——也不是一定要給他的呀！」足球說：「巳經離開了，沒有了關係！」

「本來是沒有什麼把柄可以拿錢的，」陳威仕說：「但是他們的情形不同，他們還沒有正式離婚，她就嫁了人，重婚是有罪的，而且她也怕她的丈夫知道了不高興，於是她就給了！」

「既然你們是要拿錢，」足球說：「你何必這樣對阿平呢？阿平給你弄死了的話，你也拿不到錢了。」

「你以爲我是胃口那麼小的嗎？」陳威仕說：「我本來是叫阿平向她拿一筆大的——一次過——」

「阿平不會有的！」足球說。

「這個你倒猜得沒有錯，」陳威仕說：「阿平就是不肯，所以，我叫他先拿一筆小的，以後就是我們代替她開口，因爲阿平不肯合作　我們不能不把他關起來。不然的話，他祇要給他這老婆一個電話，她就不肯付錢了。」

「你也用不着打他呀！」足球說。

「我巳經講過了，他要逃走！」陳威仕的手杖憤怒地在地上一擊，「有什麼辦法？」

「但是你們看來還是威脅不到她，」足球說：「司馬洛來了！」

「媽的！」陳威仕說：「正是這樣最麻煩！她原來向老頭子拿不到錢的，祇有私下賣掉鑽石首飾，換了假的應付我們，連她那個前頭婆的女兒那些都賣掉了。有一次，這個女兒的假胸針失掉了。假如有人拿去賣，就會穿出來，那時老頭子就會知道，老頭子知道了的話，我們就也拿不到錢了。我們急於把胸針找回來，殺了些人，那個女兒也託司馬洛找，就纏上了這個司馬洛！」

「爲什麼你們不放手呢？」足球說：「到了這個程度，你們還蠻幹下去？」

「我們可以把司馬洛殺掉，也把老頭子殺掉，」陳威仕說：「那麼，這個女人就會承受遺產，阿平是她的丈夫，可以去分她的，明白嗎？」

「你——巳經殺了她的丈夫？」足球問。

「沒有，」陳威仕說：「都是這個司馬洛在阻着。不過不要緊，殺掉司馬洛，問題就可以解決了，老頭子是可以慢慢泡製！」

「你也殺不到司馬洛。」足球說。

「他現在可能巳經死了，」陳威仕說：「我派了幾個人去找他，他應該逃不掉的。」

「你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足球說：「你也一定難逃法網！」

「難逃法網？」陳威仕憤怒地說道：「法網我是可以逃的，祇是一無所得，還要損失很大！都是爲了你們這一類多事的人在亂攪！本來阿平如果不死，能夠活下去，我可以在消滅了司馬洛之後再設法把老頭子殺掉，但阿平死掉就難了。我不是阿平，不能代替他，不是我與那個菲菲結婚的，她得了遺產也大可以不分給我！多事！多事！就是因爲你們這些人愛多管閒事！」

他的棍子在足球身邊的地板上亂擊着，又沒有打中足球，似乎他可以打的機會多着，現在是先給足球一些折磨，然而足球却並不害怕，現在他最担心的是阿平，自己生死倒是置於度外了。

足球說道．「既然這樣，你還是收手吧！」

「不！」陳威仕吼道：「我用了那許多本錢請人做事，從那女人身上收到的錢都不夠付，等於是做了蝕本生意，在殺死了這個司馬洛之後，沒有人阻我，假如阿平死了，那女人也不會知道的，我還要先在她的身上好好地敲一筆！而你，你多管閒事，我也要把你細細地宰掉！」

他把棍子高擧起來，就要向足球擊下去。

司馬洛這時就在門口說：「別打了，我又沒有死！」

陳威仕的棍子在空中凝住了，他慢慢地轉過來，就看見司馬洛正懶洋洋地靠在門邊。

「你！你來了！」足球說着，大爲高興。

司馬洛說：「多謝你講了這許多話，陳威仕，那樣我就不必花那許多時間盤問你了！」

陳威仕看見司馬洛手上無槍，感到難以置信。不過，既然司馬洛手上無槍，他就不等司馬洛拿出來了。他的棍子一揮，就向司馬洛飛過去。

司馬洛輕易地一手接住了。

陳威仕看來不是一個善於用武的人。他祇能打受制了的人，在互鬥起來時，他就本事不大。

他慌張起來，連忙四面望望，想找尋逃走的路，但是這個房間裏，窗子雖然可以出去，他却沒有本事跳到樓下。

司馬洛好像玩魔術似的把那棍子在手中轉得像風車。

足球忽然一跳起來，就向陳威仕撲過去。足球的身子肥胖，陳威仕雖然把他接住，却無力扶住，還是給撞得跌倒在地上，而足球在他的身上一壓，壓得他呱呱叫起來。

跟着他就叫不出來了，因爲足球的兩手揑住了他的喉嚨。

他兩脚亂踢，兩手向足球亂打，足球祇是不放，足球對他是恨極了。

「好了，」司馬洛說：「足球，別殺死他！」

足球還是繼續揑，陳威仕的臉變成紫色，舌頭也伸了出來。

司馬洛執住足球的手要拉開，但憎恨使足球的手竟然像變成了鐵鉗似的。司馬洛連忙用棍子在足球的兩邊指節上擊了一下。足球的手一痛，就使不出力，司馬洛把他拉開了。

陳威仕嗆咳着，兩手抱着喉嚨，滾來滾去。

「我要殺死他！」足球叫道：「別阻着我！」

陳威仕處於半暈迷狀態，也因此神智不大清醒，更容易被足球所叫的這句話嚇着了。他慌忙爬走。自然，他還未能夠起身，祇是像一條鱷魚似的，爬不到什麼地方去的；也爬得不快。

司馬洛把足球搖着：「聽我講，足球，你不要殺人，有時殺人並不是解決事情的最好辦法，明白嗎？你殺了人，你就成爲殺人犯了！」

「我不管！」足球說。

「到了這個地步，」司馬洛說：「難道你還怕他會得不到應得的報應嗎？你看守着他，讓我先看看阿平如何！」

這樣一講，倒是能夠控制住足球了。足球這個人，到底也還是以友情爲重的。

足球走過去，就在陳威仕的背上一坐，他的體重使陳威仕爬不動了。陳威仕慌張地大叫：「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足球說：「這個我還在考慮之中，你先害怕一陣吧！」

司馬洛說：「對付這種人，這樣才是法辦！」

他走過去看看阿平。阿平是奄奄一息的，在半昏迷狀態，身上有很多地方給棍子打得瘀黑了，後腦上有一個大瘤，相信對他最大影响的就是後腦上這個被打過的地方了。司馬洛知道他的情況不大好。

「他怎樣了？」足球問。

「也許陳威仕帶來看他的是黃綠醫生，」司馬洛說：「把他送進醫院，未必就沒有救的！」

「那不要等了！」足球說。

「你得忍一忍。」司馬洛說。他走向足球的身邊，把足球推開了，再取出一細細而韌的繩子來，結結實實地把陳威仕縛住了。然後他又站起來，對足球招招手，說：「你跟我來！」

他把足球領到了廳中，說：「現在你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了吧？」

「大致明白了，」足球說：「他講的都是眞的？」

「大致都是眞的，」司馬洛說：「他祇是不知道，他是根本已經沒有希望了，是菲菲已經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她的丈夫，是他託我來找阿平的。」

「阿平不是做這種事的人呀！」足球說。

「現在我知道了，」司馬洛說：「在這之前，我是不能肯定的！」

「原來阿平是給他們威脅着！」足球說：「怪不得他從夜總會裏出來的時候也不跟我打招呼，他是不想我惹禍上身！」

「對，」司馬洛說：「他很夠朋友。現在你聽我說，你在這裏守着，我去打電話叫警察來，你祇要把經過照直講出來就行了。一切都要靠你！」

「那麼你呢？」足球問。

「我不留下來了，」司馬洛說：「我看着警察一到，我就離開此地。」

「爲什麼呢？」足球說：「你趕着要去做一些什麼事情嗎？」

「正是，」司馬洛說：「我就是有些事情要趕着去做的！」

他很難對足球說，他是因爲有了龍兒虎弟來這兩件命案，不想留下解釋。

「那麼——」足球說：「你還會再來嗎？」

「將來我會再來的，」司馬洛拍拍他的肩，「當我再來的時候，我就會跟你敍一敍，你是一個很可愛的人，不過你得記着，千萬不要殺死陳威仕！」

「我不會殺他的！」足球說。

司馬洛對他還是不很放心，又問道：「爲什麼不會殺死他呢？」

「因爲，」足球說：「因爲假如我把他殺了眞相就很難入白，阿平的寃屈不會有人明白，而菲菲的事情也不清楚了。」

「對，」司馬洛說：「正是如此。」

於是他就用屋中的電話打出去，打給魯兵。魯兵與他已經打上了一些交情，他找魯兵是比較好的。

魯兵很快就帶着探員趕來，而且救傷車亦是一同來到，司馬洛在遠處看着他們到達，便完全放心，開車走了，他的確是不適宜留下來的。

× × ×

這之後，足球及陳威仕等都給帶回了警局，阿平則是給送到了醫院。

阿平在醫院裏醒過一次，作了口供，證實了陳威仕自供的事，也與足球所講的符合，陳威仕則當然是死口否認的，不過他是很難使人相信了，那個被司馬洛擊暈在門外的打手與他的口供不配合。

陳威仕亦不能夠說龍兒虎弟是死於司馬洛之手的，因爲假如他這樣說，他就得先承認是自己買兇殺人。

阿平的情況繼續惡化，醫生也救不了他，他終於死去了。

這對菲菲是一種解脫，因爲她用不着辦手續離婚了，人死了，婚事就無效，不過，則還是難免很難過的。到底，她與阿平也曾經是夫婦，而這一次，原來也不是阿平本意要害她。

司馬洛在一個月之後去赴金顯來的晚飯之約。祇是他們一家人，唯一的外人就是司馬洛。

「司馬洛先生，」金顯來說：「這一頓晚飯，是多謝你爲我們解決那許多問題，自然，酬勞是另外計算的，這頓晚飯祇是我一點心意。來，我們來乾一杯！」

他舉起杯子，大家也舉起杯子。

司馬洛注意到，金素喜杯中的飲品的顏色是不同的。

「你這是伏特加！」司馬洛問。

「這是檸檬汽水！」金素喜說：「我已經沒有胃口再飲酒了。」

「這倒是一件值得乾杯的事情！」司馬洛說。

他們吃着，金顯來對司馬洛的成績一直很稱讚。司馬洛是不很重視別人的恭維的，金顯來喜歡講，就讓他講好了，後來，金顯來對他的女婿葛家輝說：「你這個妹妹怎樣了？」

「很好。」葛家輝說。

「她知道這件事情嗎？」司馬洛問。

「不知道，」葛家輝搖搖頭，「一個盲人，有些事情還是不要讓她知道的好，這太複雜了。」

「說得對，」司馬洛說：「其實一個人最重要還是活得開心，許多事情，自己不知道，就更能活得開心了。」

「爲什麼你不把她也接到這裏來住呢？」金顯來問。

「她現在已經夠好了。」葛家輝說。

「住在這裏，我們可以更好地照顧他，」金顯來說：「我們有僕人，又有菲菲和素喜照顧她。」

「多謝，」葛家輝說：「不必了！」

「你這個人！」金顯來勃然道：「總是不領我的好意，我叫你把她接來，是害你嗎？」

「那是我的妹妹。」葛家輝說。

「在這屋子裏，每一個人都聽我的話，否則！——」金顯來咆哮地道。

「對不起，」司馬洛插咀道：「我還以爲你們是已經開過了家庭會議的，既然還未，也許，我應該避一避，讓你們談清楚。」

「開是開過了，」金素喜說：「祇是有些細節忘記了！」

金顯來深吸一口氣，說：「對不起，我祇是老毛病發作了，你們應該隨時提醒我！」

司馬洛舉起杯子：「讓我們爲會議的成功乾一杯！」

大家都笑了起來，飲了那一杯。

菲菲說：「家輝，你岳丈提的，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主意，爲什麼你不考慮一下呢？」

「是的，」金素喜說：「當然，事情還是由你決定的，不過我也認爲爸爸說得有道理。」

「好吧，」葛家輝說：「讓我考慮一下！」

「你看！」金顯來說：「我講的話是從來不錯的，祇是有時表達意思的方式不大好吧了。」

他們在相當融洽的氣氛之中吃完了晚飯，到客廳裏飲飯後的咖啡。

後來，司馬洛說：「我也該走了，你們相處得這樣好，我很高興。」

「你留下來過夜吧！」金顯來說：「我一會兒把那張支票開給你。」

「假如你不介意——」司馬洛說。

「你得留下來，」菲菲說：「你還有一位朋友在等着你呢。」

「朋友？」司馬洛說：「是誰？」

「宋玲玲。」菲菲說。

宋玲玲就是司馬洛第一次到這屋子來時碰到的舊情人，後來又到那個警務人員之家去試試與她那個新對象相處的女人。

「宋玲玲——」司馬洛說：「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她就在樓上。」菲菲微笑，「你們是很好的朋友，不是嗎？」

「呃——我是認識她的！」司馬洛說，「但是，她在樓上？爲什麼不下來？」

「她睡着了。」菲菲說。

「不吃晚飯？」司馬洛問。

「她喝醉了，」菲菲說：「今天早上來，一直睡，睡到現在，相信也是差不多了。一個人醉了，最好就是睡，反正也是不會有胃口的，叫她下來吃晚飯也是沒有用了。」

「爲什麼她會喝醉了？」司馬洛問。

「你去問她不好嗎？」菲菲微笑。

「對了。」金顯來格格地笑着說：「你自己去問她，我們這裏是兩對，祇你一個孤零零，不是味道，你也去跟她在一起，那就是成雙成對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上去看看她。」

他離開了大家，上樓去了。

菲菲說：「左手邊第一個門口。」

左手邊第一個門口是一間客房。

司馬洛推門進去，果然看見宋玲玲就躺在床上，身上蓋着一張薄被，他在她的旁邊坐下來，扶着她的肩，輕輕搖一下。

宋玲玲呻吟說：「唉，別攪我吧！」

「你不要吃飯嗎？」司馬洛問。

「我沒有胃口——不過，你的聲音很熟，你是誰？」

「你轉過來看看，就認得了。」司馬洛說。

宋玲玲慢慢轉過來，皺着眼睛看着他：「你！你終於來找我了！」

「爲什麼你要喝醉，又睡到這裏來了？」司馬洛問。

「因爲我悶，」宋玲玲說：「你又不找我！」她兩手在他的頸上一箍，一扳，司馬洛就在她身邊倒了下來。

司馬洛連忙掙扎着說：「不要這樣，門還沒有鎖！」

「那你過去鎖上吧！」宋玲玲說。

「鎖上了又不大好。」司馬洛說。

宋玲玲放了他：「我還以爲我們是很好的。」

「但是，那是以前的事，」司馬洛說，「你不是已經有了一個新對象了嗎？」

「很失望，」宋玲玲說：「那是一個木偶，剛才——是前天還是昨天晚上。總之我跑出來了，我也不會再回去了，又找不到你，你又不找我！」

「也許，」司馬洛說：「你是應該再試試的，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不，」宋玲玲揮揮手，「合不合得來，我是知道的，合不來就是合不來，我會另找對象，但是，在找到之前，你陪着我！」

司馬洛嘆一口氣：「我永遠都是塡空檔的嗎？」

「我說我要嫁你，你肯嗎？」宋玲玲問。

「不！」司馬洛連忙說。

「看，」宋玲玲說：「你對我，就是這樣的。你怎麼能夠怪我找對象呢？」

「我沒有怪你另找對象呀！」司馬洛說：「事實上我還鼓勵你找一個好的新對象呢！」

「你看，你還鼓勵我另找對象呢！」宋玲玲說。

「我們別談這個了！」司馬洛說。他知道與一個女人討論這一點，是永遠都糾纏不清的。

「而你回來了，也不找我，跟我好好地談談，我却幫了你那許多忙！」

「我是不想妨礙你呀——唉，我已經說過不再談這個了！」司馬洛說。

「你還沒把你的遭遇對我講清楚！」宋玲玲說：「我最喜歡聽你講故事的。」

「現在，」司馬洛說：「我們就有機會好好地講了。」

「但，」她打個呵欠，「我得喝些咖啡，你替我拿來，不然我又要睡着了！」

「我現在就去拿！」司馬洛說。

他下樓去拿咖啡，此時廳中是冷清清的，金顯來與菲菲，葛家輝與金素喜一老一少兩雙夫婦都已經回房睡覺了。

司馬洛把咖啡拿回房中。

宋玲玲却已再度呼呼睡着了。

於是司馬洛就在她的旁邊躺下來。明天，當她完全清醒時，會更好說話，而且，他們有的是時間。（全文完）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飛·圖

魔踪俠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蒼髮神君呼延慶和楊元秀一對兒拚殺，賽孔明諸葛妙機和天龍幫總護法曹逸天一對兒鬥掌，岳雲龍與天龍幫主玉面神一簫萬人傑先用掌鬥拚內力，如龍捲風突襲，裂胆驚魂，一個長髮散亂，咀掛血絲；個臉色慘白，肩染鮮血。兩人雖然身罹重傷，身形手仍法沒紊亂，繼而古玉長簫、青霜短劍交鋒，簫韻响起，奇異氣牆，擋着劍芒如靈蛇吞吐，劇鬥之下，兩敗重傷，正邪雙方各挾人離去，岳雲龍得殘留劍液救治，由蒼髮神君帶去毒龍潭附近深洞中藏匿，伺取龍丹爲凌秀風續駁斷筋，四人落得韜光養晦，明心養性，深山靜志的浮生半日閒……

龍潭觀奇景　星蜍吐火丹

蒼髮神君笑笑繼續說道：「至於應付強敵分襲之事．我們現在倒是值得分配一下。毒龍潭四周的地形 我早已一目瞭然．我們如果取得毒龍火丹之時，定要選擇一處最險要的所在扼守。此谷兩面是插天的絕峯峭壁，一面是急瀑險流 龍兒你只要扼守那一丈多寬的山谷要道，即可獨拒強敵。現下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武林高手是否已研究出．抗拒盤龍星蜍所噴出來的那香氣毒霧．而且，那夜如果風大．把毒霧吹往一個方向．那我們的任務便更艱鉅了。」

諸葛妙機插語道：「剛才龍兒所考慮專向好的地方打算 俗語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所以．不得不事先考慮週到．那羣奸徒，都是城府深沉 狡獪詭譎的惡魔，稍有不慎．眞會前功盡棄。呼延老弟最後所提出值得注意的兩點 前者．我們可以從此打探，但後者，風向變幻難測，也就只有聽天由命了！」

岳雲龍等三人，在此秘洞絞盡腦汁的計謀．但是其他另外的高手，又何嘗不也是在勾心鬥角呢？

蒼髮神君道：「秘洞中凌秀風之事，現在我們人手不夠 倒眞無法兼顧週到，如不讓留此洞中．唯一之法．只有順便帶出，但這對於我們行事，非常不便。」

諸葛妙機接口道：「把凌秀風帶在身伴．有害處 但也有益處。害處．便是有碍行事。益處 便是我們取得毒龍火丹之時，可以立即讓他吃下．然後專心的應敵，以求安全身退。

「這兩點大家仔細思索，考量一下再提到卓見。」

三人一時沉默下來．腦際如電旋轉，疾速推測着這兩點的利害問題。

約過有了兩盞熱茶的沉寂——

岳雲龍朗聲說道：「我和呼延伯伯都有一個不同的意見爲準繩．我們遵照指示去做。」

賽孔明諸葛妙機，哈哈一陣清越的朗笑，道：「好，我的意思是照先前之意，暫時將凌秀風留在此秘洞，若取得毒龍火丹之後，龍兒守住險要之谷道，單人拒敵。我和呼延老弟護着毒龍火丹，捷走秘道，趕來秘洞，然後龍兒展出蓋世輕功，擺脫衆高手圍擊，改奔守此秘洞之要道，便百無一失。」

原來賽孔明諸葛妙機與蒼髮神君他們暗裏仍存着一絲私心，二人心內有這種打算。

凌秀風萬一在此秘洞，遭受襲擊或不支死去，那麼毒龍火丹，便要强迫岳雲龍吞服下去，因爲他們深刻愛護岳雲龍。

當今天下武林高手，誓非殺他不可，若岳雲龍沒有奇絕的功力，他非常危險，所以，那顆毒龍火丹，若能再給他吞服下去，所增長的功力，便足可對敵天下的高手，舉世難有人能與其頡頏。

唉！人類總有如此私心存在，也就是這樣，往往會導致錯誤的失敗。

岳雲龍見兩位伯伯意見相同，自己只有點頭應允。

蒼穹的浮雲，如此變幻莫測，人間大千世界，世事的變化，又何嘗不是如斯，誰能預測那顆「毒龍火丹」，最後爲誰所有？……

岳雲龍沉吟一陣，發話道：「諸葛伯伯，我們爲着削減敵人銳勢，不妨現在展開攻勢如何？」

諸葛妙機道：「龍兒，不要如此性急，有很多武林高手雲集毒龍潭附近，中秋月宵奪寶之爭．必然是慘烈絕倫，此言決非危言聳聽。

「現在，相距中秋之夜，還有二日一夜的時間，如我們常常外出走動，棲身之秘洞，被人發覺的成份隨之增加。所以，我想暫時隱此洞中．養氣凝神，明日暗昏之時，再出洞探察敵踪。可能我們一出洞外，便會遭遇幾場血戰．而至盤龍星蜍出現，也將無片刻休消．現在最重要的是養好精神，應付幾場血戰。」

蒼髮神君也接口道：「龍兒，諸葛伯伯說得極有道理，敵人大極也有此打算，主腦人物大部躲藏起來，運功養氣，派出探察敵踪的定是些二三流角色，殺了這些人，也無補於事．我們所要殺的，乃是那些名震一方的魔頭巨擘。」

岳雲龍也知道這番慘鬥，是平生最艱鉅的惡鬥，只好依言，緩步走到石室一角，凝運最上乘的內功心法——「返璞歸眞龜息養神」大法。

片刻，即入浩渺無虛．物我兩忘之境界。

諸葛妙機與蒼髮神君也各自盤膝靜坐，運出最精純的內功心法．閉目調息．凝神內視，準備應付此場惡鬥。

一日一夜的時光．很快就過去——

轉眼之間，日落黃昏，綺麗多姿的晚霞，給浩瀚的大地，抹上了一筆悽凉的色彩……

殘陽餘輝映照在層層山巒，削壁．在蒼茫景色中，是多麼的悽凉。

除了蕭索的西風呼呼輕嘯着之外．周遭沉寂無事，却隱含着殺伐之意。

瞬即夜幕四合，天邊第一顆星星，已散發出它微弱的霜輝。

驀在此刻——

懸崖上瀉落三條人影．輕功那麼絕高，一騰一落，便超出五丈開外，他們已捷若鬼魅般，撲至那毒龍潭谷。

此三條人影，正是閻羅魔者岳雲龍，蒼髮神君呼延慶，賽孔明諸葛妙機。

三人一到谷口，頓時停止身形，六道銳利的電眸，疾速伸向四周，顯出他們是多麼機智絕倫。

蒼髮神君不屑地說道：「諸葛兄，那些魑魅奸徒，大概沒有這份胆量．潛伏谷道把守着！」

岳雲龍驀地劍眉上豎．嘴角微翹，發出冷冷的寒笑，低沉沉的語音喝道：「何方鼠輩，預先潛伏洞底，何不乾脆滾出來，難道還要人相請不成？」

語音落後，周遭仍是一片沉寂，靜得有些怕人，那有什麼異樣聲息。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深知岳雲龍功力絕高，可能他眞已察覺敵人。

岳雲龍等了一會，見對方毫無反應，不禁仰首一聲吭傲蒼穹哈哈狂笑！——

笑聲悽壯，高昂，音律冗長．直震得四谷迴響，恍似萬馬奔騰，巨鐘齊鳴，嗡嗡作響，悠悠不絕於耳。

倏地，笑聲一斂——

岳雲龍冷澀澀的語音，道：「你這羣狗輩，怎麼還不滾出來，難道還有錯嗎？」語音甫歇，谷道響起一陣刺耳已極的嘿嘿怪笑，颼颼颼！一陣連響，六條人影若似幽靈般由谷口竄』出來。

灰濛濛的夜色下，離岳雲龍尋丈外，迎風立着陰氣森森的六個人。

岳雲龍星目射出一股稜寒的眸煞．冷然打量來人——

諸葛妙機與蒼髮神君一看清來人臉色驟變，已知事態嚴重了。

這六個人骨瘦如柴，身軀奇長，俱着一身灰色長衫，其各有一副靑面獠牙的臉孔，背上各插着一支黝黑旗幟。

岳雲龍俊臉微變，雙眉一皺．冷冷一笑，又向谷道中發話道：「裏面那一位高人，請你也前來吧！」

驀聞一聲響澈羣山的長笑，劃空傳過來——

一條人影已捷若鬼魅，虛空撲至那六人面前，來人是位雪白長髯，面如重棗，態度十分從容的老人，肩上橫插着兩柄奇形長劍。

長髯老人身在空中，已經發着高昂的語音，笑道：「哈哈．剛才我以爲把老夫失落了，只憑此份銳利眼光，定然是位江湖武林，有頭有臉的人物，哈哈……」

老髯老人雙眸神光如電 驀地一瞥掃到岳雲龍、諸葛妙機、蒼髮神君，他臉色也不禁微變．又是哈哈一陣狂笑，道：「噢，我以爲是誰？原來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原武林三君之一，蒼髮神君呼延慶和賽孔明諸葛妙機，哈哈，這位小英雄，恕老夫眼拙！」

長髯老人在當今江湖武林的地位，是何等的高隆．勢力之雄厚，並不弱於中原武林九宗派的任何一派。一生自負高傲，跋扈暴戾．堪稱一代梟雄。

他從來就沒有向一個後輩問過名姓，但．他剛才聽到的語音是出自年青人的口裏　絕不帶半絲蒼老的聲音　現在就只有岳雲龍一個年青人在此　所以．他斷定發音者便是岳雲龍　才如此心平氣和地，請敎名姓。

但他也非常懷疑　這年青人武功能高過蒼髯神君嗎？

岳雲龍臉罩寒霜　冷冷的道：「凡是到此毒龍潭的人　就休想求得生還　所以，我的姓名　你們無須知道　還是自恨霉運當頭　認了命吧！」

長髯老人縱橫江湖武林　那個不賣他的帳　萬沒想到岳雲龍如此蔑視他．不禁使他氣得長髯飄動　怒火高燒、

倏然　他縱聲一陣呵呵狂笑　笑聲有如神龍長吟一般．歷久不絕．只震得衆人耳鼓嗡嗡作響。

長髯老人長笑一聲，足足有一盞熱茶工夫　仍然不停　而且聲勢愈來愈大．音震山谷　蕩人魂魄、

．岳雲龍霍然驚覺．暗道：「糟了，這匪頭子　分明是借這長笑之聲　暗中較量我們的內功……。」

岳雲龍轉臉向蒼髯神君與諸葛妙機望去　呼延慶還沒顯出怎樣難堪之狀　但諸葛妙機頂門上汗水如珠　不停滾下．似正在極力忍受着……。」

驀地——

他劍眉倏揚　提聚一口丹田之氣．發出奇門音功，「獅子吼」．吼聲恍似晴天霹靂　一聲震天價響過後　那笑聲倏地一斂——

長髯老人眸中暴出一道奇異的寒光，再次仔細的端詳着岳雲龍。

他臉上露出一絲詭譎奸笑．道：「當今武林　能夠震散我『勾魂陰笑』者．屈指可數　你年紀輕輕竟有此份絕功　如我老眼未花的話　那你就是最轟動天下武林人心的　閻羅魔者岳雲龍是了．哈哈．今夜能於此相會．眞是三生有幸。」

岳雲龍自聽聞長髯老人發出那「勾魂陰笑」已知道此人內功　精深已極　好像並不比自己大仇人——玉面神簫萬人傑稍弱　這老者是誰？

蒼髯神君呼延慶　已緩步到岳雲龍身邊　細聲說道：「此人乃是當今天下武林．黑道的總盟主　雙鈎神劍羅仲彥　其另外六人是他的得力助手，『奪魂六陰旗』，是六人最厲害的絕活．並是聯手合擊的『奪魂六陰旗門陣』．等下動手　要多多留意　切勿輕敵。」

蒼髯神君說話的聲音不大，但雙鈎神劍羅仲彥　內功何等精純．身雖在丈餘外，却聽得字字入耳。

祇聽雙鈎神劍羅仲彥．又發出一聲哈哈奸笑　道：「蒼髯神君．名震江湖武林．羅某從來未能親會高人，今夜能覩尊顏．想要向你先領敎一些高招。」

岳雲龍冷笑一聲　搶住蒼髯神君發語，道：「老匹夫，你若有興緻，岳某就讓你先歸西方極樂。」

雙鈎神劍羅仲彥　縱聲一陣大笑，道：「那很好　很好……」

他口中雖然連聲說着很好　但却始終不肯出手。

要知閻羅魔者岳雲龍，已在江湖武林響透了半個天．武功絕高．手段毒辣　含笑殺人，一舉手一投足，都使人難以捉摸．立斃於手下。

雙鈎神劍羅仲彥　雖是名噪武林梟雄，但在岳雲龍的面前．他心中也沒有制勝把握　所以不敢貿然搶先出手。

岳雲龍當然看懂羅仲彥的心意　冷入骨髓的語音，道：「你們這羣下流卑賤之徒　本來岳某要替天下行道．但體念上蒼好生之德　如果你們從此退出毒龍潭是非之地．岳某破例讓你們全身而退。」

雙鈎神劍羅仲彥，一身武功．睥睨江湖　何曾受過人這等輕視．只氣得他全身一陣顫抖　呵呵兩聲冷笑．道：「岳小子，竟敢這等藐視老夫，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忌辰　還要猖狂甚麼……」

岳雲龍輕蔑不屑的冷嗤一聲．冷冷道：「休得廢話　有本領就放手來幹。」

任是泥人也有點土性．何況是一個殺人不眨眼　羣匪之總瓢把子。

雙鈎神劍羅仲彥．氣得厲聲喝道：「憑你這斯狂妄的口氣，老夫倒要見識見識你．有何出類拔萃的功夫．或是胆上長着毛……」

他假借着說話之間．已經暗中在凝聚本身眞氣．打算一下擊斃岳雲龍。

岳雲龍是極端聰明之人，他知道敵人衆多．並不只單面這一戰，所以，他怎能給羅仲彥凝聚眞氣．搶先出手。

他不再遲疑．倏然冷笑一聲．欺身直進．左掌橫拂一招，「揮塵清談」，右手駢指如電，疾點「氣門」要穴。

爲着保存自己本身眞氣，岳雲龍全沒把勁氣逼出外面．暗斂掌心．見勢而發，所以．外表看去平淡無奇，但在行家眼中看來更難揣測他功力高深之程度、招招隱含無窮殺機．是一種最高乘的搏鬥。

雙鈎神劍羅仲彥．雙肩微一晃動，人已退出八尺，右腕一振，一道剛猛無儔的潛力，已逼擊向岳雲龍。

岳雲龍早已把本身的「玄天冰魂」眞氣，凝佈四肢百骸．以防萬一，他見掌勢，陡然一個旋身直向羅仲彥身側欺去。

這一招避襲還擊，合一出手，那旋身一進之步法，正是奧妙絕倫的「星象迷踪身法」．看來驚險至極　差數寸的空間，就要掌勢擊中，但妙也妙在那數寸之差，這身法奇的就拿捏得恰到好處。

羅仲彥雖然久經大敵，會過無數高人，但岳雲龍這怪異身法，他還是初次遇上，不覺微微一怔。

就在他一怔神間．岳雲龍已欺到身側，右手反臂擊出一招，「冰封長河」．隨手劈出一股潛力，左掌指顧間，連續拍出三掌。

這三掌．雖然是先後擊出，但因速度太快　看下去好像是三掌一齊出手．使人眼花繚亂　避無從避。

岳雲龍此三掌，已把暗斂的掌勁吐出來——

掌勢陡出，勁氣啞嗚迴旋．倏如巨浪排天洶湧而出——

威力之鉅，足使風雲變色．端的裂胆驚魂．威猛懾人——

羅仲彥心中大駭，一股澈骨欲裂的凌

勁，已重如山岳般，疾壓下來，他不敢怠慢，急忙施出奇詭的絕技。

全身陡然向後一倒，直待背脊距地三寸左右之時，脚跟微一用力，全身貼地退飛出二丈開外。

兩人在電光火石的須臾間，互搏了數招，各人都露了一招江湖上罕見的絕學，只看的一旁觀戰諸人，個個興嘆莫名——

雙鈎神劍羅仲彥，陰氣森森嘿嘿冷笑一聲，道：「姓岳的，你的武學，實是羅某生平所遇第一高人，想不到老夫在風燭殘年之時，還能遇上了你這等高人……」

他仰天一聲大笑，道：「不過你今夜想要全身而退，那簡直比登天還難了。」

岳雲龍臉色冷漠異常，毫無一絲表情，冷寒怕人的語音，道：「羅仲彥，你若是自以爲這幾手三脚貓的功夫，便能夠難住岳某，那你可就錯了，你再執迷不悟，不知難而退，休怪岳某下手毒辣，殘酷無情，老實告訴你．剛才我如要殺你，簡直是輕而易舉的事。」

這一番話，在蒼髯神君諸葛妙機聽來，並非是誇大之詞，岳雲龍才着實手下留了一些情份。

但聽在奪魂六陰旗與雙鈎神劍羅仲彥的耳內，無如是一把烈火，引發了他們暴戾的兇焰。

雙鈎神劍羅仲彥雙眸噴出一股殘狠、怨毒之稜光．厲喝道：「姓岳的，你猖狂什麼？」

他正待伸手拔出背後雙鈎劍．突聞一陣颯然風聲，六條人影．疾閃而出，擋在羅仲彥的前面。

最右邊一人．單掌立胸，躬身說道：「羅盟主，暫請息怒，此小子由我們兄弟六人打發就是了。」

岳雲飛星目暴出一股駭人的殺焰，他已經暗下決定．要開始大肆殘殺了。

蒼髯神君呼延慶．輕躍至岳雲飛身邊，道：「龍兒，這六個七分像人三分像鬼的鬼魅．由我和諸葛伯伯來超度好了，如若不行，你再從旁相助。」

原來蒼髯神君知道這奪魂六陰旗有種極厲害的奇門異術陣。

「奪魂六陰旗門陣」，此陣式詭譎變幻莫測，任是武功多高之人．如不知陣式變化之機，也會英雄無用武之地。

蒼髯神君一生埋頭書堆中，對此陣式，略窺門徑，所以，他要把這場血戰攬了下來，合諸葛妙機，破去此陣。

奪魂六陰旗，早在三十年前，便已名噪中原綠林道，這六人昔年縱橫川、鄂、湘、皖一帶，兇名卓著，只鬧得四省武林道，神鬼不安。

武林九大門派的武當、峨嵋、青城三派，昔年曾數度派出高手圍勦，但均未成功，有時竟鎩羽而歸，而且六人居無定所，行踪隱秘、神出鬼沒。

三大派的高手，經常無法集中實力，來對付他們六個人，於是，「奪魂六陰旗」的兇名也就更加響亮。

岳雲龍目見蒼髯神君向他暗飄來的眼神，已知道蒼髯神君之心意．但他仍不放心，道：「諸葛伯伯，呼延伯伯，你們要狠辣一點的應付。」

蒼髯神君深知奪魂六陰旗是黑道頂尖的高手，知道不可輕敵，當下凝神戒備，冷冷道：「你們是準備一齊上呢？還是準備單打獨鬥？」

奪魂六陰旗自騰躍而出後，立即採取了六合陣式的包圍之勢。

最右一人，陰森森的答道：「你一個．我也要一齊上，你十個人也是我們六個人應付。」

諸葛妙機和蒼髯神君乃是生死之交，呼延慶研究奇門異數之學，他也得益匪淺，此六合奇門陣，也略知其奧妙變化。

諸葛妙機與蒼髯神君，兩人脚步所立的勢子，正是奇門異數之學的．兩儀變化之勢，採取陰陽相輔之機．想尅制那六合陣。

諸葛妙機朗朗一笑，道：「六位貴昆仲，時間不早了，就請動手吧！」

奪魂六陰旗一見對方所站的步子路數，心內各自一駭．知道今夜眞正碰到勁敵了。

跋扈暴戾的他們，自出江湖以來，從沒人破過他們六合陣勢，已經養成了一種目中無人之態。

六人同一個動作，齊出一面黑色的陰風旗，三角旗布的中間，交叉着兩根白骨，上面繪了一個骷髏，其狀猙獰駭人。

迎風一展，旗布獵獵勁响，六人已如鬼魅般，把蒼髯神君與諸葛妙機包圍在中間，陣勢頓時發動起來．六人脚步更換，走馬燈般的旋轉着。

旗風飄飄，撩人耳目，眞如同超魂旗擁似的。

蒼髯神君與諸葛妙機雙掌微提．眼神微斂，狀如老僧入定．毫不爲旗幟招展，而分散心神．脚步仍採取兩儀之勢。

岳雲龍極端聰明之人．而他又學了比奇門異術陣，更厲害玄奧變幻的「星象迷踪身法」，「天都魅踪七劍式」。

所以，對此陣陣式，仍能一窺悟其奧妙，不然，他怎能在半月前．輕而易舉破去武當的「五行劍陣」。

此刻，他目見蒼髯神君與諸葛妙機之舉止態度，已知他們兩人有能力破去此陣式．心情頓時放寬不少。

這當兒．奪魂六陰旗的「六合旗門陣」已發揮出强大威力的攻勢，只見六條人影，閃動穿插。

手中陰風旗接連飄出一陣陣．剛猛無儔的勁風．漫捲向陣內的二人。

他們塡空補隙，有如天衣無縫。

諸葛妙機與蒼髯神君身形交替更換，雙掌也連綿拍出一道剛猛的掌勁，一片片駭湧如濤的掌風，彷若一張雄渾深沉的網，呼轟迎捲而上。

如以蒼髯神君與諸葛妙機兩人武功而論．要比奪魂六陰旗任何一人高出一籌，單打獨鬥，必勝無疑．即讓六人聯手合擊，也足可抵擋一些時候。

但奪魂六陰旗的「六合旗門陣」，却和六人聯手合攻之勢，又自不同，不但配合嚴密，而且變化詭異，六陰旗各盡所長，又更增長了一倍的威勢。

若不是蒼髯神君與諸葛妙機稍爲知道，「六合旗門陣」的奧妙變化，以兩儀步法拒敵，早就慘敗下去。

岳雲龍看得暗暗心駭，萬沒想到，「

六合旗門陣」一展開來，威力如此之鉅，若是自己勢必會被逼得一陣手忙腳亂。

這時，奪魂六陰旗的「六合旗門陣」威力愈來愈大，旗風捲起漫天沙石，陣陣的呼嘯狂飈，恍似大海中的層層波浪，宛如決堤洪水，凶惡懾人已極！

諸葛妙機在微一失神之間，連遭了三次險招，多虧蒼髮神君眼明手快，連續暴彈出幾縷銳利勁氣，以陰陽互輔，兩儀心法，才扳回劣勢。

岳雲龍腦際疾過暗忖着：「自己的敵人並不只是面前這七位高手，還有許多未出面的魔頭巨擘。現下兩位伯伯雖然不會敗在陣勢之下，但要破去此陣，也並非一時間之事，以目前切身利害關係衡量，絕對不可讓兩位伯伯多損耗眞氣，自己非插手破去此陣不可……」

岳雲龍心中如風車般，打了幾百轉，也就不過是眨眼之間的工夫，口中怒聲入喝道：「諸葛伯伯，呼延伯伯，龍兒帮你們破去此陣……」

話剛出口，人也同時飄飛而起。餘音未落，已衝入奪魂六陰旗的「六合旗門陣」中，端的捷速絕倫，連那武功絕高的雙鈎神劍，也不知他以什麼身法縱入其內。

岳雲龍早已暗中想好了破陣之法，腳還未落實地，兩掌已同時擊出，左掌潛用內力一引，右掌却接住一旗攻來的力道，忽的一個觔斗，翻起一丈多高。

他雙掌一巨一引，使對方掌力失去均衡，再陡然翻身騰空而起，拒敵和引敵之力，忽的消失。

靠進岳雲龍的二陰風旗，立刻收勢不住，互撞在一起。

一個攻出的勁道，絲毫無損，反被岳雲龍一引之勢，力道加大不小。

一個被岳雲龍內力一擋，攻出力道減弱了很多，這一加一減，相互撞擊，強弱之勢立判。

但聞一聲悶哼，其中一人已被岳雲龍所引的那道潛力，打的踉踉蹌蹌後退六七步。

這一來：六合旗門陣法立時錯亂，這種陣勢，着重進退攻拒，都有一定的規律，一人失策，全陣渙散，機能頓失。

岳雲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腳下急旋，立刻展出精奧絕倫的「星象迷踪身法」，怪忽絕倫，飄來飄去，以眩人眼目的快速，雙掌恍如秋暮落花，一道一道凌寒的綿綿勁氣，已如江河倒瀉一般，滔滔而出。

以超越尋常的威猛勁力，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漫捲而至，分自極怪異的角度，在狹窄的空間，襲向另外五人。

其餘奪魂五陰旗，祇覺劇戰中，人影翻飛驟閃間，一股重如山岳般，澈骨凜烈的寒飈，已由周遭間的空氣壓上來。

岳雲龍出手襲擊的動作，着實太過迅速了。

奪魂六陰旗念頭還沒打定，各自發出一聲悶哼，心頭恍似被一道巨錘擊中，氣血一陣洶湧翻騰，齊齊口吐一口鮮血，腳步一聲踉蹌後退七八步。

有二個站立不穩，一屁股跌坐地上。

就在岳雲龍破去「六合旗門陣」，電光石火的剎那——

雙鈎神劍羅仲彥，雙目暴出了火焰，一聲悽厲刺耳的怪笑，人如行空天馬，平空疾掠過來，懸空張臂，恍似一隻蒼鷹，驟若閃電，向諸葛妙機撲襲下來。

原來羅仲彥知道己方大勢已去，生想拿住對方一個人來作挾質，不然「毒龍火丹」，就休想能夠得到。

這一下，是他憤然突襲，迅快至極，笑聲未落，兩股足可撼山震岳，浩浩的凌厲勁氣，狠辣無比的罩向諸葛妙機天靈蓋上。

諸葛妙機見機，大吃一驚，他知對方功力比自己深厚，不敢硬拚，腳步一陣急旋，身形猝然暴閃出去。

雙鈎神劍羅仲彥身還未落地上，虛空中疾速變招，右臂一振，左掌一陣急顫，周遭壓力驟增，一股股的罡風，倏然盤旋過去！

諸葛妙機祇覺腳步一陣浮動，整個軀體，直被一股潛力，托得直飛電瀉出去！

驀在此刻——

羅仲彥陰氣森森的一陣魅笑，軀體已疾速穩落地上，一挫腰，身體突然飄閃過去，左手隨勢撈下，這手擒拏法，端的詭奇無比。

諸葛妙機祇覺右腕脈門，一陣痲木疼痛，已被羅仲彥拏住。

這不過是一剎那間的工夫，待蒼髮神君警覺之時，要反撲搶救時，羅仲彥已經得手了。

岳雲龍連傷奪魂六陰旗後，一眼瞥到諸葛妙機被羅仲彥出手制住，氣得冷哼一聲，疾速反撲過來。

岳雲龍武功已臻化境，這一反撲之勢，快捷無比 羅仲彥剛剛擒拏住諸葛妙機右腕，岳雲龍銳利的指風已襲到背後。

羅仲彥早已預料到，岳雲龍與蒼髮神君定會反撲搶救，必然快捷無倫，是以，在擒拏諸葛妙機右腕後，立時向旁側身閃去。

饒是他應變迅快，後背仍被岳雲龍指風掃中，但聞「嗤」的一聲，衣服破裂，一道數寸長的口子出現。

岳雲龍看一擊不中，羅仲彥已緩過了手腳，左手加勁一帶 諸葛妙機身不由主，被他一帶之勢，橫在身前。

這時，岳雲龍第二招掌勢 剛好擊出，羅仲彥右臂潛運內力，把諸葛妙機一推，直向岳雲龍攻出的掌勢迎去。

一來一迎，迅速無比，待岳雲龍發覺羅仲彥，拿諸葛妙機迎擋自己一擊時，凌厲澈骨的指風，已到諸葛妙機的胸前。

這是間不容髮的一瞬，諸葛妙機只得暗恨自己受制奸人，雙目緊閉，靜等這慘酷的事情出現。

眼看岳雲龍如利刃似的手指，已沾了諸葛妙機的衣服，就在這生死一剎那之間，岳雲龍盡力的一斂收待發的凌勁，手指軟綿無力的拂中諸葛妙機的身上。

諸葛妙機眼睛還未睜開，耳際間却聽得羅仲彥，一聲詭譎的奸笑，道：「姓岳的，你是要他的命，還是要那顆『毒龍火丹』？」

諸葛妙機只感被握的左腕，如被一道鐵箍扣緊，他暗中運集全身功力，陡然睜開眼睛，大喝一聲，用力一甩，想掙脫羅

仲彥的左手。

那知這一掙甩 突然右腕壓力加重，登時半身發痲 勁力用出一半 忽的全告消失。

岳雲龍星目煞焰凜湛 冷哼一聲 一側身閃到右邊 避開諸葛妙機 右掌奧妙絕倫 輕飄飄擊出三掌。

這三掌雖然暗歛勁氣 但若拍中敵人身上 碎石如粉的內力 便迅即吐出 端的隱含凌厲的殺手。

羅仲彥被這三掌急攻 逼退了五六步，但他左手仍緊握着諸葛妙機右腕不放，右掌暗蘊向勁 連擋帶封 才算把攻來三掌讓開。

這時 諸葛妙機已疼的頂門上汗水如雨 急促的喘息之聲 此起彼伏，但他仍緊咬着牙關 臉上的肌肉痛得一陣陣抽搐着。

羅仲彥此刻右手迅捷絕倫 由肩後撤出一柄寒光森森的雙鈎劍，按着諸葛妙機的頸項上，「嘿嘿」一陣冷笑 說道：「姓岳的，你如敢再攻我一招，立刻叫他血濺五尺。」

岳雲龍星目射出一道駭人的湛光，臉上冷漠異常 不屑道：「羅仲彥，你眞是無恥已極 哼 拿人作質，算不得什麼本領 你敢不敢和我正式互轉幾招。」

羅仲彥呵呵一陣大笑 冷冷道，「姓岳的你眼睛放亮一點，今夜之爭，乃是爲着『毒龍火丹』 嘿嘿，人爲利慾，是不擇任何手段的。」

諸葛妙機心內悲慟欲絕 厲聲叱道，「大丈夫可殺不可辱，索性你就把老夫殺死，若再這等對我，可別怪我辱罵你祖宗八代了。」

這時 奪魂六陰旗都已經分佈四週，採取了合圍之勢 蒼髮神君呼延慶爲了岳雲龍的安全 蓄勢以待 監視着奪魂六陰旗。

眼前形勢 已到劍拔弩張 岳雲龍腦中閃電也似的 閃掠着如何救助諸葛妙機，免爲羅仲彥挾制。

驀在此刻——

突聞山谷外飄傳來的一聲震耳的長嘯，嘯聲未落 人已現身 兩條人影 疾如劃空流矢般 聯袂飛來。

但看兩人快速的身法，與那震耳欲聾的嘯韻 使人已經知道來人身負絕世的武功。

兩條聯袂疾奔的人影，在距離丈餘外停身。

羅仲彥盡力戒備着岳雲龍突襲 但那雙機智的銳眸疾速的瞥掃到來人，他臉色不禁驟變 知道今夜之事，對自己這方嚴重已極。

只見左面一個身穿長衫，手握一根青竹，童顏鶴髮 白髯如銀 此人正是青城派一代掌門宗師，青竹劍翁泰峯。

右面一人短服勁裝，身軀高大，微現駝背 兩手特長 直垂膝下 雙目如鈴，神光逼人，此人正是青城派掌門師弟 震山掌賴辟剛。

這當兒 包圍蒼髮神君呼延慶的奪魂六陰旗 突然都轉過身子，蓄勢戒備，防備青竹劍翁泰峯 和震山掌賴辟剛的突然施襲。

雙鈎神劍羅仲彥，雖然心內忐忑不安，但嘴角仍掛着一絲獰笑，陰森森的劍鋒，緊按着諸葛妙機的頸上。

岳雲龍心急如焚，空有一身絕世武功，在此時却派不到用場 自己只要身形微動，諸葛伯伯便要慘死劍下。

青城派的青竹劍翁泰峯 和震山掌賴辟剛 自現身之後，一直站在旁側 冷眼觀察 但他們看到蒼髮神君與岳雲龍，不禁心中暗自盤算，這兩位是誰？值得羅仲彥 採取卑鄙的下流手段 拿諸葛妙機作人質。

羅仲彥由喉嚨中道出一陣嘿嘿大笑，道：「翁兄 好靈的耳目啊！昔年洛陽道上一別，大概有六年沒有見面啦？」

青城派掌門青竹劍翁泰峯 咧嘴一笑，但却笑得無聲無息，也不回答雙鈎神劍羅仲彥的問話。

奪魂六陰旗目覩青竹劍翁泰峯倨傲神態 不禁心頭火起，六人手中奪魂旗一揚，立刻擺出 「六合旗門陣」。

最右邊一人，怒聲喝道，「青城派的狗子，你要知此地不是你們賣乖的地方！你是耳聾呢？還是故意裝傻。」

青竹劍翁泰峯還未及開口，震山掌賴辟剛嘿嘿一聲冷笑 已搶先說道：「你們這六個鬼魅 定是奪魂六陰旗了 嘿嘿！你們的匪頭子，逼着諸葛妙機是幹什麼的，噢！原來是用卑鄙下流手段，挾人作質吧？」

這一陣自問自答的冷嘲熱諷，實是刁損至極！

奪魂六陰旗剛才在岳雲龍掌下吃過平生第一次大虧，此刻目見震山掌賴辟剛二人如此輕視他們。

祇聽最左一位奪魂旗暗中潛運功力於旗口，倏然一聲怒叱，呼的一聲，一輪強烈無匹的旗風，隨着手中奪魂旗，直劈過去！

震山掌賴辟剛身形不動，過膝的雙臂突然收在胸前 掌心向外，冷笑一聲，平推而出。

兩股潛力，懸空一撞，勁氣迴旋，激起一陣旋風 捲飛起一片沙石。

那位奪魂旗腳步連顫，不由自主退後幾步。

震山掌賴辟剛雖然身形未移動，但他臉色也凝重下來 暗駭奪魂六陰旗名不虛傳，若是以他們六人之力，聯擊我們兩人，己方非敗不可。

羅仲彥一見雙方接招之下，已知手下奪魂六陰旗沒能力除去此二人，心中放寬不少，當下一聲冷笑，說道，「翁兄和令師弟，連夜趕到此地，不知有什麼緊要大事？」

青城派掌門青竹劍翁泰峯，冷冷說道：「羅仲彥，眞人眼裏揉不進沙子，你們這羣土匪能來，我們兄弟就來不得嗎？老實告訴你，你們若不趁現在急退出此地，等下九大宗派的人聚齊，嘿嘿！我看你們定死無葬身之地！」

雙鈎神劍羅仲彥，聽得臉容陡然驟變，倏然瞬息即逝，嘴角勾起一絲詭譎的冷笑，道：「好說！好說，翁兄何時這等看起羅某，但今夜如九大宗派會聚此地，絕對不會沖着我來，嘿嘿！還有一個比我重

要十倍的人……」

岳雲龍那裏不知道，羅仲彥是指着自己，他趁羅仲彥說話之際，身形驟若鬼魅般，飄欺過來！

羅仲彥人好不機智，他雖一面說話，但那雙銳利眼神，無不時時刻刻注視着岳雲龍的一舉一動。

岳雲龍雙肩剛晃動，羅仲彥厲聲喝道：「姓岳的，再逼進一步，立叫他血濺五尺！」

喝聲中，羅仲彥挾着諸葛妙機已暴退三四大步，一聲輕哼，諸葛妙機頸上已泛出血跡來。

岳雲龍頓時收住身形，厲聲道：「羅仲彥，你再傷了我伯伯，定叫你粉身碎骨，不得好死。」

諸葛妙機帶着悲愴，憤恨的語音，道：「龍兒，你不要顧我安危……」

岳雲龍本性原是感情極厚的人，當今塵世間，也就只有這兩位伯伯，他怎能夠忍心看着伯伯，慘死奸人劍下，這是比殺他還要爲難的。

．此刻他心中悲痛已極，星目充滿一股駭人的殺機，帶着懇定堅毅的語音，道：「諸葛伯伯，龍兒定要殺了這羣奸邪之徒，爲你雪仇。」

青城派掌門青竹劍翁泰峯與震山掌賴辟剛，自從見了岳雲龍，那副冷酷駭人的臉容，就知此少年定是不凡的人物。此刻，聽他們這幾句對答，心中不禁一動，暗自叫道：

「難道此人便是那位名震江湖的閻羅魔者岳雲龍嗎？」

青竹劍翁泰峯突然冷笑一聲，問道：「羅兄，你剛才說是那位高人，值得九大門派全力爲敵。」

羅仲彥嘿嘿一聲寒笑，道：「翁兄，你們青城派，疾速趕來此地，是否心中有詐，嘿嘿，羅某眼下倒有一事，想和你們青城派商量一下。」

翁泰峯臉色微變，冷笑一聲，道：「什麼事？你先說出來，容我稍作思考，再談不遲。」

羅仲彥聽得暗暗怒罵道：「這些自鳴正宗門派的人，其實都是些狡獪之徒，他們愈是奸詐，愈對我有利。」

羅仲彥心中暗罵着，臉上神色從容，嘴角間仍帶着微微笑意，道：「翁兄和令師弟，今夜大駕光臨這荒山，想必志在那『毒龍火丹』？」

青竹劍翁泰峯，皮笑肉不笑，乾聲道：「不錯，羅兄等人千里迢迢來此，不知是爲的什麼？」

羅仲彥笑道：「彼此！彼此！咱們都是爲着『盤龍星蜍』，那顆『毒龍火丹』，嘿嘿，不過現下我已經變了原意，那顆『毒龍火丹』，我可以捧手相贈……」

青竹劍翁泰峯心中已略知羅仲彥之心意，當下笑道：「羅兄，是否改要一柄天下奇劍？」

雙鈎神劍羅仲彥嘿嘿魅笑，道：「翁兄，眞是聰明人，一猜便中，嘿嘿！如你和令師弟，先帮助我得到那柄奇劍，再合我們之力，定能夠奪得那顆『毒龍火丹』，二件天下奇寶平分，大家都不會吃虧，不然，如我們現在拚個你死我活，却讓別人坐收漁利。」

青竹劍翁泰峯冷冷道：「羅兄，話說的雖然不錯，他此二秘寶，却不會如此容易得到的。」

雙鈎神劍羅仲彥，哈哈大笑，說道：「只要我們彼此合作，倒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岳雲龍由鼻孔中發出一聲輕蔑，不屑的冷哼，冷澀地道：「你們這羣奸徒，死星高照，還有閑情高談闊論，眞是不識時務。」

雙鈎神劍羅仲彥，嘿嘿一陣森寒冷笑，道：「姓岳的，老夫現在即刻命令你獻出那柄奇劍來……」一語未畢，谷外傳來大笑之聲，但聞那笑聲由遠而近，以眩人眼目的快速，倏忽間，已搖曳射至幾人跟前。

祇見來人全身白衣，面容枯乾，骨瘦如柴，身軀奇長，此人正是那身負絕世武功的點蒼掌門，白衣神君夏秋桐。

「颼！」地一陣風聲微響！

白衣神君夏秋桐身邊已站定一位瘦骨嶙峋，長臉塌鼻，留着花白山羊鬍子的紅衣怪人。

此怪身法奇絕，白衣神君到達，他也恰好閃至，不差分毫。

岳雲龍目見到白衣神君夏秋桐，劍眉不禁猛皺，心中疾忖道：「此人武功高深莫測，人又狡獪，機智絕倫，今夜倒眞棘手極了。」

青城派掌門青竹劍翁泰峯，目覩白衣神君與怪人現身之後，臉上忽泛出一股奇詭之色，呵呵一陣大笑，道：「羅兄，你現在大概知道剛才兄弟所言非虛了，嘿嘿！點蒼掌門人不知由何處尋來一位高人相助了，嘿嘿！」

羅仲彥冷漠地望着二人，淡淡一笑，道：「翁兄，那麼我們就一言爲定了。」

震山掌賴辟剛哈哈一笑，插口道：「好說！好說！當然還可以順風轉舵！」

雙鈎神劍羅仲彥聞言，臉色驟變，嘿嘿一聲勉强的冷笑，道：「照這樣說，今夜這場盛會，看來定然熱鬧極了。」

羅仲彥此刻心中，實在不安已極，他知道如果青城派袖手旁觀，或是和自己爲敵，自己這方便凶多吉少了。

岳雲龍知道這羣狡獪的邪徒，正在勾心鬥角，自己這方諸葛妙機已被羅仲彥挾制，如來人再向自家爲敵，事情眞也不好辦……。

岳雲龍腦際疾速轉了一下，臉罩寒霜，冷然道：「羅仲彥，岳某現下讓你一個天大的便宜，只要放了我伯伯，岳某今夜絕對保護你安全退出此地。」

那邊一直保持冷靜的點蒼掌門白衣神君夏秋桐一聲冷笑，道：「姓岳的，今夜你不要太自信了，毒龍潭四週圍，早已佈下天羅地網，等待着你，難道還想脫出修羅死域之外嗎？」

岳雲龍毫不管白衣神君之語，臉上神色毫無一絲表情，重重由鼻孔中哼了一聲，又向羅仲彥問道：「羅仲彥，你意思怎樣，不然後悔不及了。」

雙鈎神劍羅仲彥，此刻一顆心如風輪般疾速旋轉着，說實在的，他現在已感到危機四伏，若有岳雲龍這樣一位奇絕高手

‧總在身邊，萬事皆休。

但如答應他，又不甘心失去那顆毒龍火丹。

周遭一時沉寂下來，但緊張恐怖的氣氛，却充塞着整個空氣中，隨着時間醞釀着，愈來愈濃厚了……

但聞站在白衣神君夏秋桐身旁那位紅衣怪人，陰森森地一笑，緩緩向青城派的青竹劍翁泰峯與震山掌賴辟剛走去。

慘白猙獰的臉上，安定已極，看不出絲毫忿怒之色。

詭譎莫測其心意。

青竹劍翁泰峯與震山掌賴辟剛暗暗心駭，他們已察覺這紅衣怪人武功奇高已極，暗恨今夜走了眼。

他們看紅衣怪人，陰沉從容的神情，心知一出手，必然凌厲無比，立時各自暗中運集功力戒備。

紅衣怪人直逼到青竹劍翁泰峯與震山掌賴辟剛三四尺處，方才停住脚步，那雙怪目，暴出一股駭人的奇光，直瞧着他們二人。

青竹劍與震山掌直被紅衣怪人那雙銳利怕人的眸光，看得心內直發毛。

青竹劍翁泰峯嘿嘿一聲乾笑，說道：「夏秋桐，你帶來這人，是否腦筋有點問題……」

語音未歇，紅衣怪人一聲不響，右掌已詭奇絕倫，呼的一招「天外來雲」，直對青竹劍翁泰峯，嘴角疾劈過去！

紅衣怪人出手快速絕倫，所擊的部位，又是那麼怪極，青竹劍翁泰峯，右腕向上一挑，那隻細小的竹劍，直向怪人右脈門劈去。

紅衣怪人武技端的奇詭，遞出的右掌，倏然疾劃了一道半弧，呼的一聲，如靈蛇般直往青竹劍鋒緣鑽入，指向翁泰峯氣海要穴。

此招奧妙詭奇，毒辣！

青竹劍翁泰峯一招落空，驀覺腹部一道炙手熱流的奇勁，直逼壓上來，他懍駭之下，脚步倒踏七星，暴退出去。

紅衣怪人倒眞是怪極，他並不追襲翁泰峯，左掌五指箕張，倏地抓向震山掌肩井穴，左脚急挑向「下陰」絕穴。

震山掌賴辟剛，萬沒想到紅衣怪人，又會突襲自己，所出的招式，又是前所未聞，歹毒凌厲至極！

他空自運聚着眞氣，使他無法發出來，冷哼一聲，整個身軀被逼的猝然斜竄出去。

紅衣怪人這樣輕輕兩招突襲，逼得兩位武功奇絕的武林高手，手忙脚亂，狼狽不堪的暴退，這實是出乎衆人意料之外。

紅衣怪人一下逼退兩人，突然仰首一聲懾人魂魄，悽厲刺耳的嘿嘿怪笑，笑聲如同鬼哭、狼嘷，音震夜空，四谷迴音，悠悠不絕。

倏地，笑聲一斂！

一聲如同鬼魅幽靈般的森森語音，道：「中原武林的武功，都是些花拳繡腿，嚇嚇鬼而已！」

岳雲龍冷眼旁觀，目見紅衣怪人出手的式子，再聽他之狂傲語言，心中不禁一震，急忖道：「此人定非中原武林的人物，看他的手法招式，爲什麼極像似自己曾經學過，難道此人是西藏密宗門的……」

青竹劍是堂堂武林九大宗派的掌門身法，在衆高眼光下，一招便被人逼退，這可說是他奇恥大辱。

又見紅衣怪人，如此猖狂的語音，不禁暴怒異常，雙雙暴喝一聲，一左一右，疾速地飛撲過來。

翁泰峯青竹劍舞起漫天青光，挾着凌厲銳嘯風聲，絕招齊出，賴辟剛脚踢、指戳、掌勢，恍似暴風驟雨般，攻向怪人全身要害。

青竹劍與震山掌，這一聯手疾攻，威勢眞個非同小可，劍招、掌風、腿影，電光石火的一刹那，一連串施出。

有若天羅地網，挾着山崩海嘯的威勢，翻捲湧出。

紅衣怪人在周遭，頓時找不出一絲空隙，尋不到任何一寸沒有勁力充斥的空間，窒人氣息的勁氣，響起了駭人的呼嘯之聲。

紅衣怪人一時之間，像似被青竹劍震山掌如雨點般的凌厲攻勢，迫得只有招架之功，其實紅衣怪人態度從容，毫無敗退之象，而且還能出手還擊幾招。

這情勢不但岳雲龍看得出來，衆高手也看得十分清楚，但也非常驚駭怪人武功之深，現在青竹劍與震山掌，全力施爲搶攻，而那紅衣怪人却未出全力迎擊。

眼看下去，青城派兩人雖然略佔優勢，如長時間耗鬥下去，青竹劍與震山掌勢必將逐漸轉落下風。

雙鈎神劍羅仲彥怕此刻夜長夢多，他想要拉攏白衣神君夏秋桐，突然仰首哈哈一陣大笑，說道：「夏兄，你何時找來一位絕高的帮手，嘿嘿！那顆『毒龍火丹』，大概非你莫屬了，兄弟該先向你道賀道賀。」

白衣神君夏秋桐，豈不知他心意，呵呵兩聲乾笑，道：「客氣，客氣，羅兄如不插手其間，倒是好辦的很。」

紅衣怪人一面搏鬥，一面咧開那張怪嘴，皮笑肉不笑，道：「老匹夫，你不要老奸巨滑，等下也有你的份兒。」

羅仲彥眞是臉皮厚，被人一陣搶白，但仍然不動聲色，向白衣神君笑道：「夏兄，如果我們能夠携手合作……」

岳雲龍對羅仲彥，已經深恨入骨，此刻見他向白衣神君耍唇舌，眞是氣憤不已，厲聲叱喝道：「羅老匹夫，你是放不放我伯伯，現在我數到六，如不答覆，我立刻大肆慘殺奪魂六陰旗。」

雙鈎神劍羅仲彥又一聲冷笑，說道：「姓岳的，如你不怕他慘死，便放手去幹吧。」

岳雲龍殺機已起，大聲數道：「一……二……三……四……五……六。」

倏地——一聲悽厲刺耳的長嘯，搖曳蒼穹——

岳雲龍身軀猝然飛起，懸空盤繞，三圈迴旋，宛若九天神龍。

就在岳雲龍盤轉廻旋的身軀，威勢漸歇的當兒，他之身軀倏然一弓一伸，短劍隨之出鞘。

劍光倒轉，劍風落勁，一縷眩人耀目的星芒，疾似迅雷閃電般，射向奪魂六陰旗，這劍勢眞如同鬼魅一般。

劍勢陡出，那正在激戰中的紅衣怪人，一聲驚道：「天都魅踪七絕式」——

奪魂六陰旗祇見岳雲龍手中劍氣，凝式圈圈層層的弧綫，仿若明虹經天，神彩奪目，驟若閃電暴射過來——

他們凜駭之下，六隻奪魂旗立刻捲起漫天旗影，生想抵擋岳雲龍此劍招的襲擊，這簡直是幻想。

驀地——

一聲悽厲刺耳的慘嗥，劃破夜空，一位奪魂陰旗已經首當其煞，身首異處，鮮血噴洒出老遠。

岳雲龍手中青霜劍，亦若橫空長虹，匹練般電掣翻刺，眞似江河決堤，綿綿不絕。

緊隨着，响起一連串的極盡慘厲，臨死前的怪嗥聲——

奪魂六陰旗，如秋風掃落葉般，紛紛倒地，整個軀體都被劍氣，絞成三四截，血肉橫飛，慘不忍覩。

縱橫江湖武林三四十年的黑道高手，那奪魂六陰旗終於擋不住岳雲龍瘋狂的殺焰，慘死於地，結束了他們兇殘暴戾之氣焰。

岳雲龍這邊剛一出手的當兒，那邊蒼髮神君却也施出蓋世秘技，突襲羅仲彥，驟然他至羅仲彥左側空隙處，左掌微提，圈了個半圈，右掌五指微曲，輕飄飄連續彈了三下……

玉龍指風，挾着細微响聲，緩慢已極的飄向羅仲彥身上十五處要穴。

羅仲彥可說是霉星高照，而且也被岳雲龍凌厲絕倫的劍法所震驚，他見蒼髮神君五指倏伸，向他連連彈震之下，並不發覺這是致命的殺着。

「嘶！嘶！嘶！」一陣銳利的勁嘯響起……

羅仲彥驀然發覺，臉色驟變，但待他發覺已經太遲了，十五縷銳利絕倫的勁氣，已着着實實襲射他身，一聲悶哼響起，羅仲彥整個身軀頓時癱軟下去。

諸葛妙機氣恨他已然極限，一見他中了勁氣，「嗨！」一聲暴喝，雙掌猛往後一拋，羅仲彥一個龐大軀體，直被打出四丈開外，滾了幾滾，心脈寸斷，也隨着奪魂六陰旗的後面，一命歸陰。

岳雲龍這種慘酷的殺人手法，使人心生驚悸，實已震懾了另外四人。

此刻，一輪明月高掛蔚藍的浩空，霜華銀蟾，普照着大地，嵌在蒼穹中的星星，耀眼繽紛，如瑩玉晶亮的珍珠，陡使大地的月夜，變得更美！——

但是山中的夜月，是這樣的死寂，恐怖，冷酷——

「哇！啊！」死寂的山谷裏，突傳出一聲蕩人心魂頗具魔力的怪嘯聲——

岳雲龍等衆高手，臉色大變，齊脫口驚叫道：「盤龍星蜍！盤龍星蜍！」——

緊接着，谷中的四周圍，突響起一陣陣奔騰獸吼慘嗥的聲音，劃破夜空，羣山廻響，恍如千軍萬馬，使人不寒而慄。

「哇——啊」那聲兒崎般，具有勾魂攝魄無窮魔力的怪嘯聲，又響了起來！

蒼髮神君呼延慶，滿臉惶急之色踱至岳雲龍身邊，道：「龍兒，萬沒想到盤龍星蜍，提前一日出現，自剛才那些獸嗥聲判斷，盤龍星蜍好像已大肆展開慘殺，呑食善類了，這和古經記載的時間上，有些不合。」

嘿！谷道那邊是什麼？——

原來谷道那邊冉冉升起一縷紛黃色的彩烟，嬝娜搖曳空際！

霜華漫地，星光閃耀，映得那些黃色彩烟，似朵雲狀，繚繞昇空，幻成一種無法描摹的色彩，綺麗已極。

岳雲龍也控制不了緊張的情緒，略帶顫抖的語音，道：「呼延伯伯，那避毒烟的藥草，是否已經帶在身下。」

蒼髮神君急聲道：「一切具備十全，我們即刻趕去如何？」

驀地此刻——

死谷外廣闊的原野，也響起一連串的怪笑，怪嘯，幾十條人影，各自展開那眩人眼目的輕功，疾速電掣。

白衣神君夏秋桐、紅衣怪人、青竹劍翁泰峯、震山掌賴辟剛，自那盤龍星蜍發出悽厲怪嘯後，已如雷奔電閃般，先後向谷內馳去——

岳雲龍仰首一望虛空風向，皺眉道：「現在避毒藥草，派不到用場，風向是西北，我們快去。」語音脫口，三條人影似鷹隼般，驟閃間，已飛進谷內。

這道山谷，的是奇險，不但狹窄，陡斜起伏，而且到處嶙峋怪石，深有五百丈長，頗像是山岩受着巨大波動，裂開的縫口。

經過一盞熱茶時間的奔騰，岳雲龍等三人已奔出那狹窄的谷道，前面即是一片開闊的山谷，但仍巨石嵯峨，怪石林立，地上無一株花草樹木。

那極艷麗的彩烟，便是由百丈外谷道盡頭，一座絕高的險崖那邊冉冉昇起，遠遠望去，但覺漫天瑞氣氤氳，却知這些竟是要命的毒氣呢？

岳雲龍心中疾忖，暗道：「這些氤氳烟氣，和魔嶽谷那毒沼發出的烟氣極其相似。」

蒼髮神君呼延慶道：「高崖那一面有一道急流險瀑 另一面是處極深的死谷，谷中的右邊那絕潭，便是盤龍星蜍潛居的毒龍潭。」

諸葛妙機急聲說道：「我們先把避毒丹，含在口中，以防不測！」

蒼髮神君迅速的由懷中取出十五顆腥紅色的藥丹，每人分了五顆大家各自會意，呑下一顆，其餘各自收存以備急需。

三人瞬間，已奔至這山谷盡頭，又翻過那座奇險的高崖．走進一道山谷 約奔至五六十丈左右．到了一處轉角所在．山谷忽然變得十分狹窄。

北面山勢，向內傾斜成四十五度 直像要像倒塌下來．幾丈寬窄的山谷，到此縮收成八九尺左右。

岳雲龍等三人捷速的翻上一塊巨大的峭岩，心底一聲驚叫：「毒龍潭！」

萬物造化之奇，端的使人莫測，高崖的頂頭，瀉出一道巨大瀑布，溪流四佈，谷底精翠凝絲．映黛搖輝，的是幽絕塵寰的人間仙境。

但是這幽谷底邊又有一處死谷，谷中却寸草不生，陰風慘慘！

明月掛空，那死谷中月華漫地，照着

死谷中一石一物，宛如白晝，亙古以來，絕世難得一見的奇觀 便在此谷呈現。

但！這却是那麼的慘酷 傳奇性的生物相殘。

原來陰森絕谷中，那處碧綠沼潭四周盆地 岩石嶙峋滿佈 奇獸毒蟲 爬行其間 乍見之下．只覺得烟塵浮動．可怕已極。

但仔細一看 這些蛇蟲猛獸 却是各依其類 有的做一堆一盤 有的踞伏地上，數目之多 使人看得眼花繚亂 觸目驚心。

這些蛇蟲猛獸 一齊都是頭朝着毒龍潭 最前面是蛇蟲和蜈蚣之類的極毒之物，後面依次而下 那些馴獸都遠遠縮在後面。

蟲吃走獸 蔚爲奇觀。

漫天霧影中 絲絲縷縷的綠烟彩氣，都是蜈蚣蠍子 蛇蟒等奇毒惡虫所噴出的毒霧。

此種毒蟲所噴出的彩烟毒氣．只要人們聞到一點 會立刻中毒而死．端的厲害無比。

蒼髮神君呼延慶與諸葛妙機、岳雲龍看得暗暗心悸 縱然他們口中 都已經含有辟毒之丹藥 但也不敢靠得太近。

他們三人在這幽谷上 擇了一處較爲隱僻的一塊岩石下藏身。

蒼髮神君呼延慶那雙機智的銳眸 環掃一下四周的形勢 想發現其他各派武林高手埋伏附近的踪跡 但他全沒發現四周有人潛伏着。

賽孔明諸葛妙機低聲說道：「呼延老弟，我們已來遲了一步，現在周遭雖沒發現武林中的跡象，但，其實他們已全部潛伏隨暗之處。

「以此景象，今夜『毒龍火丹』之爭奪，定要費一番心血。」

賽孔明諸葛妙機的是一位深謀遠慮之人，他所說的一點不錯，這死寂的周遭，其實已暗伏着不少高手，大家都虎視眈眈．欲得那顆「毒龍火丹」。

是以 這沼澤四周 隱伏着龍爭虎鬥．層層殺機。

蒼髮神君呼延慶聞言 暗自點頭．他心內也有同感 只是他想：難道天下武林，還有人比自已更清楚盤龍星蜍 百般尅制它之技嗎？

岳雲龍此刻內心 更有一番打算 毒龍火丹他是志在必得的．所以，在此時，他腦際已暗中決定了取丹之法。

但是．在心內另有一絲神奇、不解之謎。

他暗忖道：「世間光怪陸離的怪事，總令人咄咄不已。在此陰森死谷的毒龍潭四周 蟲獸爲數之多．簡直不可計數．而這些蟲蛇猛獸之中 却有一條直路 更奇怪的是．成千成萬的毒龍猛獸．平日只要單獨相遇，就立刻會起惡鬥兇殺 此時同集一處．竟然都互不相擾 靜悄悄的，像是泥塑木雕的一樣 呆呆地排列如死去一般。」

蒼髮神君、諸葛妙機、岳雲龍六道神光炯炯的寒電 凝視着陰森死谷中，一幅呈現眼前的慘酷圖畫，任他再胆大．仍難免泛出人類免不了的惶恐與懼怕。

原來最前面的那些長達十丈的巨蟒，已死了三四十條，滿地血腥，蛇身雖然還都完整，但是在蛇頭上，却都已破碎血汚了。

汚血灘中，竟盤踞着一隻龐大怪物——盤龍星蜍。

其腹部奇大，像是蛇腹．越到上面越細．其頸奇長奇細．只是那一顆怪頭，却又大如巴斗 頭上竟還有一個昂着的肉冠，兩腮怒鼓 嘴角斜長着兩條奇長龍鬚。

此狀．倒像是怪蛇 恐龍。

其身上竟帶着幾處慘綠的黝光，奇幻莫測，產生奇形怪狀迷人的彩色。

高昂的肉冠旁邊 突出五角形的奇角．咀大如盆．上面竟生着一排怪眼 爲數有七隻之多．精光慘綠．有種奇兇暴戾之相。

還有一個凸出如墳，上生了一個三孔的怪鼻。

此狀 倒像是星魚。

但是．其四脚之狀，又像是蟾蜍。

總之 此盤龍星蜍，可說是四不像。

岳雲龍、蒼髮神君、諸葛妙機看到這隻古經記載 罕古難得一見的奇物「盤龍星蜍」，他們內心各有一種神奇、心悸的感覺。

大家都混凝呼吸．目光一瞬不瞬．注視着隨時可能發生的奇蹟。

盤龍星蜍 整個軀體像是軟綿綿．皮上滑膩膩 此時那張怪嘴．像血盆似的張着．上下兩排尖銳的牙齒，吮吸着地上蛇蟒的碎頭。

其殘忍之狀，使人不敢卒覩。

此時四周死寂，這麼多的蛇蟲猛獸，竟連一絲聲音都沒有，這偌大的一處死谷，竟像是一座墳墓一樣，陰森森地。

充滿一片恐怖、凄凉、慘酷。

倏地——死谷之中的盤龍星蜍 昂首發出一聲有些像是兒啼一般的厲嘯．嘯聲悠長凄厲．蕩人心魂．有說不出的迷人魔力。

岳雲龍、蒼髮神君、諸葛妙機聽了此聲怪啼 像他們這樣定力極深的內功高手，也不禁爲之陳悚。隨着目光觸處，一種極神異、慘絕人寰的殘殺．立刻呈現在眼前。

原來盤龍星蜍．發出那懾人的怪嘯後，血盆似的大口．噴出一團黃色的烟霧，倏地四散開來．籠罩上離它最近的怪蛇毒蟒。

然後，那團烟霧，方才冉冉上升，似朶雲狀 搖曳升空 月華映射下，產生一種極端美麗的氤氳色彩。

那排列在最前面的那些被黃色烟霧噴中的怪蛇毒蟒 却多自動紛紛游向盤龍星蜍身邊，低着頭馴伏在地上。

此時．盤龍星蜍那排七隻怪眼．發着絲絲慘慘的綠色稜芒．在前面等死的蛇蟒頭上，不定的閃着。

陰慘慘的綠光．突停在一條十餘丈長的巨蟒頭上。

盤龍星蜍忽又一聲極爲悽厲的怪嘯，血盆似的大口一張……

緊隨着——一聲蟒蛇的怪吼聲，那條巨蟒，已頭部碎裂，喪命在盤龍星蜍的口中。

這種傳奇性的慘殺，眞是見所未見，盤龍星蜍竟然有這樣兇威魔力　眞是萬獸之王。

盤龍星蜍是上古山海經史記載　曠絕千古之奇獸　其身具有幾種奇性的能力，它所發出之怪嘯　頗具勾魂懾魄　迷神魔力．任何一種毒蛇怪蟒．飛禽走獸　只要聽其嘯聲　就會乖乖地跑了過來。

通常牠都在八月中秋之夜　潛出毒龍潭。

但在八月初一開始　牠便巳斷斷續續，發出那兇厲的嘯聲．一連七天　然後重又潛入潭底　等到八月中秋之夜　牠又潛出潭來　這時那成千累萬毒獸　便巳全部排列毒龍潭邊　等待牠們煞星降臨　飽食口腹。

盤龍星蜍　其口中噴出的黃色烟霧，是牠有的毒霧．其毒冠絕天下。

被黃色烟霧噴中的毒蛇怪蟒　就好像被宣判死罪　因藥力迷了牠們靈性　全身癱軟　自動過來送死。

盤龍星蜍食量之巨　着實驚人。

如牠食飽毒蛇虫蟒後　被牠吃剩下的蛇蟒等毒物　牠却一隻不留　吐出腹中潛煉的那顆「毒龍火丹」，一一把其餘的毒物擊死，然後吸收月華之後　便又潛入毒龍潭中，大睡特睡的睡上十五年。

盤龍星蜍其性雖然奇毒窮凶．但並非是一隻危害人類生命的毒物，而且牠又能夠消滅別的毒物。

此刻，不過是初更時分——

山風簌簌作響．如泣如訴．由陰森死谷中，不斷傳出那勾魂懾魄的奇嘯，嘯聲一落，便是悽厲的慘嚎獸吼，其聲若斷若續——

岳雲龍此刻不時聞到臭血腥之氣．使人有點發悶和想嘔吐的感覺。

他腦際思潮翻湧　暗自忖道：「這些禽獸　强者食弱者　但如今之武林人物，也不是如斯嗎？……」

明月如華　碧光如洗　普照在這陰森死谷中——

這種悽厲慘淡　像地獄般的光景　便在此極綺麗的月夜裏滋長着——

它　隨着時間　越來越慘酷……

整個死谷中的毒蛇怪蟒　巳被盤龍星蜍飽食口腹者　不勝其數．碎屍碎骨　堆得像整座小山似的。

其慘烈之狀．眞是觸目驚心．駭人至極——

驀地——由死谷底響起一聲悽厲怪嘯　嘯聲冗長　震得四周山谷響應，「嗡嗡」之聲　繞耳不絕。

嘿！

那是什麼？……

是一顆耀眼繽紛　霞光萬道，鷄蛋大小的珍珠。

原來此刻．盤龍星蜍巳吃飽了饑腸，吐出那顆「毒龍火丹」．欲擊殺殘餘毒蟲，蛇蟒　猛獸。

那顆「毒龍火丹」，由盤龍星蜍口裏，緩緩吐出　產生粉紅色的碧綠光華，一縷縷的彩烟　由那顆「毒龍火丹」散了出來。

彩烟嬝娜搖曳空際　漫天氤氳　烟彩毒霧。

那些殘餘的蛇蟲猛獸，一見那顆「毒龍火丹」．立刻癱軟　呆呆踞伏地上，靜悄悄的　等待死亡。

倏地——盤龍星蜍兩腮怒鼓，胸一收縮　那顆「毒龍火丹」，立刻帶起一道極艷麗彩霞　有若蒼穹中的流星　驟若閃電，往地上的毒蛇猛獸射去。

那顆「毒龍火丹」，眞比一柄天下最犀利的寶劍還要厲害　祇見彩光所至之處，悽厲慘吼之聲．不絕於耳——

血腥飛洒　碎肉凌空飛舞。

「毒龍火丹」威力之鉅，使人見了爲之心寒胆戰。

那顆「毒龍火丹」看看要力盡的時候，盤龍星蜍　猛地鼓腮一吸，那顆「毒龍火丹」，又倏忽回至牠口中。

彩光一閃，「毒龍火丹」又再度射出．直繞毒龍潭周圍的毒獸　如是來回六次，殘餘的毒蟲猛獸．竟巳被「毒龍火丹」，殘殺了大半。

造物者就是這麼神奇，蛇蟲毒物之中，就有這麼奇怪的尅星——

這麼一大片蛇蟲　此時竟連一個敢逃的都沒有　俱是戰戰兢兢　等待那顆「毒龍火丹」．落在自己身上。

岳雲龍目覩那顆「毒龍火丹」之威勢，心中暗自凜駭　若是人被那條彩光射中，任是何種橫練的罡氣功夫護身，也要爲之斃命。

蒼髮神君呼延慶突然張聲說道：「龍兒．時機巳將到．稍做準備。」

賽孔明諸葛妙機眸中歛蘊淚光．關切地接口說道：「龍兒，仔細一點，若沒把握，就趕快退回，你大仇未雪……」

岳雲龍臉上露出一股堅毅之色，道：「諸葛伯伯，請勿担心，龍兒定會照顧自己。」

岳雲龍說着，左手巳由懷中取出一個五寸見方的四角盒子，星目噴射一股稜寒湛光，重又凝視谷中的盤龍星蜍。

這時　盤龍星蜍兩腮鼓起．呼！的發出一聲勁厲銳嘯聲——

那顆「毒龍火丹」，帶着奇光彩烟，又向祇剩下二三百隻毒虫野獸射去——

此次，其力量．速度巳不像頭次那樣驟若閃電．雖是這樣，但彩虹所到之處，仍舊血腥飛洒。

眨瞬間踞伏在毒龍潭邊成千成萬的毒蟲、蛇蟒、猛獸，被吃的吃，死的死，血流成河．屍體堆如小丘，一隻也活不了。

整個毒龍潭中的水，本來是慘碧綠色的，但此刻巳變爲一片血紅．腥臭之味，充塞整個空隙，薰人欲嘔。

那顆「毒龍火丹」殺死最後一條毒蟒後，也因力量巳盡，一顆如珍珠狀的毒龍火丹．緩緩由空中掉落下來，仍舊帶着漫天彩烟氤氳。

盤龍星蜍此刻，也像是精力脫盡，牠張開血盆大口，用力一吸，却沒把「毒龍火丹」吸進口內．只是阻止了「毒龍火丹」的下降．略微停在半空。

由「毒龍火丹」彩虹色的珠身上，泛出一縷縷的彩烟．嬝娜搖曳空際——

明月霜華似雪，銀光滿地，星光閃爍，映得這些彩烟，幻成一種難於描摹的異色，綺麗至極——

（未完・十六）